

吳郡志  
附校勘記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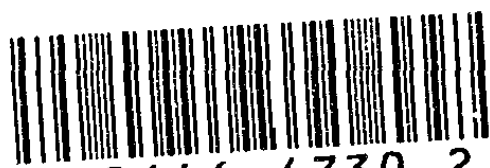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吳 郡 志

附 校 勘 記

(一)



3 0646 4730 2

范 成 大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守山多校記

一卷故據以排印



## 四庫全書提要

吳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撰。成大有騁鸞錄。已著錄。是書爲成大末年所作。郡人龔頤、滕茂、周南相與贊成之時。有求附於籍不得者。會成大歿。乃騰謗。謂不出於成大手。遂寢不行。故至元嘉禾志序。謂吳郡志以妄議不得刊也。紹定初。廣德李壽朋始爲鋟版。趙汝談爲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誌。定是書實所自爲。并申明龔頤三人者。常爲成大蒐訪。故謗有自來。其論乃定。壽朋又以是書止紹興三年。其後諸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皆未及載。復令校官汪泰亨補之。自謂仿褚少孫補史記例。然少孫補史記。雖爲妄陋。猶不混本書。泰亨所續。當時不別署爲續志。遂與本書淆亂。體例殊乖。其書凡分三十九門。徵引浩博。而敘述簡核。爲地志中之善本。刊版久佚。此本猶紹定舊槧。往往於夾註之中。又有夾註。考成大以前。惟姚宏補註戰國策嘗有此例。而不及此書之多。亦可云著書之剏體矣。

52370

083

1124

2:3147

# 原序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懼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尙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倬。井賦蕃溢。談者至與杭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蔓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掎阨。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尙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邪。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願巡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僞譌。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愿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譁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準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願提綱何人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颺。願。滕。茂。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

公墓乎。載所爲書。篇目可考。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繁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漸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期。百墜交舉。旣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觀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汴人趙汝談序。

# 吳郡志目錄

第一卷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第二卷

風俗

第三卷

城郭

第四卷

學校

第五卷

營寨

第六卷

官宇 倉庫場務附 坊市

第七卷

吳郡志 目錄

---

官宇

第八卷

古蹟

第九卷

古蹟

第十卷

封爵 牧守

第十一卷

牧守 題名

第十二卷

官吏 祠廟

第十三卷

祠廟

第十四卷

園亭

第十五卷

山

第十六卷

虎邱

第十七卷

橋梁

第十八卷

川

第十九卷

水利

第二十卷

人物

第二十一卷

---

人物

第二十二卷

人物

第二十三卷

人物

第二十四卷

人物

第二十五卷

人物

第二十六卷

人物

第二十七卷

人物烈女附

第二十八卷

進士題名武舉附

第二十九卷

土物

第三十卷

土物

第三十一卷

宮觀 府郭寺

第三十二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三卷

郭外寺

第三十四卷

郭外寺

第三十五卷

郭外寺

第三十六卷

郭卷寺

第三十七卷

縣記

第三十八卷

縣記

第三十九卷

冢墓

第四十卷

仙事

第四十一卷

仙事

第四十二卷

浮屠

第四十三卷

方技

第四十四卷

奇事

第四十五卷

異聞

第四十六卷

異聞

第四十七卷

異聞

第四十八卷

考證

第四十九卷

雜詠

第五十卷

雜誌

校勘進士何漳府學學諭 劉九思

校勘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 李起

校勘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 汪泰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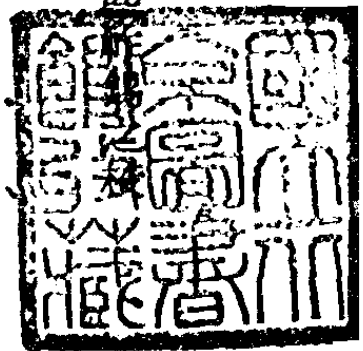
校勘國學免解進士 李宏

# 吳郡志卷一

沿革

宋范成大撰

金山錢熙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立為吳。太伯自太伯作吳。五世而吳王克商，即封其後為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滅虞。自武王元年至虞滅，合四百七十八年。又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吳益興，始通中國。壽夢卒，子諸樊立。譙周云：又伐楚為巢門人射傷卒。弟餘祭。立。餘祭卒，弟餘昧。其葛反。立。餘昧卒，子僚立。諸樊之子光弑僚自立，是為闔廬。破楚伐越，越敗吳於檣李。又敗之於姑蘇。闔廬傷指而卒，子夫差立。三年乃伐越，以報怨。敗之於夫椒。棲句踐於會稽。句踐入臣於吳。羣臣祖於浙江上。句踐返國，厚獻夫差。夫差悅之，乃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舉今四明、三衢、嘉興等地，悉以與越。十四年，越遂入吳。十八年，又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滅吳。欲以夫差居甬東。夫差自剄。越遂并吳而有其地。是時魯哀公之二十二年也。句踐卒，傳六世至王無疆。凡一百四十餘年。楚威王伐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威王曾孫考烈王以吳封其國。相春申君黃歇使其子為假君留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以



吳越地爲會稽郡。治於吳。漢因之。領縣二十六。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曰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景帝四年。濞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徙鄞。又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一本作周喜上書。以縣遠赴會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郡。領縣十三。以東爲會稽郡。會稽還治山陰。按會稽典錄。以爲是年歲在己巳。劉府君上書也。孫皓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吳郡領縣十一。宋領縣十二。元嘉時。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以浙江東五郡立會州。及始平王子鸞初封新安王。南徐州刺史。又割吳郡屬之。舊經所謂大明七年。廢屬南徐者是也。八年。屬揚州。齊不改。陳爲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以姑蘇山爲名。大業六年。復爲吳州。領縣五。唐武德四年。復爲蘇州。領縣四。置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九年。罷都督。屬潤州。正觀元年。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置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管蘇、常、潤、杭、湖、睦六州。後移使額於潤州。而蘇州屬焉。乾寧之後。屬錢氏吳越國。黃巢之亂。錢鏐聚兵淮南。楊行密據揚州。鏐奔渡江。據蘇州。遂定浙西數州。光啓三年。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龍紀元年。鏐遣其弟鉞討約。破走之。大順元年七月。楊行密將李友陷蘇州。九月。孫儒圍蘇州。十一月。陷之。殺李友。二年。鏐復平蘇州。詔以鏐兼蘇、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寧三年。楊行密將臺濛陷蘇州。五年九月。鏐討平之。梁開平二年。楊行密復圍蘇州。三年。鏐復討平之。唐同光二年。昇蘇州爲中吳軍。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爲秀州。本朝開寶八年。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

國三年，錢俶納土。以上沿革。以吳越春秋。史記。漢書。晉書。南史。會稽典錄。十道四蕃志。九國志。吳越備史。及舊圖經等參修。政和三年，以徽廟節鎮之所，陞蘇州爲平江府。

### 分野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須女，又曰星紀。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屬揚州。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雪冬至居之，吳越之分野。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分星次，分壘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唐一行所分星次，分壘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大，中斗二十四度，一千七百八中，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下流，般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所不泊，皆係于狗國。

戶口稅租

舊經所記詳矣。前漢領縣二十六。故戶至二十二萬。口至一百三萬。後漢領城十三。戶止十六萬。自後領縣浸減。又多兵亂。戶口亦耗。惟唐天寶元年。戶止七萬。口至六十三萬。皆有奇。然長慶集以爲十萬戶。此後來增衍也。大唐國要圖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場收錢六百六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觀此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本朝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戶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爲甚盛。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苗爲斛者三十四萬九千。續爲兩者二萬五千。免役爲緡者八萬五千。皆有奇。今考孫觀普明寺記。載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狄難。掃蕩流離。城中幾於十室九空。中興爲輔郡。涵養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四勺五抄。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諸色錢。共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九百文。

土貢

唐之士貢。考之唐書。所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簞、草席、鞵、大小香秬、柑橘藕、鱈皮、鮓、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紅綸巾、蛇牀子、圖經及九域志圖、敍唐貢絲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絲布、菱、米、柑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口味三十七、鱈魚條、鮓魚條、魚春子焉。二魚條、疑卽鱈皮、鮓、春子、疑卽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絲絹、綾絹、烏眼綾衫、段羅紵布、折卓布、柑子、橘子、菱角。三書

所載不同如此。

本朝土貢考之九域圖所貢坐倚席、白塔、柑、橘、鹹酸果子、海味、鯊魚肚、糟薑。元豐土貢錄載戶部薰橘一萬五千顆。治平四年罷生絲鞋。皇祐勅花蓆二十合。熙寧三年罷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逐年進奉土產柑、橘、糟薑、鹹酸果子。又云今別貢葛二十疋、白石脂、蛇牀子各十斤、蓆二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聖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 吳郡志卷二

## 風俗

吳之士風習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大抵然也。其人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鬪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皆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尙禮。庸庶淳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尙也。隋志華誼論云。吳有發劍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志云。吳俗好用劍。輕死。又六朝時多鬪將戰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本朝文教漸摩之久。如五月鬪力之戲。亦不復有。惟所謂尙禮敦龐。澄清隆洽之說。則自若。豈詩所謂美教化。移風俗者與。

吳趨行。樂府解題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昌門。象閭闔。舊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義義。飛閣跨通波。重巖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輿運。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樂府題解

吳音清樂也。乃古之遺音。唐初古曲漸缺。管絃之曲多訛失。與吳音轉遠。議者請求吳人使之傳習。唐會要

正觀中有趙師者。善琴獨步。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游。國士之風。今樂府有吳音子。世俗之樂耳。

白紵舞。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曰。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

疑白緒卽白紵也。古今樂錄

吳歛。吳人歌也。

拂舞。白符舞。白鳧鳩舞。按舞志曰。江左初有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又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吳農器甚備。以其地平夷。盡爲田也。唐陸龜蒙有耒耜經。今具載之。曰。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鑊。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鑊。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

犁建。曰犁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起其墾者鑊也。覆其墾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墾。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鑊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鑊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鑊者曰底。底初實于鑊中。

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鑊。背有二孔。係于壓鑊之兩旁。鑊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地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耒者曰轅。後如柄而耜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

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庫所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櫛乎輓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鏡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切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鏡二尺策減壓鏡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擊去渠疎之義也散墾去芟者焉爬而有礮呼礮宅焉有礮礮焉自爬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牛欄亦名牛宮吳地下溼冬寒卽牛入欄唐人謂之牛宮陸龜蒙有祝牛宮詞其序曰冬十月耕牛違寒築宮納而造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辭四牯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物物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魚具吳中水國夫魚之具尤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爲魚具詩序其事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罟曰罾曰翼側交圓而縱捨曰罟挾而升降曰罟女減縉而竿者摠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笱編而沈之曰筴音册矛而卓之曰藉音册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根以薄板置瓦器上置而守之曰神鯉魚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年錯薪於水中



曰繆音慘。所載之舟曰舳舻。所貯之器曰笭。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其所謂十五題者。曰網。曰罩。曰筥。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根。曰滬。曰繆。曰種魚。曰藥魚。曰舳舻。曰笭。集松陵。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趁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盡行烟雨漉車螯。吳中賣魚論斗。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為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元參政絳所居。名袞繡坊。富祕監殿所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臨水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名。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石林避暑錄。

晉周玘以憂憤謂子總曰。害我者皆儉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云。陸玩食酪得疾。與王導戲云。僕雖吳人。幾作儉鬼。蓋輕易之詞。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人無貴賤。往往皆有常產。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遊遨。歲首即會於佛寺。謂歲讖。士女闐咽。殆無行路。親友有經歲不相面者。多於此時相見。或慶或弔。紛然議姻親。覘婿婦。亦多決於此時。上元影燈巧麗。它郡莫及。有萬眼羅。及琉璃毬者。尤妙天下。以糖糰春蠶。

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李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下一歲之休咎。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遊。虎邱靈巖爲最盛處。寒食則拜掃墳墓，競渡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重午以角黍、水糰、綵索、艾花、畫扇相餉。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稷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糗。云令人健壯。又以李核爲囊帶之。云療飢。七夕有乞巧會，令兒女輩悉預，謂之小兒節。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糗花糕。十月朔再謁墓，且不賀朔。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臘日併力舂一歲糧，藏之士瓦甕中，經歲不蛀壞，謂之冬春米。十六日婦女祭廁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竈，女子不得預。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及攤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朮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歲。食物有膠牙錫，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夜向明，則持杖擊灰積，有祝詞，謂之打灰堆。蓋彭蠡廟中如願故事。吳中獨傳此，一歲風俗之大略也。

吳語謂來爲釐，本於陸德明貽我來牟，弄甲復來，皆音釐。德明吳人，豈遂以鄉音釋注，或自古本有釐音耶。吳謂罷必綴一休字，曰罷休。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蓋亦古有此語。

慶歷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爲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晏詩首句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詩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纔五人，故杜詩云爾。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遊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為作敘。敘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閔邱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袋章帖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徐師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人合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黻序之。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勲書册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孤映。清標邁遠。鬱建功利。煥于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沖襟爽激。淑質端靖。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淳耀。或中壘書彥。或四方膺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修。里閭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頌碩碩。天錫難老。貌若蓬鶴。言為龜鑑。於時羽鶴。醜雅章迭作。敘懷感遇。樂時休明。願盼之間。穆如清微。薰如大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千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黻。倦游四海。多出寶僚。刻拾既修。屬為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願敷何堪。忝於承命。謹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參持志論存心長服膺學

吳門顏岩世光。節應天滕嘉景初。正天台周公明元德。正吳門孔煜明仲。觀化學吳門盛文

韶景聲。履。吳門詹次駸平叟。志持。吳門滕照德明。正養。會稽揚珍庭玉。九。三衢滕英傑德秀。正養。婺  
 女吳邃因仲。意誠。吳門張經德常。節性過存心。會稽李士特奇父。果。吳門錢振祖季玉。言篇。嘉禾趙與理  
 子正。宗學立愛。三山趙縮夫景揚。宗學懷德。吳門趙震亨子東。果行過。吳門朱杲晦叔。務。興化陳壽翁仁父。  
篤信過果。三山陳夢圓宗震。務。嚴陵諸葛克念師聖。循。三山陳桂巖肖。志持。三山林應炎光遠。習。吳  
 門陳伯章煥文。意誠。吳門呂直之道夫。志持。三山陳龍炎剛伯。意誠。毗陵李熾子明。存。吳門范爽邦景  
 哲。守。三山鄭宏洪甫。履率。吳門干天麟仁仲。習。合陽侯燿季立。志持。通川高仁立仲立。立。吳門陳  
 由之子是。意誠。吳門趙時璠德玉。明賢過。通川高仁洽君澤。立。吳門張應高仰之。貫。天台范應時蘇  
 甫。習。金華范士表仲端。履率。南劍陳洧有之。履率。臨安章昌朝文叔。德經。三山陳銓伯堅。正養。通川陸  
 應靈伯聲。履率。〔序曰〕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錫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慶觀。禮成。譙于郡之  
終始如一。毋廢甘棠。又酌曰。仕而行義。敬共厥職。願毋愧羔羊。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可。願無負。豐芭。於  
是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有味斯言。是集也。序以齒。交以禮。會以文。隱然鄉飲之遺風。依然齋廡之舊習。歎  
然相愛。而又有規焉。古之人飲食必祝。歌詩以見志。其庶幾乎。○〔又春兩堂即事詩曰〕十年隨牒訪三高。不覺星星上  
髮毛。尙憶齋鹽形夜夢。聊因椒柏薦春醪。文明再會知何日。臭味相投屬我曹。總是庚庠舊培植。知君當不愧壘阜。



# 吳郡志卷三

## 城郭

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皆田其中。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卽今郡城。始闔閭舉伍子胥於耕野。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與謀國政。問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事濟。子胥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爲上。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其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築小城。周十里。門之名。皆伍子胥所制。東面婁匠二門。西面閭胥二門。南面盤蛇二門。北面齊平二門。唐時八門悉啓。劉夢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共醉八門回畫舸。今惟啓五門。八門。吳地記所紀。而不載葑門。續經載葑門。而謂平門一名巫門。與赤門二門。皆不在八門之數。蓋考之於今者如此。方故吳時。東門不開。欲以絕越也。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塵。蔡具區之廣澤。宕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怒。千悲億恨。况復荆棘蕭森。叢羅網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薰。唯聞秋蟬冬蝶。水魅晨定。山鬼夜驚。不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杜牧吳城詩二

月春風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始女逐誰回。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閶門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吳越春秋曰。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也。南史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訛。吳越春秋又曰。昌門亦名破楚門。吳伐楚。自此門出也。孫堅母夢腸繞昌門。俗傳昌門。魯班所造。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號云破楚。改曰昌門。亦非是。小說或謂名望齊門。乃與齊門相犯。非是。陸機吳趨行云。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文選注引吳地記。昌門者。閶闔所作。名曰閶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廢。〔張繼詩〕耕夫占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韋應物〕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闔門。〔白居易〕閶門四壁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園闔城碧銷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舫。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諠張。〔蘇舜欽〕年華冉冉僮人去。雲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皇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

婁門。秦婁縣所置。又謂之嚠。今謂之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蓋古縣治所寓也。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閶闔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陸廣微吳地記。

胥門。伍子胥宅在其旁。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其上。〔皮日休詩〕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煙漠漠荇花平。醉來欲把田田葉。盡裏當時醒酒鱗。〔陸龜蒙〕細槳輕揮下白蘋。故城花樹綠陰新。豈無今日沙名士。試問南塘著履人。

盤門。吳地記云。吳嘗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鎮此。又云。水陸縈回。徘徊屈曲。故謂之盤。〔補〕門有樓。寶慶三年秋。大風雨。樓門俱壞。紹定二年冬。郡守李壽朋新作之。規制視舊有加。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云。越在巳地。吳作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卽與陸門八之說相迕。然今巳位。正是漕河通過。安得無水。但門已廢。不可考爾。

匠門。又曰干將門。續經止曰將門。吳王使干將鑄劍於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晉之訛。此門本出海。道通大海。沿松江下滬瀆。今廢。

葑門。續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禹之山以爲名。故屬吳郡。今屬吳興。今但曰葑門。葑門陸路嘗塞。范文正公開之。今俗或訛呼富門。

赤門。平門。續經謂不在八門之數。平門一名巫門。巫咸所葬。巫平字畫相近。今猶有赤門灣。近葑門。吳地記又云。又有葑門。赤門。栗門。魴鯨門。葑赤已見上。魴鯨之類。皆無所據。

開胥蛇門議。胡舜申所作。其說甚詳。今具載之。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傳江西地理新法。出於舜申。紹興間。自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爲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曰。吳城以乾亥山爲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高。爲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纍。如羣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祗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無疑。乾爲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城旣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其來皆聚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



法。故自古常爲大郡國。今爲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嶢嶢。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閭盤二門入。卽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卽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尙有缺然。蓋胥塘自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狼之水。本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之水。遂不得朝鄉城中。此其爲害。明陰陽風水者。常嘆息於斯。胥塘之水。尙由閭盤二門委曲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達者。比承平時。浸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區宅。能存數百年。未之有也。按地里法。生旺二水。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塞絕之。能安強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此邦。可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爲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埋爲重。復開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襲府圖之誤。以蛇門爲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卽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廬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卽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爲越所滅。茲亦明効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沖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詩亦云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下最爲雄盛。今所啓門者五。餘皆閉。

塞而甚不可塞者唯蛇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說爲其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抑末矣。今清蹕暫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啓閉。舊矣。昔年蓋嘗於八門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葑門陸衢蓋嘗塞矣。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爲便。誠能遠迹晉唐。近効文正。復闢蛇門。東南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利享。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舜申舊同寮。知其說。心善之。明年春。邦人以爲請。度卽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丑啓蛇門。部置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悉具畚鍤。剋期赴役。號召隱然。有異意者。以爲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祕閣修撰韓彥古起復爲守。其秋。邦人申前請。彥古欣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彥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爲後序告來者。詞贅不錄。



# 吳郡志卷四

## 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喚繪兩廡像。創謹堂。開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邱審造直廡。淳熙二年。韓彥古創采芹印高二亭。十六年。趙彥操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朱長文記)兩儀定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外則塾黨。應進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興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為之德。孝友睦婣任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藝。此周之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於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善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咸入于善。置而不忘。敦奉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于心。姦宄害于事者哉。此進學之效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管侯。能修泮宮。囚威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闕而不用。習大亂。迄於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議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遠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肯于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迺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於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遠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於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古典。六學浸明。是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交起於下。抗節滿足。用救陵夷。漢顧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故元臣碩老。多由辭科以出。神宋受命。遇亂興治。乘輿幸國庠。以文辭相夸。夫文時敷。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神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是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於吳。又愬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歷之盛。文正公參

預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孰未垂譽之子。孰不抱符縉辭。以干榮祿。衰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於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乃割其異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遝。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景祐訖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而居不加闢也。長文適忝命掌學。周視饗舍。傾陟彌道。寒薄暑燠。諸生樹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廡。屢論於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清事。持使者節。過鄉上冢。適以學舍之微。自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久不葺。而齋室不花風雨。講習無所。願以錢修葺。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各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理。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自潤易蘇。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下栽築。填圩立基。如講之素。益以闢賦之材。助以亡命之卒。完舊規新。果工逾萬。葺歲而告成。不取一分於民。公堂橫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為屬地百。南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庠廚澡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衆。南樓引愛日。北廡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人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已壞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儒者早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餼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吳為東南都會。自秦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殿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職科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於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為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教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於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三月。吏民感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閣。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雅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于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錫氏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有儒尙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與賢舉能。歲幾千數。惟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烝然髦士。將圯其隘。士罔能止。翼翼膺使。繼述其先。建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動。資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闈翠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孰居是堂。勿尸厥職。宜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

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略云〕郡邑置夫子廟於學。以歲時釋奠。蓋自唐正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始蘇當浙右要區。規模尤大。更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於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遠議也。每春秋展禮於齋廡。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實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實紹興十有一觀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守茲土。願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蒞薦祭之地。庫陋乃爾。其何以揭虔妥靈。汝嘉也不敢避其責。嘗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尙安得以罷輟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君落之。於是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材逾千枚。取贏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月訖工。民不與知。像設禮器。百用具修。至於堂室廊序。門廡垣牆。皆一新之。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而此閣成於富嚴郎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開始成。世傳邦人謁記於伯玉。伯玉令參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張伯玉六經閣記〕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趙。先時詩籍。草創未暇。理緝。府之後廡。澤地汗海。日滋散脫。觀者惘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就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至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于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窗八。榜三百八十有四。二月六層。梯衝梁椽。坊墻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庫。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提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恒之以文物。登之以聲明。先用賢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殿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祭三王四代法者。無它焉。教化之本未闕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密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緘誦之聲格於內。其為善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徒善遠踰。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塾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卽六經閣舊址爲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累政欲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爲郡庠壯觀焉。〔洪邁記〕若稽古高宗皇帝。贊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既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泊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殊

泊乎無一堵玩。唯翰墨桐城。天縱神與。特致志願心。不舍食息。淵妙沈著。顯章誕鍾。所擅正書中。取威定霸。高  
 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不足言。諸侯固已望洋。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塞輿命也。詩書易春秋孝經論  
 語孟軻氏。凡幾書。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蓋鳳翔。震盪輝赫。端正殿重。蕭如神明。當是時。每終  
 一經。輒詔玉册宜摹刻。徧以石本。修錫方夏。光天之內。蓋郡戴其書。昔人謂萬世之下。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為  
 且莫之遇。況乎親見帝王以為之師。恩斯勤斯。士宜如何報也。安奉當在預宮。蘇為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  
 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喚。始改建學。室宇宏備。夸雄它邦。閣獨未克立。而度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寡。瓜華蔕  
 火之敬。弗答弗消。揆於祗瞻。殊甚不稱。寥寥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數留意。然直不堅定。會其凡  
 輒中止。更數十政。訖莫之能為。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至。平易中和。敏繫莖業。用善教得民。蘇比比多事。  
 且去天咫尺。南北問塗者。銜舟接軸。穴躬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了亭傳為先務。撲邀馬上。戴星而入。  
 民瘼不暇問。尙安以教化勸功為哉。彥操纒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廩廩如仙農道  
 院。於是。以一閣之任。即舊址度為三楹兩翼。三其楹。為高六十尺。為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瓦石以顯。市  
 工以募。來。發公帑。願儲千萬給費。相以食錢二十之一。毫釐之須。於我乎取。慮卜於素五縣乃不知。去年秋七月壬戌。  
 命日今年春二月丁卯。成一區之宮。若飛從天外。行人駭觀。凝立如植。彥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議本末。臣恭  
 惟西廂清穆。飲閑之處。至尊壽皇聖帝。奉先追孝。方勒密煥。章建宮列職。燕迪宸奎之昭。回上模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  
 尺寸。彥操羽儀宗支。嘗典正京邑。參侍從。茲息。偃輔藩。首能。擢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會  
 謂當刊表。樂石。以詩不朽。其詞曰。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為畿輔。氣壓百州。沈沈學宮。鼎以傑閣。創其天光。照  
 我海岳。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百卷。方國是儲。岩曉千雲。叢若有造。誰其尸之。臣曰彥  
 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左趨。惟爾有神。實主張是。時節來朝。敬千萬禱。

〔補〕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

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修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併附於後。〔修學記〕潛

亨。教授吳學。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末。開于守相。開于部刺史。轉開于相國。迄歸田。且得所積  
 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願瞻學宮。日頽月圯。遂捐錢有  
 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拭。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砥礪金  
 粟。財益衍用不匱。仆與僱立。朽革腐新。悉就條理。舊為屋七百五十楹。一一皆新美矣。若者宿。若宗胃。若業  
 武。遊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誠未備。迺別敝一齋曰小學。〔註〕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粵己丑秋七月既  
 功。於是吳學。益煥然甲東南矣。夫後固於數者。有成必有。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  
 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況小乎。故新而久必敝。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學基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  
 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

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去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詰。瞻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為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辨。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部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按吳郡閔刻。進學坊文正范公。主學。助安定胡先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為宮。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連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晦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晦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憾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晦。又歸其間羨四百餘晦。士類起舞矣。迺並祠三公于學。而晦記于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與。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適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之乎。以十有九年之運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槩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溯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溯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己。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二年八月朔日。天台陳善卿記。

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范成大書額。

### 縣學記

吳郡自古為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為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梁肅縣學記。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鏗。存。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尙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



歷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於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數大猷以覽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主於設教。器其末。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隨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大歷九年。月日。梁肅撰。王禹偁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王之謂乎。無位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族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繼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謂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充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漁鹽之利。漑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序序或缺。儒素弗興。實有莫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儕類驚其久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遷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敘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并月而治。以為人者教之本。苟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蕙為藜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羣吏弗違。乃庀工徒。乃度材用。一畝之宮。圖曼以出之。斂仞之。樹土而揭之。殿堂既殿。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坊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俵素王。被華裘。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絰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簋蓋。潔牲牢。具盥洗。贊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牆。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知丘。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識者曰。吳地裸國也。崑邱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鄰。熟聞異政。爰旌茂績。俾遠斯文。雖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張九成崑山縣重修學記。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為政莫先于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牆。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週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

比。願以其所聞者。名告於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者矣。久抱禾疾。舊學荒落。願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爲師。以孔子爲師。當學孔子之學。孔子之學。非爲博物洽聞。絳章積句。高自標致。視四海爲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饒於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當然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拘滄播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爲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 常熟縣丹陽公祠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

四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殿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卽其學宮講堂之東。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人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竊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諸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意。豈淺淺哉。乃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經。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道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子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嘉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之醜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嘉之願也。公之道爵。自唐開元始封侯。我朝大中祥符。改封丹陽公云。五年六月甲申。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朱熹記。



# 吳郡志卷五

## 營寨

### 禁軍

威果二十八指揮

雄節第九指揮

威果四十一指揮

威果六十五指揮

全捷二十一指揮

〔補注新軍省割〕平江李知府申。壽朋猥以亡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計□□□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一千七百五人而已。壽朋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廳收刺。無毫髮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目今弓弩事藝。漸已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為可用之兵。壽朋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蕃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軍。如遞鋪。共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併令閱習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稿。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誤使令。除軍兵射藝。及支稿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冊供申外。伏乞證會小帖子。壽朋證得所招填到禁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稿。以一歲計之。為數約十萬緡。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瀆朝廷。併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為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訓練。務令一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

至劄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理。逐一措亂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廂軍

崇節第九指揮

崇節第十指揮

崇節第十一指揮

崇節第十二指揮

壯城指揮

中軍鼓角指揮

橫江指揮

寧節第三指揮

城下開江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諒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禁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江南不稔。則取之。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歷。紹興二十八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

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朝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凌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綠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澹（是時子澹為兩浙漕）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 作院指揮

忠順官寨在報恩光孝寺後，淳熙二年建。

### 御前許浦水軍寨

〔許浦水軍省割〕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軍府事汪應辰劄子，奏臣契勘平江府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鴻申，已躬親道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廣，可以安立寨櫓，比之江陰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埃相繼，易於探報，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為良便，乞於許浦鎮，移駐大軍，合用築地，乞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詳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丞秦煇，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逐築地間，今據所差委官中，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遷定合立寨基，其所指地段，並係人戶居住八十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及積年埋葬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焚化院各一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千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相次成熟，已被踐踏，及種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號泣盈路，兼許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即非緊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却全軍盡在許浦，亦未為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土民，皆言委是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托海道，其許浦去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徒使一方百姓，麻麥秧田，既已失望，田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逐仍打並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元額管官兵一萬二千，分爲四軍，八將，六十二隊，於內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聖旨，御前水軍，以七千人為額，淳熙三年二月，滿滿奏，請再招收一千人，奉聖旨，增額五百人，五年八月，于友奏，乞增額五百人，不拘等仗判充勝捷，均機使喚，紹興元年四月，奉聖旨，發到福州寄招槍釘水手三百二十人，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人，付司收刺，支破吐瀉請給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措置招募販倭人，奉聖

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船百隻。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吳英申。乞增招梢釘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充勝捷吐渾。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為額。〔願選水軍省割〕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英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涉闊。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願選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楊子大江末流。去海甚近。北通沙窰。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著隘防捍。比年以來。虜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朝廷調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願選。黃魚埭。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關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願選戍兵二千人內。抽差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況海湖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窰作過。本戍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為布列兵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相中。同老小專一駐劄願選。防托海道。如或上流江西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幾摘抽願選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補注〕。

牧馬寨。大寨八。小寨十七。散在城內。每歲四月。差統兵官總轄牧放。九月回。總轄衙在定慧寺西。按中興小歷。紹興十八年夏四月。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詔所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二十八年春正月。令平江府改造瓦屋。上諭宰執據間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如戶部闕口從內庫支。〔補注〕。

# 吳郡志卷六

## 官宇

吳郡佳麗。自昔所聞。建炎兵燹所存。惟覺報小寺。及子城角天王祠。今州宅官廨學舍倉庾亭館之類。皆中興後隨事草創。不能悉如舊觀。輒考故事。併異時名額。識之以備考古。

譙樓。紹興二年。郡守席益鳩工。三年。郡守李擢成之。二十年。郡守徐兢篆平江府額。然止能立正門之樓。兩旁挾樓。至今未復。遺基巋然。

戟門。紹興元年。郡守胡松年建。榜以平江軍額。徐琛書。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蔣堂爲記。敝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名。晉卿是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卽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旣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兵火之後。紹興三年。郡守宋伯友。更建今廳。高宗皇帝巡幸。嘗以爲正衙。制度差雄。〔蔣堂重修大廳記〕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百六十有餘年矣。剌是郡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卽臨便閣。煩鞅沉迷。其於廳事。或旬日不一至。以至年祀浸遠。棟將橈焉。予昔用縮蘇印。班錄餘閒。每浚池隍。構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衍。以道章自二公風跡。雖自以爲適然。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爲。有過人者。圖新補廢。俾唐末之遺構。魏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胥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目是事。慨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黃堂郡國志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即今太守正廳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防此

郡圃在州宅正北前臨池光亭大池後抵齊雲樓城下甚廣袤案唐有西園舊木蘭堂基正在郡圃之西其前隙地今為教場俗呼後設場疑即古西園之地郡治舊有齊雲初陽及東西四樓木蘭堂東西二亭

北軒東齋等處今復立者惟齊雲西樓東齋爾餘皆兵火後一時創立非復能如舊聞

東樓唐有之今廢〔獨孤及重陽陪李蘇州東樓宴詩〕是菊花開日當君采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解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皮日休登初陽樓〕危樓新製號初陽白粉青葢射沼光避酒幾浮輕氣和星象却歸天二年曾侍舊吳王〔陸龜蒙〕遠窗浮檻亦成年幾伴楊公白晝筵日暖煙花曾撲地

東亭唐有之今更它名〔白居易〕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窗聲度殘漏鏡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喧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鴈去未迴東風來何遠雪依瓦溝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白居易詩〕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閒作伴無如鶴與老相宜只有琴其遺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為心可憐此道人皆見但有修行功用深〔又題西亭〕朝亦

觀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方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澹容與橋柳高扶疎烟蔓觸青屏水花披白蕖何人造茲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覆屋羅蜘蛛直廊桓曲房窗窻深且虛脩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吹笙竽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西園今以作教場〔白居易〕邱園誰共卜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

惠死莊杜口鍾殺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古非獨今晉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灑秋風襟

晉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灑秋風襟

北軒在郡宅之後。〔梅摯北軒欵枕〕苦無動瘁補塞網。西院西頭冷。始房。今日鈴齋一欵枕。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池又名後池。唐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公榆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萍。

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

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遂

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蔣堂北池賦并序〕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

海上風雨至。迢迢池閣涼。即其池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詒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

景祐丁丑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安道。爲邑昆山。亦留風什。停刻于石。故事在焉。

去此涉一紀。予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意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碧曉漲。

浮光晝浮。幹琪津之餘派。分渠瀆之一泓。危橋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清如擣瓊。乃飛蓋之所集。霜芳塵之不凝。

主人一去。謂予去此十二年矣。春草羅生。賦詠幾廢。涓涓未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日與景會。神將喜

井。是時霽色疏淨。翠動紛盈。魚在藻以性逐。龜游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之象。龜雁

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羣嬉。不觸不驚。菡萏成列。若將若迎。岸產并柯之木。波孕紫莖之萍。灘露沙而金紫。垣疊薛

以衣青。新蒲銷鐸。挺水心之劍。綠竹整蓋。轟羽林之兵。別有島楡。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冰霜。薦英若古君子。

與世宜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者已。吾方岸野饋。賭風

亭。觴賓友。奏琴室。或獨酌靜釣。或屬舟醉乘。惟庶有漿。用以析朝醒。惟菊有華。可以制頽節。而況庭無留事。身若

遺榮。混得喪乎意表。育平粹於心鏡。姑徜徉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皮日休木蘭後池重臺蓮花〕欲紅嬌媚力難任。每

葉頭邊半米金。可得教他水妃見。兩重元是一重身。〔浮萍〕嫩似金脂鴈似煙。多情渾欲擁紅蓮。明朝擬附南風便。寄與

湘妃作翠綰。〔白蓮〕但恐醜醜難並潔。祇恐齋齋可齊香。半垂金粉知何似。靜婉臨溪照額黃。〔陸龜蒙和重臺蓮〕水國煙鄉

足菱荷。就中芳瑞此難過。風情爲與吳王近。紅蓼常教一倍多。〔浮萍〕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圓成。不用臨池重

石回。嬋娟綠陰下。小宴爲誰開。○池上有垂柳。煙籠灑灑枝。芳根逢茂育。老翠勝平時。體弱因風舞。詞清入笛吹。金城久不到。遙想歎離離。○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得幽棲。醉弁誰同插。香戩手自題。遙思清賞處。野步岸東西。○池上有時釣。閒忘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藻映魴魚尾。風擺獨菊輪。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秦。○池上有時宴。笙篴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客詠持蟹。女媚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池上有鸚鵡。來從淮水塘。舊巢離海樹。清唳入吳天。骨峭翹霜月。翎疏刷野泉。從君宜得伴。仙格本千年。○池上有馴鹿。亭壑深處行。長隨熊軾憤。且免免置驚。遙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銀圃。可使遂微生。

雙蓮堂在郡治木蘭堂東。舊芙蓉堂也。至和初。呂濟叔大卿守郡。以雙蓮花開。易此名。〔楊備〕雙蓮仙影面波中有葦船。鳴鼓吹。警然驚起。兩鴛鴦。

池光亭在郡宅後。池北。紹興十七年。郡守鄭滋重建。池傍有小山二。東曰芳坻。郡守蔣燦建。飛白書其額。

西有檜。郡守洪遵訪故事植焉。唐有白公檜。已不存。淳熙六年。郡守司馬伋以亭名犯曾祖及祖諱。暫以

木蘭堂榜之。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卽

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彊執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

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旣而龜蒙稍醒。援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

爲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郡守數有欲與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近有治平

二年。郡守陳經所刻御書飛白字碑。揭于木蘭堂之新闢上。今不復存。〔范仲淹〕木蘭堂。堂上刻數語。多愆。不知

天爲蘇州刺史。常教此舞。〔楊備〕木蘭枝。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歧。及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歧。及

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以識嘉祥。〔范成大雙瑞堂記〕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爲政之再閱月也。長州之彭華。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岐。已堅粟可刈。歧間復出新苗。玉枝青葱。且秀且實。後十日。又歧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圖。麥自兩歧至九歧者有矣。未聞枯莖之穉。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三穎俱茂。有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產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好臨吾州。政爾履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祕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直瞬息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緹郡縣弗虔。官吏紮足立。逐捕劇賊。自其鯨鯢。風采烈於秋霜。朝廷第最謀。進直中祕書。就牧此邦。吳人僂其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爲余言。龜吾以衣箱持筆爲職。知飭法勤劬而已。今爲郡守。號稱民父母。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惻饒。若乳保之於赤子。使百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穎且弗顧用。況於術揚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能戶知。神者其知之矣。罔時亡幾。而叶氣薰翔。被于珍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是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廓無事。冀之蕪望於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應之不虛。於是部使者。暨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甌窶汗邪。無不踴躍。二瑞圖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爲原其所以致祥者。爲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記。

平易堂在小廳東。挾紹興間郡守蔣璨立。自書扁榜。淳熙五年郡守單夔易以隸書。

思政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郡守朱翌建。隆興間郡守沈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更今名。自書扁榜。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仲并撰三賢堂記〕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政。郡以無事。公惟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蹤勝槩。以次復焉。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唐左司郎中曰洛陽章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歲爲堂以祀之。毀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撰別樣。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于堂。南向東上。共

吳郡志 卷六 三七

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其為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章公法當處一焉。邇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唱。于時自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遊。宴為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自公自杭移蘇。實寶歷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錢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章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歷壬子歲。真董行也。晚往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大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廢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賜服以寵之。自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聲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志於民者。名潛巨屏。得一師帥。吾民幸矣。迺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朝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劉以簡。中局湛然。到部今踰年矣。勤荒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室以祠之。魏公閉園籍所載。又得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魏十賢。各為之贊敘。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范成大撰思賢堂記〕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章自劉三太守。更兵燹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郡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蘇州南甯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陸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鯨背負而湧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旬旬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絡繚通。堙蕪滌涂。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滄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為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效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焉。章自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尙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鬢鬢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願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述其惠術。誇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矚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歉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竄願託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樓之兩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故作此堂藏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圃。舊凝香堂中。并其名遷焉。〔范成大瞻儀堂〕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之江。繁。井邑如雲煙。物夥事穠。有司程文書。應言府者以千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其雄劇如此。夜濁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債客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執。何平明乃得據按。聽諸曹自事。率常盱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士若已至大官者。不以勝。去之數十年。長老猶以為記。至臧去繪像。畏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為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管觀郡國方志。與善舊風土之書。既備載山川土疆郭郭所在。必論次前世賢守長爵里姓字之大略。著于篇。謂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為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有貌具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以不沒。抑吳人習於親上。至久遠且弗弭忘。氣俗之儼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不宜無紀。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謀畔。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啓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所從入。烽候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為動。春容頽指。不斂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無留行。姦人幸騷掘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晏閉。田間無吠犬。行歌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嬰道德之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功。若此足矣。願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裴回。若慕用之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尙人。君子之德心。豈世俗所能測識者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時肯以行能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將魚鱗雜製。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九日。左從事耶范成大記。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重建。兩挾循城為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惟甲於二湖。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邱審。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唐白居易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馬侍郎周殷二協律〕潦倒官情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覆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闌半長安。插鬢蜂頭沒。穿霞日影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略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

齊雲樓北面。半日凭闌干。〔又和公權登齊雲〕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添衣色。雲裏天風散佩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閒客獨多情。佳時莫起興亡恨。遊樂今逢四海清。〔九日宴集〕前年九日餘杭郡。呼寶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髮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穠香。姑蘇臺榭倚蒼鷺。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羈馬取資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御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翻翻菡萏葉。舞盤擺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掉鱗次。里閭棋布城郭方。人烟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鯽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榮戟腰有章。盛時儻來合慙愧。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天。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意〕登齊雲樓。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窗雲細薄。落霞孤鷺水蒼茫。問知與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為觀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喚重建。二十年。郡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喚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最。〔白居易樓宴〕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颻。散髮憑闌市。羣花壓柳橋。四郊鋪綺素。萬寶發瓊瑤。銀燭搖燐落。金盞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愁無五袴諺。〔城上夜宴〕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邵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徒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劉禹錫登西樓見樂天題詩〕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來遶身。煙波洞庭路。愧後蜀州人。〔玩月〕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輝猶可說。移宴上西樓。〔楊銜觀風樓〕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開門畫戟西。鼓角聲沉絲管沸。卷簾晴黛遠山低。〔范仲淹觀風樓〕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江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章造西樓懷感〕高花古柳傍城闌。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倚惆悵。滿城煙雨滿城春。〔耿元鼎〕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峨。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迴關干夕照多。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四照亭在郡圃之東北。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為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歲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



凝香堂在思賢堂西。面臨池。紹熙三年。遷太守畫像於此堂。更名瞻儀。

逍遙閣在舊凝香堂後。蓋取韋應物逍遙池閣涼之句。此閣舊觀復堂也。逍遙額。郡守蔣璨書。後守韓彥古欲更名。乃除去舊額。而迄不果更名。

雲章亭在舊凝香堂西南。故有此亭。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始命名。亭有仁宗皇帝賜陳經御書飛白端敏寶文閣佛字石刻。及獎諭陳經敕。賜丁謂詩。并太上皇帝御書千字文。

坐嘯齋在四照亭南。紹興二十七年。郡守蔣璨建。并書額。秀野亭在坐嘯齋西。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涼渚本流盃名。舊在凝香堂後。今徙於池光亭後。觀德堂在教場。唐西園地也。紹興二十一年。郡守徐琛建。西又有射亭。

扶春池光亭後。醱醱洞也。紹興二年。郡守沈揆名之。且書其榜。頌春。宣詔二亭。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知信州吳說書額。亭之側。東西二井亭。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介菴慶歷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

〔介菴銘并序〕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叢生其上。臺下者志意傲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冥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遷。私欲益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亡際。何以靖之。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歷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通判東廳在郡治之西。紹興九年。通判白彥倬建介菴。舊在郡圃。後入通判廳。今菴亦廢。廳西有琵琶泉。小邱嵌巖曰西施洞。皆傳爲往跡。泉清冽可釀酒。淳熙十一年。通判魏仲恭葺洞門。作捧心亭。今更名舞雪。

通判西廳在城隍廟後。依子城東南角。城上有小樓。見西山名湧翠。

簽判廳在儀門西。

教授廳在府學之東。

節推廳在通判東廳之西。

察推廳在平橋南。

府院在譙樓東。

司理院在譙樓西。

司戶廳並府院西。

司法廳在平橋南。

路鈴衙在子城內。府西樓下東偏。

州鈴廳在狀元坊內。

路分廳在路鈴衙南。

轉運衙。舊在郡治西偏。後徙餘杭。初錢氏國除。田重稅尙仍舊。畝稅三斗。太宗命王贊爲轉運使。來均雜稅。贊悉令畝稅一斗。至今便之。

倉庫場務 市樓附

府倉。在飲馬橋西。

常平倉。在府倉內。

戶部百萬倉。在閭門裏。開禧三年。以府職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憲司措置。〔補注〕

歸仁倉。報功倉。淳熙元年。郡守韓彥古創建。專儲年計。並存府倉內。

甲仗庫。在設廳西廊。

軍資庫。在儀門東。

公使庫。公使酒庫。並在設廳東。

架閣庫。在設廳西廊。

作院。在教場西。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監倉廳。在姑蘇館前。

糧料廳。在譙樓西。

四酒務。在平橋南。初郡有酒務四。合而爲一。故名曰四酒務。

激賞西庫。在景德寺東。

激賞南庫在盤門裏。

望雲館在閭門裏。

右三所並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創。

清風樓在樂橋南。

黃鶴樓西樓之西。

跨街樓西樓之西。

花月樓飲馬橋東北。

麗景樓樂橋東南。

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守邱審建雄盛甲於諸樓。

坊市

按長慶集云六十坊者舊經所籍如之後頗隨事而有創有易。

樂橋東南

孝義坊東越橋巷

旌義坊蔡匯頭

袞繡坊烏鵲橋北

通闌坊金母橋西

孝友坊南園東巷

狀元坊醋庫巷黃魁所居

繡錦坊大市西

玉淵坊南星橋

吳會坊府治東

儒教坊飲馬橋南

儒學坊烏鵲橋南

晉寧坊濠股口

和令坊。楊郡王府前。

阜通坊。夏侯橋西。

樂橋東北

干將坊。東市門。

布德坊。顧家橋。

崇義坊。禪興寺橋南。

碧鳳坊。天慶觀前。

樂橋西南

武狀元坊。樂橋南紙廊巷林魁所居。

和豐坊。米行。

寶興坊。貢院南。

晝錦坊。南營西。

南宮坊。南園巷。

樂橋西北

西市坊。鐵瓶巷。

繡衣坊。南倉橋北。

建善坊。干將巷。

豸冠坊。仁王寺前。

乘鯉坊。張馬步橋南。

慶源坊。大郎橋東。

吳歛坊。西翹橋巷。

麗澤坊。吉利橋北。

好禮坊。富郎中巷。

載耜坊。開元寺東。

太平坊。太平橋。

孔聖坊。南倉橋南。

真慶坊。天慶觀巷。

富仁坊。魚行橋東。

閻邱坊。張馬步橋北。

天宮坊。迎春巷。

平權坊。跨街樓南。

通波坊。吉利橋南。

義和坊。杉濱橋東。

坤維坊。瑞光寺東。

嘉魚坊。魚行橋西。

積善坊。府治西。

遷善坊。草橋。

聞德坊。周太尉橋東。

大雲坊。天慶觀西。

迎春坊。百口橋。

館娃坊。果子行。

孫君坊。孫老橋。

靈芝坊。侍其巷。

同仁坊。金獅巷。

流化坊。吳縣東。

武狀元坊雍熙寺東周魁所居

文正范公之坊范家園

盍簪坊張馬步橋北

德慶坊禪興寺橋北

甘節坊承天寺東

樂圃坊三太尉橋北

立義坊北寺橋北

清嘉坊朱明寺橋北

仁風坊十九勝巷

至德坊泰伯廟前

吳趨坊阜橋西

〔補注〕右六十五坊。紹定二年春，郡守李壽朋並新作之。壯觀視昔有加。

儒學坊。林文節公與諸弟所居。希父槩先在國史儒學傳。希徒居吳。與弟旦。嘉祐二年同第進士。次舉弟邵顏文同登第。吳人榮之。故以名坊。○衰繡坊。以參知政事元絳所居得名。○狀元坊。淳熙八年。黃由魁天下。郡守韓彥質以表其閭。十一年衛涇魁天下。涇居崑山之石浦。亦立狀元坊。○豸冠坊。直龍圖閣范師道貫之所居。貫之出入臺諫有聲。故以名坊。○大雲坊。林慮所居。慮自號大雲翁。○武狀元坊。二。淳熙十一年。林鏐為廷魁。郡守謝師稷以表其閭。在樂橋之南。慶元二年。周虎為廷魁。亦以名坊。在雍熙寺之東。○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欲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

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因芝草生謝兵部)黃茵誕邱園。靈  
宣。秀色隣三徑。幽光被一廡。時髦秉筆君。爲我列詳編。○使君有)壹帛方。以光祿大夫程師孟所居得  
意節門閭。雅爲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居。  
名。○德慶坊直龍圖閣盧秉奉其親年八十餘故以名坊。



吳郡志卷七

官字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創逮父文

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蕺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

作東廳比年省能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曾城留客亭詩序逮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殆千竿餘名其亭

可遊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淨經時雨蕭梢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沈度涓涓不同流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遊自

應攜手入安閉門留靜可過僧夏清宜對奕秋衰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沈度涓涓不同流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遊自

門可款豈為醉相留靜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書文砥柱屹中流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遊深藏事幽討

長碧詎淹留已見山無盜欣同歲有秋時容一嘯詠寫比晉名流浙西提刑題名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餘浙東

常平使者按刑西道領刺吏韓公縣浙東刑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西二公前日僚舊也引節未幾聲諸志

合風積俱茂暇日因相語曰凡官寺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缺焉其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

復知非所以隆一壺詔後世也於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鑄石龜置壁間俾買為

之記惟案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冤獄事

固甚類然未有專為刑獄遣著之令甲者本朝列聖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參官提點諸路刑獄

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或置江青所載可考而知聖上龍飛惟祖宗成憲是循用文武長材

求之知不及迺道六年遵景德故事制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蓋共治惟時兩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

政而復合建炎以後復析而東西之浙西在今實為畿甸異時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今陳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

右信臣為之皇華得人於斯為益恭聞真宗龍飛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書

活冤獄者連命陞其等級以示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真宗則奏最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買敢

日奉議郎知常州武進縣主簿勸農公事借緋陳買記

施垆左朝散大夫建炎四年九月十七日到



邵昂 左朝請郎。紹興二年四月十六日到任。當年十一月罷。

向宗厚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任。五年正月宮觀。

朱緯 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任。當年二月二十八日。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吳表臣 右朝請郎。紹興五年二月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除祕書監。

朱緯 左朝散大夫。紹興六年五月十四日到任。七年三月。改差知信州。

陳桷 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七年三月初三日到任。八年七月改差知台州。

曾幾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九年六月宮觀。

向宗厚 右朝散大夫。紹興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十一年四月改差知婺州。

張叔獻 右朝奉郎直祕閣。紹興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王鈇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八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万俟止 右朝散大夫。紹興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十四年三月宮觀。

符行中 左朝奉郎。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五年二月罷。

徐琛 右朝散郎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二月除軍器監。

高世定 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紹興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六月罷。

吳傳 左奉議郎。紹興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到任。十八年十二月宮觀。

趙令詔 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九年十一月宮觀。  
 謝邦彥 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到任。二十六年三月罷。  
 趙渙 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到任。二十七年二月宮觀。  
 金安節 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到任。當年九月改除大理少卿。  
 陳抃 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八年正月宮觀。  
 徐康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當年十月罷。  
 邵大受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到任。二十九年閏六月除左司。  
 呂廣問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到任。三十年四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黃應南 左朝散郎。紹興三十年七月初五日。到任。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致仕。  
 王超 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到任。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罷。  
 王傅 左朝議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隆興二年正月初二日。轉左中奉大夫。當年六月十一日。改知信州。  
 葉謙亨 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隆興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五日致仕。  
 曾逮 右承議郎。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初六日到任。乾道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丁父憂。  
 王淪 左朝散郎。乾道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八月初七日。改除吏部郎官。  
 姚憲 右朝奉郎。乾道二年九月初六日到任。三年五月十一日。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陳良翰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三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四年五月盜賊肅靜。特轉左朝請郎。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除宗正少卿。

李簡能 左朝奉郎。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磨勘。轉左朝散郎。六年六月十六日除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任文薦 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除祕閣修撰。改差知建寧府。

王淮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七年十月十一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太常少卿。

梁俊彥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乾道九年閏正月初五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除福建提刑。續改差提舉佑神觀。

呂企中 右朝散郎、直寶文閣。乾道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知揚州。

鄭興裔 武功大夫、江州觀察使。淳熙元年四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八月二十日改除江東提刑。續召赴行在。

徐本中 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淳熙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改除江東轉運副使。

趙師夔 承議郎、直龍圖閣。淳熙三年五月初八日到任。當年六月初八日罷。

陳舉善 以朝奉郎直龍圖閣、浙東提舉除。淳熙三年八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召除左司。

韓僕 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奉祠除。淳熙三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五年九月初六日改差知廬州。

呂正己 以降授朝散大夫、直顯謨閣知鎮江府除。淳熙五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九月初一日罷。

韓元龍 以朝散大夫司農卿、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十月初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宮。

趙伯驢 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浙西總管除。淳熙五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七年八月初六日轉和州防禦使。

梁總 以朝散大夫、大理少卿除。淳熙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九年七月十三日改除江東提刑。續準省劄。因兼知嚴州。抹荒有勞。除直敷文閣。

傅淇 以朝請大夫、浙東提刑除。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十一年六月除直龍圖閣。十月十六日再任。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改知寧國府。

劉穎 以朝請大夫、浙西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十月初十日罷。

勾昌泰 以朝請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二月轉奉議郎。當月敘承議郎。四月磨勘。轉朝奉郎。當年七月初十日罷。

王尙之 以朝請大夫、大理少卿、除直寶文閣、浙西提刑。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初三日到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改除司農少卿湖廣總領。

趙子濛 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揚州除。淳熙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到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除祕閣修撰、致仕。

潘景珪 以朝請大夫、知池州除。淳熙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初五日改除大理卿。

王師愈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福建運判除。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初十日除直煥章閣宮觀。

袁說友 以朝請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紹熙元年三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王正己 以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新江東提刑除。紹熙元年五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准敕以陳乞宮祠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應孟明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知靜江府除。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除尙左郎官。

陳公亮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福建提刑除。紹熙三年四月到任。四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黃遙 以朝請大夫、浙西提舉除。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傅伯壽 以朝請大夫、直煥章閣江東運副除。紹熙五年正月到任。慶元元年除將作監。

何異 以朝請大夫、直煥章閣改除。慶元元年八月到任。三年除直敷文閣。八月除太常少卿。

韓遜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浙西提舉改除。慶元三年八月到任。當年除金部郎官。

虞儔 以朝請大夫、新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副、權知平江府除、慶元四年正月到任、依舊兼知平江府、六月住兼、九月除直寶文閣、知廬州。

朱致知 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奉祠除、慶元五年四月到任、當年除樞密院檢詳。

薛紹 以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五年六月到任、當年除戶部郎官、淮東總領。

任洙 以朝散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六年正月到任、嘉泰元年除直祕閣宮觀。

陳研 以朝散大夫直祕閣荆湖南路總運副使除、嘉泰元年六月到任、二年除樞密院檢詳。

孟綸 以朝請大夫尚書倉部除、嘉泰二年六月到任、三年五月罷。

曾卓 以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除、嘉泰三年八月到任、十七日除直煥章閣、當年除太府少卿。

方鈐 以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除、嘉泰三年十二月到任、開禧元年四月、改除江西運判填見際。

葉篔 以朝議大夫、尚書戶部郎中除、開禧元年五月到任、二年四月、召赴行在、除右司。

胡元衡 承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除直寶謨閣、開禧二年四月到任、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除檢正。

汪文振 朝散大夫、司農少卿、兼玉牒所檢討官、除直寶謨閣、嘉定元年正月到任、八月准省劄權鎮江府、并權淮東總領、九月正除司農少卿、淮東總領。

李孟傳 朝請大夫、除倉部郎官改除、嘉定元年十月到任、二年七月、除直祕閣江東提刑。

王居安 朝奉郎、知太平州、除直龍圖閣、嘉定二年九月到任、當年赴詔行在、除權工部侍郎。

留恭 朝奉大夫、浙西提舉、嘉定三年正月兼權提刑、四月就除、五月改除直寶謨閣、知紹興府。

劉燾 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二月除司業。

章校 朝奉郎、浙西提舉。嘉定四年正月兼權提刑。閏二月正除。

陳芾 朝散郎、新除大理寺丞。嘉定五年正月到任。兼權平江府。七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金燦 以朝請郎、守軍器監除。嘉定五年到任。七年八月除大理少卿。

柴中行 承議郎、直祕閣、除江東運判未赴。嘉定七年八月改除。十一月到任。九年除尙左郎官。

王浴 朝奉郎、新福建提刑改除。嘉定九年五月到任。九月宮觀。

王業 承議郎、浙西提舉、兼權嘉定。十年十二月正除。十一年八月除金部郎官。得旨兼權平江府。

喬行簡 朝散郎、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除。嘉定十二年正月到任。閏二月節制許浦水軍。三月兼權平江府。十一月除直祕閣。依舊浙西提刑、兼知鎮江府。當月除軍器監。十二月除直煥章閣、知鎮江府、兼權提刑。十四年除司業。

四年除

趙舉夫 朝散郎、兵部郎官除。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到任。十六年除直祕閣。再任。寶慶元年罷。

林介 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寶慶元年直祕閣。正除。三年兼權平江府。十二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權平江府。紹定元年十一月改除大理少卿。

王與權 朝請郎。紹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

檢法官廳在提刑司東。

幹辦公事廳在東廳後。

提舉常平茶鹽司在子城之東。廳事東有小池。上有假山。旁曰壺中林壑。米友仁書。池南北有亭。南曰揚清。北曰草堂。廳事之西有宸翰閣。亦友仁書。額廳東北曰宣惠堂。廳後曰皇華堂。廳之東側曰頤齋。齋後

圃中曰望雲堂。紹興三十年。楊和王子倓持節時作。為思親也。池旁曰繡春堂。淳熙十五年。史彌正建。  
徐康記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歸此可考焉。自守令而下。凡  
 在官者。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提舉措置鹽事。除授撥鹽。而歷經併者。政和之二  
 年。始罷官。駕行新鈔鑄法。於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西路。則入州軍三十八  
 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為之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  
 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請司取會題名。於是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于朝請大夫石彥和。凡二十  
 人。皆以月日為次。其未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哀而刻諸石。以備采擇焉。  
 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  
 鹽鐵權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為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尚書那魯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  
 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為身也。御史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為為民父母。  
 而吝其醴醴。兼有羣生。而擅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柳巖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則夷閭。于時咸以為  
 然。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於官司。乃復禁如初。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於結繩之代。猶為  
 密網。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欲虞衡之官。捐利予民。安在其為知務也。與其賦外橫斂。曷若權制商賈。為不失  
 重輕之所哉。為今之法者。近是矣。鈔有茶鹽香礬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五之四。並海縣道。資水者六  
 所。額以斛計者。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裨國計以圖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四人之中。農為最勞。  
 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熱耘也。今所謂亭戶。則過於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犢成俗。急趨利而輕犯法。使輸貨於官者。  
 傾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賊息。盜賊息。則抵冒少。狂賦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  
 治香礬。後不復較。而以摘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  
 和七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記。

承議郎王晉明 政和二年十一月到任。

朝奉郎李堯俊 政和四年到任。

宣教郎曾纁 政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罷任。

奉直大夫吳林

奉議郎魏志崇

承事郎何志修政和七年添差

宣教郎曾纁宣和元年九月二十日到任

朝奉郎陳隆壽宣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五月十五日改添差於越州置司，三年二月就除兩浙提舉常平

朝奉大夫劉敏才宣和二年到任，三年五月罷

通直郎王黜宣和三年五月到任，六月物故

奉議郎李與權宣和三年到任，五年丁憂

通直郎李弼孺宣和五年到任，六年丁憂

奉議郎王據宣和七年四月到任，當年七月丁憂

通直郎王暘宣和七年到任，建炎二年五月任滿

奉直大夫陳述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罷任

承議郎直祕閣梁汝嘉建炎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紹興二年二月十五日就除兩浙轉運判官

左宣教郎夏之文紹興二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三日罷任

右通直郎張愿紹興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九日罷任

右通直郎侯憲紹興四年二月初三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二日罷任

左宣教郎錢堪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任滿



左朝請大夫石彥和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滿。

右承議郎徐康紹興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滿。替除權發遺嚴州。續改知常州。

右朝散郎米友仁紹興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除將作少監。

右朝散大夫万俟卨紹興十一年五月內到任。紹興十三年八月內就除浙西提刑。

右通直郎吳垵紹興十三年九月四日到任。至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朝散大夫章壽成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到任。當年七月二日改除倉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鄭僑年紹興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八月十九日與浙東提舉高顯謨兩易。

右朝請大夫直顯謨閣高世定紹興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

左朝奉郎孫汝翼紹興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到任。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除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右朝請大夫黃仁榮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到任。至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罷任。

右奉直大夫王响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至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就除知平江府。

右朝散大夫王珏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任滿。

右朝散大夫李琛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改除知婺州。

左朝奉大夫孟處義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改除淮南路轉運判官。

右朝請大夫李流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初三日到任。六月初六日改差知明州。

左朝議郎杜師旦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十月二十六日罷。

右通直郎司馬倬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二十六年四月初十日罷。

左朝請大夫趙子砥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八月二十二日致仕。

右朝奉大夫陳抃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請郎朱倬未到任間。改除右正言。

左朝奉郎謝伋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自權知處州准告。授。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任。

右朝請郎呂廣問紹興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到任。當年閏六月二十一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奉大夫直祕閣楊倓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三十年除直顯謨閣。三十一年二月准敕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朝請郎洪适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到任。當月初六日改除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右朝散大夫徐康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六日改除戶部郎官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左朝請郎章服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到任。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改除吏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曾楮隆興二年九月初七日到任。乾道元年三月初六日除尚書度支郎官。

右朝奉郎姚憲乾道元年三月初十日到任。乾道二年八月七日改除本路提刑。

右朝奉大夫劉敏士乾道二年十月初六日到任。至乾道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改除兩浙轉運判官。

右朝請郎錢建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准敕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承議郎芮輝 乾道五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六年八月內除江西運判。

右朝散大夫直敷文閣胡堅常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到任。乾道七年正月初二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奉議郎李結 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乾道八年七月十六日罷。

右朝散大夫葉模 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峴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告。除直祕閣。當年二月二十六日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承議郎直祕閣薛元鼎 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五日改除戶部郎官。

朝奉大夫潘時 淳熙四年二月初五日到任。五年六月兩易江東提舉。

朝散郎顏師魯 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除直祕閣。七年九月十二日召赴行在。

承議郎趙伯渙 淳熙七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十一月丁母憂。

奉議郎張杓 淳熙九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九月內除直祕閣。於當月二十五日除兩浙運判。

奉議郎王尙之 淳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赴行在。

朝散郎劉穎 淳熙十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改除浙西提判。

朝奉郎石起宗 淳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除。

奉議郎羅點 淳熙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赴召。

朝奉郎史彌正 淳熙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到任。九月初五日除直祕閣。十六年改除淮東提舉。

朝奉郎張體仁淳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到任。紹熙元年十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  
朝奉郎徐誼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三年五月初二日。被旨赴行在奏事。  
〔已下補注〕

朝奉大夫黃適紹熙三年七月到任。紹熙五年正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鄭公顯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九月。改除湖南提舉。

朝請郎黃灝紹熙五年十月到任。慶元元年追兩官放罷。

朝奉大夫許介慶元元年三月到任。當年九月兩易江東提舉。

降授朝散大夫李唐卿慶元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復朝請大夫。當月致仕。

朝散大夫韓邈慶元二年三月到任。三年除直祕閣。八月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俞豐慶元三年九月到任。四年五月除浙東提刑。

朝散大夫薛紹慶元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六月除浙西提刑。

朝散郎任洙慶元五年六月到任。十二月除浙西提刑。

中奉大夫陳昭嗣慶元六年正月到任。至嘉泰元年宮觀。

朝請大夫趙善閔嘉泰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召赴行在。

朝請郎直祕閣任清叟嘉泰二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宮觀。

朝奉大夫趙不悛嘉泰三年三月到任。十月除直祕閣。四年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史彌遠嘉泰四年四月到任。開禧元年改除司封郎官。

承議郎黃犛開禧元年三月到任。二年六月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耆壽開禧二年六月到任。嘉定元年除直祕閣。當年除右曹郎官。

朝奉郎林拱辰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淮東運判。

朝奉大夫留恭嘉定二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章棫嘉定二年五月到任。四年閏二月。除浙西提刑。

承議郎應武嘉定四年閏二月到任。七年除宗正丞。

朝散郎楊煜嘉定五年八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八月。兼權提刑。當月除左曹郎官。

朝散郎吳格嘉定七年九月九日到任。除左曹郎官。

承議郎王棐嘉定九年八月到任。九月。兼權提刑。十年正除。

奉議郎魏豹文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十月除軍器少監。

程秘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除祕書丞。權右司郎官。

承議郎朱在嘉定十三年十二月到任。十四年除右曹郎官。十二月時暫兼權嘉興府。

朝奉郎趙希齊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到任。十五年罷。

朝奉大夫劉垕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到任。十七年宮觀。

朝散大夫林介嘉定十七年十月到任。寶慶元年正月。兼權提刑。十一月除直祕閣浙西提刑。

朝奉郎司馬述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元年正月。除大理正。八月除金部郎官。

朝請大夫王枋紹定元年十月到任。

茶鹽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醋庫巷。一在郡樓之東。

常平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檢法廳之北。一在郡樓之西。

姑蘇館在盤門裏河西城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體勢宏麗。為浙西客館之最。中分為二。曰南館。北

館。紹興間始與金通和。使者歲再往來。此館專以奉國信。貴客經由。亦假以檣船。登城西望。吳山皆在指

顧間。故又作臺於城上。以姑蘇名之。雖非故處。因館而名。亦以存舊事也。制度尤瑰特。為吳中偉觀。此臺

正據古胥門。門跡猶存。又有百花洲。在臺下。射圃在洲之東。臺洲亦皆喚所建。并館額皆吳說書。

吳會亭。升羽亭。候春亭。茂苑亭。春波亭。皆孫老橋之東。吉利橋之西。河北岸。沿流客館也。

皇華亭。平匯亭。在飲馬橋之東北岸。亦客館。

升平館。在梵門橋南。

賓興館。在貢院前河西。

望雲館。在閭門河南。

高麗亭二。一在閩門外。一在盤門外。舊高麗使人入朝。作此亭以館之。今猶仍舊名。  
吳門亭。在盤門內。

# 吳郡志卷八

## 古蹟

吳城事。具城郭門。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去海近。或是言偃宅。蘇州記云。在常熟縣西。史記云。言偃吳人也。吳地志云。宅有井。井邊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將石去。莫知所在。

丁令威宅。在陽山文殊法海寺。有煉丹井。存焉。號令威井。

射臺。華池。南城宮。姑蘇臺。組山。鷗陂。游臺。石城。長洲。林園。石龍。以上悉吳闔廬故跡。吳越春秋云。闔廬既立。夫差爲太子。使將兵屯守。而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平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里。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臺。且食組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焉。越絕書云。石城者。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吳地記云。石城吳王離宮。越王獻西施於此城。又云。林園在華林里。石龍在龍壇里。里在烏鵲橋東。皆闔閭作。

流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之。今基隍猶存。吳地記。

秦餘杭山。卽今陽山。越破吳。夫差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餒甚。願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焉。吳越春秋

夷亭。闔閭十年。東夷侵逼吳境。下營於此。因名之。吳地記

酒城。在壇城邊。夫差祭子胥處。臨祭勸酒。因名焉。城中有石子。

走狗塘。吳王作。

干隧。越王以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在吳縣西北。史記正義。干隧出萬安山西南一里。戰國策。史記正義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

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秋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

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楣。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

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柵楣之義未詳。此楣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

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

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

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又於宮中作海靈

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榭。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

三十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

以登臨。吳王春夏遊姑蘇臺。秋冬遊館娃宮。興樂華池南城之宮。又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

望五湖。案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唐任公）

（臺賦）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舊軌，乃憮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宇之基為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主，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闔閭以信威，繼夫差以極武，斜與勁越同壤，右以強楚為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繼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版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峰，或倒影於滄浪之水，悉人之方，以為美觀，厚人之澤，以為侈靡，斯實累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盈而昃，善敗由己，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劍，若涉川兮無梁，以為樓越以求霸，卒見象吳而受殃，客自南鄙，觀於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遊目於空廓，曾是蔚然而參雲，聽逆虐而駢諫，竟藥鹿而為羣，高天放曠，平湖決泮，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厲於海風，嘯寒鷗於江雨，況復關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亂秋，思美人兮，子胥何為，憤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湖，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茲國之不及，冀萊人之與歸者也。（崔鶴姑蘇臺賦）

（崔子勤學少間，與客遊於橫山之下，有臺巋然，出於羣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荆棘為之蒙翳，麋鹿為之徧環，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鄰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吟山，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似茂苑於長洲，帶滄池以朝夕，自以為為天下之奇觀也，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楣，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哉，於是與客偃僂而上，抵其上之絕嶺，快四面之遐瞻，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水澄澈，其名消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娃之宮，廊曰響屧，徑曰探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蹤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四行山，九曲之逵，至于與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塘，蓄雞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也，又修斯臺，以為娛嬉，嗚呼，雕楹鐵檻者，坵墟之幾也，九層百仞者，汗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衰，瓊室考而商危，章華成而楚梁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綠醪，賦珍羞，置酒若淮泗，積肴如山邱，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斯飲食嘗賸，方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仆鼓，忽潛軍而夜濟，是以橫塘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乾，而勾踐之城，已距於只赤矣，越來溪，越王城，皆在臺之左右，詞未竟，客慨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蒼煙兮滿目，舊事兮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鑑於遺臺，（陳羽）憶昔吳王爭霸日，歌謠滿路上蘇臺，三千宮女看花處，人解臺空花自開，（李白蘇臺詞）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高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曹鄴）吳宮酒未消，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闔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聞鼓聲，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盡盡人不同，時聞野田中，拾得黃金鈿，（李

神雜句序。迄今遺跡。連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屐廊。皆在寺內。越王獻吳王黃金鑲榻。吳王所造姑蘇臺。因獻榻。遂以黃金鑲飾。以破其國。詩云。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黃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顛傾。妬月嬌娥恣妖惑。姑蘇百尺曉鐘開。樓閣盡化黃金臺。歌清管咽歡未極。越師戈甲浮江來。伍胥抉目看吳滅。范蠡全身弱西越。寂寞千年皆古墟。蕭條兩地皆明月。靈巖香徑掩禪扉。秋草荒涼徧落暉。江浦迴看鷗鳥沒。碧峰斜見鷲鷲飛。如今白髮星星滿。却作閑官不閑散。野寺經過懼海尤。公程迫蹙悲秋館。吳鄉越國舊淹留。草樹煙霞昔徧遊。雲外夢魂多感歎。不惟惆悵到長洲。羅隱。謫高太伯開基日。豈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解崇臺榭為西施。劉駕。勾踐飲膽日。吳酒香滿杯。笙歌入海會稽栖。霸跡一朝盡。草中棠梨開。劉禹錫。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占時多。築用金鑊力。摧因石鼠窠。昔年彤蓋路。惟有採樵歌。楊備。山花野草一荒邱。雲裏騎香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上頭麋鹿至今遊。

春宵宮

天池

海雲館

館娃閣

銅溝玉檻並見上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閭闔城西有山。號硯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卽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翫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宮之故跡。唐殷璠。吳宮詩。吳王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令勾踐弱。不信子胥賢。莫問長洲草。荒涼無幾年。李嘉祐。傷吳中。館娃宮中春已歸。閭闔城頭鷺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橫塘寂寂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賣眼看花發。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莫厭清觴與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李紳。江雲嘶。續草綿連。雲際秋波草覆煙。飄雪秋花鋪漲渚。變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鴻怨驚風叫暮天。因問館娃何所似。破吳紅臉尙開蓮。皮日休。懷古。甌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怒雲雨壞逢金鼎。香泥泥銷露玉釵。硯沼祇留溪鳥浴。屋廊空信野花埋。姑蘇臺鹿眞聞事。須爲當時一愴懷。皮日休。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祇

招西施。得吳。〔陸龜蒙〕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居。猶有美人皆二八。獨教西子占亡吳。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山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徐夔〕勾踐進西施賦。以紅顏艷色返以昏哉為韻。感踐之密謀。進西施而果驗。昔者二國相吞。陵卑特尊。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固存。尊則謂明而反昏。烏喙年年。誓求夫差之肉。稽山日日。惟聽范蠡之言。言曰。伍員之賢。東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兮。吳可殛。臣以夙夜而計。機謀偶得。欲狂敵國之君。須中傾城之色。待其聲色內伐。君臣外惑。自然紂妲己以亡宗。晉驪姬而亂國。今苧蘿之山。越水之潯。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淺丹臉。鴉深綠鬢。絮翠黛兮。慘難效。浣紗兮。妖且閑。楊柳羞弱。芙蓉死殷。可以變柳惠於嚴莊之際。悅荆王於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以。王乃豁然而喜。矍然而起曰。此蓋神假卿之頌畫。人雪越之前恥。乃命寶馬騰龍。香車輾風。迎綵女於銀漢。娉嬋娥於月宮。炫燿雲外。喧闐洞中。妝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朝霞翦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及。堪恨鄰家之婦。謂妾常第。曉別越溪。暮歸吳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魄醉。笑百媚兮。君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謀臣。并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催。投膠而士卒皆醉。嘗膽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費化爲鬼。鳳閣龍樓燒作灰。於是命居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以何在。俄英風而聿來。於戲。殺忠賢而受佳麗。雖欲不敗而難哉。

吳王郊臺在橫山東麓。下臨石湖。壇壝之形儼然。相傳吳僭王時。或會祀帝也。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為吳王避暑處。詳見靈巖山條。〔楊備詩〕石鏡遺蹤傍古臺。一泓寒影照光開。何人照面金斂落。曾見越溪紅粉來。

響屐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履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為之。白樂天

亦名鳴屐廊。〔王禹偁〕鄭壤空留響屐名。為因西子逸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誰記當時曳履聲。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園也。一名琴川。語云。梧宮秋。吳王愁。

採香逕在香山之旁。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使美人泛舟於溪以採香。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

故俗又名箭溼。〔楊備〕館娃南面即香山。畫柯爭浮日往還。翠蓋風翻紅袖影。芙蓉一路照波間。

香水溪在吳故宮中。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奉至順。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耶。吳地記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其盛尙如此。孫述長洲苑吳苑校德。吳王初鼎峙。

羽獵聘雄才。並道闔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遶村回。劍騎緣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因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漈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越城在胥門外。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髣髴具在。高者猶丈餘。闊亦三丈。而幅員不甚廣。史記正義。吳東門解。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據此文。卽今越城。正是舊跡。詳見石湖門。

越來溪在越城東南。與石湖通。溪流貫行。春及越溪二橋。以入橫塘。清澈可鑒。越兵自此溪來入吳。故以名。史記正義。越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入吳。卽此溪。來讀曰釐。吳音也。

魚城在越來溪西。吳王遊姑蘇。築此城以養魚。吳地記

苦酒城。在魚城之西南。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酒。今俗人呼爲苦酒城。吳地記。

鴨城。在匠門外。吳王築以養鴨。吳地記。

雞陂。在婁門外。吳王養雞城也。又名雞陂墟。

南武城。在海渚。闔閭所築。以禦見伐之師。吳地記。

吳小城。白門。闔閭所作。秦始皇帝時。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門樓尙存。虞氏家記。

美女宮。夫差所作。土城周五百九十步。勾踐所進美女西施鄭旦之宮室也。越絕書。

吳宮鄉。在吳江縣甫里之地。在今長洲東南五十里。相傳吳王別宮。然舉無舊跡矣。陸龜蒙嘗作問吳宮

辭。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鴟夷子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

〔楊備〕霸越賊名。問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回。

角祿頭。即漢角里。在洞庭山村。漢角里先生所居。史記正義。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祿里村。即此角里。

今有巡檢司。號角頭巡檢。俗或作角字。史記正義。

黃堂事。具官舍門。



33

14

:3147-

吳郡志  
附校勘記  
二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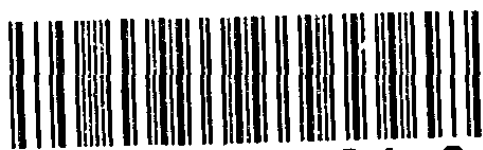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吳 郡 志

附 校 勘 記

(二)



3 0646 4726 0

范 成 大 撰

吳郡志卷九

古蹟

死亭灣。在閭門外七里。漢朱買臣妻恥而自縊處也。

毛公壇。卽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

在觀旁。猶漢物也。(白居易詩)毛公壇上片雲閒。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

公塢。兩水合一澗。深崖却爲浦。相蔽百千載。共搗十萬鼓。瑱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絕地脈。又恐折天柱。一

窺耳目眩。再聽毛髮豎。次到鍊丹井。井幹駢宿莽。下有瀟剛丹。勺之百疾愈。凝於白獮髓。湛似銅馬乳。黃露醒齒牙。

碧粘甘肺腑。槍異松復怪。枯蹠互撐拄。乾蛟一百丈。蹶然半天舞。下有毛公壇。壇方不盈畝。當時雲龍篆。一片苔蘚

古。(有劉先生鎮壇符。今存于堂。)時時仙禽來。忽忽祥煙聚。我愛周息元。忽起應明主。(周徵君名息元。)三諫却歸

來。迴頭唾哇組。伊余何不幸。斯人不復視。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將山待夸娥。以肉投瘵榆。缺坐侵桂陰。不知

已與午。茲地足靈境。他年終結字。敢道萬石君。輕於一絲縷。(陸龜蒙)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

披輕輕。先生盛驅役。臣伏甲與丁。勢可倒五岳。不唯鞭羣靈。飄飄駕翔螭。白日朝太清。空遺古壇在。稠疊煙蘿屏。

遠懷步望夕。列宿森然明。四角鎮露獸。三層差羽嬰。迴眸眇七炁。運足馳躑躅。象外真既感。區中道俄成。爾來向千

祀。雲縹空蟬蝶。石上橋花落。石根瑤草青。時時白鹿下。此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

精。如今君安死。(字君安)魂魄猶矍矍。有笈皆綠字。有芝皆紫莖。相將望瀛島。浩蕩凌滄溟。

石射棚。在石城山。有石鼓。鼓鳴卽有兵。山有石馬。望如人騎。

東城。崑山古圖經云。縣故有城。在縣東三百步。今縣東猶謂之東城頭。近歲耕者。於東寺之後。多得古城



083  
1124  
2:3148

龍柱崑山慧聚寺殿柱也。梁張僧繇畫龍其上。其後數出在江湖中。僧繇又畫鑲鑲之。唐會昌中廢佛寺。柱留入郡中。寺復。郡以柱還寺。橫閣於殿東間楣上。余猶及見之。淳熙中寺火。柱亦隨燼。烏夜村。晉穆帝后。何淮女。寓居縣南。產后於此。將產之夕。有羣烏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衆共異之。及明大赦。

北禪院。晉戴顓舊宅。後爲唐司勳陸郎中宅。皮陸北禪聯句云。歛蒸何處避。來入戴顓宅。龜蒙又有遊北禪詩云。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是草元堂。

支遁菴。在南峯。古號支硎山。晉高僧支遁。嘗居此。剡山爲龍。甚寬敞。相傳有村婦生子於中。菴頂遂中裂。道林又嘗放鶴於此。今有亭基。道林喜養駿馬。今有白馬礪。云飲馬處也。菴旁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也。

放鶴亭。見上

白馬礪。見上

馬跡石。見上

般若臺。在吳縣西二里。晉穆侯何準捨宅置。東北角有般若橋。時人呼作朱明寺橋是也。吳地記金昌亭。在昌門。宋少帝景平二年廢爲營陽王。幽于吳郡。徐羨之等使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卽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踏之。此云走出昌門。則亭尙在城中。陸龜蒙又謂梁鴻墓在金昌亭下。

一里。又似在城外。恐在今城。有少遷徙耳。

梁雙殿在虎邱寺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爲古跡。淳熙中有僧庸凡。而好修造。始盡毀之。好事者至今以爲恨。錢氏廣陵王在姑蘇。不喜追遊。不事園苑。惟每遊虎邱山寺。前路引望。則喜動顏色。比至山。必規畫修繕。今寺多其經意處也。

越公井。今在治平寺前山岡上。徑一丈八尺。石欄如屏繞之。上有刻字。多不可辨。又有唐廣明元年僧茂軋述大唐楞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記。略云。惟茲巨井。吳誌坐當橫山良位。越來溪西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創斯井焉。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邇來三百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革。按此卽是楊素井。蓋素旣平陳。嘗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之新郭。茂軋修井記題首。乃云吳朝大井。蓋傳襲之誤。僧輩不能辨也。楞伽寺。今名寶積寺。與治平爲鄰。又知古只一寺。井正在楞伽殿後也。井記又云。寺創於乾元年。

白公檜。唐白樂天手植。在州宅後池光亭前水中。政和初。已槁瘁。高不滿二丈。後爲朱冲取獻京師。死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初不知也。今池中復植一株。石林遊錄

虎邱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爲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奇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卽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寺蓋王氏別墅。僧彌珉小字也。

臨頓舊為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郭郭曠若郊野。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地。(皮日休)一方蕭灑  
 遠屋親栽竹。堆林手寫書。高風翔羽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蕭疎從綠槿。箨亂任黃茅。壓酒移  
 溪石。煎茶拾野菓。靜窗懸雨笠。閉壁挂煙匏。支遁今無骨。誰為世外交。蕭稀初上策。酷盡未乾林。盡日留蠶母。  
 移時祭麴王。趁泉澆竹急。候雨種蓮忙。更在園中景。應為顧辟疆。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蠶來添口數。琴到益  
 家資。壞壘生魚沫。頽簷落燕兒。空將綠蕪葉。來往寄閒詩。夏過無擔石。日高開板扉。僧雖與箇輩。人不與蕉衣。  
 鶴靜共眠覺。鷺馴同釣歸。生公石上月。向夕約譚微。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任傳  
 漁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曠刈胡麻。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久貧空酒庫。多病束漁竿。元想凝鶴扇。  
 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夜到金壇。閉門無一事。安穩臥涼天。砌下翹飢鶴。庭陰落病蟬。倚杉閒把易。燒米靜  
 論玄。賴有包山客。時時寄紫泉。病起扶靈壽。倚然強到門。與杉除敗葉。為石整危根。滄蔓狂遮壁。蓮莖臥枕盆。  
 明朝有忙事。召客斲桐孫。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太薄。俗意就中憎。雲應不知曉。鶴情非會微。茂臣  
 誰奉詔。來此寫姜肱。(陸龜蒙)近來唯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封謝藥書。夜待江上鳥。暗隨饒中魚。  
 出亦圖何事。無勞置棧車。倩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莫巢。簡便書露竹。樽待破霜匏。日好林  
 間坐。煙蘿僅欲交。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林。懶外應無敵。餐中直是王。池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問新秋計。  
 菱絲一畝強。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病深憐灸客。炊晚信樵兒。設欲陳風俗。周官未  
 採詩。福地能容壑。元關詎有扉。靜思瓊板字。閒洗鐵筇衣。鳥破涼煙下。人衝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綠微微。  
 水影沈魚器。鄰聲動緯車。燕輕梢墜葉。蜂懶臥燠花。脫史評諸例。論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禹穴奇  
 編缺。雷平異境殘。靜吟封籙檢。歸興削帆竿。白石堪為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罡壇。強起披衣坐。  
 徐行處暑天。上街來鬪雀。移樹去驚蟬。其間鹽車駝。誰看宦瓶玄。黃金如可化。相近買雲泉。野入青蕪巷。破衲自竹  
 門。風高開栗刺。沙淺露芹根。進鼠緣藤柈。飢鳥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武王孫。疎慵真有素。時勢盡無能。風  
 雲月雖為敵。林泉幸未憎。酒材經夏闕。債待秋徵。祇有君同癖。閒來對曲肱。

重元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  
 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皮日休)雨篠煙鋤區區賈。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  
 煙杉露濕製裝。石盆換水撈松葉。竹徑還沐避芽芽。藜杖移時挑  
 細藥。銅餅盡日灌幽花。支公護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忠國師庵基。在穹窿山絕頂。疊石宛然。唐顧在銘留題。在光福山寺。墨跡尚存。(詩云)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  
 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

精染疎林壁碎紅。溪渚式樓彭澤。屬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聲落何處。徧傍葦叢驚釣翁。

虞山今爲海巫山。山卽巫咸山所出。

李後主題額在崑山惠聚寺大殿前二樓。曰經臺。鍾臺。淳熙中寺焚。無遺跡矣。

柳毅井在洞庭東山道側。按小說載毅傳書事。或以謂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說有橋社。故議者又以爲卽

此洞庭山爾。

蔡經宅在朱明寺西。事具神仙門吳地記。

吳國古館三。曰昇月。曰烏鵲。曰江風。昇月在帶城橋東。烏鵲在烏鵲橋。今爲營寨。江風在渴烏巷。又新館

二。曰通波。曰全吳。吳地記。又續圖經載舊傳古館八。曰全吳。通波。龍門。臨頓。烏鵲。昇羽。江風。夷亭云。昇月疑

卽昇羽。今此亭尙存。

洗馬池在府學之南。〔楊備〕一一牽來種是龍。臨深欲下更嘶風。金鞍玉勒拋何處。騰踏渥洼寒影中。





# 吳郡志卷十

## 封爵

吳孫策漢建安二年自騎都尉襲爵烏程侯既破陳瑀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吳書

晉吳敬王晏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郡

慕容垂就第五子雋僭位封垂吳王

後周尉遲綱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歷位少傅大司空

陳後主第十子藩封吳郡王

唐武德三年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

唐太宗正觀十年子恪封吳王

唐天祐元年詔錢鏐落起復進封吳王吳越備史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參知政事丁謂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為榮真宗皇帝賜以御製詩尤為盛事詳具謂跋中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序卿黃閣同儷實彰於盛瘁繫輻臨鎮方屬於報功書當入謝之辰特賜褒贊之作今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賜新授蘇州節度使丁

謂·依韻和進·詩云·懿辭頌畫播朝中·造膝詢謀禮遇豐·文石延登彰順美·高牙前導表嚆庸·書生仗劍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畫錦買臣安敢比·黃樞早日接從容·(謂次韻和進云)白麻初降紫宸中·簪組相驚帝澤豐·霖降將壇知運偶·久塵台席愧材庸·桑榆便覺人間別·旌戟猶疑夢裏逢·已是都城雙紫觀·更頌天唱耀戎容·(又賜御詩序)卿名藩出莅·雖極於倚毗·文陸言辭·良多於眷注·特示寵行之什·用增方面之榮·今成五言十韻詩一首·賜蘇州節度使丁謂·依韻和進·詩云·踐歷功皆著·諮詢務必成·懿才符彛彛·佳器貫時英·俾展經綸業·旋陞輔弼榮·嘉亨忻盛遇·盡粹登純誠·均逸明恩洽·晴勞茂典行·白麻三殿曉·紅旆九衢平·雖輟凝嚴任·尤增倚注情·擁旄辭帝闕·頓轡望都城·風景高秋月·煙波幾舍程·想卿懷感意·常是夢神京·(謂次韻和進云)叨竊逢嘉會·孤單荷曲成·高車陪上宰·密座刷羣英·步武清華地·伊游侍從榮·勤劬期薄効·忠謹誓明誠·方畏官箴失·俄驚寵命行·冒恩心易感·戀聖意難平·未副宵衣念·寧安畫錦情·擢擢千里棹·眷眷九重城·齒旆輝登路·瓊章耀去程·子牟率望處·金闕玉為京·(謂效云)臣謂·材用無取·聲猷不揚·徒以遭遇盛明·忝冒榮寵·掌邦計·參國政·一紀于茲·贊皇儀·相盛則·百禮斯舉·位重逾量·恩深積疊·蓋早負官箴·久妨賢路·或驟擢物論·則大率聖知·優退是希·陳露未暇·去年秋九月甲辰·忽逢制命·遽登將壇·進崇秩於上公·建高牙於故里·君親奇遇·臣子殊榮·授命之初·便殿賜對·天語撫勞·容旨溫密·至感至戀·且拜且泣·十一日·復對於宣和門·賜御製入謝日七言四韻詩一首·十九日朝辭於長春殿·賜御製龍行五言十韻詩一首·皆伴和進·丹文綠字·親奉於紫清·雲笈芝函·頌流於銜泌·簪纓雙觀·油素騰芳·璧日九華·但回首以拭目·蕭絃六變·馨方與而悅心·期大播於玉音·敢盡刊於金字·蘇空奧壤·鍾阜名區·並謹歲時·永昭盛美·大宋天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二十六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蘇州諸軍事蘇州刺史充平江軍節度蘇州管内觀察處置陸堰橋道等使知昇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臣丁謂·

牧守

吳郡地重舊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當晉吳郡太守與會稽吳興三郡為真二千石嘗欲以黃門侍郎郗愔為吳郡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乃改臨海蘇峻平將以孔坦為吳郡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領之亦改吳興蕭子範為蔡令撰辭吳郡表略云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白樂天少時嘗言異日首獲蘇杭一郡足矣後三十七年始佩蘇印又謂豈始望及此吳郡太守為古今貴重於此可以槩見漢末

分吳會時。但稱會稽太守。後漢時。有吳郡太守。晉時有吳國。則曰吳國內史。或曰郡守。唐號蘇州刺史。或稱吳郡太守。或兼江東採訪使。或稱吳郡採訪使。今採摭諸史。及他記載中顯有名稱者。立收守條。本朝稱知蘇州。今稱知平江府。事具題名記。

前漢朱買臣。吳郡人。武帝時爲會稽太守。治吳。先是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開南徙五百里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列兵席卷。可破滅也。乃拜買臣會稽太守。帝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如何。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爲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會稽上計吏等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廢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後漢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有興名。

陳瑀。以安東將軍。行吳郡太守。受詔與孫策同討袁術。將併圖策。屯於海西。爲策所破。江表傳。

許貢。爲吳郡太守。時孫策方起。貢上表漢帝。謂策驍雄。類項籍。宜以貴寵召還。若實於外。必爲世患。策候吏得表。以示策。策遂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貢客擊傷策。策病創死。

盛憲器量雄偉。遷吳郡太守。以病去官。孫策定吳會。忌憲高名。孔融憂憲不免。與曹公書。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爲權所害。會稽典錄

值和。後漢爲吳郡太守。

吳太史亨。慈之子。歷尚書吳郡太守。吳書一名壽

謝勗。吳郡太守。與兄承並知名。

滕允。有節操。自丹陽徙吳郡太守。每聽訟。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對之流涕。

晉譙敬王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補吳國內史。

司馬允之。恬之子。爲吳國內史。拒庾楷。斬其將段方。爲桓元所害。

沈充。車騎將軍。吳國內史。見沈演之傳

傅咸。爲吳郡內史。吳郡顧榮與親。故書曰。傅長虞。勁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王恬。導之子。少好武。晚節更好士。起爲後將軍。轉吳國內史。

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爲吳國內史。召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辭不受。有清裁之稱。

王珣。洽之子。爲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

王劭。導之子。有風操。爲吳國內史。子默。亦繼父官。

王蒼。導之子。爲吳國內史。年饑。人多餓死。蒼以倉米作饘粥。以啗餓者。所濟活甚衆。召爲中領軍。復爲吳

國內史。

王謐，劭之子，少有美譽，自侍中拜吳國內史，未至郡，留爲中書令。

袁山松博學有文章，爲吳郡太守，時孫恩作亂，山松守滬濱城，城陷被害。

魏詠之好學不倦，桓元篡位，協贊義謀，義熙初，進征虜將軍，爲吳國內史。

顏含，有操行，以孝聞，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

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悉化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

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爲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奏賑貸未

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銀錢數百萬，不受一錢，百姓

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

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郗鑒，討賊帥劉微，加都督吳郡諸軍事。

刁彝，協之子，斬讎人黨，以祭父墓，由是知名，歷吳國內史。

殷祐，爲吳郡內史，上牋論願榮功高，贈典不稱，榮由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適，自尙書中護軍，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

劉牢之當孫恩之亂。吳國內史桓謙棄郡走。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恩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平之。

張茂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補吳國內史。沈充之亂。遇害。少嘗夢得大象。以問占夢。曰。君當得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獸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果如其言。

賀循字彥先。操尙高厲。童亂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不汙陳敏之亂。敏破。除吳國內史。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強宗輕之。乃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願。陸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罹罪者衆。陸托時爲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出世說。

願祕。吳國內史。唱義傳檄。以討李辰石冰之亂。

應詹。性質素宏雅。以學藝文章稱。由後軍將軍。出補吳國內史。

庾冰。亮之弟。以雅素垂風。自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蘇峻反。遣兵攻冰。冰不能禦。奔會稽。率衆進擊峻兵。乘勝赴京都。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庾羲。亮之子。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

庾希。冰之子。自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後死於桓溫之刑。

蔡謨。當蘇峻反時。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旣至。與張閭願衆願殿等。共起義兵。

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

桓檀，詳正有望，補吳國內史。

王愷，爲侍中，多所獻替，出爲吳國內史。

荀蕤，崧之子，有儀操風望，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荀羨，蕤之弟，資稟逸羣，清和有準，遷吳國內史。

王允之，舒之子，蘇峻之亂，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破賊韓晃於長塘，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

王侃，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譚，清正有檢操，始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徙會稽，未發，還復吳郡。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譚乃出倉米賑救，又修扈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子嘯，父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兄驥之子谷，亦位至吳國內史。

樂謨，廣之子，南渡江，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張敞，郡人，桓元篡位，敞爲尙書，以答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平，爲吳郡太守。事見南史。敞子邵，傳而子裕，傳乃云爲吳國內史。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云。

宋劉損，字子騫，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闔門，便入太伯廟，室宇頽毀，垣牆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尙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令修葺。

王琨，廉約忠實，立朝強正，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

袁珣，爲吳郡太守，諡曰貞，珣弟子粲，舊名愍孫，幼孤，好學有清才，隨珣在郡，擁弊裘讀書，足不踰戶，有欲與珣子顓婚，珣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

張永，廢帝時自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岱，永弟，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手敕加護軍，以家爲府，事具人物門。

張緒，元徽中，自侍中爲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懷，宋昇明中，以誅劉暹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齊明帝時復爲太守，以拒王敬則，懷事具人物門。

顧琛，吳人，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廢帝卽位，爲吳郡太守。

王曇首，大明中爲吳郡太守，又見顧琛傳。

顧凱之，吳人，爲吳郡太守，不低意於幸臣，蔡興宗嫌其風節過峻，事具人物門。

羊元保，歷吳郡太守，文帝以元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

柳世隆，字彥緒，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

王慈，字伯寶，少有內潤之稱，歷吳郡太守。



王誕字茂世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帝甚仗之復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江夷字茂遠宋初歷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歷任以和簡稱  
王思遠爲吳郡丞行郡事時稱得人詳見官吏門

褚淵字彥回宋明帝時歷侍中爲吳郡太守帝寢疾殆馳使召之託以後事受顧命輔幼主

褚澄字彥道彥回弟尚宋廬江公主歷官清顯尤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謂曰汝有重疾答曰病冷五年澄爲診脈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淪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裏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張充自尚書僕射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事具人物門

宗室安陸昭王綽字景業仕宋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官

宗室南康縣侯子恪字景沖有文學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大司馬王敬則反於會稽以奉子恪爲名子恪逃之梁大通二年復爲吳郡太守卒

江敷字叔文有風格不降意權倖歷吳郡太守

何叔度尚之之父義熙中爲吳郡太守太保王宏每稱其清身潔己

謝舉字言揚。與兄覽齊名。江淹目爲二龍。大同三年。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嘗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門進。致詩往復。爲武邱山賦。題于寺。

王規字威明。神峯標映。時稱俊人。爲吳郡太守。簡文帝爲作謝章曰。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俄召爲左戶尙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立碑。許之。

袁君正字世忠。美風儀。早得時譽。爲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所領赴援。君正當官有名稱。君子憲字德章。朝野嚴憚。詳練朝章。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

李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仕梁爲吳郡太守。

宗室南浦侯推字智進。清敏好屬文。歷吳郡太守。所臨必旱。吳人號旱母。然侯景之亂。握節死之。

宗室南海王大臨。大寶元年。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或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往。二年遇害。

# 吳郡志卷十一

## 牧守 題名

### 牧守

江革字休映。自都官尙書監吳郡。荒歲盜掠。公行郡。唯有公給仗具二十。人民旬懼。革至郡。又省游軍尉。百姓愈恐。革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袁昂天監十一年。以吳郡太守爲兼尙書。

梁王僧智。僧辯之弟。爲吳郡太守。陳霸先殺僧辯。僧智據城拒守。霸先遣將軍裴忌攻之。僧智奔吳興。裴忌旣逐王僧智。陳霸先以爲吳郡太守。

陳裴忌。字無畏。聰敏有識量。初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拒吳郡。帝命忌勒精兵。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

宗室晉安王伯恭。字肅之。爲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緝理。

沈君理。字仲倫。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宗室永陽王伯智。天嘉中爲吳郡太守。聞陸慶之名。欲見不可。往慶宗人陸榮宅。穿壁觀之。其好賢如此。

案南史儒林傳末附載陸慶事。但稱永陽王。無名。檢永陽王伯智傳。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疑卽其人。第傳不載其爲吳郡。蓋疏略矣。

宗室衡陽王伯信。守吳郡。舉孝廉。伯信本傳不著。

隋王甫績。字功明。陳平。爲蘇州刺史。高智惠等作亂。與績相持八旬。績擊破之。

劉權。字世略。開皇中爲蘇州刺史。時江南初平。物情尙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

唐馮袞。牧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輒縱飲博。因會賓寮。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鬪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閑人。唐郡守縱放如此。出齊情詩。

韋應物。貞元初爲蘇州刺史。工詩。世號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識者恨焉。詳見辨證門。并白居易吳郡詩石記。論韋事爲確。

于頔。字允文。德宗時爲蘇州刺史。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嘗爲觀察使所劾。

范傳正。字西老。爲蘇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在劉禹錫後。

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辟陸龜蒙以自佐。種木蘭於木蘭堂下。

崔璞。咸通中以司諫爲郡。有文采風流。與郡中秀才相從。有詩詞。卽命僚屬及名士庶和。其去郡。皮陸皆有和篇。有露濃春後澤。霜薄霽來威之句。蓋恩威兩全之政。松陵集。

白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史。病免。居易爲郡。時多燕遊。嘗攜蟬滿容點。

茶十妓夜遊西虎邱山。又賦紀遊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劉禹錫字夢得，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出爲蘇州刺史。

王□，張有德，楊志，梁知微，陰崇，劉微。江東探訪使。

趙居貞。比部郎中探訪使。段同泰，畢炕。兵部員外郎，江南探訪使。許韶伯。

右皆蘇州刺史。

狄兼謨，文宗時，自鄧州刺史，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

盧商，字爲臣，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無常額，人便之，歲貲反增，宰相上其勞。

進浙西觀察使，遂相。

陸亘，歷蘇州刺史，以善政稱，事具人物門。

盧簡求，景龍中爲蘇州刺史，事見觀音院記。

王仲舒，字宏中，自婺州刺史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每言

仲舒之文，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

王成，自信州刺史，有政績，詔書褒美，徙蘇州。

楊發，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以能政聞，餘見雜誌門。

崔稜，字德長，爲蘇州刺史，性介潔，矜己之清，視賊負者如仇，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

唐有李丹宗瓊李希言兼採訪使

裴澄蕭誼職方郎中江東採訪使

錢鏐字具美龍紀開平之間以兵平定蘇州景福元年以鏐爲蘇杭等州觀察使奏置州縣及割嘉興縣爲秀州

後梁曹圭少有膽氣事錢鏐梁開平中任蘇州刺史淮人圍之急正月望夜圭張宴族人師魯宅盛陳燈火令賊俘縱觀淮人讐焉卒於官子仲達爲吳越國相周顯德三年會王師攻江南命王從兄知中吳節度事文奉爲水陸應援諸軍都統使于本州以備徵發

唐成及字宏濟吳越錢氏始爲蘇州刺史乾寧中楊行密攻之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城應賊及被執行密閱其府庫惟圖書藥物心敬重之與歸淮南將以爲行軍司馬及辭曰及以百口託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以至於此豈可以本道符節易富貴於鄰境願以此身贖百口之命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持之厚爲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而泣終彰義軍節度使

孫承祐事錢氏本朝開寶八年改蘇州中吳軍爲平江軍以承祐爲節度使賞從征之勞也承祐仕錢氏時嘗應王師征李煜破毗陵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徙爲兗州泰寧軍節度使

吳越錢元璋字德輝鏐第四子儀狀瑰傑梁淳化三年以功遷蘇州刺史累授中吳建武軍節度蘇常潤三州團練使加檢校太師守太傅同平章事侍中中書舍人彭城郡王治蘇三十年儉約鎮靖郡政循理

弟元瓘襲位。元瓘觀之。宴宮中。元瓘起壽曰。先王之位。兄宜當之。俾小子至是。皆兄推戴之力。元瓘俯伏曰。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兄弟訖無間言。晉天福七年。詔封廣陵郡王。九國吳越備史。

錢文奉。元瓘之子。善騎射。能上馬運槊。涉獵經史。精音律圖緯。醫藥鞠弈之藝。皆冠絕一時。初以父蔭。爲蘇州都指揮使。遷節度副使。元瓘卒。代知蘇州中吳軍節度使。有鑒裁。禮下賢能。士負才藝者多依之。作南園東莊。爲吳中之勝。東莊一名東墅。多聚法書名畫寶玩雅器。號稱好事。又與賓僚共采史籍。著資談三十卷。行於世。嘗問命於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已八十一。至六十一歲。以開寶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九國吳越備史。

鞠真卿。所至有威名。知蘇州。政事無它施設。而人自憚之。庭訟寂然。每平明視事。自無來者。真卿卽歸休。客至多不及見。後自兗州貶南安軍。道過蘇郡。人相戒不敢過。其泊舟處。五日左右。不聞人聲。其見憚如此。林希逸此史。

章帖。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其子出入以皂絹爲繖。二人肩輿。本朝牧守題名。

### 題名

吳郡自古皆名人爲守。旣略編敘。見牧守門。本朝郡將。則題名石具焉。中更兵燹。石久不存。紹興十五年。

王喚始追輯。自至道年陳省華始。而石林先生葉夢得為之記。今錄葉記於注下。而列題名於後。平江吳故楚越。形勢風物。自為一都會。本朝命守。多一時聞人。今實文閣直學士王公顯道。由工部侍郎來鎮。適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臨治者。類急於招集流亡。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為。至顯道曰。天下今定矣。化行自內。始相與奉承。維持輔成。永世之業。實存於四方之政。於是官廩而廢職者。民姦而干令者。一董振之。凡閭里疾苦。朝聞夕行。異時調度不給。或不得已取於民。皆罷之。未幾咸信且畏。上下秩秩有序。蠹弊剗革。幽枉宣達。府庫有餘積。而斂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校。嚴舍館。以待賓旅之至。期年郡以無事。先是高祖太師景德中。嘗領是邦。至嘉祐中。伯祖侍郎復繼之。逮顯道。百餘年間。王氏之為平江者三。皆有績在人。士大夫以為美談。郡舊有太守題名記。先後迭代。序次惟謹。亡於煨燼。顯道訪之。久不得。乃更伐石。追修故事。以遺來者。而求文於余。以識其始。惟善惡之在天下。固不可欺也。未嘗無公論。然必待久而後能定。彼翁翁徇俗。掠取須臾之譽。與所設施。或未能窺其成。而妄意有不滿者。徐以占於後。則昭然如黑之與白。其誰敢誣。今郡為題名記。所在而有。豈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善者其傳猶未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各以效其材而成其志。則雖遐方幽遠之邦。可使如在。豈敢。而況其近者乎。乃為之書。且以塗之言得於顯道者載焉。紹興十五年十月望。設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記并書。

陳省華 朝散大夫、行在尚書吏部員外郎。

魏庠 諫議大夫。

裴莊 朝奉郎、守尚書度支郎中。  
以留題虎邱詩云咸平元年。(題名云熙寧誤。)

梅詢 朝散大夫、太常丞、直集賢院。(虎丘詩刻行尚書祠部員外郎。)

王贊 尚書司封員外郎。

曾致堯 尚書吏部員外郎。

秦義 崇儀使。

黃震 承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  
大中祥符五年。(題名無。今吳江縣學記錄入。)



陳靖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天禧元年四月。

康孝基朝奉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虎邱真堂讚。云天禧五年四月。

孫冕大中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直史館。天聖。

葉參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虎邱雲巖寺記。云天聖二年六月。題名云寶元誤。

范仲淹朝散大夫、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景祐。

蔣堂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景祐四年六月。

張億朝散大夫、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景祐。

富嚴左朝散大夫、守尚書刑部郎中試祕書監。康定。

邵飾尚書考功郎中。慶歷。

梅摯尚書戶部員外郎。慶歷。

趙槩尚書刑部郎中。

蔣堂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皇祐。

王琪尚書度支員外郎龍圖閣待制。皇祐二年。

呂居簡虎邱留題詩刻云。光祿卿。至和三年。

唐詢嘉祐。

王琪嘉祐 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

蔡抗嘉祐。

鞠真卿嘉祐。

陳經治平 朝奉郎守尚書祠部郎中。

滕甫治平 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

沈扶治平 尚書金部員外郎。

孫覺熙寧 右司諫。

張洸熙寧。

程師孟熙寧 正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

王誨熙寧 朝散大夫尚書司勳郎中。

唐詔熙寧。

韓朴熙寧九年 尚書度支郎中。

范諤元豐 左朝奉大夫。

韓鐸元豐 尚書度支郎中。

楊景略元豐。

晏知止朝請大夫尙書司封員外郎元豐。

劉淑朝請大夫元豐。

章帖朝議大夫元豐五年。

林希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元祐。

劉定朝散大夫元祐。

王覲承議郎直龍圖閣元祐。

黃履左朝請郎充天章閣待制元祐。

吳居厚左朝奉郎紹聖。

蔣之翰右朝散大夫紹聖。

賈青朝散大夫紹聖。

王子京承議郎充祕閣校理元符。

陳師錫承議郎充祕閣校理元符。

張公庠中散大夫元符。

豐稷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

吳伯舉朝奉郎直祕閣崇寧元年六月到。

宇文昌齡資文閣待制。崇寧元年十月到。十一月知越州。

林邵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崇寧。

董誥朝散大夫直祕閣。崇寧。

張恕朝散大夫。崇寧。

邵儼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崇寧。

蔡渭朝散大夫。崇寧。

郭茂恂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崇寧。

蹇序辰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崇寧五年正月到任。十二月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許光疑通直郎知蘄州。崇寧五年十二月到。

孫傑朝請郎直龍圖閣。大觀。

吳拭朝奉郎。大觀二年五月到。八月提舉杭州洞霄宮。

李孝壽朝請郎。大觀三年八月到。四年三月。降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六月。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王詔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

馬防中大夫復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

盛章朝請郎充顯謨閣待制。政和。

董正封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政和

盛章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政和

宋康年中奉大夫政和

莊徽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政和

應安道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政和

賈諲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宣和

樓异徽猷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宣和

胡直孺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宣和

李倫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宣和

王靚通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靖康

鄭滋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靖康元年十月到任建炎元年七月罷

趙妍中散大夫建炎

孫覲承議郎充徽猷閣待制建炎

湯東野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孫覲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建炎

李炳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建炎。

湯東野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胡松年起復朝請郎直龍圖閣。建炎四年九月到。紹興二年閏四月罷。

李彌大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紹興二年閏四月到任。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席益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年五月到。八月赴召。

李擢左朝請郎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十二月到。紹興三年三月。除工部侍郎。

宋伯友左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三年八月到。十一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孫佑右朝請郎直祕閣。紹興四年正月到。紹興五年二月罷。

趙子畫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七月赴召。

李光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紹興五年七月到。十一月赴召。

張守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到。紹興六年四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章誼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紹興六年八月到。紹興七年八月赴召。

梁汝嘉賀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七年九月到。紹興八年七月知台州。

向子誼徽猷閣直學士右朝請大夫。紹興八年八月到。十一月致仕。

歐陽懋右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九年正月到。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趙霈 敷獻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九年八月到。十年六月知秀州。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年六月到。十一年七月知明州。  
 張宗元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十一年八月到。十三年正月知靜江府。  
 周葵 左承議郎直祕閣。紹興十三年正月到。十四年正月罷。  
 王暎 寶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紹興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閏十一月。除寶文閣學士。十七年正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鄭滋 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紹興十七年三月到。紹興十八年五月知建康府。  
 俞俟 敷文閣直學士右中大夫。紹興十八年五月到。十九年三月知建康府。  
 王昫 右奉直大夫。紹興十九年三月到。十一月除直祕閣知建康府。  
 周三畏 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到。二十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徐琛 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年五月到。二十三年三月。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李朝正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到。二十四年十一月罷。  
 湯鵬舉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到。七月罷。  
 王會 敷文閣學士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八月到。十一月知建康府。  
 孟忠厚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信安郡王。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十一月知紹興府。  
 蔣璨 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到。二十八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十月提舉洪州玉隆觀。

陳正同 右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到。三十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朱翌 左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紹興三十年三月到任。九月除敷文閣待制。三十一年三月罷。

洪遵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到。三十二年五月除翰林學士。

沈介 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到。十月除敷文閣待制。十一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陳之茂 左朝散郎直祕閣。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到。隆興元年四月。除直顯謨閣知建康府。

張孝祥 左承議郎充集賢殿修撰。隆興元年五月到。二年二月赴召。

陳漢 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隆興二年三月到。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虞允文 顯謨閣學士左朝請大夫。隆興二年十月到。十一月赴召。

沈度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隆興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二年七月赴召。

沈介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乾道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召。

姚憲 右朝散郎直祕閣。乾道三年五月二十日到任。四年五月以捕盜有功特轉朝請郎。十二月磨勳轉朝奉大夫。三月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徐壽 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乾道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任。乾道六年四月十九日。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十六日到任。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魏杞 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到。乾道七年十二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向洵 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乾道八年正月到。六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邱審 左承議郎直祕閣。乾道八年七月到。八月磨勘。轉朝奉郎。乾道九年四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方滋 敷文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乾道九年五月到。七月除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馬希言 朝散大夫直敷文閣。乾道九年七月到。淳熙元年七月罷。

韓彥古 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淳熙元年七月到。當年九月二十六日。丁母蔭。國夫人周氏憂解官持服。

莫漳 承議郎直祕閣。淳熙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宮觀。

韓彥古 起復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二年正月到。六月除敷文閣待制。八月罷。

陳峴 朝散大夫直敷文閣。淳熙二年八月到。十一月轉朝請大夫。三年七月除直敷文閣。四年五月除祕閣修撰再任。五年二月賜紫章服并金帶。七月赴召。

單夔 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五年九月到。六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司馬偁 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六年四月到。當年八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王佐 朝請大夫充祕閣待制。淳熙六年十二月到。七年二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一月改知臨安府。

韓彥質 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七年十二月到。九年七月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耿秉 降授奉議郎直祕閣兩浙運判兼權。淳熙九年七月到。八月陞徽猷閣正除。十年正月復承議郎。十月除直龍圖閣知鎮江府。

謝師稷 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淳熙十年十月到。十一年十一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邱審 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到。明年帥越。

何萬 朝奉大夫。淳熙十三年正月到。六月除直龍圖閣知明州。

王希呂 龍圖閣學士中大夫。淳熙十三年八月到。十四年四月召。

趙彥操 朝議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十四年八月到。十六年二月除右文殿修撰。五月轉中奉大夫。八月再任。紹熙元年三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

袁說友 朝議大夫直祕閣。紹熙元年三月到。二年五月赴召。

沈揆 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到。四年二月除司農卿。

王尙之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紹熙四年三月到。當月致仕。

雷深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紹熙四年七月到。五年八月軍恩轉朝請大夫。九月改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

王漑 朝散大夫直祕閣。紹熙五年十一月到。慶元元年二月啓勸轉朝請大夫。二年二月除兩浙路轉運副使。

鄭若容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二年三月到。

虞儔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磨勸轉朝請大夫。十一月除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十二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府事。

劉誠之 朝奉大夫直祕閣。慶元四年六月到。八月磨勸轉朝散大夫。五年六月除直敷文閣知夔州。

趙不艱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五年六月到。六年七月除直煥章閣。嘉泰元年三月轉朝請大夫。四月除直顯謨閣再任。

張抑 敷文閣學士中大夫。嘉泰二年三月到。當月磨勸轉太中大夫。三年二月除資文閣學士宮觀。

張巖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嘉泰三年三月到。四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改差知揚州。

李大性 資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嘉泰四年七月到。開禧二年四月除煥章閣直學士改知福州。

張澤 朝請郎。開禧二年五月到。當年九月除龍圖閣待制。十月赴召。

沈作賓 中大夫龍圖閣待制。開禧二年十一月到。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二月磨勘。轉太中大夫。三年二月差兼督視行府參贊軍事。三月就改知鎮江府。

林采 通議大夫充寶謨閣待制。開禧二年四月到。五月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一月宮觀。

李大異 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嘉定元年四月到。六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八月除寶謨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二年十二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三年正月知建康府。

趙希懌 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嘉定三年四月到。四年八月除煥章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五年正月磨勘轉朝散郎。當年正月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

陳芾 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定五年二月準尚書劄子兼權。當年八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七年九月除度支郎官。

沈偉 奉直大夫祕閣修撰。嘉定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八年十一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年四月十三日除浙東提刑。

趙彥楫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年六月五日。到。十一年七月除寶謨閣待制致仕。

李大性 編明殿學士正奉大夫。嘉定十二年二月六日到。當年六月一日除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

蔡奎 朝散郎直敷文閣。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嘉定十四年六月準告昨任湖廣總領調遣軍馬五關兼應勸逐殘虜委有勞績特轉朝奉大夫。十五年該遇受寶轉朝散大夫過滿旬祠。至當年五月除主管亳州明道宮。

趙汝述 華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嘉定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當年十二月二十日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除散騎閣直學士特轉一官致仕。

沈偉 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六年七月二日到。十七年十一月十日準告以職事修舉除寶謨閣待制仍賜金帶。寶慶元年四月該登極恩轉通議大夫慶厔祠請。五月二日除煥章閣待制依所乞提舉安慶府真源萬壽宮。

王元春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寶慶元年六月十一日到。三年四月八日除大理卿。

章良朋 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七月初四日致仕。

林介 寶慶三年四月以提刑兼權。十二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權。紹定元年七月再兼權。十一月改除大理卿。

李壽朋 朝請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除依舊直寶謨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朱在 朝議大夫實讓閣待制。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除煥章閣待制知袁州。

吳淵 宣教郎直煥章閣。紹定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該遇慶典轉奉議郎。七月十六日改除浙西提刑。

鄒應博 朝奉大夫新除直祕閣。紹定四年九月十四日到任。六年十一月召赴行在。

楊煜 徽猷閣學士正奉大夫。紹定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端平元年三月丐祠。奉聖旨依所乞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趙立夫 中大夫新除祕閣修撰浙西提刑。端平三年三月兼知府事。當年八月二十六日依舊祕閣修撰除樞密副都承旨。

張嗣古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端平元年十月二日到任。三年正月令赴行在奏事。當年六月宮觀。

王遂 朝奉大夫新除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端平三年四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舊煥章閣待制改差知平江軍府事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七月初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除敷文閣待制差知慶元府公制置海使。

吳潛 朝請大夫新除工部侍郎。嘉熙元年八月十七日到任。九月二十五日准省劄都大提舉許浦。二年正月與宮觀。

史宅之 朝議大夫依舊徽猷閣待制改知平江府兼浙西提舉。嘉熙二年閏四月初三日陞寶文閣待制。二十四日到任。六月八日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十八日節制在府軍馬仍舊節制許浦水軍。三年正月一日召赴行在。

趙與憲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嘉熙三年四月十三日到任。五月初一日準樞密院劄子節制許浦水軍。淳祐元年二月準省劄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史宅之 煥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提領措置和糴。淳祐元年三月初九日到任。

陳垺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水軍提領措置浙西和糴。淳祐三年二月十九日到任。四年四月七日除太府卿。

魏峻 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八月以經筵徵章轉朝請大夫。五年四月御筆除實章閣待制賜帶。八月招權及數轉朝議大夫。十二月磨勸轉中奉大夫。六年

又以招權轉中大夫。三月十三日御筆除刑部侍郎。





# 吳郡志卷十二

官吏 祠廟

官吏

後漢彭修。會稽人。爲吳郡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徵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修排闥直入。拜於廷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開其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三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貸獄吏。意亦以是得名。

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結天下名士。興在錄中。英敗。明帝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考治。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勵勳。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

吳孟仁。字恭武。江夏人。爲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棄官。吳志

宋江徽爲吳令。元凶殺徐湛。以黨與併被害。王遵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爲吳令。

齊江介謚之子。建武中爲吳令。政深苛。人門榜鬻。爲謚首。介棄官去。

齊周洽。洲南人。歷吳令。廉約無私。卒無以殯斂。

齊傅翽。瑛子。爲官有能名。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問翽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凝滯。翽父珪爲縣。竝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父子相傳。斬以示人。

王思遠。立身簡潔。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

梁沈浚。字叔源。涉學有才幹。仕梁爲吳令。有能名。

陸蒙事梁爲吳令。節操甚高。

時湖州牧李起。及趙蒙。俱狀元人。

唐鄭渾之。咸通末爲蘇州督郵。談銖爲齷院官。鍾福爲院巡。

嵐齋錄

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唐孟庭份。郊之父。庭份爲崑山尉。生郊。以詩名世。或云份亦能詩。

武平一。元宗時。自考功員外郎。貶蘇州參軍。雖被謫而名不衰。

劉綺莊。爲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至今傳於世。

韋至誠。吳縣尉。

蕭存。字伯誠。穎士子。亮直有父風。能文辭。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主簿。



皮日休字襲美。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官纔一月。著書號鹿門子。

丁陳范謝皆錢元璩及子文奉爲中吳軍節度使時爲節度推官。四人俱以長者稱。丁名守節。晉公謂之祖。陳名贊明。屯田之奇之祖。范名夢齡。文正公仲淹之曾祖。謝名崇禮。太子賓客濤之父。

邊做。雍熙初爲崑山令。因舊址新作夫子廟。自是縣學始興。繼以王禹偁爲作記。記具縣學條。

王禹偁。太平興國九年。以大理評事。知長洲縣。雍熙四年。召赴闕。入朝爲名臣。今虎邱寺有元之祠堂。刊東坡讚於其上。

張文定公安道。景祐中爲崑山令。時吳越歸國未久。前此豪民。占田無限。歲遠多訟。有數十年不決者。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率百纒一二。乃悉收其羨田。以賦貧民。訟亦息。時蔣希魯侍郎守郡。得公所著藁。藁論上之。遂舉賢良方正科。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姪。嘉祐中爲崑山令。剏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于郡。得膏腴田數百萬頃。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輸於縣。鳩作塘餘材爲倉廩以儲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爲立生祠。作思韓記。鑿石祠下。

章岷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有文聲。范文正公有和章從事鬪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賈公望字表之。嘗爲郡通判。時朱勳父子鼎盛。奔競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倏忽向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勳之子賜金帶。公望

亦衣三品服。偶以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望所佩魚。睨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銜之。竟擠之罷去。

寇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己舉。嘗為吳縣主簿。賦詩為左丞葉夢得所喜。詳見雜志門。

祠廟

至德廟。即秦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建於閭門外。辨疑志載。吳閭門外有秦伯廟。廟東又有一宅。

祀秦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王始徙之城中。纂異記又云。吳秦伯廟在閭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

兩讓君。蓋併祠仲雍舊矣。今廟在閭門內。東行半里餘。門有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記云。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十有四。皆古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有所焉。其施於民又厚。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道。不獨牲牢酒醴而已。千里之邦。必有祠所。社稷則有壇。先哲則有廟。後世於廟。尤極其尊嚴。崇像設。殿侍衛。見之者凜如也。水潦必祈。早暵必祈。皆長吏之常事。應而有報。亦事之常。儒入其門。涉其堂。神所馮依。曾不足以障風雨。區區博魯。何施之厚。而報之薄歟。吳門巨藩。神祠之載祀典者十數。而秦伯廟為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辟建於閭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朝元祐間。太守黃履。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覺輩。數公淫濼有所。靡不濟答。列其事於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元祀。守臣吳伯舉。請疏王爵。有詔封至德侯。建炎極攘。鞠為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靈。今天子拔沈公於尚書郎。以直視閭。是府。至則訪及民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為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人事神。罔不祗順。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於穡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飭躬齋戒。走祠下而祈焉。神顯鑿之。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曷足以報萬分一。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甚厚。而廟貌不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祥慶弗下。願采材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日協辰。得夏五月庚戌吉。乃致昭告。乃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業之助。瓌材堅壁。櫛比墉崇。宏舊基。植高棟。抗修梁。藩垣浚庀。盡革而一新之。觀而之容。若欣欣然有喜色。民無老穉。相扶攜以觀厥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而報神施矣。風霽雨休。禾則大熟。秋九月甲子落成。幾就養府下。目視祈應為不誣。公屬幾紀其實。既牢辭弗獲命。若虛公之辱。是終無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於是乎書。左通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曾幾記。皮日休。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誰敢教他莽草紛。陸龜蒙。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溼中堂。邇來

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張詠〕至德本無名。宜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暮江橫。〔蔣堂〕泰伯何爲者。不以身爲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句吳濱。隱德照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讓人。〔雙頤〕正作迎享送神辭三章云。翼翼兮新宮。闕櫺兮枌桂。祥氣縹緲兮高城下隊。君視八紘兮。昔何殊於棄履。今復何有兮。一席之地。惠我吳人兮。曷日以弭。吁嗟君來兮。我心則喜。君來不來兮。我忘食事。〔迎神〕登歌兮堂上。屢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酌。溪毛陸離兮篋筐。尊帥芳鮮兮亦有肥羜。君不來兮使我心苦。〔享神〕車兮載旂。舟兮揚颺。鼓咽咽兮君當還。君肯來兮尙盤桓。我心戰兢兮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驚煩。福我吳人兮無疾與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言。〔送神〕

吳王夫差廟。今村落間有之。舊廟無攷。鑑誠錄云。世傳此廟。拆姑蘇臺木。剏成。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時人謂之題破此廟。〔陳羽〕姑蘇臺。時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幡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張詠〕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家有容冶。何須亡國殫西施。

伍員廟。在胥口胥山之上。蓋自員死後。吳人卽立此廟。乾道間。復修之。規模猶陋。盤門裏又有員廟。卽雙廟是也。〔梁簡文帝〕立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腹入楚兵。九功推妙算。千載籍餘聲。洪濤編鼓怒。靈廟尙凄清。行潦承椒奠。宮懸雜鳳笙。無勞晉后壁。詎用楚臣纓。密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愆寒野鶴入。衣帳積蒼生。惟有二春鳥。傲趨時逢迎。〔張詠〕晉也應無德。至哉忠孝門。生能同楚怨。死可報吳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祇慙魂。〔楊備〕出境輒屍報父讐。吳兵勇銳越兵憂。忠魂怨氣江雲在。日見墟香煙上浮。

南雙廟。在盤門裏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員也。右福順王隋陳杲仁也。杲仁又稱武烈帝。或云五代初常潤尙屬淮南。杲仁廟在常潤間。錢氏得常潤。遂移廟於蘇。按吳志。孫權旣稱尊號。諡曰武烈皇帝。帝號與杲仁同。況堅慕吳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去盤門密邇。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靖國中。太守吳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爲作記。并書題。〔記曰〕今天子卽位元年。愛重黎庶。慎簡牧守。詔以左斥。驟訟疎簡。民用康堵。公曰噫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善經也。今俗且治矣。其隸境內神祠廢壞者。以公幣所餘畢修之。使安定休正。無有崇厲。爲吾民憂。吏自城西南隅。有舊廟二。荒陲當完。按圖經。暨州縣版祝所稱。一

為永昌武大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而邦人由闔閭市井及學士大夫。自昔相傳。皆以為伍子胥廟。歲時祭享甚盛。雜然同辭。莫可奪也。或言故隋將陳果仁。嘗以陰兵助錢氏伐淮寇有功。錢氏崇報之。請於梁朝。封福順王。又使諸郡皆為建廟。則福順之號。為果仁無疑。至永昌之稱。杏邈不可稽考。不知為何時人。今邦人獨以子胥之故。願眾私出力以卒贊繕。協謀齊慮。鳩工類材。填郭溢郭。奔走相屬。惟恐其後。故月不更朔。而廟已告新。今或稱號仍舊。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而失邦人所以完廟本意。敢以為請。公曰然。昔吳湖海建國。恃水作險。內虞汎溢。外闕守禦。豈匪無壘。而魚鼈之與居。穰自子胥。相土味水。築置城郭。實倉庫。治兵庫。闢門二八。以象風卦。始能啓塞有時。疏導無壅。除昏墊蕩析之虞。而存抱關擊柝之警。更祀幾百。歷載踰千。其城城門號。至今因之而不變。是子胥嘗能安吾民也。不顧小義。卒雪大恥。而存抱關擊柝之警。更祀幾百。歷載踰千。其城城門號。至今因之而不變。是子胥嘗能安吾民也。不足以為教人之為孝。由後足以教人之為忠。忠孝之跡。昭著前史。殊尤卓絕。覽暴耳目。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及其久也。宜宵化焉。故後漢太守樂豹。按行屬城。問風俗所尚。其功曹唐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倘非漸漬餘風。被服成俗。豈能臻此哉。是子胥嘗能教吾民也。既能安之。又能教之。由父傳子。由子傳孫。綿綿聯聯。以至今日。厥德茂矣。宜當血食此地。而廟貌不立於城闕。乃至斯民憑假官祠。以崇敬奉。此殆嗜昔守職者之闕。吾敢不勉。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福順雖有功異代。事跡僅存。民弗敬慕。蓋託子胥。獲享不替。而武氏名字功德。闕然埋滅。無所考證。使子胥不忘斯民。實鑿臨之。則武亦安敢正守而變也。禮固有以義起者。吾將請於天子。冀正英烈之號。以嘉廟額。而用丕承民志。殆或可乎。武林元時敏曰。好惡靡常。莫能自克。惟民為然。古之君子。因民所好之善而導之。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好惡得正。而其治成矣。鄭人欲祀伯有。子產從而封焉。鄭人欲祭河伯。西門豹從而禁焉。二子豈異意哉。願民好惡有當否也。今吾民願祀子胥甚勤。是知有功之不可忘。而忠孝之可勸也。因而導之。使成於善。此所謂不嚴而治者。願豈俗吏之所能為耶。今公一舉廢事。而順於民。安於神。又足為天下之勸。三善備矣。不可不書也。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春申君廟在子城內西南隅。即城隍神廟也。〔新廟記云〕輜軒在郡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款自淮服中。兢其志。常誠飲冰。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慙忿。望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麒麟伏礎。攬轡以馳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社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父寧。日月其餘。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閑。別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遊。城不復隍。樹先禁伐。春申君登木小而摧。乃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為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為四公子。招賓族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幾兮李匡。託其女弟。既歆然而有姪。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為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毋望之禍。遺興。舍人其亡。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鄢郢。假君恆守吳宮。鳥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沒其軸。繫父子之沉埋。夷盡其家。賊圍之故。一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為痛心。今邦

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眷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李園死士。庚方受戮。僕夫閑賤。辰位呈形。大雪久冤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程程。展哀榮也。儀衛蕭蕭。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蔥而悉新。槐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創議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叔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亨之落之。人有良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顯。兵曹蘇相。為判官。安喜尉李崗。為支使。同部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落瓌材。三人各有我師。四杜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土楊彥瑛。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降神欣欣。成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闕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

郁史君廟在太湖衝山中。

聖姑廟在洞庭晉王彪二女相繼卒。民以為靈而祀之。紀聞云。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吳志姑姓李氏。有道德。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顏貌如生。儼然側臥。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一日沐浴。為除爪甲。傅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疑志云。唐大歷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昇姑寺。有昇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絕。人有欲觀者。其巫祕密不可。云開即有風雨之變。村閭敬事。無敢竊窺者。巫又云。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懼程法。率奴客啓棺觀之。唯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二說今皆無考。姑存舊傳云。〔皮日休〕洛神有靈逸。古廟臨空渚。暴雨駭丹青。荒蘿攙梁柱。野風旋偶。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俄然響環佩。倏爾鳴機杼。樂至有聞時。香來無定處。目瞭如有待。魂斷空無語。雲雨竟不生。留情在何處。〔陸龜蒙〕渺渺洞庭水。盈盈芳嶼神。因知古佳麗。不獨湘夫人。流蘇蕩道吹。斜嶺生輕塵。對綵歌霞碎。吳粉盤露勻。可憐飛燕姿。合是乘鸞寶。坐想雨煙夕。兼之花草春。空登油壁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攜紫綵巾。殷勤撥香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楫。不翅星河津。

靈祐廟。即慧感顯祐善利夫人廟。在能仁寺內。夫人陸氏。梁衛尉卿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為寺。夫人就居。

之是為重元寺。寺祀夫人為伽藍神。號聖姑。元符元年郡大旱。通判祝安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

慧感夫人。郡人奔湊致禱。相與社而稷之。闔境祠廟。莫能尙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中。

〔碑陰記〕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吳中大旱。徧禱羣祀。略無應者。是歲高田不獲。人多渴死。負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售水自資。涉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益不通。百貨湧貴。城中溝澮埋淤。發為疫氣。通判軍州事朝請郎祝公。適

領郡事。選用故事。早暮分禱于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此乃梁簡帝廟。陸僧瓌捨其第為之。昔歲廣德重元寺。陸

卿有女子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祠于寺之東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重元寺之神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姑。今里中事之甚敬。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齋于廳事。舉家沐浴

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至祠下。再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疹。相乘而作。農事失時。歲且大饑。雖某有罪。獲戾不逃。然將為國家之憂。神其哀之。能即致雨。尙可救也。屏息聽命。寺僧獻光曰。神告即雨。衆甚不

然。憮然而退。熱于齋堂。左右告曰。天油然作雲矣。未及命駕。注雨應至。老幼驩呼於道。至有不忍以簪笠自庇者。即日盈尺。闔境告足。自爾有請必應。如取所寄。邦人無復水旱之憂。歲大有年。乃具事白于外臺使者以聞。詔書褒美。特封慧感夫人。秩視公侯。列于典祠。按陸氏得姓於齊宣王之少子。至漢有字伯元者。仕為吳令。遷豫章都尉。既卒。

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家焉。伯元生襄賁令盱。盱生本州從事鴻。鴻生渤海太守建。建生本州從事暉。暉生御史中丞京兆尹璜。璜生宏農都尉文。文生親。親生穎川太守尙書令閔。閔生桓。桓生揚州別駕續。續生襄。襄生

吳城門校尉紆。紆生九江都尉太學博士駿。駿生選。選生尙書瑁。瑁生頴。頴生海隅令灑。灑生漢公。漢公生列。列生本郡從事元之。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英生晉侍中太尉與平廉伯玩。玩生五兵尙書侍中始。始生祕書監侍中萬

載。萬載生宋東陽太守子真。子真生齊南兗州刺史惠曉。惠曉生梁太常卿倕。倕生衛尉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絕。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興平康伯至祕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內侍。嘉祥積慶。挺生夫人。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

清淨海。其歿也通于神明。有感斯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既以詔書刻于石。將求老於文學之士為之記。以傳不朽。搢紳耆老。且請據其槩於碑陰。乃為之敘云。戊嘗聞朝請公。元祐間以奉議郎知棗城。雨暴潦沱河。水溢漂泛。林

木室廬。蔽川而下。水及城門維縲。凜然將決。老弱皇恐奔潰。急調夫督水工。雨且不止。人無所施其力。公迺朝服涉

澗。立于隄上。鞠躬申禱。水溢歸壑。相去數尺。吏民教止。公堅立不動。以笏叩頭。願以身任責。於是雨小止。水波稍回。河流遂復。其所漬陷之地。明日復為平陸如故。使者方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已。北方之人。至今能道其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是可書也。故附于左。元符三年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十日甲辰布衣林茂記。

天王堂在子城西北隅。雖一小廟。蓋古屋也。建炎狄難。盈城宮室悉為煨燼。惟郡南覺報小寺。以旁會營

幕所寓。不及燬。而此堂歸然獨存。郡人至今敬之。

# 吳郡志卷十三

## 祠廟下

包山廟在吳縣西南一百里。

上山卜將軍廟在崑山縣頃於山下菜園朱四家得斷碑云唐卜府君墓府君諱真碑字雖漫漶多闕文尙可辨然無將軍之號。

三高祠在吳江縣垂虹橋南卽王氏麗庵之雪灘也昔堂在垂虹南圮極偏仄乾道三年縣令趙伯虞徙之雪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龜蒙也此祠人境俱勝名開天下〔祝益三高記〕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矣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遇之其殆危乎皆者越相范君既苦身勤力與勾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吳霸越用復會稽之恥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盤道返幽適齊謝王去之乘輕舟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而大夫種沈吟不時決卒用誅死厥後七百有餘歲晉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方時齊王專朝怙己畧君東曹掾君知其不終難與獨處慨千里之羈宦臨秋風而長懷託興滋醜促駕吉歸無何固敗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陸魯望當咸通乾符世寇亂方殷隱身自放扁舟蓬席倚然笠澤甫里間時號江湖散人辟署無所從徵命無所答優游自終竟全亂世如三先生可謂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殊默語不同然其去自全咸遠其高微均也吳江邑地瀕帶具區舊有長橋橫絕江湖之間脩檻浮梁植立千柱電埏淵淡婉如長虹巨浸浮空滄泅星日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帆島樹滅沒煙際東西行者以爲三吳遊觀之偉好事者又寫鷗夷子皮之像配以江東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尙凜然湖山可想開而見歲庚申秋七月初吉括蒼祝益與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望遠舉觴釀江慷慨言曰去危卽安夫八而顧之然皆反焉者何哉知幾者鮮也難並世同交如大夫種功非不多也願常侍材非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校也或死憂而野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屢勉畏去奈何乎識之卑也知幾遠矣惟鷗夷子道大功宏百世師仰而張陸二子寔然山澤之隱俛而配之幾不倫矣豈不曰巫隱亟去身名俱全以是爲同曰三高云者豈異稱哉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耽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之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媿乎後



將有悔乎。其無悔乎。始橋之置。於慶歷歲中。建炎初載。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今吳郡楊君同。與今御史單父祝君師龍為邑尉。蓋因其廢址。實創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謹記。〔范成大三高祠記〕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范氏。是為騶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張氏。是為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而助夷子皮。又嘗一川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隱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喻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奉蒸嘗。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邱云爾。邑大夫趙伯慶。以故祠偏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與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愧矣。至於衰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濱桂之賦。猶招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潤濁。得全於天者。嘗以倚楹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飄煙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證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遊。衆芳媚兮高邱。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橫兮浪波白。蕩擻空明兮南北一色。鏡萬里兮鯨魚龍。列星刻刻兮其下孤蓬。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橫。仙之人兮海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脩脩鱸兮雪霏。登菽蓐兮芼之。水仙續兮背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類倒景兮揮碧寒。娛燕息兮江之阜。紫蘋堂兮庶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睇兮類烟雨。菊蕊兮杞棘。歲晚晚兮何以續君食。備五鼎兮臛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湖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溟兮鄰曲。山川良是兮邱壠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既望。掛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慶請遂以為記。〔程俱三高堂詩序〕盡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冒坎塹而不吝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身。則出處之意。得託孤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執位無加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聲可指撻。與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函籍。右刃掠其吭。雖冥慙不為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位。死不反顧。為天下僂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思。是又出冥慙者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可以訓。元符二年。吳江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祠堂。令。僚佐拜而奠之。某謂。奔競久矣。冀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無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邪。今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風行。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李華騶夷子皮贊〕龍蟠幽谷。非時則伏。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退若雲歸。冥冥其幾。赫赫其歸。于粵霸興。強吳蕩夷。功成不居。先生傳之。〔蘇軾書三賢遺詩〕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道姑蘇有樂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右范蠡〕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顧知幾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右陸龜蒙〕



煥靈廟在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所建龍堂也。本朝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龍堂記〕禮，山林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若然者，龍亦能為風雨，見怪物，則其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又宜。夫常然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于民有在其地者，苟祀之至，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為令之初年，夏且旱，祭其神于破山之上。果雨以應。君曰：受其賜，徒祭以報，不可也。於是命工以土木肖其象，為室以蒞之，著之於典，用潔其祀。於是風雨時，怪物止，水旱不為厲，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等者，春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為其祠已，乞文其事。日休嘉其為志在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前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試秘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  
〔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政和二年，漕塞以常熟龍祠祈禱感應之實聞于朝。越明年，制曰：宜賜煥靈廟為額。邑人以爵祗奉休命，宜于祠下，而邑之士女雲集，將退，咸告丞魯魯曰：侯之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今堂宇將畢，而論諸適班，盡記之以侈其事。惟侯之祠，舊在破山與福之澗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武之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為民師帥，太平興國中，蔣侯文澤，來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歲矣。時積潦泛漲，躬禱於侯，不移晷，雲斂而霽，歲則大獲，乃迎侯與聖母之像，歸于頂山壽聖院之西偏。是日白龍示見，盤旋冢上，彩雲之瑞，焜耀山間。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邑人乃相與作廟于山腰龍池之上。侯之先壘在焉，經歷若是之久，始克成茲。豈偶然哉。佳城背山，方沼環壘，峰樹呈秀，回抱如翼。長江浩蕩，沃野曼衍，左則福嶺環巖，右則虎邱昆玉，遙岑寸碧，列岫橫翠，雲煙之祥，疑在仙島，氣象之偉，實冠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而陰陽家流，咸謂勝地。今新廟奕奕，實下瞰焉。庸詎知其非侯之意哉。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侯之告下。十二月朔，廟前後殿成。若門墻廊廡，蓋將有待於來者焉。政和五年十一月日文林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魯魯撰。

東嶽在常熟縣福山鎮。〔重修嶽廟記〕維我宋真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于天。大修封禪，禮泰山之神，顯冊褒嘉，道塗為勞，往奉祠事，往往規模仿嶽，立為別廟多矣。然未有盛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於至和之中，垂六十年。樓殿門廊，井甃從舍，巍然而輪奐。江淮閩粵，水浮陸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歲時來享之誠。上祝天子萬壽，且以祈豐年，以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于道。不知幾千萬人，不及之乎太山。則之福山焉。福山臨江海上，巋焉蒼鬱，岡嶺環回，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漚乘潮水至，乃嶽神像也。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山初號覆釜，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廟據其上。遂為遠邇祈禱之地。豈偶然哉。政和七年八月乙亥，鄉貢進士崑山魏邦哲記。

陽山靈濟廟在澄照寺傍。白龍母廟也。無碑碣可考。有僧祖照者，以父老相傳述其事於壁云：東晉隆安中，山下居民繆氏家有女及笄，出行風雨暴至，天地陡暗，避於今所謂龍塘之側。俄有一白衣老人，語女

曰。氏族爲誰。居何所。女答姓繆。指山之西曰。我家舍于陽山三峯之下。家有父母。老人曰。天色如此。吾無所歸。欲假館待旦而前可乎。女曰。當告父母。老人強之再三。遂首肯。語竟。遽失老人所在。女歸有姓。父母惡之。遂出丐食鄰里。明年三月十八日。至今所謂龍塚之上。產一肉塊。居民怪之。驚棄水中。倏焉塊破。化而爲龍。天矯母前。若有所告。其母驚絕于地。卽有風雨雷電。飛沙折木。咫尺不辨人物之異。旣開霽。但見白龍昇騰而去。衆乃厚葬其母。自後累降巫語。始祠之於山巔。而雨暘失候。祈禱必應。太平興國間。建廟於山南曹巷。熙寧九年。遷于澄照寺之東隅。建炎間。主僧覺明復一新之。相傳龍子分職瀟湘。每歲是日。必歸山間。風雨凄冷。人以爲龍子誕日云。過是山中。方有春意。其去也。或變怪之狀。見於雲間。紹興十九年六月某日。絳雲變隗。起于是山。俄頃。盲風驟雨大作。龍自郡城過。捲去女牆數百丈。居人余氏家小亭。吸入雲中。及有負販者。被吸復墮。而無傷焉。又云。昔有白鬚老人。至鎮江。江步買船。自云從長沙來。與船人錢十千。先付五千。餘錢約至蘇州陽山看親處還。登舟卽令篙工悉睡。日暮抵許市。上岸去。蓋已三百六十里矣。舟人至山下尋覓。值風雨大作。避於廟中。於像前得錢五千。方悟神龍之歸。乃以錢設僧供。辭謝而去。比歲。祈龍母屢應。大吏以聞。紹興二十九年四月。詔賜靈濟廟爲額。乾道四年。告下。封顯應夫人。靈濟廟在府東南。舊五龍堂也。淳熙十年秋。大旱。郡守耿秉。卽設廳作祈雨道場。設行雨龍王位於東西序。有蜥蜴見於香案果飭之上。蜿蜒不去。終日雲合。乘以杯琖祈之。若有靈異。已而大雨三日。具以事聞。詔賜靈濟廟爲額。

甫里廟。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鄉人祠陸龜蒙於此。至今不廢。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相傳。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割河。河水湧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爲立祠。舊列牛女二像。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禱祈有應。歲七夕。鄉人醱集廟下。占事無毫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案荆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爲黃姑。然古樂府有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則指牽牛爲黃姑。李後主詩。乃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又以織女爲黃姑。事久愈訛矣。



# 吳郡志卷十四

## 園亭

晉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疆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陸羽詩云：辟疆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為任晦園亭。今任園亦不可考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當在松江之傍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為涇縣尉，歸吳作圃，為時所稱。皮日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物。陸龜蒙詩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不知佳景在。盡付任君宅。蓋任晦得顧辟疆舊園以為宅也。（皮日休任晦園亭）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冥合。一宅閉林泉，終身

遠鷺雜，嘗聞佐浩穰，散性多佩儲。上五盃反下音沓，不著事貌。次爾解其綬，遺之如棄級。歸來鄉黨內，却與親朋洽。開溪未讓丁，列第方稱甲。入門約百步，古木聲囊囊。廣檻小山欹，斜廊怪石夾。白蓮倚欄楯，翠鳥綠窠押。地勢似五瀛，巖形若三峽。猿眠但臆胸，兔食時嗟嗟。撥荇下文竿，結藤繫桂鐵。門留醫樹客，壁倚栽花鋸。度歲止初衣，經旬唯白帟。多君方閉戶，顧我能倒屣。請照在茅棟，留坐於石榻。魂從清景逼，衣任煙霞裏。階墀龜任上，枕席隴方邪。沼似頗黎鏡，當中見魚眨。杯杓悉杉癩，盤筵盡荷葉。閑樹不置弱，閑弈無爭劫。閑日不整冠，閑風無用箑。以斯為思慮，吾道寧復爾。妾衣競權線，鼓吹爭綵輪。欲者解擠排，詎者能詰議。權豪暫翻覆，刑禍相填壓。此時一圭竇，不肯縛閑幽。有第可棲息，有書可漁獵。吾欲與任君，終身以斯匿。陸龜蒙）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前聞宮脩竹，後說紛怪石。風煙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清景在，盡付任君宅。却是五湖光，偷來傍廢

障。出門向城路。車馬聲。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岑寂。鐘磬繞曲岸。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當絕壁。池容澹而古。樹意蒼然僻。魚鷺尾半紅。鳥下衣全碧。斜來島嶼隱。恍若瀟湘隔。雨靜掛殘絲。煙消有餘脈。榻來佳公子。擲落名利役。雖將祿代耕。頗愛巾隨策。秋籠支遁鶴。夜榻戴顓客。說史足為師。譚禪差作伯。君多鹿門思。到此情便適。偶蔭桂壙帷。縱吟苦可席。願余真任誕。雅遂中心獲。但喜醉還醒。豈知元尚白。甘閑在雞口。不貴封龍額。即此自怡神。何勞謝公屐。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爲錢氏時廣陵王元璩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佑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滌水慶歷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爲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滄浪亭

記。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族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溽熱。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異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園。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槩。遺意尙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酒然忘歸。憐而惜之。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智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舜欽滄浪詩〕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修竹慰愁顏。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滄浪觀魚〕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滄浪靜吟〕獨遠虛亭步石江。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窓。一子逢時猶死餓。三閩遣逐便沈江。我今飽食高眠外。唯恨澄醪不滿缸。〔滄浪懷友〕滄浪獨步亦無餘。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鷺淡。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君又暫來還徑往。醉吟誰復伴衰翁。〔獨步〕花枝低歛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時宜。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

春風知。〔又初晴遊〕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澹弄微晴。簾虛日滿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歐陽脩〕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景。老研亂發爭春妍。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徑入蒙密。紛見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無憐。鷗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擱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胡宿〕寫逐本無罪。羈窮向此忘。野煙含恨望。落日滿滄浪。亂草荒來綠。幽蘭死亦香。楚魂招不得。秋色似瀟湘。〔胡理〕昔聞滄浪亭。未濯滄浪水。先賢眇遺跡。壯觀一何侈。飛橋跨木末。巨浸折胡壘。糟牀行萬穽。綠綺周數里。廢興固在天。庶用觀物理。緬懷嘉祐世。周道平如砥。相君賢相君。子美東南美。如何一網盡。禍豈在故紙。青緗變白黑。作俑茲焉始。所存醉翁文。垂耀信百世。無忘角弓詠。嘉樹猶仰止。同來二三子。感歎咸坐起。漂窵繼新汲。毀譽均一洗。忽逢醒狂翁。一別垂二紀。簡哉老益壯。論事方切齒。我欲裂絳幘。推着明光裏。安得上天風。吹落君王耳。〔梅堯臣寄題滄浪亭〕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蟹時可緝。春藥老白松。夏鼎烹紫尊。黃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巾巾。憂患兩都忘。還往誰與頰。昨得除陽書。語彼事頗真。灑子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太伯。結客非春申。草與吳俗尚。吳俗多文身。蚊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爲道。不計賤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劉敞觀滄浪亭石感而有作〕蘇君在朝人不知。蘇君既沒人悲之。流風遺書見稱道。高文大句爭提撕。壁間草棘亦不置。剝苔堆立無棄遺。乃知死不與人共利害。而後不爲時所疑。滄浪亭空卉木老。古石蒼蒼顏色好。無歷猶能千里來。致身忽在都門道。帝都王侯好事多。相看自悔取不早。君不見吳興長史春。纈衫。閉門抱根長枯槁。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爲長洲令。常攜客醉飲。有詩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鏡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後。乞與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之。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歸。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似吟詩。禹偁詩石尙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歲久摧圯。至元豐中。猶有流杯四照百花樂堂。惹雲風月等處。每春縱士女游觀。兵火之後。皆不復有。今園屬張循王家。〔羅隱南園〕搏擊路終迷。南山且瀆哇。敢

園早莖青。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窻飛野馬。閉籬養酸雞。水石心逾遠。雲香分已  
 噴。病憐王猛春。愚笑阮豎泥。澤國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持攜。〔蘇舜欽〕四施豈下見名園。百草  
 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為言。〔梅堯〕長洲茂苑足珍材。剩買前山活翠棧。客土不殊承帝力。幾多臣  
 節共安來。長洲茂苑占幽奇。巖樹珍壘入翠微。園李露濃三色秀。徑桃烟暖一香飛。月臨夕樹烏頻遠。風揭珠簾燕未歸。  
 弭蓋暫歡成結戀。斜陽憑檻獨依依。〔胡宿與周元明遊南園〕一邇芳菲欲滿林。回塘過雨曉來深。紅粧珠翠交花影。白馬  
 春衫度柳陰。向老道學多強意。隨時風物但驚心。眼前百事輸年少。猶解因君放浪吟。〔周元明〕燬爛花時錦繡張。無端  
 下馬繫垂楊。山亭水閣笙歌地。合與行人作醉鄉。〔程俱〕王子池臺迹已荒。年來華構壓高岡。長林不礙  
 千山月。老幹猶含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記南塘。蝸廬却喜通幽徑。岸嶺時來一嘯長。

東莊九國志。謂與南園皆廣陵王元璋帥吳時其子文奉為衙內指揮使時所創營之三十年間極園池

之賞奇卉異木及其身見皆成合抱又累土為山亦成巖谷晚年經度不已每燕集其間任客所適文奉  
 跨白驃披鶴氅緩步花逕或汎舟池中容與往來聞客笑語就之而飲蓋好事如此九國志。吳

鱸鄉亭在吳江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為令乃作亭江上  
 以鱸鄉名之陳瓊瑩中主縣簿嘗賦詩〔陳瓊鱸鄉亭〕中郎壘樹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葦葉鱸魚好時節。秋風  
 閣倚畫欄傍。斜日舊煙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拖塵網去。釣舟

如歸亭在吳江張先子野徹而新之蔡襄君謨題壁云蘇州吳江之瀕有亭曰如歸者隘壤不可居康定  
 元年知縣事祕書丞張先始為大之云

七檜堂在天慶觀之東葉參少卿嘗守吳既謝事因居焉作此堂以佚老見其子清臣至大官餘見人物  
 條〔范仲淹詩〕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  
 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綠水後池春。樽酒呼前輩。爐香扣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小隱堂秀野亭在城北蔣堂嘗有過葉道卿侍讀小園詩云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葉綠蓀媚滄浪卞山居



士道卿自無歸意。却借吳儂作醉鄉。蘇人多游此

隱圃在靈芝坊。樞密直學士蔣堂之居。堂兩守吳。謝事因家焉。自號遂翁。圃中有磨房。水月菴。煙蘿亭。風

篁。亭香嚴。峯古井。貪山等。堂嘗自賦隱圃十二詠。結菴池上。名水月。宅南小溪上。結宇十餘柱。名溪館。又

築南湖臺於水中。皆有詩。(隱圃)雅得菴地。清宜隱者心。綠葵才有甲。青桂漸成陰。獨曳山屐往。無勞俗駕尋。湖魚樂且靜。庭鷓毒而閑。粗有淮安趣。誰同賦小山。野意本自遠。茲溪稱獨醒。雲蘿環靜室。水石照疎櫺。殺竹編

書古。紐蘭作佩馨。王通昔不偶。時亦坐汾亭。(南湖臺)危壑竹樹間。湖水伴身閑。清淺採香徑。方圓明月灣。放魚隨

物性。載石作家山。自喜歸休早。全勝賀老還。(賀老歸隱湖已八十六矣。)嶼樹水中。夾。茲為隱逸鄉。小園香寂

寂。一江曉泱泱。煙草碧瀾岸。霜桃紅壓牆。(新植桃一百本。)鷗夷儒居此。未必入滄浪。水次揭危亭。煙隄四面平。我適延宿駕。種柳待啼鸞。雪鬢清洗漲。鳳來夜艇橫。輕肥莫臨暨。吾老懶逢迎。

中隱堂在大酒巷。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不如作中隱。

隱在留司間。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

歸者。吳人謂之三老。

樂圃朱長文伯原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圃中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楹。此地錢氏時號金谷。朱父

光祿始得之。伯原營以為圃。名德所寓。邦人珍之。因號其巷曰樂圃坊。朱自有記。(樂圃記)大丈夫用於世。則堯吾君。虞吾民。其膏

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鑿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於世。則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幽

澗。肩綺季。追嚴鄭。躡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錢氏時。廣陵王元璩者。實守姑蘇。好

治林園。其諸徇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為壑為沼。今城中遺址。頗有好者。吾圃亦其一也。錢氏去國。圃為民居。好

更數姓矣。慶歷中。余家祖母吳夫人。始構得之。先大父與叔父。或游焉。或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

厥後稍廣西墻。以益其地。凡廣輪逾三十畝。予嘗請營之。以為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築外垣。墾覆之瓦。方

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既孤而歸。於是遂卜居焉。月茲歲增。今更數載。雖敝屋無華。荒庭不斲。而景趣質野。若在巖谷。此可尚也。園中有堂三楹。堂家有廡。所以宅親黨也。堂之南又為堂三楹。命之曰遂經。所以講論六藝也。遂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容歲儲也。有鷄室。所以畜鷄也。有蒙齋。所以教童蒙也。遂經之西北隅。有高岡。命之曰見山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詠齋。此予嘗拊琴賦詩於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跨流為門。水出門繁紆曲引。至于岡側。東為谿。薄于巽隅。池中有亭曰墨池。余嘗集百氏妙迹。於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谿。其清可以灌筆。谿傍有釣渚。其靜可以垂綸也。釣渚與遂經堂相直焉。有三橋度谿。而南出者謂之招隱。絕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幽輿。循岡北走度水。至于西園者。謂之西園。西園有草堂。草堂之後有華殿。草堂西南有土而高者。謂之西邱。其木則松檜梧柏黃楊冬青椅桐檉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飄颻。高或參雲。大或合抱。或直如繩。或曲如接。或蔓如附。或偃如傲。或參如鼎足。或並如斂股。或圓如蓋。或深如幄。或如蛻虬臥。或如驚蛇走。名不可以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踐雪霜之所摧壓。組霍之所擊撼。槎牙摧折。而氣象未衰。其花卉則春繁秋孤。冬暍夏倩。珍藤幽藹。高下相映。蘭菊猗猗。棠葭蒼蒼。碧蘚覆岸。慈筠列砌。藥錄所收。雅記所名。得之不為不多。桑柘可蠶。麻紵可織。時果分映。嘉蔬滿畦。標梅沈李。剝瓜斷壺。以娛賓友。以約親屬。此其所有也。予於此園。朝則誦撰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泛覽擊史。歷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逍遙。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阜。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羣動。無一物非空者。安用拘於此以自贊耶。異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累道。將扁舟桴海。浮游山岳。莫知其所終極。雖然。此園者。吾先光祿之所遠。吾致力於此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吾衆弟。若子若孫。尚克守之。毋頽爾居。毋伐爾林。學於斯。食於斯。是亦足以為樂矣。予豈能獨樂哉。昔戴顓寓居。魯望歸隱。遺迹迄今猶存。千載之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園也。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紅梅閣在小市橋。天聖中。殿中丞吳感所居。吳有姬曰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傳於一時。蔣堂亦有吳殿丞新葺兩圃詩。有深鑲煙光在樓閣。旋移春色入門牆之句。吳死。閣為林少卿家所得。

三瑞堂在閭門之西。楓橋孝子姚淳所居。家世業儒。以孝稱。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嘗為賦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為獻。公不受。以書抵虎邱。通長老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蘇軾詩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

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鱓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五柳堂。胡稷言所居。在臨頓里。陸龜蒙之舊址也。

如村。胡嶧所居。嶧父稷言作五柳堂。至嶧。又取老杜宅舍如荒村之句。名其居曰如村。

范家園。在雍熙寺後。范周無外所居。

逸野堂。在崑山。老儒王僖所居。僖累試不利。以讀書自娛。教其姪孫葆為名儒。至今此堂為邑人所稱。

醉眠亭。在松江。李無晦所居。李本湖人。徙居松江。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治園亭。號醉眠。

漫莊。在毗村。處士顧禧所居。禧棄官高隱。讀書以老。鄉人貴重之。後其居有名。〔章憲〕何許明人眼。松間見古堂。泉聲到斐几。山影覆繩

林。愛酒陶元亮。聽蛙孔德璋。紛紛戰蠻觸。邱壑信難忘。

蝸廬。在城北中書舍人程俱致道所居。俱政和間自監舒州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於吳。葺小屋號

蝸廬。中有常寂光室。勝義齋。嘗賦遷居蝸廬詩。及蝸廬後隙地。種植竹菊。鳳仙雞冠紅莧芭蕉水青等七

詠。〔遷居蝸廬〕有舍僅容膝。有門不容車。囊中執非寄。是豈真吾廬。不作大耳兒。閉關種園蔬。茅簷接環堵。無地可灌

視蠻觸戰。兼忘糟粕書。聊呼赤松子。伴我龜腸虛。〔又葺蝸廬吳下〕四海無廬者。比翁。故營松竹盛空。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鷲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

復軒。在吳縣之黃村。處士章憲自作記。謂葺先人之廬。治東廡之軒。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名之曰復。以警

其學。其後圃又有清曠堂。詠歸清閣。遐觀三亭。以慕古尚賢。各有詩。〔復軒記〕歌云。洞視兮八荒。了無物兮往

吾常。復乎復乎。吾所寓兮。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清曠堂〕吾慕仲公理。卜居樂清曠。茲焉憇吾頤。名堂以自況。我無適俗韻。且乏食肉相。何許寄吾生。棲遲窮窮巷。境幽有經行。心遠無得喪。從容大化中。信是幾皇上帝。〔詠歸亭〕

吾慕曾夫子。舍瑟言所志。所志則非邦。獨契聖者意。暮春春服成。從我才一二。風乎林岫間。所樂有餘味。迨矣千載上。神交得冥契。當知結綉非。不易窮聞是。〔清閣〕吾慕韓昌黎。文章妙百世。體物語尤工。賦竹誇清閣。唯我獨好之。

則亦有深意。虛中可受道。貫時無險易。復若魏文貞。直節而嫺媚。伊余清園中。賞玩有遺味。〔遐觀亭〕吾慕陶靖節。巖約而牛寬。涉園自成趣。矯首復遐觀。我亦散遊目。俛仰天地間。雲煙自舒卷。湖嶺相回環。永與形役謝。豈有俗慮千。想像斜川遊。千載乃相關。

麗菴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居。園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遊之。皆為題詩。圃中有與閑平遠種德及山堂四堂。煙雨觀橫秋閣。凌風臺鬱峨城。釣雪灘琉璃沼。麗翁澗竹廳龜巢雲關。嶺林楓林等處。而浮天閣為第一。總謂之麗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為

大治令。歸休老焉。題詩甚多。不可悉錄。錄其尤著于此。俾其家世保焉。〔徐作開菴〕聚其幽人室。邱園隱者居。賦。優懸植樹香。桑麻連畛秀。網罟入溪漁。〔豪興義〕一鳥風煙水四圍。軒亭窈窕更幽奇。眼中泉石論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飭馬危隕前日路。寒松偃蹇舊斗枝。自嗟老去殊癡絕。一月春愁廢作詩。〔呂本中〕伊洛富山水。家有五畝園。花竹遠瀟瀟。不讓桃花源。清時足真賞。戶門開層軒。一朝胡塵暗。故家希復存。莽蒼走萬里。始及吳市門。庵廡隸形勝。冰壺貯乾坤。亭榭着仍穩。不見斧鑿痕。主人更超邁。雲夢八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語清而溫。坐令車馬客。稍識山林尊。十年老朝市。漸見兩目昏。求田與問舍。姑直不復論。但願從我公。不使世語渾。〔蘇庠〕王郎體甚豪。詩話。煙花繞舍江繞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林茶竈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願有今天隨。東鄰蟹舍肯着我。請辦衰笠懸牛衣。〔浮天閣〕麗菴主人天興閣。回欄飛閣臨滄海。晴波渺渺雁行落。坐見萬頃穿雲還。百年有底付鳥翼。未暇着脚驚鸞

間。徑須呼酒澆殘毒。莫道映色羅煙疊。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碎晚風。詩就雲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秋落空江動碧虛。黃蘆洲渚鷗飛初。我來欲訪鴟夷子。為掛西風十幅蒲。〔平遠堂〕柳外西風六幅蒲。野翁睡鴨對春鉏。如何喚得王摩詰。畫作江南煙雨圖。寒蘆漸漸催秋晚。浦雨冥冥憶去年。它日未埋黃土陌。為君重寫補亡篇。〔草堂〕

笛臥松江明月。莫披笠澤歸雲。若道青鸞快活。王侯何事如君。〔王銍〕全家高隱白雲關。事不繁勞夢亦閒。欸乃交撐漁市散。隱江城郭是人間。〔向子諲〕仙翁五十鬢猶青。高臥柴門畫亦局。茅舍已忘鍾鼎夢。蒲輪休過薛蘿亭。陰森門巷先生柳。寂寞江天處士星。晚歲田家農事了。閑抄密戚相牛經。〔沈與求〕地控三州界。池開十丈蓮。吳麻無杜曲。松菊有斜川。別浦歸帆遠。他山晚照妍。江湖春水闊。幽興白鷗前。〔程子山〕待月凝雲閣。垂竿釣雪灘。虛憇搖冷翠。傑閣聳高寒。籠養千齡鶴。爐燒九轉丹。不須論許事。心目自清安。壁上煙蘿子。窓前鴻素書。短籬開窈窕。嫩竹轉扶疎。春

世事霜前葉。聲名澗底樗。柴桑陶靖節。日暮荷歸鋤。〔何俛〕多羨王居士。心閑事幽。山從天末見。江近枕邊流。春園千葩秀。霜林百果收。更能窮物理。濼上看魚游。地占松江勝。為園不種瓜。幽深清磬響。高下石欄斜。花密蜂隨蝶。林深雀啣蛇。勝如摩詰畫。不是李憐家。柳外長虹臥。江邊小市圓。水搖千嶂影。葱納五湖天。隔岸誰家園。開

闌。林深雀啣蛇。勝如摩詰畫。不是李憐家。柳外長虹臥。江邊小市圓。水搖千嶂影。葱納五湖天。隔岸誰家園。開

闌。林深雀啣蛇。勝如摩詰畫。不是李憐家。柳外長虹臥。江邊小市圓。水搖千嶂影。葱納五湖天。隔岸誰家園。開

飢何處船。非關盜樹好。此地最堪憐。霜落川原淡。風高木葉丹。雲垂千頃白。月墮一江寒。禮佛因成塔。焚香旋築壇。竹聲過小院。雜珮響珊珊。沙暖鷺驚困。江寒鷺翠愁。紅蓮秋的歷。短檝晚夷猶。處世長無累。端居百不憂。時時明月下。橫笛倒騎牛。（僧道事）竹裏蓬茅掩練輝。主人詩復帶寬圍。種成首習先生飯。製就芙蓉隱者衣。柳絮春江魚婢至。荻花秋浦鷺奴歸。小溪短艇能容我。先向溪隈築釣磯。（南谿北繞清漪。舍後舍前圍短籬。九九算來成底夢。休休歸去復何疑。添丁見客走除酒。阿買能書供賦詩。邱壑政非公子事。綺紈當預少年知。李綱正和祝益韻。勞車發危坂。勸艘失飛湍。酒酒能擲子。疾走殊未闌。鶴仙擲名宦。結廬松江干。笑拍浮風浮。瞬視草鷺薄。圖川不愧。岸谷寧先盤。門豈俗駕拒。室無哀箏彈。按行松菊間。澹然有餘歡。蓮巢衆香聚。淨天百愛寬。秋光傲州渚。暮翠驚峰巒。我來挾良朋。道故盟未寒。練顏仰孤標。耐久同蒼官。終當役薪水。刀圭却衰殘。（陳棧）季鷹雅志本江湖。胡爲入洛誠計疎。一杯寒癸入歸夢。歲晚僅飽松江鱸。何如王郎十畝宅。一生江頭枕江碧。四風落日弄煙波。却笑陶朱計然策。我來訪君春已深。江花江柳翻綠陰。相攜三徑拾瑤草。爲問客來何苦心。固知此事君計得。我被微官苦相逼。勸君謹勿語彈冠。便恐紛紛北山傲。（沈）清江鏡檻白鷗飛。坐看潮痕上釣磯。松菊未荒元亮徑。芰荷先製屈平衣。窓前楓葉曉初落。亭下鱸魚秋正肥。安得從君理蓑笠。檣歌相趁入煙霏。

樂菴在崑山縣東六里圓明村。侍御史李衡彥平歸老所居。衡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志氣卓犖。不羣學問。通性理。登第後。治縣有聲。召對。累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典大藩。俄引年而歸。作此菴。以經史圖畫自娛。歲餘落致仕。以待御史同知貢舉。復告老。年幾八十。起居不衰。時過諸子於邑中。已復還菴。清脩絕俗。給事惟一蒼頭。俄旬餘不食。謝去醫藥。手書數十紙。徧別親舊。勅其子不得隨俗作佛事。書訖掩戶。蕭然而化。其家刻其遺書。總一大軸。士大夫宗敬之。

范文正公義宅在雍熙寺後。（錢公輔譚范文正公義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緜。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以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喪者九十口。歲入槩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重。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唯以施賚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弊車羸馬。是隱君之賜。

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賜而賜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世之人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與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閭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義宅記〕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汝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贖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役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家。為居宇。為場圃。傲直無幾。甚失初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寓城中。及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瘠志而致。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副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傲直。約期而遺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八十丈。首捐私幣。緣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論為記始末。論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遠。則閭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懇籍。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別蓋省費。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遠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更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眾。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暖者幾人。若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所自來。甚者反為避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關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 吳郡志卷十五

山

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

靈巖山卽古石鼓山又名硯石山董監吳地記案郡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山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鼓鳴卽兵起亦名硯石山又有琴臺在其上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劉逵注吳都賦引楊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爲娃故三都賦云幸於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又云硯石山有石城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南湖湖中有蕀充貢按此卽今靈巖山以上皆董監所記今按吳越春秋吳地記等書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烟三里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宮琴臺響屨廊山上有西施洞硯池翫月池山頂之池有葵蕪夏能去熱秋則去寒吳中每年暴乾供進其池至旱不竭葵蕪今不復採琴臺下有大偃松身臥於地兩頭崛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吳人以爲奇賞比年雷震一枝已瘁山下平瞰太湖及洞庭兩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亦宇內絕景山前十里有採香徑斜橫如臥箭云梁天監中始置秀峯寺今爲顯親崇報禪院餘在寺門。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最爲崑崙高聳一峯端正特立續圖經以爲吳鎮不誣也山皆奇



石卓筆峯為最。山半白雲泉，亦為吳中第一水。比年有寺僧師壽，搜探巖巒，別立數亭，皆奇峭。又於白雲之上，石壁中得一泉如線，尤清冽云。〔蘇舜欽〕吳會括衆山，戰戰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為之主，傑然鎮西南，人肅立欲言語，捫蘿緣險磴，爛漫松石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翠壁舉，石竇迸玉泉，泠泠四時雨，源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早年或播醜，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澄澈，未為應龍取，子方乘塵中，巖壑素自許，盤桓擇勝處，至此快心骨，養內聊自清，終特甘於虎，〔范師道〕萬物天地間，或有奇勝迹，見賞能幾人，不止今與昔，吳門多好山，天平為峻極，且暮常白雲，表裏皆珍石，烟嵐十里光，松桂四時色，我因一縱遊，煩襟為開釋，感古懷君子，翻然長太息，樂天賞雲泉，詩章何歷歷，垂今數百年，繼者漠然寂，間遇希文來，雙旌守鄉國，行春三讓原，吟哦盡所得，子美天與才，尋幽多採摭，賦百五十言，平地黃金擲，三賢固有名，山亦資輝赫，比去還幾年，不逢好事客，〔楊備〕久厭城居適野情，搘筇踞屐傍山行，人間多少險，鐵路，縱是天平還不平。

香山，胥口相直。吳王種香於此山，遣美人採香焉。旁有山溪，名採香逕，事具古蹟門。

胥山，在太湖之口。吳王殺子胥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山，詳具辨證門。

穹窿山，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於此，神仙傳亦松子秦穆公魚吏也。食桂實石脂絕穀，後去

吳山升仙去。吳都賦云：赤松蟬蛻而附麗此，有寺名福臻。〔楊備〕穹窿山，吳郡名山第一山，翠微心在碧霄間，林泉灑洒烟嵐秀，直擬結廬終老閑。

華山，在吳縣西六十三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華山，可以度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生千葉蓮華，

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蔽日。輿地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鳴，乃有孫恩之亂。比年有土

人張氏買此山以葬，開鑿巖石甚奇勝。山半有大壑，曰天池，最佳處也。〔華山精舍記〕巖屏晚樹噪寒鴉，嵐翠樓臺釋子家，池面鏡光功德水，金

波影裏石蓮花。

洞庭包山，即洞庭山也。傳記所載多與洞庭相雜。吳地記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



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嶽，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青童乘獨鸞飛輪之車，尙傳至此，其跡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金，金化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吳王闔閭作水精宮於此，尤極水府之珍怪。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淮南子云：斷修蛇於洞庭。左傳云：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今太湖東別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又云：包山上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侯景亂後，乃有虎蛇。五符云：林屋山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天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於此。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入山，所得是也。真誥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圍百里。又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中有包山，洞庭地下潛通琅邪東武山，山穴道一名椒山。哀公九年，越敗吳，夫差于夫椒，卽此是。又名洞庭山。吳大帝時，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顛，左右多有道人馬跡。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元纁，告治水法，在此山北，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藏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問孔子云：王居殿，赤烏銜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元中記又曰：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室，戰國策曰：越王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吳郡西北有地名干隧是也。句曲山聞有靈府，洞庭四開，古人謂爲天壇之靈區。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牕，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丈人所入，得靈寶符處也。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中有白芝，亦名林屋山，今洞庭山在

太湖湖中有東西二山。西山最廣。林屋洞及諸故物。悉在焉。東山有柳毅井。為故跡。房瑄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物互見太湖門。〔皮日休雨中遊包山精舍〕松門亘五里。彩翠高下綯。幽人履。荷笠低遮面。濕屢粘烟霧。穿衣落霜霰。笑次度蒼壑。困中遇靈蹤。老僧三四人。梵字十數卷。地稀無夏屋。境僻乏朝膳。散髮抵泉流。支頤數雲片。坐石忽忘起。捫蘿不知倦。異蛙時似錦。幽禽或如鈿。築笏還夏刃。棋欄自招扇。俗態既斗戲。野情空眷戀。道人摘芝菌。為余備午饌。渴興石榴羹。飢饜胡麻飯。如何事於役。茲遊急于傳。却將塵土衣。一任濕絲綬。〔陸龜蒙〕包山信神仙。主者上真職。及樓鐘梵侶。又是清涼域。乃知煙霞地。絕俗無不得。廣開一逕分。柏擁深殿黑。僧閉若圖畫。像古非彫刻。海客施明珠。湘蕤料〔平聲〕淨食。有魚皆玉尾。有鳥盡金臆。手攜鞞鐸徒。〔唐言楊枝〕若在中印國。千峯殘雨過。萬籟清且極。此時空寂心。可以遺智識。知君戰求勝。尚倚功名力。却下聽經石。〔生公有聽經石〕孤帆有行色。

林屋館即洞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陳沈炯林屋館銘〕夫元之又元。處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記。至若崑山平圃。銀榜相暉。蓬閣仙宮。金臺崛起。南瞰青臺。傍連飛閣。桂柱瓊軒。□□雲瑞。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元根。祈年立泰。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巖峩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皮日休林屋山〕頭戴華陽帽。手拄大夏筇。清晨陪道侶。來上縹緲峯。帶露嗅藥蔓。和雲尋鹿蹤。時驚迴眺鼠。飛上千丈松。翠碧內有室。叩之虛磬鳴。〔上月冬反。下音隆〕古穴下微海。視之寒洞濛。遇款有佳思。綠危無倦容。須臾到絕頂。似鳥穿樊籠。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風。衆岫點巨浸。四方接圓穹。似將青螺鬢。撒在明月中。片白作感分。孤嵐為吳宮。一陣靉靄氣。隱隱生湖東。激雷與波起。狂電將日紅。野鷲雨點大。金睛轟下空。暴光陷雲閃。鬚鬣巨天龍。連拳百丈尾。下拔湖之洪。捧為一雲山。欲與昭回通。移時却攬下。細碎衡與崧。神物諒不測。絕景尤難窮。杖策下反照。漸聞仙觀鐘。煙波噴肌骨。雲壑闌心胸。竟死愛未足。當生且歡逢。不然把天爵。自拜太湖公。〔陸龜蒙〕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標渺稱。乃在虛無裏。清晨躋磴道。便是屏顏始。據石即更歌。過泉還徒倚。花奇忽如蕩。樹曲渾成几。樂靜煙靄知。忘機猿狖喜。類攀峻過斗。未遑平如砥。舉首闌青冥。迴眸聊下睇。高帆大於鳥。廣壘〔徒且〕樓類蟻。就此微茫中。爭先未嘗已。葛洪話剛氣。去地四十里。苟能乘之遊。止若道路耳。吾將自峯頂。便可朝帝辰。盡欲活羣生。不唯私一己。超騎明月幹。復弄華星藥。却下蓬萊嶺。重窺清淺水。身為大塊客。自號天隨子。他日向華陽。敲雲問姓氏。〔皮日休桃花塢〕黃緣度南嶺。盡日穿林樾。窮深到茲塢。逸興轉超忽。塢名雖然在。不見桃花發。恐是武陵溪。自閉仙日月。倚峯小精舍。當嶺殘耕堡。將洞任迴環。把雲恣披拂。閑禽啼叫窶。險狖眠硯硯。微風吹重嵐。碧埃輕勃勃。清陰滅鷓睡。秀色治人渴。敲竹鬪鐺樾。弄泉爭咽噓。空齋蒸柏葉。野飯調石髮。空羨塢中人。終身無履屨。〔陸龜蒙〕行行問絕境。貴與名相親。空經桃花塢。不見秦時人。願此為東風。吹起枝上春。願此作流水。

潛浮藥中塵。願此爲好鳥。得棲花際鄰。願此作幽蝶。得隨花下賓。朝爲照花日。暮作涵花津。試爲探花士。出作偷桃臣。桃源不我棄。庶可全天眞。〔張祐洞庭南館詩〕一逕逗霜林。朱欄遠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樹白看烟起。沙紅見日沈。還因此悲屈。惆悵又行吟。〔白居易早發洞庭〕閩門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聲拽管絃長。漸看梅樹紅生日。遙見包山白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惟消一曲慢霓裳。〔又洞庭小湖〕湖山上頭別有湖。菱荷香氣占仙都。夜台星斗分乾象。曉映雷雲作畫圖。風動綠蘋天上浪。鳥棲寒照月中烏。若非神物多靈迹。爭得長年冬不枯。〔方干早發洞庭〕長天接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鉤。孤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却憶鷓鴣子。當時此泛舟。〔皮日休入林屋洞〕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塘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爲玉京。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願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其門樓兩丈。初若盤薄。洞氣黑映。苔髮紅攀。試足值坎宮。低頭避崢嶸。攀緣不知倦。怪異焉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橫。忽焉白蠅。來撲松炬明。人語散瀕洞。石響高玲瓏。脚底龍蛇氣。頭上波浪聲。有時若服匿。僞仄如見。俄爾造平淡。豁然逢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情。雲漿湛不動。涵露涵而馨。漱之恐滅算。勺之必延齡。愁爲三官責。不敢攜一瓢。昔云夏后氏。於此藏眞經。刻之以紫琳。祕之以丹瓊。期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焉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匱一以出。左神俄不局。禹書既云得。吳國由是傾。蘇繆機半尺。中有怪物腥。欲去既嘆惜。將迴又伶俜。却違舊時道。半日出杳冥。履泥〔去聲〕惹石髓。衣濕沾雲英。元錄之仙骨。青文無籍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怪造物者。遺我騎文星。〔陸龜蒙〕知名十小天。林屋當第九。〔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其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未行于世。〕題之以左神。理之以天后。〔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眞君之便闕。〕魁堆僻邪輩。左右專備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好奇士。復曠忘情友。致余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劇苦井。傍坎機藥臼。石角忽支頤。藤根時束肘。初爲大幽怖。漸見微明誘。吃若造靈封。森如逢仙殿。管閒白芝秀。狀與琪花偶。又坐紫泉光。甘如酌天酒。〔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何人能挹嚮。餌以代粢糗。却笑探五符。徒勞步雙斗。眞君不可見。焚盥空遲久。眷戀玉碣文。行行但迴首。〔王禹偁洞庭山〕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眞賞。白雲應得知。〔李綱大遊洞庭山〕昔自樂天爲姑蘇太守。遊洞庭山。題詩翠峰寺。有笙歌畫舟之句。紹興壬子。彌大守平江。閱月而罷。片帆來遊。首訪翠峰。追懷古昔。擬樂天體。聊繼其韻。時異事別。各遂所適之樂爾。詩云。山浮翠玉碧空沈。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刹樓臺噓海壘。洞天日月浴丹金。秋林結綠留連賞。春塢藏紅次第吟。擬泛一舟追范蠡。從來世味不關心。

**崙裏旁蘆山下有良田二十頃。**〔皮日休崙裏〕崙裏何幽奇。膏腴二十頃。風吹稻花香。直過蘆山頂。青苗細似臥。停綠或培者。峭然八十老。生計於此永。苦力供征賦。怡顏過朝曉。洞庭取異事。包山極幽景。念爾飽得知。亦是遺民幸。〔陸龜蒙〕山橫路若絕。轉嶺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溝塍隨微溜。桑柘含疎烟。處處倚巖箔。家家下漁筍。駭犢臥新菰。野禽爭折蓬。試招搔首翁。共語殘陽邊。今來九州內。未得皆恬然。賊陣始吉語。狂波又凶年。晉翁欲何道。守此常安眠。笑我掉頭去。蘆中聞刺船。余知隱地術。可以齊眞仙。終當從之遊。庶復全於天。

石板在石公山前。〔皮日休〕翠石數百步。如板漂不流。空疑水妃意。浮出青玉洲。中若鑿龍劍。外唯疊蛇矛。狂波忽頭。又恐霄景闊。虛皇拜仙侯。欲建九錫碑。立當十二樓。瓊文忽然下。石板誰能留。此事少知者。唯恐波上鷗。〔陸龜蒙〕一片似山屏。何事墮洞門。屹然空閣中。萬古波濤痕。我意上帝命。持來壓泉源。恐為庚辰官。因怪力所欺。又疑廣袤次。零亂旋騰奔。不然遭霹靂。強半沈無垠。如何造化手。便截秋雲根。往事不足問。奇蹤安可論。吾今樹煩暑。搜覽常昏昏。欲從石公乞。〔石板在石公山前。〕整理平如瑤。前後植佳楸。東西置琴棋。盡攜天壤徒。浩唱發皇言。

龜頭山一名龜山在洞庭西山之東麓有石闕出如龜首相傳以名一山皆青石温潤光瑩扣之琅琅有

金玉聲浙西碑石與壓砌綠池皆取此石而出不知其數山如剝皮矣舊有神女祠。〔章燾物龜頭山神女歌〕龜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

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蛾眉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魎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垂顏猶矚睇。陰沈靈氣靜凝美。的皪龍綉雜瓊珮。山精水魅不敢親。昏明變像如有入。蒼蘭瑤茅積煙霧。碧葱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奕椒醕。巫女南音歌楚些。碧水冥冥空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蠟蕩漾凌清波。孤峰絕島歸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瓊枝殊異色。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烟消不可期。明堂翡翠無人得。精靈悲感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吳宮空白首。

禹期山在太湖中舊說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於此

思夫山在太湖中舊說秦有逸人居此採藥不回妻念之而死後人哀之以名山

踞湖山即橫山也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太湖若箕踞之勢然錢氏有國日造寺於山下曰薦福寺

至今里人不以踞湖名山或以寺名名之山有五大塢圖經又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

推官馬雲三遊此山求其林澗之美峯壑之秀雲景之麗泉石之怪因其物象各以美名名五塢踞湖即

總五塢之衆名為六題焉。〔踞湖山〕山臨太湖上。寺隱青蘿間。五塢洞壑遠。衆峰屏障環。浪風面光彩。驚波背瀾

〔芳桂塢〕森森芳桂樹。團團削青玉。春花飛澗戶。秋實墜巖曲。霜條封翠紫。風葉擣香綠。下有幽棲人。結芳避世俗。學仙讀丹經。好道採藥錄。植根滋翠峰。不使樵斧觸。〔塢仇道所居也。〕〔飛泉塢〕高崖落飛泉。深潭味冷冽。雲津留玉

乳·石髓澄金屑·滌滌危燈響·滴滴蒼蘚缺·瀾沫灑明珠·滿洞融寒雪·岩夫就漱飲·姬子臨澆潔·不獨愈痼疾·自可清內熱·〔脩竹塢〕 樓臺偏岩川·幽谷氣象鮮·風玉自宮徵·秋籟成管絃·夕靄起碧霧·晨曦生綠煙·花繁紫鳳飽·質勁蒼虬攀·藤蘿交密蔭·仰不見雲天·欲訪桃源路·塢塢疑相連·〔丹霞塢〕 東澗岩谷秀·粲然金碧麗·亘野丹氣明·向曙霏烟霽·瓊瀉紅玉泉·林紅赤鳳髻·日出諸峰上·月皎半天際·幽谷紆絳綉·層崖榮錦纈·羨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白雲塢〕 君尋白雲塢·最近林間西·永日抱幽石·因風度清溪·炎隨夏景變·涼高秋氣凄·素鶴生鸞嶠·練光帶虹霓·瀾澤施天下·還返故山棲·深惟賢士志·出處可與齊·〔訪歸湖山人仇君隱居〕 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滿川紅·茶甌香沸松林火·藥杵聲清石澗風·玉帛未聞招處士·神仙今喜識蓬翁·夕陽半局殘碁在·醉倚岩邊紫桂叢·

秦餘杭山即陽山也。越入吳。夫差晝夜馳走。達於秦餘杭。飢得生稻而食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倥偬耶。呼公孫聖。三呼三應。夫差大懼。有頃。越兵大至。遂擒之。

吳山。吳王日食於此。即此山。

東獄。西獄。二山在太湖中。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楊備〕 雷建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鬚鬢都盡棘地·岩扉應是古園扉·

栗山。一名新石頭山。上有飛泉石松。有吳先主刻題處。石杵西有金。古於山探金。劉道真記云。縣西有名

山。絕頂之上有石甌。一人搖輒動。與千人不異。〔吳地記〕

會骸山。相傳帶海有此山。傳有金牛。昔有兄弟三人。共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會骸爲名。〔吳郡緣海四縣記〕

虞山。在常熟縣。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海虞即常熟也。〔陸道瞻吳郡記〕

鶴阜山。亦名峯嶸山。世傳禹治水時。命童男童女入太湖。引出此山。欲以填水。至鶴邑墟。不肯進。因此以

名。或云即師子山也。

胥女山。有白石山。

小籬山。在震澤西。出胥門西行四十里。過光福市。市西五里土山也。陸龜蒙采樵之處。陸山有石簀。

故治山。一峯上有碑。云是徐水曹。壇天帝曲水之曹。旱牽牲至塘頂祀之。則有暴水洗塘。長檣山。秦始皇鑿山以造帆檣。因名。



83

14

:3148

吳郡志附校勘記三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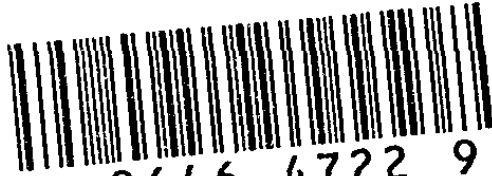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 郡 志

附校勘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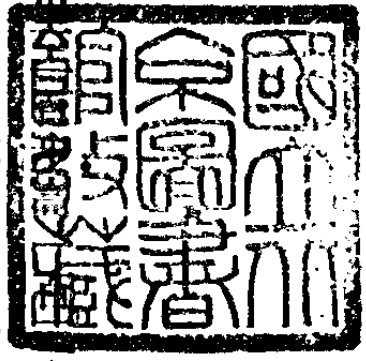
范成撰

吳郡志卷十六

虎邱

虎邱山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遙望平田中一小邱。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劍池。千人坐也。劍池。吳王闔廬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邱。唐避諱曰武邱。劍池。浙中絕景。兩岸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它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劍石。點頭石。愁愁泉。皆山中之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邱。所聞不及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晉王珣虎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回。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為銘序云。武邱山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為山。積壤為邱。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獨孤及夜宴序云〕方今

〔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童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巖巖虎邱。奠吳西門。峯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鏗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烟掃除。蕭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銜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兕觥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移敷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換雲山為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髯。應舞而歎。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為此山故事。皎然陪陸長源。裴樞遊武邱。雲水夾雙刹。遙疑涌平陵。入門見藏山。元化何由窺。曳組探詭怪。停聽訪幽奇。情高氣為爽。德暖春亦隨。瑤草自的藥。黃樓爭蔽虧。金精發壞陵。劍彩沈靈池。一覽匪天界。中峰步未移。應來遠公石。列坐接松枝。〔李岷劍池〕闔閭葬日勞人力。藏政穿來役鬼功。澄碧尚疑神物在。等閑雷雨起潭中。〔趙蝦虎邱贈魚處士〕蘭若雲深處。



52372

083  
1124  
2:3149

前年客重過。巖空秋色動。水闊夕陽多。早負江湖志。今如髮髮何。惟君閑勝我。釣艇在煙波。〔皮日休虎邱寺西小溪閑泛詩〕鼓子花明白石岸。桃枝竹覆翠嵐溪。分明似對天台洞。應厭頑仙不肯迷。〔陸龜蒙〕樹號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雲涯一里千里曲。直是漁翁行也迷。〔許渾〕暫引寒泉濯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吳苑秋風月落頻。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辱夢中身。世間誰似西林客。一臥煙霞四十春。〔權德輿酬陸四虎邱對月〕東風變舊薄。時景日妍和。更想千峰夜。浩然幽意多。蕙香襲閑趾。松露滴喬柯。潭影漾霞月。石牀封薜蘿。夫君卯歲時。已負青冥姿。龍虎一門盛。淵深四海推。駸駸步履屢。婉婉義長離。元圃靈瓊樹。家林輕桂枝。聲榮徒外獎。恬淡方自適。逸氣凌顛清。仁祠訪金碧。芊蕪瑤草秀。新續雲霞滴。芳訊發幽緘。新詩比良覿。故人石渠署。美價滿中朝。落日杉松直。芬芬蘭杜飄。雄詞鼓溟海。曠度豁烟霄。營道幸同術。論心皆後凋。循環伐木詠。緬邈招隱情。慙茲擁腫才。愛彼潺湲清。拘牽尚多故。夢想何由井。終結方外期。不待華髮生。〔白居易〕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栢橋。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沈。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夜遊西武邱〕不厭西邱寺。閒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戲怪鳴珂。掘曳雙紅柿。娉婷十翠娥。〔容滿蟬〕等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鍾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武邱寺路〕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菱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去年重開寺路。桃李蓮梅。約種數十株。〕好住湖隄上。長留一道春。〔武邱寺路宴留別〕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機馬簇蹄。清管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鐵騎嘶。漸銷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詠處。女墳湖北虎邱西。〔一木作濕汗。〕〔李紳〕秋山古寺東西遠。竹院松門恨望同。幽鳥靜時侵徑月。野煙消處滿林風。塔分朱鷲餘霞外。刹對金鸞落照中。官備散寮身却累。往來慙謝二蓮宮。〔劉禹錫〕青林虎邱寺。林際翠微路。立見山僧來。遙從鳥飛處。茲峰論寶玉。千載惟邱墓。埋銀人空傳。靈山龍已去。捫蘿披野蒼。路轉夕陰遠。虎嘯漚谷寒。猿鳴松杉暮。徘徊北樓上。海江第一顛。日映千里帆。鶴歸萬家樹。暫因慙所適。果得捐外慮。庭暗樓還雲。簾香滴甘露。久迷空寂理。多為聲華故。永欲投此山。餘生豈能誤。〔劉禹錫〕虎邱見元相公題名信然有詠。滌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邱山。因公蚤貴兼才美。不得多時在世間。〔登虎邱望海樓〕癡宿望海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戶。山月方出嶺。碧池涵鏡彩。寶刹擢星影。却憶郡齋中。虛眠此時景。〔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演五嶽。名山盡幽寂。及此真區中。始有近峰巖。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瀟瀟。吟拂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翳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余鬼神。忻君共幽贊。〔顏真卿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鳩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厭勝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為虎。琴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歎珣珉。中嶺分雙樹。迴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名高清遠峽。文聚沐牛津。述異心寧閒。擊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挹光塵。〔李德裕追和顏真卿〕茂苑有靈峯。嗟余未遊觀。藏山在牛陸。壞谷為高岸。問換數仞牆。巖溜千丈幹。乃知造化意。回輪資奇觀。鑿騰背虎踞。劍沒常龍煥。潭蕪入海底。崑崙鑿青牛。層巒未昇日。哀狖寧知且。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冥搜既窺竅。迴望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漲英亂。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共扣哀玉音。皆舒文翰

段。雖道彥回賞。〔積彥回曰。凡人所稱。常過其實。唯見虎邱則逾其所聞。〕徒起與公歎。一夕如再升。含毫星斗顯。  
〔皮日休道和清遠道士詩序〕虎邱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于近代。抑二千年。未以鬼神自謂。  
亦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蒼若博。彼建安詞人尚在。不得居其右矣。顧太師魯公愛之。刻  
於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頽之敘事也典。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  
之寡和。又幽獨君詩二首。亦甚奇創。余嗜古者。觀而樂之。因總而為和答。不知孰氏之作。其辭古而悲。亦存于篇末。  
噫。清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隱君子乎。詞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詩云。成道自衰周。避世窮炎漢。  
荆杞雖云梗。烟霞尚容竄。茲半信靈異。吾懷感流既。古澀石鐵銜。嵐重輕埃漫。松骨賦幽迥。積未著孤岸。諸羅惺暮  
暗。衆鳥陶匏亂。崑崙地中心。海光天一半。元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蟪蛄生夕景。沉澗餘清旦。風人採幽什。墨客  
學靈翰。嗟余慕斯女。一詠復三歎。顯晦雖不同。茲吟粗堪贊。〔陸龜蒙道和清遠道士〕一代先後賢。聲容剗河漢。况茲  
邁古士。復歷蒼崖竄。辰經幾十萬。邈與靈壽覲。海嶽尚推移。都鄙固蕪漫。羸僧下高閣。獨鳥沒遠岸。噫初風雨來。  
吟餘運頰亂。如何鍊精魂。萬祀忽欲半。寧為斷臂憂。肯作秋柏散。吾聞鄴宮內。日月自昏且。左右修文郎。縱橫灑  
翰。斯人久溟漠。得不垂慨歎。庶或有神交。相贊重與贊。〔陸龜蒙補沈恭子詩序〕案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  
既為神怪之傳。得非姓氏謚為恭子乎。趙宣子韓獻子之類耶。恭子美諡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  
疑闕其文。以為恭子之恨。乃作一章。存于篇中。亦補亡之義也。詩云。靈質貫軒冕。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  
怨寡儔。我亦小國允。易名漸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逍遙遊。攜手挂枝下。屬詞山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  
落日倚石壁。天寒登古邱。荒泉已無夕。敗葉駢不流。亂飄缺月隱。衰紅清露愁。覽物性未逸。反為情所囚。異材偶絕  
境。佳蕙窮冥搜。虛傾寂寞音。敢作雜佩酬。〔晁迥遊虎邱詩序〕余麗掌賦東陽。歸次蘇臺。時故人王士龍。飲錢乎閶門。  
且曰。虎邱山寺。吳中勝槩。不越數里。可能遊乎。余沛然慨心。諾而偕往。由枝派乘水輿。嘯清風。目幽。棹工叢  
力。葉舟如飛。拂白英以半開。紫紅樹以傍出。造詣幽境。實無纖塵。相與披煙蘿。凌磴道。杳疑天外。作為佛宮。俯  
臨劍池。呀若斷岸。磊砢齒峯。不能形容。肆擬覽以東周。惜頽景之西匿。一鵲一詠。柅輿而還。遂裁八章。以表嘉會。  
時淳化四載。自序。詩云。錢別閭門復少留。故人邀我浣離愁。旋沽美酒乘漁艇。急棹斜陽到虎邱。千古劍池呀怪石。  
一方金地枕清流。歸時眷戀情無限。不得從容秉燭遊。〔王禹偁〕蘇州園著碧屏。曾是當年滄海山。盡把好峯藏寺裏。  
不教幽境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週來此便忘還。〔遊虎邱觀白傅舊題因而有  
作〕樂天曾守郡。酷愛虎邱山。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關。我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野性羣麋鹿。忘機狎鷗鷗。乘興即  
一到。興盡聊自還。不知使君貴。何似長官閑。徒勞官職在天涯。一望家園一淚垂。不是虎邱多勝槩。拂衣歸去已多時。  
〔吳王墓〕惜哉吳王墓。秦帝欲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餘福。不待虎跡銷。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陳堯佐〕雲際樓臺樹杪軒。孤松千尺聳平田。危欄遠思微吟好。隱隱秋帆半入天。人閒靈迹遍曾遊。祇欠吳門訪虎邱。  
今日偶來無限感。闔闔墳左劍池頭。〔丁謂〕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虎邱山。仙  
遊時傍滌溪起。珍羽多從香霧還。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懷舊是偷閒。〔梅詢〕風池初下陟巖頭。虎寺重遊啟舊關。金鉞  
嗟呼投釣渚。寶天輝映讀書山。臥龍昔日曾三顧。速鶴千年始一還。應為蒼生須再起。草堂蘿幌詎容閒。〔范仲淹〕昔見

虎耽耽。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步繼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烟瓦互東南。(蔣堂)虎邱何為山。鯨波湧而顛。(古謂海湧也。)惟青鎮一隅。峙秀狀無限。遙峯乃衆陰。四望拱孤嶺。上有梵王家。高隱長洲苑。遊人接踵來。千里必重研。奔走趨層巔。凌競陟雲棧。下瞰洞庭卑。傍睨靈巖淺。巍乎屹寶閣。仰之目眩眩。中有明光書。麗若日星烜。三朝所秘藏。百靈共幽贊。茲焉真福庭。瞻者皆色灑。(音銑)覓覺塵世非。恍如化城現。塔頂拂形霞。山脚環清壑。北崖宿雪寒。東阜長曠暖。陰森巖腹空。詰屈廊樓轉。秋聲落雲端。宵燈耿天半。處者病憊獨。來者鈍根造。予嘗邦寄時。所歷遊履遍。不領旌旗行。恐驚禽鹿散。捫蘿窮邃深。據檻望平遠。尋幽既歡欣。訪古或興歎。葬金墳已墜。泮池猶漫漶。冰霞凋古杉。(皮陸所詠古杉也。)朱丹浮斷浦。(今秋崖下泉湧。得竹筒數片。皆朱書。有古年號。)珍重諸石存。譏評鬼詩誕。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版。險語悉冥搜。清景不可道。(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國朝有筆札。巖壁刻峻婉。刀稍君謨書。龍蛇不疑篆。(蔡書劍池壁篆生公壘。)二美貴禪局。千古駭人眼。於時出世師。淨住日營繕。發緣善侶臻。畢力梓工傷。紺宇生光輝。勝槩如采綯。海眾咸安棲。宗風愉快開。迦陵覺音清。石室驚壽滿。自惟挂纓歸。心與紛挐斯。每來尋香刹。常得執野弁。久留蓮漏移。相接厚談款。露井汲雲漿。(山有陸鴻漸井。)冰蕊試芳舛。最憐草樹春。幾愛烟嵐晚。願借一庵石。於茲修止觀。林端生色美新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勝。劍池潛想地遠靈。僧窓松竹冬尤茂。寺路煙霞晝亦冥。自愧踰年假磨守。一週方得扣禪局。(張伯玉)東客從來過虎邱。橋花渡口維扁舟。闔閭宮殿不可見。但對古塔寒飈颺。憶昔吳王全盛日。水犀十萬橫吳鉤。楚山既掘荆人塚。越嶺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能破國。誰知麋鹿上臺遊。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閑照劍池秋。(王紳)山頭古寺多陳迹。故國空餘氣象雄。霸業已隨流水去。闔閭墳草又西風。(蘇軾)入門無平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滿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哇囁。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曠。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竊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嘆。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寶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夙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鷺蹲落景。坐見漁樵遠。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歸田行可請。(和劉孝叔會虎邱)自前歲猶凍。青山與已浪。鶴閑雲作筆。馳臥草埋峯。曉屐若可教。卜鄰應更容。因公問回老。何處定相逢。(宋長文蒲章諸公唱和詩題辭)積。只遺三千履。來遊十二峯。林空答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如月下逢。(朱長文蒲章諸公唱和詩題辭)虎邱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閩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郭郭。轟起原隰。旁無逆屬。萬景都會。西聯穹隆。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微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佛宮。寶塔精廬。重樓飛閣。磴磴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邱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州歸。弭節閩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于詠歌。於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君。欣聞嘉製。屬而和之。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鍾律。足以為海湧之榮觀。中吳之美質。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於是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它石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蒲宗孟)長松遶步水村環。寺據吳王家墓間。瘦石千層開碧玉。疎園十里築青山。壁從地上漸巖起。雲出門前自在閑。零落生公講臺下。無人說法但空還。(遊虎邱因書錢塘舊遊)失却湖山恨去舟。新年無意作春遊。東風昨夜思龍井。曉雨

全家入虎邱。望見遠峯疑石街。(南高峯勝處。)候驛歸路認花樓。(沙河勝處。)明朝一出閨門去。清夢遙知在兩州。(章子厚)園圍城外小層巒。瘦竹寒松數里間。並岸逢僧知近寺。入門鑿石漸登山。鈍鉤劍化空池在。幽獨詩成白日閑。遊客幸無官事束。何須齋舫斂昏還。傳聞城角議行舟。自掩笙歌選勝遊。偶爲寒江阻潮沙。再容清賞獨林邱。燕回吳苑風和雪。夢斷錢塘月滿樓。盡把蘇杭好烟景。醉吟將去詔東州。(蘇舜欽)重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綠酒聊驅萬古愁。峽束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空自羞。(湯壽)園圍城見古荒邱。雲裏鐘聲滿寺樓。白虎金晶人不見。昔曾雄踞此山頭。(劍池)三尺龍經古到今。波光凝碧碧雲深。沈絲不隔應無底。山脚池心徹海心。(試劍石)白刃凝霜照水寒。當時入匣便迴鑿。巖前片石猶中斷。切玉如泥也不難。(生公講堂)海上名山即虎邱。生公遺跡至今留。當年說法千人坐。曾見巖邊石點頭。(孫觀)冬溫陽久亢。一雪意頗快。乘興泛扁舟。出郭信如邁。放棹得虎邱。恍然銀色界。瑤山夾細逕。瓊樹偃曲蓋。引步到層樓。極目吳城隘。飛鸞翔空中。千巖落天外。景虛雲可凌。寒重酒易解。羣兒慶老翁。於此氣不懣。多病身如寄。長貧氣自華。只當窮事樂。便當老生涯。泥飲醉生蠟。挑燈喜見華。燈灺香火社。問病到毗耶。禪客青鞋軟。詩翁白帽斜。驚回蝶栩栩。喜聽鴉查查。推戶風敲竹。登牀雨散花。匆匆一笑許。隻履上青霞。(程俱)四顧渺平野。孤撐見林邱。常疑湧池出。倘復海所浮。上有千人室。靈蹤想前修。無情肯深義。頑石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千斗牛。陰崖不見日。草木皆先秋。兩晉多達士。東亭抑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施白足。棄去如毛輜。矧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尋壑復經邱。人看李郭舟。藤花多背日。相葉最知秋。虎去藪盡盡。龍歸蛙屈屈。振衣臨石壁。未羨習池遊。(何麒)平地涌巖壑。稜層驚大雄。何曾遠人世。眞欲傍天宮。白虎威靈在。赤烏綠影空。生公能說法。音與塔鈴同。(方惟深)晉人事高曠。所得多奇僻。雲巖佛子廬。曾爲二王宅。當時繁樂地。俯仰成今昔。林泉亦余好。徘徊想遺跡。那知非昔人。復作登臨客。(劍池)雲崖倚天開。蒼淵下澄澈。世傳靈劍飛。山石千丈裂。神蹤去不返。今作蛟龍穴。是非辨難詰。歲久多異說。惟當清夜來。靜賞潭上月。(千人石)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當時聽法衆。片石千人坐。山祇常護持。山鳥不敢污。野人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來不肯歸。石上看雲臥。(方仲荀)海湧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靜參徒散。巢喧乳鷄還。祖龍求寶劍。曾此鑿孱顏。(王禹偁劍池銘并序)虎邱劍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皇之事。以爲說。考諸舊史。則無聞焉。矧儒家者流。不可語怪。因爲銘以辯之。銘曰。茂苑之側。震澤之濼。(涓同)巖巖虎邱。沈沈劍池。峻不可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我疑乎太極作怪。化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嶽忌危。陷其泉也。蓋取諸坎。磔其石也。以象乎離。良有止兆。蒙無亨期。構此屯難。成乎險巖。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皇而能鑿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泄。兩儀分別。爭融鬪結。擊搏而裂。斷壁雙揭。摩雲不徹。翠靄青殘。挫銳而中絕。寒流下咽。奔山未決。雪壑雷收。拗怒而曲折。蹙東瀾瀨。呀槎洞穴。鱗翻成窟。龍戰有血。匪自人力。蓋從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實自然。劍何妄傳。我欲涉道。如池之淵。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勤銘山巖。破衆惑焉。言余志焉。(徐輔)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欄干。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西清詩話)





# 吳郡志卷十七

## 橋梁

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日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在郡城者。今以正中樂橋為準。分而為四達。隨方敘之。門外及外縣。略附見焉。

樂橋之東北。齊門。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東漢顧訓。五世同居。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橋。俗傳子孫多不能辨架上之衣。歲朝會集。子孫悉坐。依次行酒。三歲以上者。並自知位次。不虧其禮。故俗又名試飲橋。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慈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常居其旁。（皮日休）共老林泉忍暫分。此生應不識還文。幾枚竹筴送德曜。一乘柴車迎少君。舉案品多緣湖樂。承家事少為溪雲。居然自是幽人事。輒莫教他孫壽聞。苑橋。在報恩光孝寺之西。故傳闔閭有苑囿。在其傍。定跨橋下。長洲縣前。舊為闔閭故跡。縣前東南。故傳皆闔閭苑囿遊憩之地。

顧家橋。顧悌仕吳。為虎頭將軍。父亡五日。絕漿而死。郡人為之造橋。吳地記。

四通橋。紹興二十六年建。

定跨橋。吳王闔閭造。吳地記。

開明橋

醋坊橋

金師堂橋

馬黃橋

管家橋

紅爐子橋

換馬橋

瓶場橋

永福寺橋

北倉橋

天心橋

宮橋

廣化寺橋

金師子橋

靈鷲寺西橋

鶴舞橋

又吳地記云夫差女勝玉出葬日仙鶴舞引羣鳴於市因號橋曰鶴舞或又云春申君所立也

中路橋

狄勝橋

華家橋

跨塘橋

北新橋

蔣家橋

院子橋

新街橋

吳郎橋

廟堂橋

任蔣橋

南新橋

周通橋

縣東橋

徐思橋

顧周橋

雙板橋

大郎橋

衆喜橋

雪糕橋

積慶橋

蘇軍橋

衆安橋

通利橋

慶歷橋

華陽橋

迎春橋

寺莊橋

奚家橋

富孫橋

魏家橋

唐家橋

羅家橋

熙寧橋

廟堂橋

張香橋

胡家橋

斜路橋

程家橋

棧橋

花橋

東石塘橋

東章家橋

錢都衙橋

兵馬使橋

胡廂使橋

打急路橋

北張家橋

朱馬交橋

南張家橋

徐鯉魚橋

廣化寺後橋

北禪寺西橋

北禪寺前橋

北禪寺東橋

長洲縣前橋

天宮寺前橋

天宮寺西橋

萬壽寺東橋

資壽寺西橋

資壽寺後橋

祥符寺東橋

東周太保橋

樂橋之西北閩門

臯橋在吳縣西北閩門內漢議郎臯伯通居此橋側因名之

〔李紳〕伯鸞憮憮甘飢寓非向巖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舊

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三太尉橋

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

至德廟橋在太伯廟前以廟故名

張廣橋

慈悲橋

烏盆橋

鄔家橋

穀市橋

小市橋

小平橋

普濟橋

魚行橋

柳毅橋

虎蹲橋

梵門橋

徐胡橋

劉家橋

壽聖橋

華家橋

楊家橋

徐家橋

仰家橋

鳳凰橋

高家橋

廣書橋

席家橋

沈家橋

方廣橋

德慶橋

翁家橋

丁家橋

艇船橋

安民橋

崇利橋

單家橋

曹使橋

絲行橋

利市橋

鷺欄橋

鴨舍橋

濟川橋

鞞鞋橋

蒲老橋

六通橋

文家橋

盧家橋

使橋

錢橋

紅橋

宮橋

洞橋

隆興橋隆興元年建

黃牛坊橋

錢駙馬橋

朱明寺橋

吳縣東橋

吳縣西橋

黃土塔橋

西蔣家橋

小蓮湖橋

女冠子院橋

陸侍郎橋

南過軍橋

北過軍橋

盧提刑橋。盧革自德清退老于吳。以通議大夫致仕。嘗除廣南提點刑獄。後郡人以提刑名橋。子秉爲發運使。詳見人物門。

西市門橋

芝草營橋

西石塘橋

周太保橋

張馬步橋

祥符寺橋

西章家橋

雍熙寺西橋

禪興寺西橋

龍興寺西橋

雍熙寺東橋

雍熙寺後橋

能仁寺東橋

能仁寺後橋

樂橋之東南對門

乘魚橋在子城之西北昔琴高乘鯉升仙之地事具異聞

〔至和元年僧達本重建橋序〕乘魚橋。營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跡。按吳地誌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於

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魚騰飛。宛轉駕空上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在提刑司之南舊傳古有烏鵲館橋因其館得名〔楊備烏鵲橋上元詩云〕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為秋河織女填。

竹隔橋

飲馬橋

南倉橋

帶城橋

馬津橋

望信橋

夏侯橋

金母橋

燕家橋

淨河橋

小博橋在倉司前

清道橋

迎葑橋

船場橋

望門橋

雙紅橋

章家橋

曹家橋

楊家橋

董家橋

朱家橋

船坊橋

紅鴨橋

龍堂橋

東長橋

西長橋

燒香橋

唐家橋

望營橋

佐家橋

臙脂橋

驅鬼橋

沙糕橋

蔣家橋

白蜆橋

盡市橋

顧亭橋

遊仙橋

平橋

閻橋

草橋

甫橋

洞橋

祝橋

星橋

磚橋

程橋

營橋

至橋

尤橋

篠橋

胡書記橋

官太尉橋

吳承議橋

南胡家橋

採蓮涇橋

覺報寺西橋

覺報寺後橋

楊府院子橋

雙塔寺前橋

東禪寺西橋

折桂橋紹興二十七年內建

樂橋之西南盤門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也。郡守白居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冕重修。故易今名。〔梅叢頭橋詩云〕白頭橋奈白頭何。〔是橋唐牧白公建。因得名。近歲伯純修之。人呼孫老。〕舊德如存故老詩。不特與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西館橋

太平橋

薦行橋

市曹橋

白磬橋

娥眉橋

郭家橋

杉瀆橋

明澤橋

吉利橋

昇平橋

翦金橋

銀鋌橋

積善橋

胡家橋

成家橋

渡子橋

趙公橋

趙婆橋

葛家橋

張師橋

蔡家橋

諸家橋

杉板橋

木柴橋

院子橋

倉後橋

樓西橋

程基橋

果子橋

草鞋橋

獻花橋

望婆橋

芮家橋

彈子橋

芮橋

梅橋

程橋

新橋

廟橋

北張師橋

南張師橋

西竺寺西橋

開元寺東橋

開元寺後橋

憩橋。吳軍憩歇。因名之。吳地記。

門外外縣橋梁

城門外府圖

行春橋。續圖經云。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為勝處。橋甚長。跨溪湖之口。好事者或名小長橋。歲久廢闕。淳熙十六年。縣令趙彥真始復修之。勝概為吳中第一。新橋在盤門。分為三橋者。製度甚宏。

吳門橋

綠雲橋並盤門外

虹橋裏門

虹橋齊門外

虹橋

渡僧橋

山塘橋

綵雲橋中塘寺前

便山橋虎邱寺前

楓橋在闔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事具楓橋普明院。

洞橋已上並闔門外

斜橋

安里橋已上並對門外

秀峯橋

顏橋

張墅橋

新郭橋

藏圓橋

楞伽寺橋

讓橋

烽橋

短橋

黃蘆橋

何橋

夏駕橋

虎山橋

靈巖寺橋

胥門橋

橫塘橋

越來溪橋。久廢。淳熙中。居民薛氏。以奩具錢復立之。越來溪水自此橋北流過橫塘也。

練墟新橋已上盤門外

已上在吳縣長洲縣管下。詳見舊經。

縣橋

驛橋

程橋

看婆橋

雙鳳橋

馬邳橋

泄水橋

通泄橋

富基橋

徽浦橋

八尺橋

卓基橋

盛墩橋

安德橋

合路橋

南醋坊橋



南泄水橋

第一醋坊橋

已上在吳江縣管下詳見舊經。

安民橋在新涇中。

利民橋在七里涇。

濟民橋在吳涇事具續圖經。

利往橋卽吳江長橋也。慶歷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併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中。海內絕景。唯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蹕武林。往來憧憧。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爲大利。有議以石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年。金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庭。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於圮下矣。橋兩圯。南有匯澤亭。北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

〔鄭獬吳江橋詩云〕三百欄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鷲。插天婦煉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濤。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潮。〔蔣堂〕廬苑橋橫五湖北。羣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淵蔽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吳郡志卷十八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巨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古今傳記不同者。並具辯證門。太湖書事寄元積。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巖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翻白。鷲鼓跳魚撥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皮日休〕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璃色。連空淡無類。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十二。雙雙露才載。悠然嘯傲去。天上搢畫鷁。西風乍獵獵。驚波罷滄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拆。樹動為旛尾。山浮似鬚眉。落日照鴻浴。清輝蕩湘棹。雲輕似可染。霞爛如堪摘。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滌。藜。討異足遐邁。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彫箴。〔音奴籠也〕雙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倍栗。坑來斗呀豁。涌處驚嵯萃。嶮異拔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須風安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矯疑格筆。煥燁見銅闕。〔湖中穹崇山有銅闕。〕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趁。去勢猶橫逸。嘗聞成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油赤霄。尚且浴白日。〔太湖上稟成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也。〕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閩匹。蕭為窳官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樓迎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聲〔語處反〕。〔魚乙反〕何當搜真檢。得召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楊備〕魚初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蘇子美望太湖〕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機一楚吟。〔梅堯臣〕東吳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盤。細烟沈遠水。重露真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皮日休〕曉景瀟瀟無際。孤舟恣適還。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灣。半岩翡翠葉。望見不可攀。處處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橋栽出。暮作魚梁。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對此老且死。不知愛與患。好境無住處。好處無境關。寂然不自適。脉脉當湖山。〔陸龜蒙〕昔聞明月觀。〔在建業故壘城。〕祇傷荒野

基·今逢明月樹·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城·遠樹分毫盡·周迴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兼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鏘銑·(音姚)積漸調參差·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清光悄不動·萬象寒吟呻·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乘扁舟·酒壺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登心骨·何用神仙爲·

練濱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皮日休)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餘腥六宮鬧·

浪·羽葆飄巖谷·靈境太珠踐·因茲塞林屋·空闊嫌太湖·崎嶇開練濱·三尋鑿石齒·數里穿山腹·底靜似金膏·藥碎如丹粟·波殿鄭妃醉·蟾閣西施宿·幾轉含烟舟·一唱來雲曲·不知欄橋上·夜有越人餓·君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

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吳將派天澤·以練舟師徒·一境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管束洪波·坐似馮夷驅·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千餘·平川盛丁寧·絕島分諸胥·鳳柳半鶴都·錦杠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浩隨風駛·彈射盡高鳥·杯觥醉潛魚·山靈恐見鞭·水府愁爲墟·兵利德日削·反爲讐國屠·至今釣鐵殘·尙與泥沙俱·照此月倍苦·來茲煙亦孤·丁魂尙有淚·合灑青楓枯·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繞之舊傳吳王避暑處周迴湖水一灣冰色澄徹寒光逼人真可銷夏也(皮日休)太湖有曲處·其門爲兩涯·當中放十頃·別如一天池·號爲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

夏景方赫曦·一坐盤石上·蕭蕭寒生肌·小艇或可泛·方言云·小阿謂之盛·短策或可支·行鷺翠羽起·坐見白蓮披·

飲袖弄輕浪·解巾敵涼颼·但有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來客·喝死緣奔馳·此中便可老·焉用名利爲·(陸龜蒙)雲峰奇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岸過新雨·高蘿蔭橫流·透風吹兼葭·折處鳴颼颼·昔予守圭

寶·過於回祿因·日爲遠徂·(渠曲二音·擊之異名·)分作祇禱響·(低刀二音·並單衣·)願狎寒水怪·不封朱戟侯·豈知煙浪涯·坐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汎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名焦邱·我本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遠名復避世·消夏還消憂·

投龍潭在龜山(皮日休)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木瀑龍巢·腥風卷蛟室·曉來林岑靜·停色如怒日·氣浦撲奕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碎·時有暴道者·作彼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蠅燧·投之光煖律·琴高坐赤鯉·何計縱仙逸·我願與之遊·茲焉託靈質·(陸龜蒙)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祕邃·君將接神物·聊用申祀事·鎔金象牙角·尺木不備·亦既奉眞官·因之徇前志·持來展明語·敬以投嘉瑞·燐光煥水容·目色燒山翠·再皇秦漢豈獨探怪異·所費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爲巨浸·汗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唯貪血食飽·但據珠睡·

何必費黃金，  
年年授星使。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口，則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  
〔皮日休〕波光杳杳不極，雲景濛濛初斜。黑峽蝶粘蓮葉，紅蜻蜒裏菱花。鷺鷥一處兩處，炸艇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共君作箇生涯。拂釣清風細麗，飄發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換酒竹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誰道剛須用機。  
〔陸龜蒙〕爾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竚挂席搖搖。白詩知秋露裏，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樂，酒旗竿倚河橋。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細相逢。斷岸沈漁釣畧，〔約略二音，魚網也。〕鄰村送客。簾脚，即是清霜刮野，乘閑莫厭姿重。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自具辨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  
〔程俱松江賦〕鵝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游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歷萬鍾而不離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櫂以悲嘯，煙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流，實為五湖。地脉四達，衍為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障，七十有二。矜若散螺，蒸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豈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實紫其錯丹，鱗鱗之所憩，蛟龍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澗。〔包山有標峰，明月灣。〕草衣木茹，泊若追蕤，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與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決滄，燭龍洗光于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博不扼其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盡圓而失方。今子將攬來物之會，莫若選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洲相至，散荒墟於埤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靈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萃，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為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曠，攬五湖于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  
〔後松江賦〕程子既為松江賦，假鵝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為詞，是夜夢有夫頹然而長，薰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修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橋臥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尙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殘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悞機先。見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為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齧潰，江流赫赤。畢夫椒之世仇，憤會稽之膾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餘艗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

憤。塊然與喬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聞者五季勢亂。錢鏐與。蘇隸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威武之右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吳江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邊所。)版圖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軍吏。阜畝基別。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曾城邑之幾時。醫喬木之蒼蒼矣。吾嘗歎曰。一江方東。雖道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適。而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邱。夫子亦嘗弔抉眼之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四子。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紛雲霏霏。帶長鋏而佩寶璫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晚晚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攀杜若。羌搃搃其遺誰。餘音未息。遽然而覺。掉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宋之問夜渡吳松江懷古)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濱。棹撥魚龍氣。舟衝鴻雁羣。信潮頓覺滿。晴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搖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吳君。謀士伏劍死。至今悲所聞。(又渡吳江別王長史)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別龍初沒。書成雁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張懷)多年撲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駑馬雖然貪短豆。野藥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鷓鴣應信此心見。說新橋好風景。會須乘月濯煩襟。(劉長卿)洞庭初下葉。南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轉碧梧。移鶴影。露低紅草濕。整光。文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華堂。(泊松江)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湖雨一相失。夜泊橫塘心渺然。(白居易松江亭樂觀漁)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鱸紅鯉。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薛據泊震澤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寥落星欲盡。臆臆氣漸收。行藏空自棄。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劍。范蠡亦乘流。欲竟鼓棹去。三江多客愁。(許渾泊松江渡)漠漠故宮地。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鷹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皮日休松江早春)松陵清淨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一事。分明數得鱸殘魚。(陸龜蒙)柳下江邊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烟波足。唯有沙邊水劫公。(錢昭度憶具區)平生愛具區。島嶼夾波湖。竹雨籠鷓鴣。花烟溼鷓鴣。神仙疑有宅。魚鼈自為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吳。(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硬。梗香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鱸堪切。炊稷調橙醬。飽食不為餐。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又憶吳松江晚泊)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隄迥清風。淡月生古柳。夕鳥獨遠來。漁舟獨在後。當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蔡肇除夜宿垂虹亭)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歲餘無市井。下田水落見農耕。雪消西嶺層樓出。春到重湖鱗甲生。橋下霜蛟食睡美。為龜千鼓作雷聲。(王禹偁)中郎亭樹標江鄉。雅稱詩翁賦醉章。尊榮鱸魚好時節。晚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倚畫樓傍。二年為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此身。滿眼碧波野鳥。一蓑疎雨鴈漁人。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張翰精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惹埃塵。(又松江亭)登臨陡覺抱塵埃。時有清風颯滿懷。蠅蝶一條連古岸。玻璃萬頃自天來。寒光浩渺輕烟闊。綠玉參差遠岫排。南指閩山猶萬里。遠人歸興

正無涯。〔汎吳松江〕帶蓬疎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船窗。〔陳堯佐〕平波渺渺烟蒼蒼。致清機熱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膾。〔蔣堂游松江〕江人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一樽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濺濺弄月波。興盡歸來還更喜。舞鷗相送入烟蘿。〔長橋觀魚〕曙光東向欲曉明。漁艇從橫映遠汀。瀟面白烟昏落月。嶺頭殘澆混疎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賞官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箆。〔中秋新橋對月〕月見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位玉壺中。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蘇軾〕吳越溪山與未窮。強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迎意。擬看斜陽萬頃紅。二子綠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道江雨。盡日舟橫壁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憤。天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楊備長橋〕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沈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一道青虹兩岸頭。〔吳江〕松陵水國直松江。學弄漁竿對酒餚。驚起鷺鷥是旗鼓。背帆飛去一雙雙。〔章憲松江〕王文孺令宰。暑退涼生過雨天。鳧飛鷺浴暮江前。秋風小浪鴨頭水。斜日輕帆燕尾船。青眼却欣逢地主。白頭相對聳詩肩。林塘勝處開樽俎。只欠冰輪特地圓。〔晚泊松江〕長隄牽百丈。柝艇沂清漪。山與殘霞暝。水將秋色宜。江寒征雁度。天遠暮帆遲。賸欲浮家去。烟波學子皮。

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楊備〕琴丁結友事耕耘。田熟翻如虞芮。〔皮日休〕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鷺鷥。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昔吳王葬女處。事具冢墓門。〔陸龜蒙〕水平波淡遠回塘。鷓鴣人沈萬古傷。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且殿吳宮得意時。夾岸桃花烟水綠。畫船安穩載西施。

箭涇一名採香徑。事具往蹟門。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遊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卽漕河也。河西悉爲民田。不復有湖。民猶於河之傍種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云。〔楊備〕湖面波光鑑影開。綠荷紅芰遠樓臺。可憐風物還依舊。曾見吳王六馬來。

錦帆涇卽城裏松城濠也。相傳吳王錦帆以遊。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間爲民間所侵。有不通處。

採蓮涇。在城內東南隅。蓮河之陽也。今可通舟。兩岸皆民居。亦有空曠爲蔬圃。此種蓮舊蹟也。上有採蓮涇橋。



# 吳郡志卷十九

## 水利上

吳中治水之說多矣。邱與權、單子發於至和塘及松江百瀆皆有記可考。而近世邾亶暨其子僑及趙開論議措畫之說最詳。雖罷行當否自有一時去取。然亶僑考訂地理塘浦所在。至為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有利者。其經之營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海源委之道。皆如指掌。恐歲久無所考。今得其說。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為湖瀆。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塘。有崑山主簿邱與權之記甚備。今採載之。〔邱與權記〕吳城東圍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民田以豬魚鼈。其民樹賦入之侵蝕。相從以遺徒。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櫃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背腴而地下。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愈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願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既成以授有司。邾相元君實總之。每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壩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成也。揭風號。覆遇雷以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達明休養。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纒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貫米纒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菱蒲芙蓉稱是。計其入以爲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鱖鱓瀆。

治新洋江自朱歷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波渚溼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若瀆。皆道而及江。田無滂澍。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牖用柏合抱以爲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牖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書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爲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檇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爲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籐條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籐條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成於至和二年。立石其未。後郊宜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蓋邱與權塘記。雖作於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熙寧三年。崑山人郝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末

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

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凌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隄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濱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滄足以通湖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爲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爲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堰。

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龜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爲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沒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爲田也。故國初之稅。僅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疎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石。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然有昆承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州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邪塘大泗黃濱夷亭高墟巴城雒城武城養家江家柏家鯨鱖等湖。及常然之市宅碧宅五箇練塘等村。長洲之長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尙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塾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

(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堀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然之北。接于北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堀身之四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然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然二縣堀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故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

(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迹。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堀身。堀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然。謂之橫澀。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澀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堀門沙堀門吳堀顧廟堀丁堀李堀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澀。東西其塘。則謂之堀門。堀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堀身之東。灌漑高田。而又爲堀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澀所以分其流也。故堀身之東。其田尙有邱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堀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堀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閱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基布之。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蓄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待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利其浦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蓄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之爲某家運某家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濶。故水道陸而流。涇日以多。故田陸壞而不固。日墾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涿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

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壤之耳。(二)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蓄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溼某家涸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內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龜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灘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送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萬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虛。以不勞不虛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疇。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歎息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病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道。使躋於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饑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與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竄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論難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堰阜。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

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可流耳。非專爲闢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淺。而水田常然。其壩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引以灌溉。此古人凌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壩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闕深者此者。蓋欲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壩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引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為闢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壩門斜門以蓄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壩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論後世發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運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潤段。滿段。及和尚圍。盛然劉。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墜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涇小浜。即卑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山柏家涇。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登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顯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侵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濶。而減少丈尺。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累經開濶之後。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此目所親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湮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稅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湮沒也。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墜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壩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方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淺。臣伏觀昨來議狹汴河者。謂汴河闊處。水

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一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儻不完復隄岸。雖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墮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墮壞。水得滲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壩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尙未能施工。而壩阜之田以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渰沒淨盡。則壩阜之間。幸得一大利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壩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論自來議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墮盡。三四十餘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概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陸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效。不知大段墮盡。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概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陸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以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墮盡。修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效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壩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尙又壅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墮壞。今若以華亭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澁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疏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究窮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況范仲淹葉清臣。尙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



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爲兩岸。每岸底只闊一丈四五尺。面只闊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墾壤。故曰。總而言之。則濬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爲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爲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願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爲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爲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爲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濬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濬溼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警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瀆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濬治港浦。以吠引江海之水。及設壩門。以豬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運某家運之類。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在塘浦港濬壩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所浦愧浦順浦養蘆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白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謁浦千墩浦維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盡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順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洪浦洛舍浦楊浦新洋浦湖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邱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開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墾壤。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沈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濬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濬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過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

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涇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雒浦下堆瀆塘宜涇。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至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李涇周涇小漸涇大漸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闕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四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際壤。而百姓侵佔。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涇米涇葵涇蠡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團涇廟涇下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壁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基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墾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涇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寫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涇。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窮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涇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涇十八條。新洋江下寫浦會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淪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迹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鳴塘練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益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嶼浦丁灣浦顧子浦瀆浦釘鈞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亭浦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查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棧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青州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鳴浦練新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潰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墾身之東至舊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新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墾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涇半涇塘青壩橫涇五家壩橫涇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墾門等二十五條。方泰塘錢門塘劉塘張壩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壩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壩門顧壩門廟壩門岳涇李壩門丁壩門湖川門黃涇杜曹塘雙鳳塘對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墾身已東塘浜門涇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



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十門。或置堰而下為水雨。遇大旱則可以車賦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蓄聚春夏之雨澤。使竭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賦。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餘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前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白浦。鮑浦。威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塘浦。上夾浦。下練新浦。桃源浦。練新浦。順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曹浦。西涇浦。楊林浦。七丫浦。瀾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漣湖浦。吳泗浦。鱸脚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浦。千步涇。耽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鮑浦。吳涇浦。高涇浦。西陽浦。新涇浦。陳浦。張涇浦。涇湖浦。奚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楊子江水灌田。各開入竭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瀆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岸墮壞。一時漫流。諸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浚。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學。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闢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賦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闢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更不浚治。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湖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嘗不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浚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次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壅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堰閘以儲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賈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重既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宜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重以其說錄板。徧下州縣。許諸色人者詳合議。初。重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溼而基布之。宜所能記者。總用二百六十餘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之田治矣。朝廷始得重書。以為可橫塘。又因出土。以為隄岸。度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之田治矣。朝廷始得重書。以為可

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卿亶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奏聞。人皆驢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闐斥罵。燈悉蹂踐。驛門亦破。亶僕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鑼散衆。遂罷役。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亶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

僑書大略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

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賦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賦治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擇。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閉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遠探愚農。追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開福山舊溼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涉之勢。常逆行而積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湖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瀾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橫壑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壅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瀾漫。日於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連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瀾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

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尙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攸殊。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兩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滬湖。沙澆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凌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數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瀆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爲隄岸。所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拓湖瀆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爲腹內賦畝之患者。此也。水爲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爲說。一則以使植利戶凌涇濱作圩爲說。是二者各得其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於凌涇作圩。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楊子江。復凌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楊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閉以防江湖。而不知凌流以澆沙漲。故有壅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隄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埭澆溼。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開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爲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爲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開。驟入潮沙。無上澆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開。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開。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奢保利於所得。不時啓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開。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爲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爲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開。則無復有防過之理。故愚先乞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開。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楊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爲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

由九河入海，嘗所謂同為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嘗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宜欽而來，至于浙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漕，且復百姓便於己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即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埭，然上流不息，諸水輻湊，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埭，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楊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于江，湖漢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埭，亦免風波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唐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為隄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壽，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僞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之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陸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隄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督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塘隄，則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纒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湖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遇，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瀦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濱陂池，若湖則有灤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灤則有大涇湖斜塘濱江家漢百家灤陂鰲灤，灤則有龍城法任周蕩憐溫蕩白坊蕩黃天蕩鴈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升山淹施墟淹緒墩淹金涇淹明社淹，謹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阻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匿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蓄蓄湖澤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連，而水田之圩埭，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吠之利，其餘若斜塘灤大涇灤百家灤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觀，分勤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埭，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澤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邠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為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元祐中宜興人單諤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發荆溪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為荆溪橫塘百瀆之塞以及

於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爲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潞爲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歷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卽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菱蘆叢生。隄旁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願三州逋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隄爲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碇開菱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以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清泉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注震澤。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既民田。雖有水旱。豈能侵歲哉。諤又有書名荆溪集。亦載此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

政和六年四月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仰莊徽差戶

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霖相度之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汎溢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南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塌身。塌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瓊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之由也。塌身之民。每遇雨則恐裏水之滅。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壩。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感來。縱使諸浦瀉之。漚之涓涓。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挾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澶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三分之一。下等尚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理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埋。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每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俾浦水以溉高田。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開為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後開浦。一也。開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今若不築圩岸。圍裹民田。車吠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水底十五年。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裹民田。車吠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



唯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裏田。非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邇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然去城一百五里。邇往來者常然塘也。二塘爲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裏低田。使水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然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願。娶陶滿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問能作小陸岸。圍裏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爲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誓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惟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西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順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瓊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塘崔浦。耿涇浦魚潭浦鄧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常然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塘崔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鵞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爲三等開修。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共開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明。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遠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進。仍差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條具事目以聞。悉依御筆。遠者以遠御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遠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封樁米支撥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爲名。別立價直。將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爲募夫。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遠礙。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爲在任月日。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赴部磨勘。

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審公事。文武官各四員。準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閘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醫藥飲食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旌別。以示勸獎。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卽分那下常湖秀州雇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捺柱橋開修。至港口。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赤。底闊三丈。深七赤。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斂口開修。至青壩北。長三十四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三十一萬工。堀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祈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赤。深三赤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闊二丈五赤。止一丈。底闊一丈七赤。止九赤。各深五赤。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



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長六千八百三十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畸。而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赤。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爲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爲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赤。面闊一丈二赤。高六赤。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赤。深七赤。剏造小山浦口啓閉泄放水勢。斗門二所。又圍裏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六赤。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赤。闊七丈。水深四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各六赤。止七赤。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深三赤。築岸高闊六赤。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 吳郡志卷二十

##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爲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旣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犂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卽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訴於友人之喪席。訴怒。須臾往攻離。離至舍。誠其妻曰。我爲勇士椒邱。訴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悲。瞑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邱訴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訴乃手劍。梓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坂子劍。手挫。梓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訴投劍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

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顛而擲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乃諷諫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螿之聲。往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攜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蹶蹙微進。欲啄螳螂。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丸而集其背。臣但志黃雀。不知空培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焉。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天下

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遂爲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于善道。

季札。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家而耕。乃舍之。札遂爲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穆子。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札之劍。口弗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劍。繫之冢樹。由是札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今傳於世。

蹶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覲。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覲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蹶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

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弑王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爲堂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弟，在文學之科，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

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

村。是史記正義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爲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

臯伯通。漢賢者。居臯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爲人賃舂。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偉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悚岱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慮己候焉爲娼嫉者所中策遽囚之知友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收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挾火更益其熾歆慚曰自威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極論王霸之略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爲己用害之年二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稱子績仕吳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吳書陸氏世領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爲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



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劼。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爲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代呂蒙爲右部督。拒關羽。進克公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遷大都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拜上大將軍。輔太子董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謂伊尹隆湯。呂尙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遜弟瑁。瑁子喜。遜子抗。抗子

陸瑁。字子章。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割少分甘。收導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尙書。諫疏端切。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爲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深慮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僑扎之好。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尙公主。封毗陵侯。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爲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策輒驗。孫皓時。爲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二。

陸允。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朗。才通行潔。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爲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書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華覈以爲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庶績熙矣。卒。子式嗣。陸禕。孫皓時爲將軍。父凱亡。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史華覈薦曰。禕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聲如鐘。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遇害。葛洪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爲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入爲中書侍郎。爲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新書三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開朝。一旦湮滅。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爲自敘。略曰。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

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元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仕吳吏部尙書。入晉爲散騎常侍。子育爲尙書郎。弋陽太守。姪曄。

陸曄。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尙書事。謂曄清操公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諡曰穆。子湛。散騎常侍。弟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廢其德。字。薨。諡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歷職恪勤。純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尙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襪而已。餘並封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 吳郡志卷二十一

## 人物

宋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父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爲侍中。子慧曉，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聞者高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閩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爲中散大夫卒。

陸徽，字休猷，爲建康令。清平無私，除平越中郎將。士庶愛詠，爲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文帝痛惜之，謚曰簡子。梁杲煦仕梁。

齊陸慧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瞭然。慧曉與張融鄰，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遜。沛國劉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爲子廬陵王求天下第一人爲行事，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卒官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贈太常。三子僚、任、倬，並有美名。時謂之三陸。

陸閑，字遐業，慧曉兄子。有風概，仕齊揚州別駕。知難將作，乃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作亂，尙書

令徐孝嗣啓閑不預謀。未及報。徐世標害之。子厥。絳。襄。襄仕梁。

陸澄。字彥深。吳人。祖仰。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讀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卒官散騎常侍。諡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郡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參軍于琳。之拔刃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邁嘉其節。厚加殯斂。

陸襄。字師卿。閑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共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忽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爲孝感所致。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誣告。襄引入內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還。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讎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爲度支尚書。臺城陷。還吳。舉義。迎蕭寧爲盟主。爲賊將吳子仙所敗。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襄父閑被害。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葢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招摘供廚。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太伯廟碑。累遷中書黃門郎。太清初卒。張纘與雲公叔襄書曰。非唯貴

門喪寶。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才名。位至廷尉。子瓊。仕陳。

陸杲。字明霞。徽孫。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婢直無所顧望。號不畏強禦。爲義興太守。寬惠爲下所稱。卒。官特進。諡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陸煦。杲弟。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

陸罩。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梁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暨商芸之徒。俱號龍門之游。梁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銘。仕至太常卿。子瓚。瓚早慧。十歲通經。終於童子奉車郎。

陳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爲五言詩。有詞采。年八歲。於客前覆碁局。號曰神童。梁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景亂。攜母避地于縣西鄉。勤苦讀書。遂博學善屬文。仕陳。累尙書殿中郎。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後遷吏部尙書。詳練譜牒。雅有識監。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宇不改。車服不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琰同仕陳晉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強記。受莊老於汝南周宏正。學成實論於僧瑯法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卿。

陸琰字溫玉。瓊從父弟。父令公。梁中軍。宣成王詔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嘉德殿學士。文帝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卽成。無加點竄。使聘齊。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人傾心焉。卒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二卷。

陸琛字梁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邱公之子。少警敏。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中語。抵罪。陸縉字士縉。僊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文帝時。爲中庶子。縉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譖王咸取則焉。後拜御史中丞。以父終固辭。詔易廡宇居之。大建中。與徐陵等參議政事。卒諡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諡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郡人。祖敞之。梁嘉興令。父俊。封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及隋文帝討彪。彪將皆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都督荊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人和。吏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諡威子。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陸慶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中。召爲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觀之。曰。陸君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



以尙茲慶後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人祖寶梁尙書水部郎父況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尙文史紹泰中歷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太守卒諡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篤學業博涉羣書位司徒掾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未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見儒林鄭灼傳詡少習崔靈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元嘉中爲祠部郎。

隋陸搢字士紳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陟諮議參軍世有文集搢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春宮學士大業中爲燕王記室唐正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大業雜記。

唐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以明經仕隋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卽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巨劑偃偃壁下元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去太宗爲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爲左侍極檢校右相。

陸質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啖助及趙康能光明春秋之學爲春秋集注二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用是爲天子爭臣歷尙書郎國子

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累遷鸞臺侍郎。拜平章事。元方素清謹。每進退羣臣。武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卒贈越州都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美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恬靜寡欲。識論高簡。爲時所推。不附太平公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尙仁恕。卒贈尙書左丞相。謚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者。乃賜名。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以景倩爲真清。終監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政有風績。遷工部尙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

陸柬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陸餘慶。元方從父。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右庶子。封廣平郡公。旣仕。好薦藉寒品。晚進。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風流敏辨。與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后時雖極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開元初。終太子詹事。謚曰莊。

陸瑛字仲采。餘慶子。舉明經。仕以清幹稱。除洛陽令。推勒姦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近。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瑛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陸長源字泳。

舊史作泳之。

餘慶孫。性剛而贍於學。好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罷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

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爲宣武司馬。以峻法繩騎兵。多所裁正。軍亂遇害。朝廷嗟悵。贈左僕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療。五要簡官術。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數言竇參罪。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贄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論議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僞稱南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元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隱義興。召爲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昭宗聞其名。召爲宰相。以太子少師罷。卒贈左僕射。謚曰文。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賓虞子。舉進士。一不中。往從張搏辟。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費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百畝。與江通常苦饑。躬舂鍤之勤。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篷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雋。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光化

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唐書

龜蒙善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

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玉如此。

談苑

龜蒙與顏羹。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與張

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疾終。吳融爲作傳。貽史官韋莊

撰文。陸希聲撰碑文。顏羹書。

北夢瑣言

陸諤。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歐陽柅遺書。謂其出處之遠。諤遂還。柅。詹從子也。名亦高。

陸亘。字景山。吳縣人。中舉制科。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眞。練容典。倨橫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歷竟蔡統。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亘文名嚴重。所至以善政稱。卒贈禮部尙書。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邑中推爲鄉先生建中靖國初有詔求直言徽之進對與雍孝聞等力陳時政闕失唱第日皆駁放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徽之已卒



# 吳郡志卷二十二

## 人物

顧琛字宏璋。吳縣人。和曾孫。祖履之。父倓。並爲司徒左曹掾。琛謹確不浮華。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侯。三年。竟陵王誕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琛及子弟官。琛執其使。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後復爲吳郡太守。琛雖貴達。吳音不變。

顧凱之字偉仁。爲山陰令。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尙也。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凱之未嘗低意。或嫌其風節過峻。凱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卒官湖州刺史。諡曰簡子。凱之常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微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姪愿。作定命論焉。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願歡上表曰。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蠡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葛藟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

郎俱不就。

顧黯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歡俱召，俱不赴。

顧子喬，吳人，梁武陵王府參軍事，以儒術知名。子烜，爲梁臨賀王記室，亦以儒術知名。子野王，仕陳。

顧憲之，字士思，凱之孫，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淳旨者，輒號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出公祿葬疫死者。王僧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儻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梁天監中卒，遺令勿設靈筵，朔望祥忌，權安小牀，勿用牲牢，設香燈，下素饌而已。所著文數十篇。

顧協，字正禮，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年數歲，外從祖光祿大夫張永嘗攜之遊武邱山，問欲何戲，協曰：「正欲枕石漱流，初舉秀才，沈約覽其策，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湘東王記室參軍，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曰：「協行稱閭里，學兼文義，服膺墳素，雅量邃遠，安貧專靜，奉公抗直，年幾六十，室無妻子，臣言欲於官人申其屈滯，協苦執靜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昔孔愉表韓續之子，庾亮薦翟陽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見文苑英華累遷常侍，卒官無衾以斂。武帝爲舉哀，諡溫子。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嗣息。博極羣書，撰異姓苑五卷。

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顧野王字希馮。烜子。七歲知五經大指。九歲能屬文。十歲隨父之建安。作建安地記。長則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時人稱絕。侯景之亂。歸本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伏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莫不壯之。陳天嘉中。卒官光祿卿。知五禮事。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視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玉篇。輿地志。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元象表。又撰通史要略。國史紀傳。未就而卒。

顧彪。吳人。以春秋左氏授朱子奢。名于世。

顧嗣允。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允永徽中。修國史。撰太宗實錄。又論次國史有勞。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拜相。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擢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少連命塞陷穿。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少連酒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封本縣男。贈右僕射。諡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閱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韋夏卿撰少連神道碑。翻顧氏復徙吳會。自晉司空和。泊梁給事中燿。至少連十三代矣。又云。少連父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貧履道。不辱其身。該通六經。高貫百氏。究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觀

夏卿所述。望蓋耆儒隱君子也。又云。子師閔。以拔萃甲科。次師安等三人。非少子也。碑見文苑英華。

顧禧。字景繁。祖沂。字歸聖。知龔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皆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戶讀誦。博極墳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襄。字公甫。郡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熙寧九年登第。召爲太學正。卒。歸葬虎邱。

戴顓。字仲若。父達。隱遯有高名。顓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自桐廬徙居吳。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陳遣。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鑿底飯。遣在役。常帶一囊。每熟食。輒剝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恆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遣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遣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南史。

何求。字子有。其先廬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爲吳人。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邱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弟點仕梁。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陸澄

虞棕沈約等表薦之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元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奉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陳景尙吳人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靈書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

抱朴子

何點字子皙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真素通美博通羣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爲孝隱士弟嗣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卒於武邱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宋齊之間累詔不就嘗患渴累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弟嗣本名犯太

祖廟諱

何嗣字子季仕齊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並棲隱求先卒至是嗣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嗣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嗣家世少壽惟祖尙之至七十二嗣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吳西山乃移還吳至吳居武邱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嗣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年八十六

孫修道吳人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子瑒仕陳皇侃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仕梁國子

助教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誦孝經二十遍丁母憂還鄉卒所撰論語禮記義見重於世

孫瑒字德璉吳人父修道瑒儻好口略博涉經史仕梁以軍功封富陽侯陳初王琳立蕭莊於郢召瑒都督郢州刺史周將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遂盡有中流之地奉表歸陳封襄縣侯召爲領軍將軍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改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改鎮公安爲鄰境所憚累遷五兵尙書卒諡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嘗於山齋設講肆集元儒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巧思過人爲起部尙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後主數幸其宅賦詩述勳德及卒尙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尙書蔡徵就宅宣勅鐫之略曰天長路遠歲久靈多功名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瑒二十子次子訓頗知名仕至高唐太守

杜之偉郡人陳武帝命以經授衡陽獻王昌

孫超之全景文皆郡人徵時嘗與沈攸之共乘小船出都有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超之果爲廣州刺史景文字宏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潘徽字伯彥郡人性聰敏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復令爲萬字文煬帝時爲京兆郡博士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禮學稱於江南。煬帝徵天下儒士。集內史省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擢太學博士。撰禮疏百卷。

徐孝穎。吳人。祖驎。梁侍中。石陽侯。父樞。陳尚書。起部郎。孝穎勤學多覽。善屬文。性至孝。丁母憂。三年。縗經不離身。經冬不御綿纈。形體骨立。杖而能起。每哭臨。哀聲徹於郡邑。聞者亦爲隕涕。嘗在園中晝臥。見人盜菜。徐轉身向裏。恐盜見之。其仁行謙退。皆此類也。仕煬帝爲學士校書郎。大業雜記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經。善文辭。正觀初。持節使海外。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累遷諫議大夫。唐初。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欲觀起居記錄。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尙有聞乎。子奢性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

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尙虛元。素履真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邱壑。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爲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爲

昭陵挽詞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翰林盛事。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逢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常慕謝康樂之爲人，言終當樂死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舉博通墳典科第一，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大歷初，以倉部郎使新羅，遇風濤，舟幾壞，衆謀易單舸，崇敬不肯，獨濟風訖，息使還，囊橐惟衣服，東夷傳其清德。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餘姚郡公。表歸上冢，寵賜贈帛，儒先以爲榮。卒，贈僕射，諡曰宣，論撰數十篇。

歸登，字冲之，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高第，又策賢良。性溫恕，嘗慕陸象先爲人。正元初，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右補闕熊軌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名無所回諱。轉起居舍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概懷。順宗爲太子，登父子侍讀，憲宗問政所先，知帝容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爲諫言。進工部尙書，封長洲縣男，諡曰憲。

歸融，字章之，登之子。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劾奏請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歷兵部尙書，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

沈旣濟，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史館修撰，議則天皇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位禮部員外郎。

沈傳師字子言。既濟子。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舉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中推爲顏子。復登制科。累拜尙書右丞。湖南江西觀察使。吏治嚴明。吏不敢罔。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贈尙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沈詢字誠之。傳師子。能文辭。累遷昭義節度使。治尙簡易。人皆便安。卒。贈兵部尙書。左散騎常侍。

徐岱字處仁。蘇州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終給事中。史館修撰。

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書記。破朱泚。公異爲露布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簷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然仕不振而卒。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幼喪母。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授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瘠。見者愛其死孝。觀察使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束帛。旌表其閭。後爲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遜。牢切辭疾。求外。所至以清靜聞。終太常卿。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問。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 吳郡志卷二十三

## 人物

顧雍字元歎吳人曾祖奉潁川太守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喈同名而字元歎從宦有治迹累遷領尚書令封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為孫權所敬憚代孫邵為相選用文武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相十九年卒子裕襲侯雍弟徽雍族人悌雍子邵穆一名裕邵子譚承

顧徽字子歎雍之弟以才辯為孫權腹心權欲揣曹操意遷徽輔義都尉以往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拜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吳書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權時為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與舅陸績齊名為郡守舉善以教風化盛行留心下士雖役伍微賤皆拔而友之世稱知人子譚承

顧穆宜都太守子榮仕晉

顧譚字子默。邵之子。弱冠爲太子四友。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謝景羊徽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孫權待之甚隆。遂平尚書事。遭讒徙交州。著新言二十篇。

顧承字子直。譚之弟。孫權召見之。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吳郡西部都尉。出平山越。入爲侍中。終奮威將軍。

顧禹字孟著。雍諸孫。而榮兄子也。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父穆。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陳敏反。南渡江。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以羽扇麾之。皆潰。永嘉初。召拜侍中。禍難方作。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爲軍司。謀畫皆諮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榮經德體道。謀猷洪遠。忠正之節。在困彌厲。族弟衆。

顧衆字長始。父祕。交州刺史。衆有文武才幹。爲鄱陽太守。王敦作逆。以軍期召衆。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陸玩曰。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何以加之。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與賊戰破之。以功封鄱陽縣伯。遷僕射。卒。諡曰靖。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族子和。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曾祖容。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大守。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王導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累遷中丞。僕射。多所獻納。不阿權臣。卒。

官儀同三司。諡曰穆。子淳。歷黃門侍郎。左尉將軍。曾孫琛。仕宋。

張允。吳人。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子溫。字惠恕。少修節操。容貌奇偉。顧雍以爲當今無輩。孫權聞之曰。如是則張允不死矣。召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人甚貴其才。權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豔譖行。遂併幽之。略統表理曰。溫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躐冠羣。煒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若忍威烈。宥賢才。以純大業。固明朝之休光也。權終不納。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寶鼎初。使于晉。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屈。羊祜何禎竝結縞帶之好。道病卒。

張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爲海昏令。甚有惠化。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拜郎中。爲廣德令。有治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又文士傳曰。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問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驟襲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榦。種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張祿。少有孝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祿帝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祿。使

仇王樟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乃自飲之。卒。子暢仕宋。張憑字長宗。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劉惔見之。清言彌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張澄。吳人。晉光祿大夫。當葬父。郭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鄉校。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四。至曾孫裕。遂昌子彭祖。

張彭祖。廣州刺史。子敞。侍御史。度支尙書。桓元篡位。以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元爲吳郡太守。一云爲吳國內史。子裕仕宋。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

張翰。字季鷹。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識。便同載去。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吾本山林閒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邱賦。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語終日。隨事響應。無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吳書弟峻。

沈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常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勅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林笑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爲可繼呂蒙張溫使領兵屯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常不足用遭二宮交惡據擁護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新都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襲爵尚公主至驃騎將軍

朱桓字休穆郡人討平山賊有功遷濡須督拒魏曹仁衆寡不敵桓謂諸將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部兵進擊仁敗走拜前將軍封侯桓輕財貴義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其沒也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官周其喪事子異

朱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累遷至鎮南將軍大破魏軍後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琳所枉害

卜靜字元風與顧邵陸通張訓等齊名終刻令

暨豔字子休郡人張溫引爲選曹尙書性狷厲好爲清議是時郎曹混淆多非其人豔臧否區別賢愚異貫遂爲浸潤所譖

韋曜字宏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爲太史令孫皓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

登帝位。宜名爲傳。由此漸怒。皓酒後以嘲弄公卿爲歡。曜但言論經議。爲不承詔。收曜付獄。徙其家零陵。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爲呂岱所薦。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孫拯。郡人。爲陸機司馬。孟超直入機麾下。奪囚。拯勸機殺之。不能用。及機爲成都王穎所害。又收其弟雲。龍及拯。皆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衆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譴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二人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亦被害。

吾彥。字士則。吳人。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陸抗奇其勇略。用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輒爲鐵瑣。橫斷江路。晉師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始歸晉。爲交州刺史。二十餘年。清身率下。威恩宣著。南州寧靖。入爲大長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奮論。與王沈釋時論同意。讀者莫不歎息。仕爲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繫。惟誕與顧循不豫其事。

吳震。郡人。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爲著作佐郎。

范平，郡人。其先銓侯，馥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該通百氏。詔諡文貞先生。三子爽、成、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家世好學。關內侯蔚子文才，亦知名。



33  
14  
3149



吳郡志  
附校勘記  
四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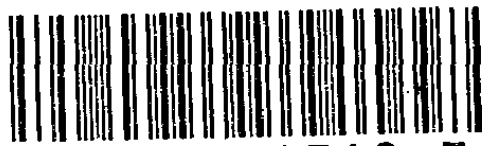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吳 郡 志

附 校 勘 記  
(四)



3 0646 4718 7

蒲 成 大 撰

吳郡志卷二十四

人物

張裕字茂度。敞之子。為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解職還家。徵為都官。固辭。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為會稽太守。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守諡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

張鏡。裕之次子。少與顏延之隣居。延之常談義。飲酒喧呼。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深。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

張永字景雲。裕之第三子。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大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授揚威將軍。都督諸將。經略河南。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薛安都。封孝昌縣侯。改吳郡太守。遷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年雖老。志氣不衰。子瓌。仕齊。

張岱字景山。裕之幼子。仕為東遷令。殷沖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棲遲下邑。名器方顯。終當大至。歷臨海。豫章。晉安三王府諮議。自謂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徙益州刺史。益土安其政。齊建元初。為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未欲回換。但



083  
1124  
2:3150

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諡貞。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元徒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又資饋其妻子。武帝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卒。諡曰簡。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轎車。諸子從焉。子敷。

張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便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唯得一扇。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筭流涕。性整肅。風韻甚高。好讀元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帝見而愛之。與高士宗少文談。繁象少文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仕至黃門侍郎。後軍司徒左長史。父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毀瘠成疾。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追贈侍中。名其所居。曰孝張里。

張暢。字少微。禕之子。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元嘉中。累遷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尙書李孝伯語。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改爲南譙王。義宣長史。元凶弑逆。義宣舉兵。暢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封夷道縣侯。義宣有異圖。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毀狀。義宣敗。暢見原。轉侍中。會稽太守。卒。諡曰宣。

張緒。字思曼。演之子。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並貴異之。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謝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袁粲謂有正始遺風。出爲吳郡太守。齊建元初。爲中書令。素望甚

重。太祖深加敬異。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長於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益州獻蜀柳，狀若絲纒，武帝植之，靈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其見賞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殮，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作蘆葭輜車引柩，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焉。諡簡子。子充，仕齊。張瓌，字逸祖，永之子，仕宋，不欲前兄瑋處祿，免官不拜，遭永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者。事捷以告張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郡人顧嵩、陸閑，少年未知名，瓌引爲綱紀，後並立名，皆以爲知人。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鬱林之廢，朝臣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見朝廷多難，屢啓還吳。梁天監中卒，弟稷、子率，並仕梁。張沖，字思約，敷弟，束之子，母戴，願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仕齊爲青冀二州刺史。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取果菜，流涕薦焉。後遷郢州，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明年，梁兵圍之，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張融，字思光，暢之子，弱冠有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旣異

物以奉異人。仕宋爲封溪令。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融風止詭越。見者驚異。聚觀。齊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義宣之亂。官軍欲殺融。父暢。張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興世子欣時。坐罪當死。融又啓。竟陵王欲代欣時死。王義之。建武中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三千買棺。無製新衾。有玉海。集行于世。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弟寶積。

張寶積。何點謂爲保家之主。永元中。乘腰輿。謁蕭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自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旣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善之。後仕御史中丞。

梁張稷。字公喬。瓌之弟。幼有至性。所生母喪。常設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州里謂之淳孝。父母沒。廬墓六年。性疎率。明悟。有才略。仕齊衛尉卿。東昏之難。爲梁武佐命。然常愧之。徐道角作亂。見害。奉祿皆頒親故。家無餘財。與族兄充。融。卷。並知名。時號四張。子嶮。姪率。率弟盾。

張卷。字令遠。稷族兄。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尙書。

張嶮。字四山。稷子。少篤孝。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執刀。不聽音樂。仕梁湘東王長史。王爲之筮。得節卦。謂嶮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嶮曰。貴得其所耳。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兵赴援。賊將劉神茂。遣使說嶮。嶮斬其使。景遣侯子鑿。擊嶮。

嶮軍敗。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以刀。不屈。執送景。將舍之。嶮曰。速死爲幸。與子孫同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嶮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子。弟翠亦知名。

張率。字士簡。瓊之子。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每日限爲文一篇。至年十六。凡作二千餘篇。陸少元家有書萬卷。率盡讀之。齊建武中舉秀才。沈約目爲南金。梁武帝時爲文德待詔。帝見其文。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矣。又謂曰。卿東南物望。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宰相才。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出爲新安太守。率嗜酒。於家務尤忘懷。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張盾。字士宣。率之弟。以謹重稱。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祖辯。宋大司農。父略。太子中庶子。種少恬靜。居處雅正。旁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尙。種有其風。仕梁始豐令。母卒。毀瘠過甚。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常若在喪。景平初。王僧辯以聞。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方卽吉。陳武帝受禪。累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卒贈特進。諡元子。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



張稜。仕梁。種之弟。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光祿大夫。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遊。嘗臂鷹牽狗。吳西郭中。年三十。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尚書殿中郎。王儉用事。方聚親賓。充殺巾葛帳。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入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禍。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歷梁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尚書僕射。頃之爲吳郡太守。卒。諡穆子。

張繹。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太平經。

張昭。字德明。弟乾。字元明。吳人。昭幼至孝。父煠病消渴。嗜鮮魚。昭結網捕魚以供。弟乾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醋。日食一升麥屑粥。每感慟。必歐血。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毀瘠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兄弟因毀成疾。昭一目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未五十。並終于家。嗣息俱絕。

張仲。字叔元。郡人。仕陳。左中郎將。好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前漢音義。官至漢王侍讀。張後允。字嗣宗。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冲。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允以學行禪其家。以經授太宗。封新野縣公。終散騎常侍。諡曰康。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天上柱國。恆州刺史。說之文曰。昌門一分。暉我諸侯。蓋居昌門云。張鎰。字季權。後嗣五世孫。父齊邱。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諡貞獻。鎰累殿中侍御史。將救盧樞死。白其母曰。樞免而鎰貶。默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坐貶撫州司戶。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爲賊姦所乘。以及其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

張從師。郡人。張說撰其墓志云。河南府法曹參軍。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沖和純粹。辯博閎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羣。秀才高第。歷官五政。忘懷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終。葬虎邱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秋。弟從中。時爲祕書省正字。從師祖損之。隋侍御史水部郎。損之生法。碩學麗藻。名動京師。從師之父也。從申自有時名。書法甚高。

張旭。吳人。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蹟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張僅字幾道與里人顧棠字叔思皆客於王荆公公作三經義二人與焉僅至著作佐郎卒方子通作挽詩極哀楚誦者為出涕吳人因目子通為方挽詩吳郡擊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旆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 吳郡志卷二十五

## 人物

楊收字藏之。父遺直。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遂居吳。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懿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鉅。散騎常侍。鱗。戶部尚書。

徐修矩。吳人。仕爲恩王府記室參軍。奕世才賢。承家介潔。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有潮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讀之。與任晦同時。日休與陸龜蒙作二游詩。謂修矩與任晦也。

任晦。吳人。仕爲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池中又爲島嶼。修篁嘉木。掩映隈奧。晦資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學名理之士。得顧辟疆舊圃以居云。松陵集

孫發。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當時如此。後未有繼之者。

皮光業。字文通。父日休。爲蘇州從事。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武肅王鏐辟以爲屬。吳越國建以爲相。教令儀注。多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仙中人。吳越備史

殷宅。字昌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趣裝東歸。侍母居

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之遊者鄉黨以爲榮採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奏授試崑山尉不就子侑遂顯官

鴻宿集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喜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罷卷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取之拾芥耳但它年從宦勿干英雄仁璧既成名錢武肅王待以客禮訪以天文固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辭及秦國夫人薨武肅具禮幣請爲志又不從遂爲錢氏所害其女亦善星學仁璧被繫女仰瞻而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備史遺事

溫訥蘇州人吳武忠王楊行密時爲大將劉威幕客行密卒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害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遠鎮訥之力也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淮人圍姑蘇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救兵至莫知城中音問福能水中行總帥因遣入城淮人設網縣銅鈴鐵鱗過之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亟舉網網舉而得度或浮水上則戴萍苳而行因得入城旣而復出凡在水中三日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爲神軍中皆服福奇才進官都指揮使吳越王城吳江置軍鎮命福主之許老於職至國初不絕備史遺事

丁偃蘇州進士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溫公詩話

鄭夷甫郡人少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夷甫命不過三十五

歲感歎叵堪。有人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次。敍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僵立。亭亭如植木。一指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牆。明日乃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敍其事。歷客揮犀筆談。

謝濤。字濟之。淳化三年進士。幼奇敏。講學陽山澄照寺。吳令羅處約。長洲令王禹偁。皆與定交。處約謂禹偁曰。濟之揚摧天人。吾曹敵也。由此聲名益顯。真宗卽位。銳意人物。內出濤等二十四人治狀。會京東強寇起。召知曹州。歷三司判官。兩浙轉運使。侍御史。直昭文館。知越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其爲侍御史。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及分務。悉屏去外累。不復親筆硯。曰。佚我以老。日閱舊史一卷。以代賓話。弟炎。有文名。與盧植齊名。時謂之盧謝。

謝絳。字希深。濤子。祥符八年進士。召試館閣校勘。上疏言國家當以土德王天下。又言真宗當配上帝。議不合。河決滑州。又言災異衆多。宜深自引咎。損膳于朝。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以休息天下。又請罷內降。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而後施行。因進聖治五箴。遷知制誥。出知鄆州。卒。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龔識。給事中。真正字犯孝廟諱嫌名。儀之子。端拱元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兼左巡使。本朝襲唐製，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目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使。本朝吳士登科者，始於識。今府學先達題名，以識爲首。識之後，有宗元等列於後。其家至今居崑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貼。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貼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丁謂，字謂之，長洲人。少與孫何善。袖文謁王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進士甲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蠻酋爲寇，謂諭以禍福，蠻感泣作誓，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舉自代者，乃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請外，爲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復參政，改樞密使，代寇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仁宗卽位，進司徒侍中，爲山陵使，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在崖五年，累徙光州，授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爲詩。至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嘗建鄉郡節餼，以至宰相。國朝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又嘗爲鄉里請於朝，特免丁錢。鄉人至今德之，祠於萬壽寺。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疎雋，幼習弓矢擊刺，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三年第進士，爲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有倅踞坐不起，卽移書責知州馬知節，知節怒，劾之除名。歸吳，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至今詠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嘗從民坊貰酒，大有所負。一日忽書壁作酒歌。

數百言。人爭往觀。其酷數倍。景德中。獻所撰虎鈴經。應籌策科報罷。封太山。祀汾陰。獻三大禮賦。卒於烏江主簿。

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閔。攜以見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以所作贊二令。二令名重當時。疑所贊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皆敏妙。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尙書員外郎。續歸田錄

祝庶。幾郡人。通象緯之學。累赴鄉舉。不中第。景德中。求試所習。以爲司天靈臺郎。

徐祐。字受天。擢第爲吏。以清白稱。慶歷中。屏居吳下。日涉園廬。以自適。終左司員外郎。年七十五。

鄭戢。字天休。吳人居臯橋。九歲而孤。長客京師。師事楊億。天聖三年。進士第三。累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戢強敏善聽決。假貸細民。繩治豪宗大姓。流姦吏馮士元于海島。執政盛度。程琳皆坐黜。朝議畏其讎核。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出知杭州。發丁數萬。開闢西湖。民賴之。歷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行邊至鎮戎軍。天寒。與將佐置酒。會塞塵起。有報西戎至。戢云。此必川兵按邊回耳。非賊騎。已而果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惡。邊奏互上。獨戢不以聞。上問。戢對。戎狄相攻。中國不足憂。仁宗嘗曰。戢氣質英豪。朕欲爲相。故屢試於外。尋爲宣徽北使院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二。贈太尉。諡文肅。



吳威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九年中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子純文行亦高鄉人目曰吳先生

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真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參知政事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袞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

程師孟字公闢郡人其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遂居吳師孟居南國側號畫錦坊景祐元年舉進士累遷判三班院給事中判將作都水監歷知楚遂洪福廣越青州爲政簡而嚴剴煩制劇才刃有餘罪非死者不以屬有司獄每爲空寬猛得中所至人悅性樂易純質言無隱情喜爲詩効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累官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八樂圃朱先生伯原少許可言師孟爲政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戣帥嶺南常衰化七閩無以加也天下以爲才卿吏師米芾亦云廣平公以文學登科以政事躋顯以言語出疆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云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盧秉父革本德清人舉神童慶曆之後累歷監司有聲請郡自效神宗嘉其恬退未幾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官制行累改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年八十二今盧提刑橋因其宅以名其家遂爲吳人乘皇祐元年進士元豐中爲發運使父革退老於吳秉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辭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龔宗元字會之。慎儀之孫。幼穎悟絕人。讀書虎邱。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第。范文正公謂之曰。君器業清修。它日必爲令器。謹勿因人以進。宗元後登朝。未嘗遊公卿門。文正之教也。終都官員外郎。宗元始以都官分司南京謝事。取白居易詩作中隱堂。語在園亭條。子程孫況皆繼登科。

龔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悅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峯。攻苦食淡。遂博極羣書。鄉人號有脚書廚。熙寧六年第進士。終桐廬令。子況。

龔況字濬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龔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十卷。

孫載字積中。崑山人。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崑山鎮防遏使。遂爲縣人。載治平二年第進士。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遂丐歸。一日徧謁先壙。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問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年七十五。

丁隲吳人。元祐中嘗爲左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於羅織黨錮。事載國史。侍其沔。字國紀。上世自高密徙吳。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艱險。五舉禮部。退爲鄉先生。治平三年沒。門人弟子相與議其治行。諡曰夷晦先生。滕元發志其墓。云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於民者。有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爲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捨不同。要皆天下之強立君子也。善士蓋指沔。其慕尙之如此。

秦希甫字辨之。郡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符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奏王瞻王厚取邈川青唐府庫物。因此致變。又言河州至湟州道路險阨。往者如赴死所。湟州本溫溪心故地。當求溫氏之後。立爲屏輔。皆在可棄。崇寧初。黨論起。言者以棄地爲罪。降官入黨籍。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嘗守郡謝事。因居天慶觀之東。有賢德名。

事具七拾堂條下

清臣天聖二年舉進士第

二。簽書蘇州觀察判官。累遷。修起居注。三班鹽鐵院。上疏論地震。熒惑犯南斗。因訟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辭舌。行將二年。人主當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出爲兩浙運使。豪右田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爭。清臣請疏盤龍匯。瀆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擢三司使。編前後詔勅。使吏不敢欺。遷歷翰林侍讀學士。歷江寧。邠。澶。清。永。興。河。陽。諸郡。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資爽邁。遇事敢行。數上書論天下事。其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錢象先字資元。郡人。中進士高第。宰相呂夷簡薦其經行。爲國子監直講。歷大理少卿。三司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尙書刑部侍郎。又歷知河中。河南府。許。潁。陳。蔡。亳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象先長於經術。仁宗留神經藝。象先以古學進。勉。間有顧問。依經以對。因以諷論政事。時務。有啓迪獻納之益。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又通刑名之學。所尙詳平。又以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于令者。甚衆。又省去許捕之條百餘。其持法近厚如此。修敕成例。賜勳爵。獨賜三品服。仁宗謂輔臣曰。象先以孝聞。有母八十歲。以此慰其母心。熙寧九年卒。年八十一。

滕甫字元發。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本東陽人。范文正公父之甥。教以爲文。文正爲郡。安定胡先生翼之。亦居郡中。甫來從學。廷試兩爲第三。孫沔一見曰。後當爲賢將。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歷開封真定府鄆許秦定青揚鄆等州。終龍圖閣學士。諡章敏。甫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葬陽山。子孫遂爲吳人。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皇后廢。極論不可。出爲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詳見圖亭門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絕筆詩云。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丹心愛戴在君親。忠厚之氣終始如此。

陳郢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丁晉公甥也。欲薦以官。拒之。續圖經。并其弟之奇。謂之兩高士。父殿中丞質。亦以德行著稱鄉里。

陳之奇字虞卿。曾祖贊明。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推官。所謂丁陳范謝四長者之奇。天聖中禮部試第四。御試不得第。居鄉里十年。無仕進意。母丁晉公之妹。晉公欲官之。之奇兄弟每力辭而勉。使復應舉。不得已復起。得及第。李瑋尙秦國大長公主。詔舉經術仁義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數月告歸。卽致仕。郡留其奏不可。時年未五十。未幾詔賜金錢復起之。卒不起。終太常博士。之奇孝於親。約於身。信於朋友。篤行好

學知道心泊如。不爲聲利所遷。其退歸與鄉人同憂樂。赴人之急。至于州縣無所避。州縣以之奇。至誠亦不爲疑。平居靜默。與人言忠孝立身。聲譽不倦。人莫不以爲君子。每出乘羸駒。里巷小人見之。必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四方賢士大夫。至吳必問陳君所在。爭欲一見之。王岐公開其喪。曰。吾嘗與陳君相從於閭門之下。觀其言。出入仁義之際。真君子哉。乃爲誌其墓。而題曰。太常博士致仕陳君子之墓云。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蒲陽徙吳。爲吳下鄉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事具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卽棄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出入耕獲。閒則讀書。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指。平居視之。猶木雞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覈。至到確然。莫能移。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爭傳誦。王安石以爲精詣警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敕牒袍笏於其家。得興化軍助教。拜授唯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卽屏居於外。預知死期。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楊懿孺字彝甫。其先自浦城徙長洲。以行義隱處。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事具程俱所撰墓銘。略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楊公。卽懿孺也。懿孺少孤。力學。言行相顧。朝無夕儲。讀書哦詩。泊如也。神夷氣昌。未嘗有飢寒憂。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名。後調南昌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直心自信。不知世間有傾巧事。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間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雖嘗出而仕。人猶謂隱者。

# 吳郡志卷二十六

## 人物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史傳。其略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爲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權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天聖中爲祕閣校理。以言事件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又揖宰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州地瀕雷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知開封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又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逝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

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歷三年。爲區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僂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卽請行。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尙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佑。少有大志。蚤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閩〕願撰文正公眞贊云。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齋是虔。不傾不搖。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第皇祐元年進士。父薨。始出仕。治平中。爲侍御史。議漢王典禮不當。命出房闈。通判安州。由是名震天下。後知諫院。言王安石驟更法度。恐失人心。作尙書解以進。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伸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述。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復出補外。元豐八年。召爲給事中。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陳禦備西戎之策。事俱施行。元祐三年。拜尙書右僕射。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救蘇軾。韓維。王覲等。極言前世朋黨。

之禍。吳處厚箋蔡確詩以聞。朝廷欲貶之死地。純仁獨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已七八十年。不可自吾輩開之。奏乞薄確罪。亦出知潁昌府。踰年復相。於事無所回隱。同列病之。哲宗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問人材法度。悉實以對。章子厚用事。復出知潁昌。累貶永州。徽宗卽政。卽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以中太乙宮使召。以目疾辭。上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爲恨。年七十五薨。賜世濟忠直四字。爲墓隧碑首。諡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子。元祐中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論張耒不當不候參告令供職。一時聳動。知開封府。一切以寬革前政刻深之弊。中丞蘇轍攻右丞王存去。將用轍代存。純禮曰。蘇章不避嫌。此必不放過。數日徙純禮刑部侍郎。轍方拜。元符三年拜右丞。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況精力康強。卿等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救陳次升以言得罪。乞以嘉言用江公望。留王觀。解上官均。鄒浩之言爲理當。從之。乞罷京城猪羊圈。解山陵盟器之煩費。曾布榻前云。人皆言財用不足。天下何憂無錢。純禮進曰。天下告窘。戶部無料錢支。藏庫空竭。無如今日。布誑陛下。建中靖國元年。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崇寧初。累責單州。年七十六。純禮居二府。布衾絕袍。不爲表襮。沽名譽。食飲不擇其鮮。不役婢妾。中年卽清居。端坐全真。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五子元豐中歷鄜延陝西轉運判官鄜延都總管環慶經略安撫使改鄜延又改熙河蘭岷路元符中改河東復移鄜延兼知慶州延安太原府戶部侍郎知河南府神宗謂純粹遇事不苟存心公家旁無顧慮任陝西轉運時嘗五路大舉財用匱乏吳居厚爲京都轉運使上羨餘三百萬緡上遂以賜純粹純粹愀然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力辭弗納紹聖元年言者論弃四寨之地實啓戎心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純粹等行之於外後遂入黨籍最後貶鄂州久之敍官復徵猷閣待制政和七年卒年七十二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紹聖初爲開封尉戶部尙書蔡京結后戚向氏欲展向氏墳正平爭以爲民田不可奪京坐贖銅由此恨之忠宣薨小人附會言正平兄弟撰造永州傳宣聖語及行狀非忠宣意行狀實李之儀受忠宣之意次第之正平遂與之儀俱下御史獄事解猶謫龔州歸終身不仕初忠宣薨特添恩澤分官中外諸孫久之追奪例外官正平遽納其子官全其姪與甥焉方遣表獄作弟正思曰兄是時方當窳步某實預議正平獨身當之其後徐丞相處仁問正平之爲人於王寔仲弓仲弓作卓行對一篇大略謂正平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云

范琪字希世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開封府法曹知鄆縣葺堰埭百餘決導滌積徙常熟濬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爲公家利其在天府議法必精握節不撓府尹胥安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

師道有賢名。蔣堂敍范氏。上世謂琪之高祖。隋自唐末作麗水丞。屬亂離。遂家於蘇。曾祖鈞。祖從誼。竝在錢忠懿王幙下。父昌言。歸本朝。贈國子博士。皆葬吳縣三讓鄉之天平山云。

范師道。字貫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擢侍御史。數以論事忤宰相劉沆。出知常州。復召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號。乃言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宮人多遷除。恐女寵因緣以害政事。上皆嘉納之。又言陳升之不當進用。出知福州。復入爲三司鹽鐵副使。終直龍圖閣。知明州。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京。世亮。皆登科。

范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適師道守明州。世京棄官侍養。曰。人子事親之日少。事君之日多。寧可曠時失定省。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爲隕涕。服除。熙寧初。官湖北。廣南。召至京師。與時論不合。辭歸。終祕書丞。

范纒。唐末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開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而卒。廷寶佳話。唐宋遺史。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詠懷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其氣槩崢兀類如此。林慮。字德祖。旦之子。好古嗜學。擢第。累遷朝奉郎。太學錄。開封府司錄。以府尹不之禮。移疾告歸。不復出仕。所居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屏置朝章。不入州縣。先達稱其高。有大雲集百卷。神宗聖訓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第號其居曰樂園時俊成師仰之號樂園先生米芾撰墓表略云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築室樂園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園以不見爲恥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召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元符元年卒鄉人立祠於郡庠家徒藏書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其家絹百匹

崇大年字靜之慶歷中擢進士第歷知青田縣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責追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產雖杖胥吏三五輩尙可寬一邑之民至冬民無不納足者徒知浦城縣舊設兩棧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以牛馬吾民悉命撤去有疾丐分司歸吳日與程光祿諸公觴詠燕遊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固志尙夷曠恬於勢利不求聞達辭卻薦辟浩然易退吳士自陳君子之奇之後大年繼有賢稱分司後十三年致仕又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樂園先生朱長文與鄉人議諡謂黔婁辭國有餘貴辭粟有餘富其諡曰康陶淵明隱約就閒其諡曰靖節大年當有道之世乘難進之節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貧而忘憂凜然有古高士之風乃共諡曰康靖先生

林希逸史朱長文行狀

富嚴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未嘗一造官府以耆德稱所居坊人以德壽日之富氏本出處之青田文忠公弼於嚴爲叔父嚴之祖始居吳葬焉遂爲吳人子臨亦有文名曾孫鈞洵元衡皆登科

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鶖獸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以厚賞啖壯士不閱月得鶖獸數十尸諸庭乃號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以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詩酒之適十八年東南高士皆願從遊卒年八十四

胡稷言字正思則之姪學古文宋景文公以特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圃鑿池追陶靖節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子嶧

胡嶧字仲連居五柳松窗蓬戶人以爲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用杜甫詩名所居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宮嚮進用矣以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乃以左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事歸築堂曰宜休相羊里巷鏘銖軒冕殆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耕

郭元邁字英遠附之孫博通經史入太學魁上舍靖康之難募使北敵通問徽欽二聖元邁上表請行詔以爲副使行次河朔以尺紙付家云出疆當艱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矣至金廷上書北帥粘罕乞歸二聖爲金所留尙書洪皓自金北歸首言王倫及元邁以身徇國弃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章甫字端叔自建徙居於吳其八世祖本浦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顯位珠林至甫曾祖可

法始登科。甫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太府寺丞。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事。崇寧初。除都官郎中。陛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非爲身謀。稍稍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黨籍。禁錮子孫。恐非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尋掛冠歸吳。藏書萬卷。讎校精密。卒年六十二。八子。憲其一也。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文。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仁等游。尤達於春秋。有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幾爲之序。

鄭亶。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度不碌碌。嘉祐二年進士。崑山自國朝來。登科者自亶始。嘗條吳中水利爲書上之。熙寧間。以亶爲司農寺丞。奉使浙西。措置水利。民不以爲便。遂罷。詳見水利門終比

部郎中。子僑。子高。亦有才。鄉里推重。謂之鄭長官。有幼成警悟集行於世。

李璋。居盤門。有不羈之才。王荆公甚愛之。嘗有詩送璋。應舉云。湖海青衣二十年。尙隨鄉試已華顛。又送其下第云。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璋後改名玖。以累舉補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孫樂道不仕。隨乎流俗。故止稱馬氏。聚族居于邑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兄弟六人。皆力穡。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京師太學。元符二年薦春官。與李彥方叔游。知友直賢。以其兄之子妻之。迨宣和水菑。全吳之田。悉與

江通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迎其親，徙于邑之進賢里，僦屋以居，躬養菽水，母子晏如也。建炎二年，以累舉得官，初主湖之武康簿，次監潭州南嶽廟，尚強健，卽挂冠，以宣教郎卒。年七十六。侍郎唐公輝、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孫先覺登紹興庚辰進士科。

閻邱孝終，字公顯，郡人。嘗守黃州。蘇文忠公在東坡時，與交從甚密。公後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爲樂。孝終旣挂冠，與諸名人耆艾爲九老會。

王蘋，字信伯，事伊川先生，視河南高弟楊時，猶爲後進。時亦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高宗駐蹕平江，郡守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上以爲通儒，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說：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頽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旣老，乃集古今語說爲一書，未成而卒。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登科爲雍邱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聖獻皇后旣復位，號典冊有未盡正者，策引古義上書，言甚切。後以此入黨籍，羈管登州，會赦還鄉。後除直祕閣，自號隨緣居士。



# 吳郡志卷二十七

## 人物

顏孚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采相繼高科孚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涖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斬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捶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撓權從之者甚衆獨景平終始不見子綏字天和亦能文屢爲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具區東南毀隄防溺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爲周視盡得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口七十萬舟徒無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於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郡侯致仕居蘇爲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十乃卒葬燕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轍爲作直節堂記黃庭堅明月泉銘誰賞音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閔中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壤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和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子葦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年七十三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略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僖之姪。宣和八年進士。崑山自邨直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爲國器也。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爲吳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號爲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爲終焉計。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南僧。終當尋盟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寒疾。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大觀中行年適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之夜禱於天。願減己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須臾腦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至八十三。乃終。明之踴躍舉場。以特恩廷試。年已八十二。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行義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疾。精神蕭爽。親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遺令毋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綽。光祿卿。父季端。爲郎。屢典名郡。建炎中。良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順。車駕南幸。游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酋。賊衆爲之披靡。衆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陽軍。

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負金萬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哭。問之。乃爲人責償。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橐予之。壽皇卽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之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往往識慮詳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迷。此不特爲弈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觀之審。天下之事。有不足辨者。雖然。是豈可與牽文泥古。沽名釣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爲天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成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闢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旣歸。杜門卻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

而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色加人。或評人短長。及告以人之傾己。輒俛首欲寐。每自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貲多推予諸弟。未始較。人皆義之。

###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溫。爲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爲之贊頌。吳文安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溫弟白。有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勸善不嚴。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烈女傳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爲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

日雷雨晦冥。賊懼叩頭謝罪。葬之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

文樞鏡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丕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共燉風邁。淑謹其身。

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爲吳郡太守。爲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宋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張沖。張敖母。戴顯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敖皆爲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齊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珣。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姉子。汝宜收之。曇瓘既伏法。褚令僧簡往歛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立爲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爲帝太后。隋初。爲尼。改名

法靜。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 吳郡志卷二十八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榜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榜

丁謂宰相

陸元圭

咸平二年孫暨榜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榜

鄭載

胡堯佐

大中祥符元年姚陟榜

唐儼

錢昆諫議大夫  
龔緯識弟

謝濤太子賓客

凌咸

譚應

許洞

許式

鄭爲

龔紀緯兄

龔會元識姪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榜

富嚴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

林咸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

謝絳壽子  
知制誥

天禧三年王整榜

鄭修爲子

天聖二年宋郊榜

葉清臣翰林  
學士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李瑀直講  
堪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榜

范師道仲淹  
姪

朱公綽

胡獻卿

錢象先吏部  
侍郎

鄭戩載弟、樞  
密副使

龔宗元識子

元絳參知  
政事

林茂先襲明  
兄

范仲淹參知  
政事

鄭條爲子

陳之武

林襲明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程師孟

鄭戴戰弟、刑部侍郎

陸景

祝熙載

寶元元年呂溱榜

陳之奇之武兄

鄭君平修子

陸絳

鄭戡戰弟

張誦天章閣待制

慶歷二年楊寅榜

李瑜瑀弟

孫規

黃頌

許奇

慶歷六年賈黯榜

崇大年

鄭方平修子

皇祐元年馮京榜

范純仁仲淹子、宰相

張僑士廉姪

李川

郎淑

皇祐五年鄭獬榜

滕甫龍圖閣學士

錢深

鄭汝平修子

支詠

郭鼎臣

范世京師道子

嘉祐二年章衡榜

陸元規

郝亶

嘉祐四年劉輝榜

朱長文公綽子

王純臣

丁偃

李逢原

張詢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林高咸德姪

程寬師孟子

陸元長元規兄

嘉祐八年許將榜

沈括翰林學士

凌民瞻

郭附

黃顏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張敦

吳純貺

張僅

李博聞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改名景平仲子

鄭仲

凌民師民瞻兄

范世亮師道子

熙寧六年余中勝

黃汝平

龔程宗元子

熙寧九年徐鐸勝

張元素

顧襄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勝

秦希甫

元豐五年黃裳勝

嚴君隣

元豐八年焦蹈勝

沈彥升

謝翺

元祐三年李常寧勝

范敦樂

梅灝

林程茂先子

張顏僖子

孫沖

黃韻顏弟

黃彥韻兄

張元弼

林植茂先子

郭際

張諤

林种茂先子

顏長民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彥

黃從周

周何

章衍之

錢煠

周沔

丁觀

李博喻

陳傑

孫實

陳序

元祐六年馬涓勝

林虞

嚴適

程駕師孟姪

魏志

陳疆

施遠

鄭倬戩孫

黃策彥子

紹聖元年畢漸勝

胡浹

程亢

林稹茂先子

富鈞嚴孫

胡安平

陳彥和

紹聖四年何昌言勝

郁師醇

魏憲志弟、吏部侍郎

林慮虞兄

富洵嚴孫

元符三年李釜勝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劉彥敦

方振

陶擴

徐端行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勝

崔伯乘

潘兌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昌衡弟

褚覃

崇寧五年蔡蕙榜

程元允師孟姪孫

陶振續弟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王棠

胡寬

政和二年莫儔榜

陳述

顏爲孚兄

政和五年何桌榜

陳起宗

王裳棠弟

顏采長民子

政和八年嘉王榜

顏天選

李彌大尙書

范聞

朱發長文子

李彌遠彌大弟、侍耶

林閑

方純彥

錢觀復

葉高節

唐輝繼孫、禮部侍耶

魏賁憲弟

邊知章

鄭聖任

單思淵

顏孚

王闕

張桄

張敏功顏子

錢當時

徐鷹

龔況程子

胡思決子

李毗

林摯

麋錯

黃偉

沈季孫

葉蕙

錢仲思

顏安時天選叔

張德本

李益瑀孫

鄭護

林瓊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勝  
程元弼元九弟

范嵩

鄭作肅

錢豫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勝

范零

余仔達先伯

李大鼎

林儼高姪

王葆

凌哲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鄭時戩孫

居世英

富元衡殿孫

邊知白戶部侍郎

凌遵哲兄、改名遵、改

建炎二年李易勝

倪成修

唐煜輝弟

楊景

凌揆哲弟

鄭揚

章藉

茅錫

胡利賓

孫觀

魏志上舍附

鄭大謙戴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勝

孫雄飛

錢南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孫起卿觀子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王履

王嘉彥藻姪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何備工部侍郎

嚴煥君隣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詹左

吳啟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胡元質給事中

冷世修世光弟

紹興二十一年趙達榜

范成象雲姪

黃萬頃

沈詢

王伯廣

翁翊臣

祝端表

冷世光

林光祖虞姪

郊升卿夏孫

陳長方

許光國

李渥

張世衡

胡百能

馬迴

顏唐天選姪

袁鼐

錢佃觀復子

李衡

麀師旦錯子



余松

錢俛 佃兄

成端亮

林育

顏發 唐弟

張允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陳九思

衛稷

樂備

陳晉卿

楊思濟

范成大 雩子

趙思

陳崧卿 晉卿兄

鄒嶸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鄭庶 作肅 姪

陳端友

顏度 發弟、叔 平父

王萬 葆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馬先覺

呂篆

方思 純彥 姪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章澥

胡元功 元質 弟

唐子壽 輝子 弟

王藝

成欽亮 端亮 弟

鄒止宗 嶸弟

郁异

袁宗仁 鼈子

姚申之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勝

薛甫

孫紹先子 雉飛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勝

何淇備姪

李卞姪起

林璞璵孫

辛機

林琰璵弟

林廷瑞

陳九德九思弟

乾道八年黃定勝

范之柔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棠孫

吳兢

范藻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駉勝

姚濟

錢萬頃兄萬選

王鏡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勝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勝

黃由 狀元

王保大 有大弟、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衛涇 狀元

呂伯奮

陳熠

張攀 敏功

黃演 筆會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

顏叔淵 度姪

趙興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 衡子

余達先 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榜

周南 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襄然

李南 姪公

李起宗 應祥

顏叔玠 叔淵

丁愨

任相

陳振

顏叔平 叔玠

葛燦

紹興四年陳亮榜

黃涇 演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姚宜中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棐叔

糜溧師旦子

顏叔瑤叔平弟

潘興嗣

衛沂涇兄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曹漸漕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緝

沈誠詢孫

姜京

趙汝璪

趙汝祚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弟萬里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鄭啓

陶永叔振

周深源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衛洽涇弟

衛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棻

趙濶夫

辛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 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勝

嵇源 上舍

陳德林 上舍

施振

方萬里

趙時謫

嘉定七年袁甫勝

衛洙

王尙輔 保大叔、棠姪

張震發

顏儼 長民曾孫、為孫

黃必大

趙豐亨

嘉定十年吳潛勝

趙汝禚 汝前兄

趙希魯

糜楮 深兄

趙潘夫

沈有開

王圭 父邁、乾道己丑鄭勝

蔡廉

嘉定十三年劉渭勝

黃保大 必大弟

王斗文 毓姪孫

趙滬夫

李公縉 叔南

施秉 貫溫州、寓居吳江

趙體國

謝耶 上舍

王埜 從事耶

張新震發從弟

陶瑜叔祖永

周夢發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伯下

王熙載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鄭起潛上舍甲科

趙崇驥汝積子

朱檜

周申內舍南姪深源兄

蔡珏內舍

李任通直

郁雲內舍異姪

褚南右科夜姪孫

沈應昌

凌雲揆姪孫

王丙發

寶慶二年王會龍榜

盛文昭章姪

莫子文內舍

趙礪夫黔夫兄

趙崇詩

趙時伸礪夫子黔夫姪

葉酉發蒙之姪

徐章鼎弟

顏模叔瑤姪

蔣南金

陶虎叔永姪瑜

紹定二年黃朴榜

盛文韶章姪文昭兄

郁中異姪雲弟

趙侶祖興祖弟

王窈啟

武舉進士題名補注

建炎二年徐遂榜

褚孜 第二人

乾道五年趙鼎榜

朱子美 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榜

朱起宗 推第一人 恩例

淳熙二年蔣介榜

沈嗣宗

淳熙十一年

林鏐 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詳榜

蔡革

慶元二年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葉潔榜

商覺民

李岳

孟滉

李頤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榜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榜

劉以中絕倫





# 吳郡志卷二十九

## 土物上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葦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燻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囊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來，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鏗，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載其事。

吳越春秋、  
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鉤。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以獻。詣宮門求賞。王曰：為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衆鉤示之曰：何者是也？鉤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俱飛著父胸。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鉤不離身。吳越者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久為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罅，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繩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石為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勗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勗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為盤固侯，勗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旁，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剝石面，顰作彈窩紋，銜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作碑碣。及甃砌塔祀者，則出湖中之鼉山，瑩潔可鑑，堅潤如金玉，亦為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陳涿太

井序客有請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為賦。其辭曰：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濱，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驚岸，低開畫屏，素煙散而復聚，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躡無狀，雲飛乍起，稚戲搗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殺如比干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鏃，韓枝之劍利於鋒，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輪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差難得而剖悉，我將弔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求之，如張平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于庭園，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

作曠兮。汝頑厥姿。攻汝爲磬兮。汝濁其聲。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子之醜。八程俱太湖採石賦。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產。謹爲賦云。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於淵。機械既發。蚌其無間。不翼而飛。無歷而躡。剝山探海。階世之競。遇若富蟻。瘡。則爲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嶺巖於骨節。與瓦江山之嶮嶮。續劍閣之峨峨。莫不別山骨。拔雲根。貞女屹立。伏虎奮奔。督郵擯袂以相視。令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遭於陸沃。豈有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侶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戶蛾集。諸師雲屯。輪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爲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爲璞。則山將貧。煮糧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元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爲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也。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更呼而語曰。嗚呼。不可與語天。媿姑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輸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厚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魂環非。天不聽其寶。樽楹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非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堯。北有久驕之虜。顧蹀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遂死。方將不顧一戈。不馳一羽。珍醜類於烟埃。獸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蒙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勝。惟屬鑿之無知。顧尙方之奚裒。故將鑄采石以爲劍。凍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豈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整。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陽於咳眊。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囊之老。有茅不薈。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校免而足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麗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故將披旒而出。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胸次。編繪兩儀而執天衡。燮理二氣而襲氣母。此包嶺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窮於藐姑之處。吾其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曠其知。鹿豕其遊。竊臆妄議。乃命如之。《白居易太湖石記》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者。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爲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唯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謹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史。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瓌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坳

秀出。如靈邱仙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瀟灑洞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削。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跄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舞。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飲雲散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日。巖巒雲霧。若拂嵐撲簾。霧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巖巒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然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杯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輟而來。無歷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石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牛僧孺題太湖石詩序。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得樂天詩。杯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鬪。恢怪鬼神驚。帶雨新冰淨。轉敲碎玉鳴。攪又鋒刃簇。纓絡釣絲繁。近水摺分冷。依松助澗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隆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噤寒微寒早。輪困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鼉足困支撐。珍重姑蘇守。相怜懶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河僅百程。池堂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醒。嬌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南朝有司空石。蓋以定石之品流。念此園林寶。還須別裁精。詩仙有對白。為汝數逢迎。劉禹錫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詩)覽澤生奇石。沉澗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國。來榮朝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銹鏽玉韻聆。烟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鵲貌。纖銜蟲篆銘。犀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瑤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渺小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潤年齡。採取詢瘡毒。搜求按舊經。垂鉤入空隙。隔浪動晶荧。有獲人爭賀。歡譁眾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聲。視物洛陽陌。懷人吳御亭。寄書垂天翼。早晚起滄溟。(白居易牛相公宅太湖石詩)銜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碑拆劍門開。峭頂高危矣。幡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磷狀。凝成瑟瑟胚。廉能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業形將動。鬼峨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著風雷。薰潤沾新雨。班明帶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深剗馬腦壘。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此為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深沉亦有媒。拔提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隨金碾用。不學山頽。疎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又詩云)遠望老嵯峨。近觀怪嵌崆。機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迥矣仙掌迥。呀然劍門深。形質貫千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為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持帚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又詩云)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枝。風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華山孫。(皮日休詩)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屨。雪陣千萬戰。薛巖高下劔。乃是天詭怪。信非人功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復若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蟻。或蹲如虎豹。連絡若鈞鑠。重疊如萼跗。或若巨人髀。或如天帝符。降肛質筍筒。格磔琅玕株。斷處為海眼。移來

和沙鬚。求之煩毛倪。載之勞袖爐。通侯一以眇。貴却驪龍珠。厚賜以深寶。遠去窮京都。五侯士山下。要爾添苗。窮玩若稱意。爵祿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詩。他山豈無石。厥狀皆可驚。爛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裁基棟宇。礪而成廣殿。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瑣。或將破仇敵。百戰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一以非此選。槎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彥。所奇者嵌壑。所向者蔥蒨。旁穿參洞穴。內窳均環釧。刻削九珠窗。玲瓏五明扇。新瑤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風只流眇。胡宿詩。海岱松玄得名。洞庭山脚失寒瓊。漱成一朵孤雲勢。費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遠蒼蒼幾遍行。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為七等。以虎邱石井為第三。吳松江為第六。今劍池旁經藏之後有大石井。面闊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堙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僧如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旁皆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勝劍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為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旁。以為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天平山腰。乳泉也。〔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抱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啻哀樂音。月好翠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裴回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陳純臣〕白雲泉書。前進士陳純臣謹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嶽巨浸。不待傾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迨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洒然忘懷。碾北苑之一旗。煮井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尙。天寶中白樂天出隱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諷。而有所未

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惟閣下性得良之醇才。猶泉之溶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氣。是四雅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栢。真彼一隅。歲時往還。管愧文辭容澀。不足為來今之信。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暨賤發詠。樂天如在。當斂策避道。不任拳拳之誠。（錢藻）白雲巖靜最深隈。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整寒雷。源從天漢星躔落。流自繁峯海上回。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愁愁泉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極清冽。相傳為得道僧名愁愁和尚者卓錫所出。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真誥所謂白芝隱泉。其水紫色。

白磬出陽山。鑿山為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瀾泥。見風漸堅。膩滑精細。他處無比者。上。人亦當白石脂。

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脂用也。

綵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後研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牋詩云。向日乍驚。

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

牋。正用吳法。名吳牋。

五醖國徒反。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醖酒詩。今里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甗。翌日。又以米投。

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醖。其酒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醖。是米五投之耶。李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

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

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談苑唐李邕調鴨賦東吳王孫嘯傲閨門魚橫玉劍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兮錦而酌誦徒座取物為娛微羽毛之好鳥得泐解之仙覺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啜喋爭食離礙帶鷓隨綠波而滂蕩向紅藻而數偷。鳧之為物也。詭類殊種。遲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鬪則仁而有勇。參差共聚。颯沓續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泐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為羣。繞菰蒲而相逐。隔州渚而相聞。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代擒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兮決勝。終追飛兮襲弱。鸞謂鷺鷥。遐疑返鷓。逼仄兮掣曳。聯翩兮踴躍。忽驚進以差池。儻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為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為之濱漫。排錦石。蹴瓊沙。披羽翰。簸煙霞。避參差之苻菜。嚙齒莖之荷花。駐江妃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查。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空里躡。蛙窟兮失穴。龜魚兮透泉。專揚之雞沮氣。領市之鷓慙。其為狀也不一。其為態也且千。豈筆楮之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良戒之而在。俾聞義而忘筌。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盾。以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羣鳥見鶴。以為同類。無猜。遂為矢所中。陸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歌云〕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背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刷宛若相逢喜。祇怕棧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流一矢。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謂功能邀翫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妒侶害羣由爾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鷺陷良媒。同類可畏。

鷓鴣。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脰。丹爪喙色。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為賦詩焉。賦詞曾誇鷓〔徒角切〕鷓牛欲切〕流。果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踈籠晚。不似閉樓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長。至今挂組野人儼。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光饗王僚。王僚被棠棣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進。擊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吳越春秋。



魚鱸。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鱸。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鱸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為之。吳人作鱸，自闔閭始也。吳越春秋

鱸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鱸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鱸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鱸形。案此即今之鱸殘魚。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鱸，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鱸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座，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鱸之。周浹會者，鱸鱸為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鱸，菰菜羹，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筍和為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為金羹玉鱸。大業中，吳郡嘗獻鱸鱸絲鱸，事具鮓魚條。陶弼江上魚者詩云：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洋州金橙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燒葑擣香齋。

白魚出太湖者為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

爲鳧。鳧頭中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嫩。爲江海魚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棟花時爲候。諺曰。棟子花開。石首來。筥中被絮。舞三臺。言典賣冬具。以買魚也。此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又有忍臭喫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魚無類。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有此魚。則爲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子。荊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豚。而後卽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鷗。因食河豚而死。以爲世戒。明道雜志

鍼口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鍼。春時羣集於松江長橋之下。土人撈取。以爲乾餉。遠味甚腴。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卽菱也。菰首。吳謂之菱白。甘美可羹。而葉殊不可噉。疑葉衍。或誤。今人作鱸羹。乃芼以葦。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堅。人云。計數百歲。

蟹。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蟹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蟹螯香。蓋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勞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得遜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遜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笠澤叢書

# 吳郡志卷三十

## 土物下

彭蠡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嶺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卽生小魚取魚子法侯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

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著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大業雜記

鮓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鮓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盜瓶密封泥欲食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則敷然散著盤上帝以示羣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

東海真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乾膾六瓶作膾法如鮓魚大業雜記

鮓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千頭六七月取魚長二尺珍者皮光徹如黃油鹹有味

賢於石首含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煬帝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則破袋出之色如赤瑠璃美勝鱸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

今鱸子猶存。而蝦子則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腴。鮓。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為之。一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鱸鮓。大業雜記

蜜蠓。擁劍。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蠓。糖蠓之類。擁劍。即吳郡賦所謂烏賊擁劍者。自白魚子而下。至蜜

蠓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為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繪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

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為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書。此米中間絕

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郡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

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

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

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匾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

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

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唐可類。瑜洞庭獻。新橘賦。以河海清和

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森森。而平湖。遠國之奧壤。中華之外區。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珍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元律改。風落遙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將海。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

帶澗潤而霜清。圓甚垂珠。琪樹方而執可。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它。於周制則那。充厥苞於林下。發使  
者於江沱。積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擘燦而巳晚。路崎嶇而甚遠。齊方物  
以盆入。謬本枝而不返。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固綠帶而未變。施素錦而猶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長。匪雕飾  
以自媚。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去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檣梨而莫運。備職貢  
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衆。斯橘也。栽則隔乎淮浦。生則主乎雲夢。獨擅美於當  
今。及歲時而入貢。〔第二人賦〕皇帝垂衣裳而制萬國。舞千戚而來九區。苞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爲常。知方輸之必  
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採。碧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帶。  
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楚塞以四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元默。深居穆清。扇鴻鈞而  
不幸。張大樂而無聲。罔彼要荒之貢。得斯華實之英。乃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道。秦。碩果可食。以表  
其時和。時和在乎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然。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然也惟  
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未葉。遺檳榔於後塵。然以出自  
荒陬。升聞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因人也。則  
其以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儼草木之可儔。希成名于入貢。〔白居易揀實橘書情〕洞庭實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  
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驚駘力。望闕難伸螻蟻誠。疎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梅華  
新橋〕千頭霜熟摘來新。包貢虔修望紫宸。它日功成許高退。社中還結素封人。

眞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爲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  
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  
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剪之。釘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  
公爲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於追鷗夷而酌西子。其貴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  
烈。又不待言而知。〔蘇軾洞庭春色并引〕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餽予。戲作賦  
一班。率東萊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爾爾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灑  
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鬢。命黃頭之千奴。卷雲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春之管。忽雲蒸  
而霧解。旋珠容而涕游。翠勺銀鬚。紫絡青輪。隨屬車之鷗夷。款朱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  
而起贊。散腰足之痺頑。連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鼉鼓。鼓包山之桂楫。如林屋之瓊關。臥松風

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淙。迫范蠡於滌茫。弔夫差之惛。屬此勝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如小兒拳大者。地理誌。

連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義熙起居注。

方蒂柿。出常熟。蒂正方。柿形亦方。色如鞞紅。味極甘鬆。它紅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戶。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邱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栗殼多毛。頂栗殼瑩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尙。〔自樂天吳櫻東吳。香色鮮積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處。街將火。人擠爭時踏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嘗為譜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荒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苦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颻可玩。其

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曰綠萼梅。凡梅花。附蒂皆綠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華仙人。夢綠華。京師長嶽有夢綠華室。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漸綠。四邊猶淺綠。亦自難得。曰百葉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瑣美。不結實。曰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于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園園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願作杏花香。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僧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此花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移接。殆不勝數。吳下紅梅詩。傳于世者甚多。獨方惟深一篇號絕唱。梅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曰驚驚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曰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爛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曰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馨口梅。音似僧馨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梅。花香積。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白居易郡園新栽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妒。今年好爲使君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質世稱奇。添在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眞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梅何足種。秦人願獨未相知。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甜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爲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爲圃畦者。自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釘盤。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自蜀東歸。以瓦



盆漫移數株置船尾。纔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

生乎城下。借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白居易〕子隨

根盤今在園闔城。當時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丹桂子。〕霜雪多難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竄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幸有開田地。何不中央

種兩株。

柳以垂者為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樂天蘇州柳〕

鄒。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婆娑一作婆娑。〕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炙香。煮以為飲。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

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為花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園在閭門內。植牡丹數

千萬本。以繒綵為幕。彌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家。不數日。墟其園。牡丹皆拔而為

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

希疊羅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韞紅雲葉及茜金毳紫中貴牛家黃等。

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王元之長洲種牡丹〕偶學蔡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晚來低面開檀口。似笑窮

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開梁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蕊。王母親將金粉傳。麻姑齊信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潮史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

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  
歌如錦拆·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目·  
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如車蓋薰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  
亦爲之屢變·淳熙丙午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狀之·略志於此·  
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豐暢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根纖弱·難得團簇·作  
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曰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積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曰  
棗棠菊·一名金龜子花·纖穠酷似棗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曰疊羅黃·  
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翦羅穀·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曰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葉密承之·格極  
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金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  
大·曰太真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曰垂絲菊·花葉深黃·莖極柔  
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穗·如小  
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  
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之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  
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坡上·則垂下異臭數尺如纏絡·尤宜池潭之瀨·曰十樣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  
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數名之·曰十樣錦·衢殿百花黃·杭之屬邑有白者·曰甘菊·一  
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擬以作蔬  
及汎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即此種花·差勝野菊·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曰五月菊·花心極大·  
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區毬子·細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園畫草蟲·喜以  
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  
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于前·曰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淡·  
欣然丰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植·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上品也·曰御衣黃·千  
葉·花初開深紅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亦變白·曰萬鈴菊·中心淡黃·子旁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香尤清·  
曰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蕭散清絕·一枝只一葩·葉亦綠甚·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  
尤積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結繁·曰末利菊·花葉繁縟·全似末利·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菊·  
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花葉尖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餘瀝菊·相葉稠疊·全  
似餘醜·比末利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葉單·綠葉尖長似蓬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曰

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其杏葉。曰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鬢。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旁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變微紅。曰桃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為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曰燕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色。豈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苗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萱艸。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艸。吳中書生呼為療結花。王子年拾遺。

辟香萱。吳中有之。述異記謂香似紅藍而甚芳。今吳下所植。其花淡黃。比常萱差瘦弱。香全類末利。為可貴也。

錦帶花。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也。此花雖處處皆有。吳中者特香。略如瑞香山礬。圃中夾路多植之。

〔梅摯海仙花〕泥根捧入故吳宮。暖力迎隨帶漸紅。〔近花本名錦帶。王內相再稱易今名。〕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錢買春風者。〔陸龜蒙〕會看南朝戲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鬪。買却春風是此花。

鼓子花。野花也。皮日休虎邱詩云。鼓子花明白石岸。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蔣堂嘗有詩。百銓先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成林。食夫或有凭欄者。不見修篁但見金。

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雖圍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衆多。故名哺雞。吳人謂雞鶩伏卵為哺。

桃枝竹。皮日休虎邱汎舟云。桃枝竹覆翠嵐溪。

白芷。一名葯。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為貴。〔陸龜蒙採葯賦〕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得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為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視一時之流恨。謫萬古之

遺香。問人則不風不宋。說地則非楚非湘。寒其榮。烟攜而動色。擷其體。雪挺而騰光。諷吟牢愁。子雲於焉華皓。吟哀時命。曼倩田是摧藏。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繫誓以難駐。舊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爲送行。陋君採芙蓉。仍勞贈遠。豈知陰晴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怒忿鴻驚。待笑者青琴時號。願謂者碧玉爲名。偷襲積。競繁盈。目斜柯而水怯。鬢盤葉而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環。蕙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契叩難申。融怡暗許。石能潛通。以。偶。山亦浮來而命侶。誓不爲巖阿竹。冉冉孤生。誓不爲澗底松。亭亭獨處。於是欺皓本。掩湘蕙。房紅者自破。襟纒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遺襟之詞。烟分而麝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臨著鄒獨以虛徐。當戶薔薇兮約弱。蜂咋葉而先盡。鶯蹊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苗烟活。風條絮語。不知海旁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爲上計掾。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長卿。或支離而含恨。或調笑以囊清。不同乎與臂弱而霧情。乘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萼綠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真。疎擲自持。雖陳辭而往愬。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腸回好繫。蟲織怨以成段。酒釀愁而判劑。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記室之少婦當爐。應還細履。景方駘蕩。思已低摧。酒疲於子建爲使。花困于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迴。莫與心傷。瑤圃從鷓鴣。景方駘(音)如防膽怯。空屏宜畫魁堆。(獸名也)剩欲追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而可學。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沉沉。如逢王母少黎。書還數數。

榴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榴李花賦云。一枝上能萬其膚。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牆當戶。一端晴綺者。紅薔薇也。皮日休汎舟詩。所謂淺深還看白。薔薇者。則是野薔薇耳。水邊富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五色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類也。又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蓴。味香滑。尤宜羣魚羹。晉陸機入洛。見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爲名對。晉

菘菜。唐人有云。闊葉吳菘。巨根蜀菘。

五色瓜。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有五色瓜。歲充賦。述異記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為蟲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國史補〕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野艇幾西

東。清冷映碧空。寒衣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棹入還。就日已生風。御潔玲瓏膳。人懷拔擢功。梯山設多品。不與世流同。

菱。卽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西陽雜俎折腰菱唐甚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餽餽菱。最甘香。腰菱廢矣。

# 吳郡志卷三十一

## 宮觀 府郭寺

###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為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西廊。畫靈寶

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

趙伯驥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皇

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殿六字為殿額。〔伯驥駁語〕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迺親御翰墨。書金闕寥陽寶

說。臣觀唐文皇書畫。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侈為美譚。然於明道開教。為生民福者。未始有闕。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八法。寫出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穆清。觀道妙於化原。降斯民於壽域。

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句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郡人龔頤正。作上梁文以進。壽皇嘉焉。

在昔吳都。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日月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帥雲霓而來御。蔚為上帝之高

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輯集九光之法駕。蟠螭萬礎。遺址故

存。瓊飛百楹。翠目未覩。方重熙累洽之運。正遠至邇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遠舊觀。其何以佇鸞游於肝蟹。甄靈覲於

輻員。皇上聽言。不吝有司之費。壽宮申祝。靈儲二聖之休。守臣承容志以致虔。上士不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高道

勤心。占筮室於瑤光。萃梓材於荆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不竦。瓊檣插拱。倏若化成。金

龍玉階。殆非人境。佇結綺繁朝。瞰之采。想飈稜宿非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之情狀。下銷鳴之玉珥。知足

得於降臨。現帖安之瑤壇。庶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巨壑之竊井。敢仰善頌。以佐

歡謔。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賜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拋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

煩香火詠朝辭。拋梁南。只尺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傑爛。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拋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輪景賦。拋梁下。日夕曾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闢坤珍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慈幃康壽。宸辰尊隆。德教並恢於彤管。仁恩長憐於清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兵革。民編益劬於耕農。千里絕扎瘞之盤。四民均享毒之工。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蛟服。肅千乘萬騎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風。皮日休傷開元顧道士。協長宮上啓金扉。詔使先生坐蛟歸。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恐潛飛。烟瀟玉笥封雲篆。月慘琪花葬羽衣。腸斷雷平舊遊處。五芝無影。草微。

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殿後通神庵。惇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建。庵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真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為神霄宮。燬於兵。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為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王禹偁撰新修太和宮記〕夫大

無類。聚其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二。亦統之而為一。蓋應機以設。殊塗而歸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紹聖棄智。道軒吳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璞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迨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諶之別業也。諶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元。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共舉。願毘陵之勳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象冠。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元主開元觀。省甄處洞元宮。尋屬兒也。云亡。委茲棟蓐。母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臥甕之後。林鳥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會田園。殫興寶宇。爰以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

吳元芝。主而建焉。于是翳榛蕪以樹垣墉。浚汗潦而開池沼。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僨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  
息。斯焉告成。倬彼仙德。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修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  
旭也。繪事盡妙。辟容有儀。芝蓋雲駟。婉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福札遘。歲有水旱。則必禱  
三官而禱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靈冷真籙。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恃也。爾乃就水以  
治檻。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荷鋪折。秋荷蓋圓。纒埃不生。衆卉是茂。漁人誤入。應謂  
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島。姑蘇勝概。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覲。隨圖循而效賈。已在提封。攷碑篆以無文。  
長虞陵谷。禹脩字人多暇。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茲歌而化俗。尙愧子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  
謹爲銘曰。蘇臺南趾。震澤東澗。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元門。乃與宮宇。肇  
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官山未勒。神宇空存。敢書事迹。貽于後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萍夾岸莎。春  
來乘輿宿烟蘿。隨風蝴蝶颯狂甚。當路花枝採折多。絳節參差抽苦笋。翠鈿狼籍撒圓荷。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  
養一。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  
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造。〔皮日休曉次神景宮〕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鹿躍。曉來到何許。俄倚包山脚。三百六十丈。  
寂寞。靜逕侵溪壑。仙扉傍巖勇。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欲臨幽壑天。萬想皆眉落。壇靈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瓊  
幃自迴旋。錦旌空燦錯。鼎氣爲龍虎。香烟混丹雘。凝看出嶺雲。默聽語時鶴。綠香不可注。雲笈懸無綸。晴來鳥思佳。  
掩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從鐸。清齋洞前院。敢負元科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靈藥。金體可耐錫。玉鼓堪咀  
嚼。存心服驚胎。叩齒讀龍蹠。福地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之虎軀。於蟲不毒蠱。嘗聞擇骨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既  
朱髓。青肝腹紫絡。伊余乏此相。天與形貌惡。每嗟原憲瘞。常苦齊侯瘞。終然合委頓。剛亦慕寒瘞。三茅亦常往。竟  
與珪組薄。欲問包山神。來踪少巖壑。〔陸龜蒙〕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藥珠屏。雖然羣動息。此  
地常寂靜。翠潤有寒澗。碧花無定影。憑軒羽人傲。夾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省。研空雪牙利。漱水石齒冷。  
香母未垂嬰。芝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白蔬。杯醴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真銷頸。肯信拈紫  
傾。猶疑夏蟲永。元津蕩瓊壘。紫汞啼金鼎。盡出冰霜書。明君一披省。〔皮日休三宿神景宮〕古觀半且寂。幽人情自怡。  
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涘。況此深夏夕。不逢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牀蠲復奇。石枕冷入  
屬。笋席寒侵肌。氣清寐不著。起坐臨岩墀。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意橋帶乳藤。壁縫  
含雲蕤。聞磬走魍魎。見燭奔群雌。沉瀝欲滴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發如吹簾。杉風忽然起。與破步虛詞。  
道客巾異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甘趨馳。〔陸龜蒙〕靈蹤未徧尋。不覺露色冥。遍頭問處所。宿下杉蘿絕。  
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卽神宮。虛堂愜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淨。髮鬢開玉室。敲鐘動涼殿。風凝古松



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真語·若授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脫·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探物外趣·未脫塵中病·舉手謝靈峯·徜徉事歸艇

上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置也元豐中陳于撰上真宮記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

徵祥·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揀·而傳者皆以為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幽壑之天·即洞天第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標渺峯之南·北際湖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捐宅

以資道而奏可其為宮·即今之壽聖上真宮也·山與壘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代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遼巖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為畫·慘焉而晦·莫辨其為夜·蓋山間

之朝昏也·芳林茂草·虎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蚺花野實·禽狄之所勝·而人力不能攜·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焦·松桂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為月·而不眩其速·積四時以為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遜

者誰肥·荒區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天聖八年·州偷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問焉不蹊·則藜藿荒我室·荆棘蕪我路矣·況緜久哉·紹先至·即誅

穢以治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塘·非特隄益莽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闕·神明既容·山

蔬園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衆人·訖至和改元·紹先亡·令朱超政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明其傳·以濟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鍼藥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少大·皆名

其為先生也·蓋昔之所已賤·至二人而興·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使數百年之蹤·粲然復在者·豈非人之難能歟·余因為之說曰·沖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香焉其太無者·道之真也·以心君神·以神王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

用也·與物非構而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傳於

祕·不傳於露·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真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於太陰·所以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

天地合·即將以相天地·而焉為天地所相·行之密以與鬼神通·即將以役鬼神·而焉為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

齊·此古之所謂至人·而寂寞于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于天下者·為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

道之不行於天下者·為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與壤濟物·

有如二人者·亦可謂難見也·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略·而又為之說如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于撰·(皮日休)逕盤在山肋·繚繞窮雲端·適菌杖頭紫·綠崖展齒列·半日到上真·洞宮知造難·雙戶啓真景·齊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躡

似天裂·朽中如井智·覆袂風擊疾·把阿地方疹(音灘)·根上露銜欽·空中狂波瀾·合時若蒼莽·闕處如輶轅·儼對無窮障·靜問殿陸離·靈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廊絮寂歷·中殿高蟻吮·靜架九色節·閑懸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筆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逐隱龍去·道風猶此殘·猶聞梓目草·往往生空壇·羽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霄·粲然與之懂·衣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真氣·恐隨風力搏·明朝若更住·必擬飄儒冠·(陸龜蒙)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一自相亞·香裙或霞縷·侍女忽玉妃·坐進金碧

腴。去馳騁飲駕。今來上真觀。悅者心靈訝。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朱草。雲破生瑤樹。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帙。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遠。塵冠聊以卸。人間方大火。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拖天罽。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舍。鏘佩引涼姿。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有志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安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巖山下修蓋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希夷爲額。詔特從之。

###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卽梁重元寺。入國朝爲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改今額。〔草應物登重元寺閣〕時暇陟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兩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迥芬芳。於茲省賸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孫觀能仁寺重鑄鐘銘〕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爲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衆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三千斤。晉陵孫觀爲之銘曰。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爲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駑。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鑄。鑄此東序。千石之鐘。蛇以目聞。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孽破曠。一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堂。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章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閒澹春樹陰。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露旅情。柳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卽與人翠遠。豈謂是非嬰。〔永定寺喜辟疆夜至〕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陽。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對。無言百事遠。還將一棹。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爲寺。舊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爲寺。〔楊備朱明寺〕不

梯爭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半夜狂風雨。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為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為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貨。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棗。剏經樓。龔頤正為之記。其略如此。〔方子通和廣化寺午日府宴致仕諸公詩〕使君瀟灑上賓閒。金地無塵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瑄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唐金紫光祿大夫守

平章事清河公房瑄寺碑序。祕書省校書郎。蔡母潛銘。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略。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禮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數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送其情。法要饒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下之事。遠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圓果。輪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為歸誠之地。比邱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徽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嗣帝胄。乘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已之人。庶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興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克讓。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虔。外遺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取材。整貨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諸決於公輪。瓊巧採奇於表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奮有增飾。允正殿之四窗。蔓長廡之南垂。廓開房室。增加廢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四嶽。少室之拱維嵩。彩翠虹新。樂壇雲密。欵爾已就。宛然化成。右驛亭。左城堞。巨壘直視。一面齊啓。背倚闌闌。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杖通莊幽。朝京適越之士。地當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足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語敘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命。運革唐德。大象有闕。神器載復。天人用慶。元津扇福。

乃命率士。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疎機煙銷。迴廊盡去。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城。象設不覲。風埃成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助成。英英郡貳。亦既同聲。祭祭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効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飛甍。與國同劫。配天作程。假同紹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經營結構。心願廣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驚途數千。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中京兆章公夏卿。言念棟宇修復。碑紀起廢。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篆額。〔揚備詩〕高刹長檐敞淨居。方袍圓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勳建浮屠十三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卽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元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級兵燹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爲臥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燹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卽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燹後二像猶存鉢亦爲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葦茹鉢遂破璽視其璽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蓋開軒啓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璽。更浦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嶼。逐安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

松江之下。號曰滬濱。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魯綸。無甄小舫。布斯九設。常待六熬。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諸疑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冥。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持黃老。好尚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臂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昂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濱口。頂禮歸依。歌頌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相靄靄。新來就浦。仰觀神像。巖然雙汎。非因鷄首。詎假龍橋。豈藉退連。須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祭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僊之姿。非凡所徒。試就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葺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眷家住近通元寺。迺孫樞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臂昂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攻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迺動。至自舟中。故知據非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慧焉。後有外國沙門摩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觀。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教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聽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俟稠康之鍛。既鑄既鍊。是磨是鏡。煜如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視十方。俱聞說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魯聖云亡。尚追儀於有若。楚臣殞世。亦計似於優旃。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禱。或傳諸往贖。或布在前言。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道應身。近現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為銘曰。巍巍天像。堂堂最勝。慧日獨闔。無生永證。慈此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水長游。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輪足起。萬字胸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所驅。類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縉。必盡勤劬。親相塵滅。聞聲感法。湛然神跡。長處全吳。〔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并序〕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千百年。當復至四月支國。若千百年。至于閩國。若千百年。當至風茨國。若千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滬濱。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滬濱沙汭上獲之。以為白類。乃輩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濕濱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為之詠。因寄天隨子。帝青石作綠冰姿。〔佛律云。此鉢帝清玉石也。四天王所獻也。〕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米時。乳藥味斷中天覺。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塵不等閒吹。〔陸龜蒙〕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承與現一重。〔至今鉢緣有四重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峯。〔韋應物遊開元寺〕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壑照日初。綠陰生畫靜。〔一作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疎。〔李紳開元寺序〕此寺多大湖石。有峯巒奇壯者。頃年多遊寓於此。及大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大半亦無也。詩云。十層花宇真毫相。數仞峯巒閩月扉。攢立寶山中色界。散周香海小輪圍。坐隅咫尺觀巖壑。聽外高低辨翠微。難保

爾形終不轉。莫令偷拂六銖衣。〔皮日休早景即事〕客者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抄  
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鶴馴多在寶幡中。如何塵外虛爲契。不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日上翠巖影紅。一室清梵萬緣  
空。巖篔滿地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窈窕思。竹簾猶掛夢魂中。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殷源小品同。〔辨正  
論亦有九流。一曰禪家者流。殷浩讀小品經下二百籤疑義。以問支道林。〕〔皮日休開筭園〕同鏤開聲駭鹿羣。滿林鮮淨  
水潭文。森森競泣林梢雨。巒巒爭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鷄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折烟東麓如相道。何允明朝不茹葷。  
〔陸龜蒙〕春龍爭地養檀栾。況是雙林雨後看。進出似蒙當垆塚。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欲齊金刹。折贈光宜照玉盤。  
更待錦包零落後。粉瓊高下揭烟寒。〔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煩暑難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鱗。  
〔日休〕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箕陣欲交磨。〔龜蒙〕望塔青詩識。登樓白鶴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  
將怡。筒簾臨杉穗。紗巾溼雨絲。靜讀蟬噪少。涼步鶴隨遲。〔日休〕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梵天  
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欹。懷君滿酒處。孤夢透梁塵。〔龜蒙〕〔薛能題寺閣〕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  
住。尤愛暫時閒。唱棹吳門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方子通程公留客開元飲二首〕登錦新坊路。俯  
四。興來攜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金妙欲飛。藍轡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流傳白雪吳城滿。頓覺  
炎歎一夕微。仙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能攀。攜榻步入干花界。借榻清臨一  
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襟懷猶過野僧閒。城中此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顓宅也至唐司勳陸郎中居之後以爲寺號北禪院〔皮日休陸龜蒙避  
避。來入戴顓宅。逍遙脫單綯。放曠拋輕策。爬搔林下風。偃仰關中石。〔日休〕殘蟬烟外響。野鷄沙中跡。到此失煩  
襟。潑然掛禪伯。藤懸疊霜蛻。桂倚支雲錫。〔龜蒙〕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勝鋪荷席。魚跳上紫  
茨。蝶化綠青壁。〔日休〕心是玉蓮徒。耳爲金磬敵。吾宗昔高尚。志在羲皇易。豈獨斷章編。幾將別法隨。〔龜蒙〕天書  
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昔。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日休〕既起謝儒元。亦翻商羽翼。封章推  
惺逼。夢寐江湖日。羈落函谷塵。高欽華陽嶺。〔龜蒙〕詔去雲無信。歸來鷄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  
點。落此芒嶽索。〔日休〕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曠。堪悲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樂屐。〔龜蒙〕高名  
不可効。勝境徒堪惜。墨沼綠疎蕪。元齋踰閨寂。遲遲不能去。涼意滿杉栢。〔日休〕日下洲島清。烟生菖芻碧。俱懷出  
塵想。共有吟詩癖。終與淨名遊。還來雪山覓。〔龜蒙〕〔陸龜蒙同皮日休遊北禪〕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  
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是草元堂。清樾林下看香印。遠岫峰中掛鉢囊。今日有情消未得。故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  
威歷杉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魚價齊時分淨食。鶴能閒處傍禪林。雪林滿眼  
空羈滯。欲對獨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  
古堞坐禪深。明時尙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僞更降心。〔皮日休〕院寒背甬正沉沉。霜淺  
乾鳴入古林。數葉只登松火暗。一聲金磬槍烟深。陶潛見社無  
妨醉。殷浩談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薦嚴之地。改今額。蘇子美寄守堅覺初二僧曾攜舊書卷來宿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枕上一寒終海月沉。唱酬同紀錄。得失暗規箴。木鐸不徇路。薰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分襟。分野三河闊。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簪。嶺外烟嵐地。湖邊雲水心。情襟張翰鱸。夢想陸機禽。松下葺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難。此寺賊酋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紹熙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歲內。若節誕。綱奉。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典。先期。瓊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咸通。達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遂更今額。乾道中。始葺律焉。規模壯舊增新。四衆歸仰。雲水盈集。為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贖。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者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葺年于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甲。皆不聽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為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衆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頌正記本末。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燹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逵宅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卽今北禪寺矣。

〔顧況撰建乾元寺記〕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為空。空有融一。卽中道義。雖石航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僧法珣。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頤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為有滅。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為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羣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億。故於無住。本述乎諸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鈎。虎落弄。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揭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著弊衣行乞食。及往切利者。



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舍。木田底伽。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剛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棲霞寺。懷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傅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瑛。請況於經藏中抄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卓哉迷廬。宏巨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乾元。實則不朽。和眾雲臻。珣為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灑埃。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白居易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

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二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綵緡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鑄錯以為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泥。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百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衆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嘍。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茲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磬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佛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竄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維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 吳郡志卷三十一

## 郭外寺

雲巖寺。卽虎邱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爲寺。卽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爲一寺之勝。開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邱山門。〔王隨記〕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

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盛。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烟景何窮。聯層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邱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堯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自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遊海右。自滬濱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爲虎邱焉。故上有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爲武邱云。其山又有饜師虎泉。陸羽茶井。眞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卽晉王氏伯仲珣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道中。嶽牧武卿魏公庠。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迴綠。外莫視其崇巒。松門鬱深。中適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察宇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影纓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頌。編錄盡存。羌難備敘。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潔。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飛輪於雲鶴。祈鑲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贊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髮鬢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葉清臣御書閣碑〕眞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宅天下。二十有五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天地並況。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冥汾睢。南遊苦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騰寶。倬越古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詐延英後。淺尋經藝。披編日仄。點翰宵分。帝庸寶歌。道諧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休于萬範。留神小學。三元乘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拯。相與文雅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三百卷。請從刑纂。以傳永久。制曰可。

狀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前。思先皇帝聲德茂烈。巍巍郁郁。聖旨  
 藻。雲章日麗。非齋之黃素。縉以文錦。檢于玉匣。藏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厥萬祀。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  
 方辨九山之物。分道遣使。成錫其副。則吳郡之虎邱存焉。茲山嶽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萬石。崛起平阜。  
 講席坦乎千人。劍泉呀其百尺。松篁總翠。烟嵐異色。宜有神物。舍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寔是臣度。初基尊奉。卽山而  
 宇。寒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冬十月。知軍事臣堂。始大前構。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而財入縣官者。錢一百  
 七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軻經始慮素。程工董役。擊日短昂。訖于駟見。更五甲子。閣成。無慮費竹木章  
 箇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出幣一金。不調里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欄望。凡爲巾櫛輻輳之物。皆稱閣而具。疏  
 棉密礎。材理堅緻。藻楮文悅。光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曠。飛陛橫出。喬松在下。熏廚凝香而負曩。霖霖含輝而  
 摩谿。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之負載。俾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垂貫岫峴。彌歷年所。先  
 朝寶跗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集爲賜。今皇帝飛雲灑妙。墨本三十。重光祖武。嗣有恩頌。至是落成。並置其上。  
 三聖繼統。昭明游藝。若五辰二曜。珠聯璧合。雖堯文禹律。昌作武述。何以過此。惟堂以直清通敏。行已從政。忠而  
 愛君。不以遠邇。惟宋卿方嚴肅給。裕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書斯閣。斯人之賴。臣濟臣嘗爲史官。記天子  
 言動。持使者符節。得按察郡縣。親聖文臨下之赫。與守臣殿上之恭。敢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天有文華日星。地  
 有文秀崑嶷。聖有文垂典經。粵宋二宗。功邁德隆。天津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筆墨精妙。大人繼明。二后重英。  
 儀鄰宣精。香錢寶馱。金匱石室。四方馳騁。吳治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邱。茂林修竹。龍蟠虎伏。其地惟福。直有  
 眞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惟忠。結宇再重。與山比崇。猗金簡有字。縉于委羽。惟道家主藏。訂諸蓬渚。直舉  
 玉之山。上符册府。天爲大宋是則。文化成。世無極。山斯朽。石斯勸。飛閣秘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浙  
 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鑿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八張  
 丞相浚藏記。吳郡山水秀麗。虎邱號勝處。世傳幽閩葬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劍。虎居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與弟  
 珣。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興佛刹。本朝至道中。革律爲禪。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紹  
 隆同嗣法于圓悟禪師。實繼灑掃。隆常建立轉輪大藏。効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偉。信法變法清  
 法悟。爲之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輸財。方講卜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爲解。夙夜究力。益勵精誠。再仰寒暑。  
 工績甫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現函具葉。輝燦焜燿。信七鄰珉。目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爲大緣  
 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間以財爲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嘗思之。  
 夷狄之變。其來有事。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門亂。怨深福結。殆不  
 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端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爲一大  
 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警喻。發明空理。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  
 指擯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區區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南畝。其教可輕疵哉。將  
 見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眞證圓通。孝悌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  
 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爲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峯寺。吳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蹟。土人奉事甚謹。今爲韓斬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新建磚塔。記云。吳嶺巖山。卽古吳瀆。沃野上田。環遶帶築。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爲佛祠。愚守藩之七祀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諱其哀。素王尙右。未足申其制。繇是顯營鴈塔。冥助翟衣。于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遠塞崩之患。黜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自運陶公之甃。自于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敷上筵。地以千仞。塔拔山而九層。巍巍下瞰於婆娑。杳杳平觀於寥泬。幾疑湧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尙爲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陵谷。孫觀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爲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鰲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往。衆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顯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夫其名。得危疾。願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僧索杯水啜之。一嘆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牀。弗受。願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尙書爲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乘經菩薩品云。惟靈巖古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始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成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菴林之盛。爲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院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智積。飭其徒莫衆力大之。高甍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殿。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遶。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於是訥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爲記。余曰。衆生執迷。愚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其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車錫而石泉湧。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鷄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遷還。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士。泗州僧迦。遺像智積。皆是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戒之。隆樓梁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樂天宿靈巖上苑。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輩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燒香東望好。太湖烟水綠沉沉。娃宮屢窺尋已遍。硯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妓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吹吹更無聲。韋應物。始入松路永。獨折山寺幽。不知臨絕壑。乃見西江流。吳岫煙景。楚甸散林邱。方悟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借良遊。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一作澹。期杪秋。趙嘏。明月溪頭寺。蟲聲滿

宿淵·倚窗香遲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盡·壑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蘇舜欽〕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鴈·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胡宿〕宿枕依鄉館·天機斗覺清·一聞山鳥語·瞥起野雲情·峭木搖霜氣·疎泉曳玉聲·簡書催俗駕·窗日兩竿明·夕鐘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冰鏡浸牀消客夢·水簾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袖清涼極·珍樹交柯翠碧深·一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論破破煩襟·〔李復圭秀峯上方〕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譁差軼碧空·寂寂香魂□不得·惟餘松柏韻天風·〔劉無降〕曉乘輕舸出江城·晚上藍輿却倦行·盡日松風響岩谷·小窗聽作亂泉聲·〔胡程〕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石·亭亭雲間塔·勝地聞自昔·梯空上青冥·如鳥著兩翼·化城出天半·寶裝坦如席·巖山割中斷·裂地開震澤·巖巖東西峯·觀闕倚空碧·千尋探香遙·劍臥漣漪直·當年館娃宮·六月避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牛耳爭齊鳴·烏喙已荐食·百家甬東村·託足歸無宅·焉知陵谷變·大虞響千鳥·矧茲風塵際·樓殿踊山脊·安隱大火中·顯允像教力·興予浩劫嘆·萬法本空寂·〔孫觀聞〕老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老人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浩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盃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後七年過靈巖再賦二詩〕現坐諸天繞·龍龜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拄策上崢嶸·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降肛一羅吼·撒烈兩鳧驚·獨詣超神界·眞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鬥僧清·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茆製不借·剖竹作如意·激心訊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因緣有五至·百年杞國憂·四大便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義奏**

**賜今名**〔元豐六年龍谿會叟記吳郡朱長文書〕闔闔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圖記·所

南峯額·予先世松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會·屢過天峯·嘗訪遺詩舊刻·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皆爲賦詩·寶歷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爲監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峯院額·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報恩支山南峯·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峯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遁菴·自菴前西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共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數坐·清泉可濯巾·其謂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硎磨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有如蹄涔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詩云·石文留馬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穆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頭聳·苔深馬跡說·又曰·支硎辟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清通海之語·與夫

松陵詩所言。承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門。天峯之旁。有待月嶺。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遁乃與之從游。自放虛寂之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爲高逸。遁之所游多矣。維吳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峯。故此山亦有馬跡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嘗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迹者。猶不泯。其爲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峯。繼住持者。十來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土階。僅禦風雨。後有文啓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甃。堂殿庖車。廓廡寮閣。門庭阨街。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憩菴。佛貌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修心。至於禪學。爲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禮者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因禪師。又深通順觀儀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峯自德興新之。且及百年。願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爲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因爲考論本末。書以畀之。〔政和七年葉勳超隱堂記〕佛子葉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爲名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開張鋪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日欲以利益衆生。一日欲以開導羣迷。此特自爲之辭。焉有能利益衆生。開導羣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管絃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機得句。即興退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袈裟。爲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所居之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爲本。虛無澹泊爲宗。而垂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爲禪。自達摩傳此心印。而壁九年。不立文字。不假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迥周沙界。自爾以來。燈燈相傳。照耀大千。啓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體。得茲道者。才公下焉。昔紹聖末。余據澄陽。謁長老自諭於夾山。時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繇此始識公於此山之庫。悉自胷中流出。所謂深得辨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衆。卓絕數等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龕完潔。不侈不陋。眞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龕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葉夢得遊南峯寺詩序〕遊南峯寺。獨登待月嶺而還。長老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夙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鐘魚半精藍。支那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木氣未炎。綠陰正青酣。我懶倦登陟。茲行屹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嗽蔗要自佳。食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毳毼。笑我簪世網。何殊老眼瞶。我今已解縛。眞理密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尙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庵。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澄澗。言尋覺城路。更欲從徧參。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樂天）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石堪敷坐。寒泉可灌巾。自慙容髮上。猶帶郡庭塵。

（咸平錢儼碑銘）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緯為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則紀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硎寺也。伊昔一眾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圯海內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圯例。獻文攢闕。佛日再中。旃檀之林。枯莢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是邦。與僧清贊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請僧洪憲主之。憲即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于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報。其年二月。有永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願商入室之列。大寂示之曰。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是為今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某等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氏。皆知銘之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眉也。亦禮大寂。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蘊。昭善繼也。恩公苦行有聞。元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替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邂逅。疏本寺之實緣。欲愚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者。迺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臣金州管内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寶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83
74
3150...



吳郡志附校勘記 五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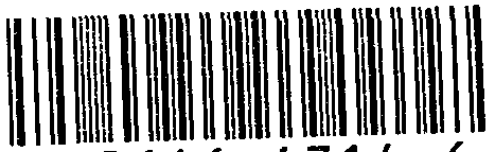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吳 郡 志

附 校 勘 記  
(五)



3 0646 4714 6

范 成 大 撰

吳郡志卷三十三

郭外寺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卽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清輝軒碧玉沼多境巖寶雲井白

妙高峯東齋西隱（蔣堂新井歌并序云堯峯穎暹禪師有道行居常遊吳門一日且曰山中靈所感道心爽檀施華來工力鳩雲鋪齊下

其初山間舊井涸枯腸燥吻海衆羞於時大士寶雲者願指土跡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爽檀施華來工力鳩雲鋪齊下

遠雷動石火內擊飛星潤百尺虛空廓地表（盤井求水出土一尺卽有尺虛空見內書）一泓清冽呀深幽人疑從

天墮月窟或問何處移龍湫次則其徒駭殊勝競持應器嘗甘柔凱狄連臂喜跳擲渴鳥引喙鳴鈞鑄碧瑩光中饒饒曉

銀林側畔梧桐秋寶方金地互相映谷網坎蛙難此留傍睨江形小衣帶下窺湖面卑浮漚何茲鑿飲有功利一掬入口

醒醜優熱者灑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沈痼瘳而我時邀墨客去松澗遺翠都籃遊淨瓶汲引試香丹雅具羅列無程既

（茶經腹鼎腥非器也）比之玉乳不差別（曲阿有玉乳泉）謂彼鍊丹多謬悠（俗傳天竺有鍊丹井而茶經水記皆

不載今茲泉眼在管塢所喜雲液瀟菟裘（魯塢乃堯峯地予所居去之一舍）芻翁既往乏鑿者水記未載予將修

此山此井永不廢此歌其庶傳南州（又題半峯亭詩云）何名半峯亭堯峯路之半游客趨層崖斗上多股戰寶雲構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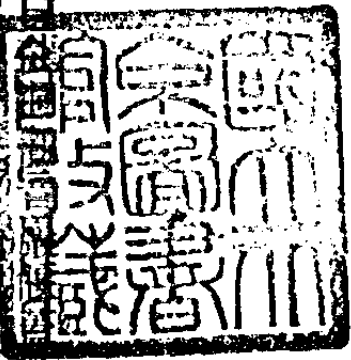
軒接引心不倦所冀冠蓋來少休松石畔雄視金仙居魏乎倚退漢自此更攀緣須臾躋彼岸（李綱大）雲峯何岿

巖去天餘幾丈其下蔚華林幽禪屹相向我游先朝暎海日射巾杖飛蓋不須持步步若松障山僧知我來羅立

鳥雁行提攜兩行人爲我談實相一種勿弦琴三歎無聲唱開軒面東南千里入俯仰四登妙高壑更欲茲曠望

土斷澤遶山煙濤渺雲浪恐是六鼈連蓬壺墮莽蒼又疑鯨入海偃脊起青嶂時方老火熾金石流欲竭須臾變雲

雨爲作雄風壯飄手回涼秋掀舞千林響誰云免水宮自是神龍藏三高如可作吾欲五湖訪洗足巨浸心振衣



083  
1124

2:315

味真。〔右東齋〕。匪影長嶺山未深。閉門莫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欲向何人話此心。〔右西隱〕。

普明禪院。即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也。〔孫覿記〕。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

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遠乾符光啓間。大盜竄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黃昌之功。盡有湖東西

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

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蠶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

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為煨燼。而楓橋寺者。照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度

南北舟車所從出。而歸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寶妙利普明塔院。為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

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屠七成。峻時蟻

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

寺僧逃匿。頽廢委地。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選者。會其徒入居之。

而相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頹補敝。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棲。升濟幽明。展出靈

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力力風。天

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級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疾視其

後已。乃捐金幣。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鉢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

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藝壞起。賴仆為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鉢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長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

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覿記。〔張祐〕。長洲苑外草蕭蕭。却憶重遊歲

月遙。唯有別時因不忘。暮煙疎雨過楓橋。〔張繼晚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風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師中〕。吳門多精藍。此寺名尤古。拒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徑通採香。遠岫對樓虎。巖扉橫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楫。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忙心已閒。道樂行劬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遠軒戶。〔程師孟〕。門對雲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邇來寺好尤蕭灑。張繼留題內翰書。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親寫是詩。故不題名。〔又遊楓橋偶成〕。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平隔岸。流水漫過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怪我到多番。〔孫覿與溫老〕。問閣曾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鷗首。黃塵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又三絕〕。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飲枕猶聞半夜鐘。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元都舊日花。三年瘴海臥炎霄。夢隔

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駝埋沒草齊腰。〔胡埜〕朝辭海湧千人石。暮宿楓橋半夜鐘。明日館娃宮裏去。洞庭呼起一帆風。〔張孝祥〕四年忽忽兩經過。古岸依然翠堵波。借我繩牀銷午暑。亂蟬鳴處竹陰多。〔郭附〕師子山雲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鐘到客船未曉。月和漁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綿芳草長洲。一老偷然自在。時時來繫扁舟。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經云。梁天監二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米芾大書詩兩壁。字畫奇逸。至今存焉。〔楊宿記〕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茲地。致自法眷承紹。六世于茲。事曠繕完。迨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粵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必葺。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咸鈞淨縉。鼎新大壯。殿堂爽塏。廊廡軒輅。璇題次第以輝鮮。金地迴環而殿潔。於戲。阿舍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之興。豈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茲勝事。願勒貞珉。聊奮直筆。為紀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石全好。字畫秀整。絕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兼傳晉宋間造意。甚可珍。今錄之。〔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元蹤無體。非體無以明蹤。然則入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况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虞舜峻於其身。隆基茂於往葉。溫良洽于邵國。孝友睦于閭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宮人。奉為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槩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邱法首者。歲居韶館。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徹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內發。冥夢外酬。時聞此山。是古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露常摺。法輪恒轉。含生邁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旁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緣虛萃。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賄銘無疲。虛心局體。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命問。待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兼濟為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琰書。

智顯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係規新鐘記〕寶華山智顯禪院。面震澤之洪瀾。背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方之上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慈慈者。至自梵天。營立香界。植錫杖之故所。化靈源之尚存。年祀滋深。締架幾圯。國朝祥符乙卯歲。故府侯崇儀秦公毅。當歸然之未墜。思勉矣而可興。其時月之必有能者。即以今心印師居焉。增庫爲  
垂一紀間。精慮克備。云云。

實相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古廢寺也。梁大同十年再興。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舊有銅像觀音。歲有水旱。郡輒具禮迎奉入城。祈禱必應。淳熙□年。爲人盜

去。至十四年再得之。〔元祐中。建安黃公頌銅觀音像記〕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  
 有謂乎。迺具梵儀禱焉。卽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  
 其廢具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蕪沐其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  
 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化。東陽之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  
 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鄙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  
 其心。況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  
 絕也。予母葬于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爲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唐顧在鎔題光福上方〕蒼島孤生白  
 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  
 樓彭澤。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蒼葭鷺釣翁。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天禧五年陳最記〕佛宇之興。其來尙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  
 文。寶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圖諸爽塏。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

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啓孤秀之名園。是故巖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奠居。蓋入境之兩殊。亦古  
 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園宅。爲白鶴寺。後有  
 龍興寺僧知又。因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祀寔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於是鴻盧聊左衛大將軍曹茂遠  
 六代孫元祥。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剏莠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崗巒環合。巖谷洞呀。眞佛者之津梁。  
 乃道林之形勝。靈啓其地。人與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明神之來。又。寺中有靈泉。潛發其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  
 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勝。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利。爲國彭城威顯公。晉而異之。因  
 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又公既沒。由是智者獻謨。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興。亦又公弟子也。勇  
 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壯者効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敝廢殿以安。辟容。

飾華而皮大裘。廚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收雲之衆集。晨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位於五層之閣。而又置儀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耽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爲塔院。詳其始末。敘厥廢興。見徵蕪辭。用紀珍瑛。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卽薦福山感慈禪院也。〔浚民瞻重建方丈記〕世之爲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字由爲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苑伽沙世界爲言。斯廣矣。而未得爲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知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質梵世於忍土。選內苑於鷲峯。固爲不難。然且徇須達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慮府庫。殫智力而後成。豈神境妙用。不足尙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別。知見冥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足爲之哉。茲院成於國初景祐中。瑄珍師頗易舊宇。其間未葺者。日益墜圯。長老唯廣師。精漏支歛。逾已四稔。尺椽寸甍。不以強人。凡興斯緣。草非突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庫。廣倍舊址。博爐懷構。亦攻堅材。圻墁新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興。僑工之初。予嘗謂師曰。弟子貧不能以財施。窮不能以力施。它日願施鄙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斯記。師昔住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反記此者。是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爲程師孟光祿香火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其地賣爲劉孝達侍郎之墓。〔程師孟入湧泉道中十三詩〕小航時過越溪頭。當日吳宮事可求。西子冶容來作餌。伍員荒望鹿遊。高望太湖千萬頃。夕陽依舊水東流。窮冬未見六花飄。春意微動柳梢。千丈龍形蟠嶺。一條虹影落溪橋。問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切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因省先塋到故都。不妨閒步問耕夫。水雲蒼莽透連洞。田野低窪積近湖。秋熟幾家收橘柚。日生衆口藉菰蒲。今朝偶得西華稻。僧飯年年出玉腴。道出橫塘跨石梁。塘南塘北稻花香。風吹舴艋輕如駛。日照浮圖峻若翔。遠岸漁樵三兩兩。近村鷓鴣一行行。回頭却指城南路。雲屋朱樓氣鬱蒼。寒林已見早梅芳。盡日臨流野興長。門外牛羊人自得。籬邊雞犬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里秋香把酒黃。借問船中何所有。根蘊鱸膾酒先嘗。舟行知葉泛長川。解水吳兒力可全。風急輒先干浪破。岸欹能把一簣牽。湖沈日影山頭盡。雲滿天光雨足懸。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門前。告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關。有愁方見田家樂。無事纔知釣叟閒。世故要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婦墳更在公塋側。一柯夷猶遂往還。誰何不欲忘機。今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過。青山影裏白鷗飛。新春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是非。人意不如毛羽意。聲聲猶道不如歸。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洎為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

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名。入望交蘿瀾浪奔。震澤湧山來北岸。

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掛紅霞脚。風起波振白石根。聞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探蘭蓀。微翠湖心遠避長。湖壑蕭寺

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潄白。楓葉紅連橘柚黃。人我絕時隈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何遠得逍遊性。擺却營營不怠忙。

〔慶歷七年蘇舜卿記〕予已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豁然待起。雲霞翠翠

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據欄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惘然思於一到。感

於險說。卒未果行。則常有物偪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活。萬頃一色。

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洄洑。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

潭。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下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圍殿甚古。

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

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

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海四瀛之封。

其中山之名。見圖經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隅。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樸。歷歲未嘗有訴訟。

至於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榆柑柚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參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園繪金翠之可

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緘紉樹藝捕採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

深遠絕勝之地。壤斷水嶺。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默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其視舒舒。其行

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曠然。破散無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

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心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攬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

〔湯思退尉吳縣時遊水月長短句〕畫船橫絕湖波練。更上雕鞍窮翠巘。霜橋半垂黃。征衣盡日香。鐘聲雲外聽。金界將松

映。何處是華山。峯巒杳靄間。〔李綱大無礙泉詩序〕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峯。下有泉。泓澄澄澈。冬夏不涸。酌之甘冽。異於他泉而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無礙名泉。主僧願平為煮泉烹水月芽。為賦詩云。甌研水月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能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軍節度使威顯公文奉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

璋墓祀。初名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年。威顯之孫奉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

議郎行少府監丞雲騎尉強浚明爲之記。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部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既荒吳越。以爲燕彭之所。因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嘗遷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椽數十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爲出楮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禮有殿。講說有堂。井廬庖湫。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相衍沃之地。開田畝百。歲更豐凶。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埽陋不稱。寺僧智來又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衆。則錢氏之興可知也。恐後來者無以考也。吾子試爲我書之。余曰唯唯。詞曰。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啓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桂藩維屏。維時中吳。式控外境。廣陵受鉞。開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孫曾。相望壘壘。在晉天福。當威顯公。相方視址。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年于茲。寺更三徙。浮圖惟久。實繁有徒。修敝徒廢。不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之原。斷石刻辭。敢告後昆。



# 吳郡志卷三十四

## 郭外寺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為寺。（皮日休）艇子小且兀。緣湖蕩白芷。紫紆泊一磅。宛到孤園寺。（蘇軾）羣鳥凝清陰。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嶼。古木鬪蒼兕。鍾梵在水魄。樓臺入雲肆。巖邊足鳴鑿。樹杪多飛錫。香莎滿院落。風泛金礙靡。靜鷓啄栢蠶。閑猿弄溫倚。小殿蕭蕭

香。古經貝多紙。老僧方瞑坐。見客還強起。指茲正險絕。何以來到此。先言洞壑數。次話真如理。磬韻醒閑心。茶香凝皓齒。巾之劫。布。饌以旃檀餌。數刻得清淨。終身欲依止。可憐陶侍讀。身列丹臺位。雅號曰勝力。亦聞師佛氏。

（陶隱居常夢見佛像。謂已曰。爾當七地大王。號曰勝力也。）今日到孤園。何妨稱弟子。（陸龜蒙）浮屠從西來。事者極

梁武。廢幽與水曲。結架無遺土。窮山林餘盡。竭海珠瓊聚。況即侍從臣。敢愛煙波塢。幡條玉龍扣。殿角金虬舞。釋

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來四百載。像設藏雪浦。輕鷁亂馴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旆。野蔓差纓組。石上解空人。瑣數。徧問得中天。歸修釋迦語。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

為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舊名。院亦復興。（王銍記）靖康元年夏

禪師懷深。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僞詔不許。命大丞相喻旨。所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雖不可奪。

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驩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蔣山。虛二禪席以待。而兩山

之人。遠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卷械。為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之初。為勝

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顯慶。為大叢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樞密用

事。撤以修其墳。寺瓦木滌地俱盡。湖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弟了初。主院

事。然頽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鍾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

兵燹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弗受。於是禪居靚深。巋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又曰松江。

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成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泉。遇仙饌天醴。環以七十二峯。而明月之灣。標渺之峯。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傳稱黃帝訪道於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

東西兩山。院在四山之巔。巨浸回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蔭蘿膠葛。樞軸蔽虧。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謂煙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几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巖於不測之淵。無迫此者。東南號山之宮。此又東西百水所鍾之地也。竊嘗論古昔學道之士。必遊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境森然。納於胸中。然後見開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亦然。自出家視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侵薄風霜。以求師問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偽利害。然後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毘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臥。莫非西方淨土。豈厭此樂彼。有所分別。而更佗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眷於一居也。然則僕今所言。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興歲月。與師居此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者。於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名〔僧懷深圓通殿記〕洞

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真謹甚。感池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于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石刻。其略云。經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逮咸通十五年。奏賜今名。再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峯諸刹。最為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睹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睹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珍珠琉璃。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鑿。實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汎舟。登靈巖。謁慈受。叟懷深。求紀其事。慎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眾寶所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眾。住此山是。大寶殿跨起于會波之中。真若鬼工神運。所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善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羣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量。饒益眾。生。請試安坐。反聽。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粥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循周法界。又何止於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崇為之書。像造於崇寧五年二月。工休於四月。殿作於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於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孫觀題德雲堂〕千丈銀山屹嵩華。浪湧雲屯天一時。榜舟夜直靈巖窟。杖藜曉入雞豚社。處處人家橋柳垂。竹

簷茅屋青黃亞。牛羊出沒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掛。樓殿青紅隱牛山。兩腋清風策高駕。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吼粥僧  
跌下。世味久諳真嚼蠟。老境得閑如噉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夜築垣應繞舍。〔胡松年詩序云〕余罷自平江。謀居  
川。過洞庭西山。暫寓觀音院德雲堂。坐掛湖山勝槩。亦足以少洗簿書役矣。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涼安  
穩。豈非林屋洞天。金庭玉柱。為神仙窟宅。有物常護持邪。余願掛冠終老此間也。詩云。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  
縱欲賦。此行要是快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槿蘿茅屋埋煙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葩。  
杖藜徑踏華山去。試自蓮開今何許。路迷絕壑蔭松筠。身到半山聽魚鼓。道人為我開雲堂。是中境界真清涼。幽磬時和  
野鳥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書照眼本吾事。雁鷺著行敗人意。造物似憐賦世器。挈置湖山煩一洗。何人夜呼隱去來。  
向來得喪真山崖。金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劫火空飛灰。〔葛勝仲〕弱水無風到海山。慈容親禮紫旃檀。亭亭寶刹凌雲近。  
滿池清池漱玉寒。橋瘦暗懸紅萬顆。竹迷曾蔭綠千竿。藕花不是南朝夢。真有殘香透畫欄。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即舊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太  
湖而來。小湖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華。至今有之。〔孫觀靈泉贊〕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  
蓮。無實可味。有根弗停。世紀大士。浮海而來。攜此二物。真之山隈。青青之枝。其灑此哉。選選之衣。其製此哉。  
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嗽之。清入肺腑。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嗟此土。奉事弗篤。百尺  
頽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漬。對面却迷。貴耳賤目。惟聖闕狂。存乎克念。陶斯受之。匿瑕磨玷。弗昇莫  
求。弗施已厭。信受之者。亦得是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舍旃。一彈指頃。  
超證無邊。

護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即舊天王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初更爲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釐捨宅所建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祇園。皇朝祥符五年改  
今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綵雲橋西。寺有雉兒塔。晉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  
一年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誦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青蓮華。郡以聞。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

修鳩工之始。夜聞塔中誦經聲。數夕不絕。

〔魏憲重修塔記〕半塘壽聖浮屠。按舊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建。蘇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浸壞。先君開

府。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不孝。順瞻餘燼。夕惕于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時不敢勉。於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秘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述之莫見其人。且視童子塚。有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迨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寶封一百戶魏憲記。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舉常平張體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為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焚瘞焉。

# 吳郡志卷三十五

##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為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為僧舍。雲窗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為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祐孟郊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為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為冠。月華閣。妙峰菴。次之。山之上。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峰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閣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石亦煨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唐王洙天王堂記云。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洙。促足角坐。洙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閻國。作童兒時。猶能血射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護聞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漢。報鬼燃魔。震幟雪戟。指勾摧泮。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為藥又官長。吁奇怪事。孔門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汝馬鞍山。踴出平原中。絕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綠接培塿。咸溝穿陸。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實巽西北隅。塑狀岳聳。宛然拄空。金精瑯瑯。力溢膺腕。甃卒象伍。作為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翬。床簾庇像。若睽瞞被甲。擔戈立於煙霧。洙因勞其費。進曰。非其力能。皆邑民為之。塑寶成於張宏度。堂寶成於俞師甫。吁。大凡力於耕者一人。切於穫者三人。豈偶然於天王哉。釋氏子姓。闕號清建。姓趙。疑良顛。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洙立。僧辯端慧。聚聖述記。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公。公一見若舊識。迺盤桓于是邦。得遊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于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



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四接洞庭。原隰瀟瀟。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青年宿齒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略敘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密。姓懷氏。久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驚怒。近山之人。聞其聲。翌日而奇石轟登。廣階駢列。其方畝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吳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敕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陰天。則鱗甲皆潤。漉漉然及有浮洋者。或曰多與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敕僧繇畫前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寺。茲寺嘗在毀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開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遠迹聞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存爾。觀其神迹規制。皆竊奇極壯。造化所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誠然。心懽而股慄。魂驚而魄駭。洵非禪師至德。通于神明。又時克臻于是耶。苟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部牧至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觀之。久以嘉歎。因謂端曰。前記湮滅。來者味其所從。請據其實。庶垂於永永。端雖謏才。忝辱厚命。故拙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孟郊〕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輝蒼苔。袈裟松栢香。晴窗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場。〔張祐〕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燈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銜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安石次孟郊韻〕僧溪蟻背蒼苔。韋韋上秋林。雲翰飢更滑。風鶴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近冠蓋場。〔又次張祐韻〕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圓林浮海角。壑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朱明之惠聚寺詩序〕經常然至崑山。泊惠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為二章。附于五題。蓋山雞自愛其凡。亦欲以多為貴也。古寺有遠名。欲遊先夢生。飛猿碾底鳴。窺鳥雲間鳴。影密樓臺紫。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石林高月生。薜閣疏聲鳴。宿鳥夢難就。定僧魂更清。香風動花影。巖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卽東晉所置寶馬寺。〔范曄諸天閣記〕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闕屋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對其不可遏止也。崑山善賢教院。有閣聳飛。下俯隣宇。碧檣丹拱。隱霧延輝。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涼薄生肅心。每陳供澆香。氣薰葱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窺瓊樓也。予嘗訪禪者益。因見住持講僧潤。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丐錢。創興善賢殿。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伯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眾建閣。蔡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邇信向。摩肩接踵。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曾收法堂記〕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曾收法堂記〕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鎮遏使劉瑋。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

徒以世及嶺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王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來遊。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禪師。昇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入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爲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乃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爲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養善講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爲也。以書屬予。曰。幸爲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爲物。微妙寂道。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教。最爲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同有。豈如老身。窮年斂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翳。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餽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於人。而人亦不以爲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傲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爲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己以遊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朗徹。資道之侶。選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旼撰。

###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陳于新改禪寺記〕東常熟縣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胃一切妄。一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真爲我何使之無。我本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真爲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爲斷。禪爲根。而爲之徒者。以禪授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不見信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爲禪。自今日始。縣爲闡府。府下僧籍。蒐可爲領導者。衆爲今禪師昭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長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入。人輒大疫。而連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溼以利衆。長溼之上。於石橋以便行。堂室肅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繕。而丈室未斂。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旼撰。

常熟縣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二十五里。〔葉夢得輪藏記〕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列為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出于屋壁邱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也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沒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眾緣為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嘗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感，教以其書則忘，惟轉輪藏侈極，彫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微福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繫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風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縉雲葉夢得記。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李湛〕巖扉開早涼，谷鳥分遠翔。花氣溼幽徑，磬聲清上方。雲生松澗底，花落蘼池傍。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床。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名。〔李湛〕重修延福禪院記〕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禱，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里里氓，為之捨土木春錫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遼麗而室者，有虛揭而塔者，有雙延相敵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綺透嶂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瓊架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願望，周旋自下以相（去聲）之，翼舒鱗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惠智禪師，居善門寺演法，暨餘抗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今師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追遺詠一十一卷，祕藏鈔三十卷，太平聖惠

方一百册。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滿。詔。〔陸絳新建佛殿記〕。近代儒  
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僻王。治亂  
與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  
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浸淫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論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  
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揀其寔盛。未始不為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汗。  
物盛則衰之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有仁義。仁義  
而尚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  
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蓋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  
宇以徵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敝。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齊  
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無所翫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  
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建也。  
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  
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化中。太宗皇  
帝詔賜急就章道遙詠祕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  
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質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歷之  
乙酉。壯而不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為茲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歷六年正月一日記。



# 吳郡志卷三十六

##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卽常建題詩處。〔再修功德記〕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卽州牧倪德光捨邑爲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未釋教中圯。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法。茲寺在毀拆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檀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透越殿堂。矣赫垂芳。傳之不朽。以爲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善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李鴻〕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桂香。清猿嘯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爲語滄浪。〔常建〕清長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僧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爲頂山禪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錢藻頂山瑠石菴記〕頂山之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竊。其方邑民。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菴。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禱禱不効。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爲戚。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墜。益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巖絕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爲一方之福。過入而與。其信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爲靈。營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殿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爲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爲也。丁未春正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緡錢藻撰。

〔陳于新發頂山路記〕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爲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爲破山。以隴龍破山而爲淵也。又北行九里爲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爲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鳥目山。縣人往還。以舟航爲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卽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卽有頂山寺。其路隨山。山皆砂石。人迹不類。則樣卉爲之。雲雨暴至。則泥潦爲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篋以繫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勸心者。今頂山中峯菴主懷素。始自破山之雙塔。繫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縣寧。

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聖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治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資者。今園素非徒能築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衝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吝。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淳化二年。曉師苾芻建。

壽聖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始自陳朝禎明元年。皇朝治平四年十月。敕額為壽聖安禪院。紹聖二年。僧智通始建鐘樓。次以浴室廊廡塔砌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興於乾元間。咸通二年易其幢塔。顯德中得州符而鼎新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菘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和中。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憫其墜陷。首山已財。集羣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幾。勸荒以廣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新之。李湛遊頂破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窗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修入云。在西北隅七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僧仲殊記〕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及物。因為氏。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教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于道。夫三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背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為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摧圮。首施家財。哀衆與功。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晉川空叟僧仲殊記。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昔倪林里有寺。因湖漲圯壞。儒林里始與建招提。倪林之人訟於有司。時郡將曹公瓊。以其事上於朝。遂謂之雙林。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年。顧文通捨甲第而創爲精舍。釋迦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也。始曰崇福。本朝更賜今名。統軍趙君之倡。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

香炬鐘梵。蔚爲道場。年禩綿涉。名存實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

春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孫觀普賢應夢記云。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驛不能通。而

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郊者。營

築此堂。爲公媪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

不見留滯冥冥幽陰之態。既寤。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

瞻仰焉。余聞維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續之後。影嚮味味。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

請教。授之火宅。爲清涼山。出之苦海。爲極樂園。解六結爲解脫門。破十習爲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

通。起幽作匿。捷逾密報。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觀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李杼記。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苦功用。以是因緣。而

洞庭太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

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比邱宗潤。即其所處。爲接待院。延佇四方雲水之客。若

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福。皆易新之。

嚴麗潔精。具足衆妙。爲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睛記之。爲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

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杼記并書。





# 吳郡志卷三十七

## 縣記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廡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忿建。吳令壁記二。范成大又為續記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唐大歷梁肅撰壁記〕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皆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內。操賞罰之柄。有人民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于瀾間。望縣十數。而吳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外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倍百官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歷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繇太原府鄆縣令為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以和也。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此記得之類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郭受記〕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淮而南。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沃衍。生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嘗登靈巖之巔。俛而四望。賦清脉分。原田葦布。邱阜之間。灌以礮械。沮洳之濱。環以菱蕪。則鳥鹵磽确。變為膏澤之野。蘋藻葭菼。望為杭稻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乎晉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對峙。桑田駢日。木奴連雲。緞絰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子。無不買販以遊者。繇是商賈以吳為都會。五方畢至。賦市雜擾。搢紳以吳為樂土。僑民閭里。幾亞京雒。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緩之則弛而肆。泛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無法。毅然而多拒。則謗訾叢集。必困於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郎許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飢饉之風。簡易無苛。得調肺之術。蓋常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闡其細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滯雨敗稼。吳民阻飢。君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郵隱求實。不事虛名。而為文具也。予以是知君之為於從政也。舉茲以旆。則其於整凋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願其僚郭受曰。吾為是。俾來者有考焉爾。子為我序諸。辭不獲命。因槩敘吳風。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世為

學。家甚博而文。異日顯用於時。嘗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八乾道三年范成大續記。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歷已未。梁肅為之詞者。令盧某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為之詞者。令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為之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歷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考。吏民以為盛事。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氣俗之嫩。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為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見大夫皆厭苦其官。齋香太息。悔忽之來。而愛後之不得脫。余私怪其說。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商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茲爾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薄運。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百適滿矣。彼齋香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卻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此。坐堂上再期。人信之知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不有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辨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謂難也已。且莫去此。至大官執益易。於為縣。其所成就何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必將自袁君始。儼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馮允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

觀章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章珉記〕晉臺故封為一都會。郡領五邑。吳實首之。百里之封。五品之令。巖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將赤子奉其吐屬。國

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闕。即以京僚洎朝列或曠資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適于閭閻。綿歷歲祀。木將壞。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繕完之。圩漫訖功。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之也。君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迺因聽訟之隙。周覽解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燕息之娛。縣之西偏。舊有幽園。俯于佛舍。井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蕪除。疊綠垣以入之。繇是砥平其基。而歸然為亭。雲集板築。而岌乎為堦。蔭以佳木之清。畦以雜花之英。穿沼以頹滄溟。築山以擬蓬瀛。五畝之地。百步之逕。而嘉致足矣。君衆藝畢給。愛客忘疲。每筮簡絕。稀。簿領多暇。春華爛而在目。暑風冷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鮮為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管以引滿。振絲管以度曲。篋百嬌之栝矢。爭半先之突路。中廚出乎豐饌。而千里之菘下鼓。雕盤薦乎佳實。而庭山之橘厥苞。白日督過。醉資未去。燭已見跋。主歌未晞。雖洛中之季倫。山陰之辟疆。咸有名園。推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為勝此為劣也。亭之既成。命賓以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為雅名。揭于華榜。親者知意。此用略諸。若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因亭以敷暢之也。下幙不佞。嘗從事於文墨。請書締結之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簪纓於斯。豢犬豕於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薛書郎武寧章珉字伯鎮記。〔楊備詩〕高臺燕沒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煙水雲山屏畫裏。闕圍墳域舊都名。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來為名邑。本朝王禹偁嘗為之宰。哦詠最多。邑望益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蟠翠二亭。〔王禹偁記〕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密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于心。克儉于身。耕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飢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祭祀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泊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于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于郡。郡取于縣。縣取于民。是以臂指撫民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憊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汗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月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井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資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于上。庶官陳力于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洩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壞壞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疾。平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理重刻石。吳騏隸書。〔米友仁茂苑堂記〕長洲令尹石理堂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解之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沖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高岸為谷。無足深怪。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圮。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修竹。奇芳蕙草。鬱蔥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邱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丈室。北向紫翠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迳。曰綠筠庵。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于中。客至則開古賞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懿歟。紹興己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方千題〕坐看孤峭卻勞神。還是傲吟到日暉。松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

深山月。雨後唯開滿屋雲。便此逍遙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篷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兩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鱸魚。〔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世漂淪極。功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生。移任長洲縣。窮秋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密藏魚市。雲疎滿鴈行。故園漸迢遞。煙浪白茫茫。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晚。搔首欲何歸。曉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江頭鷗鳥在。應怪不忘機。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徵租。野廬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成夢宿菰蒲。〔春日公舍偶題〕落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楊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月晃竹屋。寒苔綠槿蘿。無人慰幽寂。庭柳自低垂。〔長洲遺興〕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賤堪羞死。負郭田荒好力耕。庭澗慣侵孤坐影。鄰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松江未濯纓。妾兒莫笑慨中塵。只恐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位泰生民。煙村舊葉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投老綠袍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楊春拚一醉。青樓紅粉洞中仙。〕花光帶露柳凝煙。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雙頤正記〕申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圃。綴珩珮。有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彌性之詩。有云。櫻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為花故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起視事。漏下五六刻。猶不得息。壯懷倥傯。於簿書期會。問領略于此。蓋不一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為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之。敗蝨則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忘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客盡盡歡。於是楚人襲養正。使折花侑坐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逸。深山大壑。清曠廣莫。春敷秋隕。付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援助其長。而人方以為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士而志於用。小而大。其得而遂耶。達者視之。模象孰先於楓柳。蓬艾孰後於蘭蕙。抑余聞印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樂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墮。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槩可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願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尙記前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為一笑。君引酒釀。遂書以記之。時

淳熙戊戌四月上澣也。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卓求王元之像於虎邱。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山之跋。長洲為縣。唐萬歲通。天中。至于我朝。雅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為令。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敘。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權酒。懼遠斯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遲之教化。抑兼井而哀流亡。所謂鳩斂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言皆凜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

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今令會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願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敘題名記。繼往來之詳。興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求公像于虎邱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儼相望。足以使有識歆贊。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巽時頌正書。

吳江縣。在州南四十里。主簿廳。在縣之西。〔李處全會程堂記〕余同年友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榜之曰會程。以禮部尚書翁公楙。中書舍人信安程公俱。嘗為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駢駢有人望。會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館閣。迄為中興第一流。先後與內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迹。猶或可考。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光範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北扉。丹青帝諱。鼓舞翠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德樂道之風。可少廢邪。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范成大大新修主簿廳記〕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緣。今行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權船而逐利者。駭駭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踴呼爭先。亂次以濟。終夜洶洶有聲。其執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莽在望。又無聲利火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耕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鄰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邪。乾道丙戌八月既望。間從容汎舟垂虹。主簿簿高君炳儒。適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輓焉。蓋自始役至是。才七十日。而閉閤高昭。耀戶靚深。綵纈發鏡。皆中度程。既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為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園。光景澹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宜遊之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扑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高士。不可為主簿。視祭竈請比鄰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儒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并書。左迪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



# 吳郡志卷三十八

## 縣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題名記〕常熟為縣。其來久矣。舊為毗陵郡南沙縣。至梁改為常熟。自梁歷唐。由唐迄于

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澤。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拯。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板榜。置于廳壓角。自

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臺閣。正位樞極。蓋翮翮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

不足以久傳。於是名工鐫之于石。立于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

斯邑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民。福延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會慎記。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所淑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

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汗庠迫窄。機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

百里。水浮陸走。輻輳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

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弊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君退而自惟。倉廩蓋今

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于東南。茲又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它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

其敢後其所先務邪。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凡幾。然

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

矣。莫不奔走以聽命。成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

莫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蓄。霑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

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其勝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肯一日出其



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鹽沂密萊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殿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乏興。若民兵之事。又如。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為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少惰乎。陳映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輿以來為令者。至映。人民氏授受。月而日之。錢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虞逾四斛。歲入圭田。真過六百石。其願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某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為治。當如是。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僊所居之里。隰景才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樂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補註題名記〕崑山。秦穆邑也。天下壯說縣。五季雲擾。四方基於兵。吳越雖有所履。然詩書仁義之事。殊焉。國家文經海內。始嚴令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做治吳最。首

賜翼。褒徒以來。尙旄頭紫微間。能即學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記之。故北地翁然趨於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尙孝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置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一山巍然。怪石錯立。井井闌闌。又有室屋林壑之勝。士大夫自京師來。宜者樂之。觀遊詠歌。未覺身遠。其歆豔者。至合省寺賦祖帳之詩。繇此以相輔。小却言語侍從之班。踵相蹑也。而其意依然。于是二百年間。風流繚藉。續續可紀。又建炎間。獨不侵。薦紳北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宜遊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歲縣計。整束。頃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度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曷其趨遠異見如此。漢之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長吏。不得為丞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視瞻者以為榮。願力所底附。因仍規長。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於耳目。思慮之外。迺明然而嘆。信學力之未至。則諷諸前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史議。焉識。得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錄之。石。尙俾來者。知前輩優遊。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并書。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補註省割〕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彥儂。奉請耶提舉

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頑穢難治。亦無如崑山。詳考其故。蓋崑山為邑。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遷就馬鞍山風水。僻在西北。故四七鄉。與官司相接。稍稍循理。自崑山縣治東。止練祁七十里。自練祁止江灣。又七十里。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止有商量灣楊林兩寨。又皆不足倚仗。故七鄉之民。悉恃去縣隔絕。敢與官司為敵。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渠文引。甚而巡尉會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仗。以相抗拒。自可決者。此獄訟淹延之害。濱江旁海。地勢僻。絕無忌憚之民。相率而為盜。公肆剽掠。退即窩藏。殆成淵藪。此劫盜

出沒之害。蔡民慢令。役次難差。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郡。兩稅官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其他類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為難治之邑。其來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一令臨之。制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準尙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祁市添置一縣。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吳縣邱縣丞。兩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為合置一縣。但恐有起蓋解字等費。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別為一縣。就練祁要會之地。設立縣治。以嘉定為名。所有東鄉惠安。新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泖川。武元。永安。凡九鄉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有。其他張宜置吏事件。並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置一般體例。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拖照專祖。特從今來日。奉聖旨。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宜。申。於公於私。皆有益。實郡縣幸甚。十二月九



# 吳郡志卷三十九

## 冢墓

吳太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邱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撻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頌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邱。越絕書云。闔閭冢在閭門外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頌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邱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萬餘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略有同異。顧墳邱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考驗。今兩存之。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王禹偁詩〕惜哉吳王墓。桑帝常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買爲禍。不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吳女墓。在閭門外。闔廬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棹。題湊爲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

地爲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

〔皮日休女墳湖詩〕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忠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美蓉向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遠遶塘。鰓殉

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齊女墳在虞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閻閻傷

之。如其言。葬虞山之巔。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謂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去吳縣五十里。卽今名陽山。越絕文云。夫差冢在

猶亭西卑猶之位近太湖。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壞力秧反土葬之。吳越春秋云。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

秦餘杭山卑猶。宰嚭亦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干遂遂名一作陸在蘇州西北四

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夫差義子墳二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吳地記

巫臣冢。卽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劍。干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

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餘見土物條。

要離墓在閻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塼皆作篆隸。爲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

西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為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新。并瓦薰鑪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而箱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即孫策。又恐是其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勛家。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郡人楊友夔。為詩序其事為詳。但直指以為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興辛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為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成記其事。復以史考之。定為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楊友夔〕闕闕城南荒之邱。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與劉。英雄異世遠如在。暴露無乃為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蝶蟻烏鴉從所求。高陵勳爾一杯酒。自古南山能網不。〔滕成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里有高冢。或得其冢塋。有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不全。止辨有中平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置窰其旁。取土為埽埴號官窰。後又以授民。田牧其上。前常平使者。叔叢家建齊昇院。與孫墓相附近。院甫成。會徙他官。將去職。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為之表者。不暇詢考。題曰先賢墓。今使者以為失事實。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得冢傍老人之言以報。屬成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字伯符。始受漢爵為吳侯。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紹嗣封於吳。此墓當盜伐時。有楊友夔。作詩弔之。乃以為孫破虜墓。陳壽志。破虜葬曲阿。楊詩固已差謬。則所傳長沙王者。是。按中平元年。朱術表破虜為佐軍司馬。討張角楊蓋。據碑有中平年字。故定以為破虜。而不考其史。江表傳。載破虜為倚佐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十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之所稱。或為王也。又壽志。及裴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墓。其將周瑜呂範。皆赴喪于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傳疑曰孫王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西銀杯金搔頭金握臂瓦薰鑪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勛家。實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三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吳地記。

山陰縣令陸寂墳在陸烈東二里。吳地記。

臯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墩。吳地記。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臯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相並。陸

龜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焉。龜蒙詞云。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

吳祭以舉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

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願先生之謂何。心福性誕。客他之宇下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庶五噫

學之可。漢陸績墳在閭門外太伯廟西。吳地記。

晉顧和冢。榮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吳地記。

侍中朱桓墳在橫山。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有碑。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吳地記。

江纂墓。江適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博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起卿爲賦詩〕家有古塚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錄。古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爲磨別。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堪墟。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適乃宗嫡。〔誌云。養父誥。本父適也。〕考諸晉史籍。真是小出入。字畫亦煥勁。然不類錫鑄。漢魏尙豐碑。此獨何褊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寧詒不孝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醫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真茲當眼前。用代銘几席。

梁願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間。其碑石雖皴剝斷裂。尙巍然植立。後爲醉人推仆。石碎於地。今尙有存者。又吳地記云。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綽堆。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爲黃幡綽墓。又云。村人皆善滑稽。未詳也。堆字本從土。從享。從文。避御名改焉。

陸龜蒙墓。顏義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據

吏部尙書姚紹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吳地記。

眞娘墓。在虎邱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眞娘。死葬虎邱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甚多。〔唐舉子

云〕虎邱山下家。松柏蕭條。可憐。何事世人唯重色。眞娘墓上獨留詩。〔白居易〕眞娘墓。虎邱道。不識眞娘鏡中面。唯見眞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眞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莢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李紳詩序云〕眞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邱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小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云。一株繁豔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祇應迴首是卿卿。〔王禹偁〕女命在于色。士命在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邱眞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風骨。銷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



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卽藏山隈。無色故無名。邱冢空崔嵬。唯此眞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爲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哈。〔楊備〕冰肌玉骨有遺妍。粉作嬌雲黛作煙。知有香魂埋不得。夜深巖底月中仙。

范文正公祖墓在天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舊名徵夢。避皇朝諱。改今名。事吳越。終蘇州糧料判官。祖贊時童子出身。終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掌書記。天平吳巨鎮。周遭十里。石山而土穴。人以爲范氏慶源云。〔補註〕

# 吳郡志卷四十

## 仙事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告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舍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螫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名狀。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壁廂行之。云麟

肺也。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卽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使引前與語，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着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求食作祟禍者，便以傳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來

告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迎謁。其後十數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真書廓落大而不可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神仙傳又吳地記云：經幼學元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真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郎宗字仲綏，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真語

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授之以流珠丹之法，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識鑒，身享重官，妻自紡績，明帝奇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政化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元授以隱解法，去入大霍山，又受瑋元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準太府長史。云瑋元，楚莊王時人也。真語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謚，結神明之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衆真降焉，自東嶽上真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等女真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藥妙。楊及二許史受其詞，捉筆爲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

微謂義曰。此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賜姓安成。名鬱嬪。字虛簾。真妃又謂義曰。我昔學真於龜臺。受玉章虎錄。爲上真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會。應度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閒。幽真內煥。必簡帝。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陰陽。妾嘗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勲學。劬勞也。今人居風塵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褰衣遠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卽乘真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義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華陽陶洪景論次爲書。號曰真誥。真誥

沈義。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義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曰。是矣。騎人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下迎。侍郎薄延垂乘鹿車者是。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者是。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者是。卽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時。道間鋤田者。皆共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義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義家子弟。恐義爲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惟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

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義曰：暫還人間，治民疾苦。欲上來，書此符著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云。出神仙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嘗神明之意。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返。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二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每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服者皆愈。列仙傳。

隋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用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用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壤，唯

五藏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還本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唐令

周先生住山記云。先生姓周氏。名隱。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為太元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期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既存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人。聚石為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吾請以導。既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刺木鬚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為竇。有鶴御弄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為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陰伏。湛如也。初先生薈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蠶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非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靈靈鶴之驗。去來鬚鬚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于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為記。疑神遐想。直而不遠。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周生大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筋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曠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尙晦。食頃如初。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旦暴風。碇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見村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卽以迴風相送。却歸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旣及船中。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范蠡爲何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爲高駢六合鎮將。神仙感遇傳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亦敍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

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疎脫。意怠不復領略之。旣去訪之。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卽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賈販。拯救人。以陰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洲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終。山中無求祕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



吳郡志 卷四十

戲之事 二 皆驗 神仙感  
遇傳

# 吳郡志卷四十一

##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搗蒜齏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棹舟。擊楫高歌。江行數里間。窺見采舫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鬢。又四人黃衣。櫓船一人。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矣。破葵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聞者比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峰嶺複重。松栢參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下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寺僧以狀自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溥。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溥歎曰。此誠真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請其家。具言

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泐其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粟，後卽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卽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續神仙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歷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遷坐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圍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鬢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旣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爲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衛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道之。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日者章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爲金。顧此硯以刀圭傳之，生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篋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遜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爾。裕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聞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所居耶。飲罷。長揖。擎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遜齊閑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効。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割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趙彥清呂真人感應記）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仙在渺茫荒忽之間。安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隅山北十七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弗瘳。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甲割其股腹。水即潰而腫消。又以藥一彈圓。教用當陸根表湯服之。且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初不悉其為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觀補陀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薛荔所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悅奉龍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卽感應。里人莫不愛重之。天使真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豚魚。況於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既以釋吾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 吳郡志卷四十一

##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爲落髮授學。既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

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僦屋十餘間。義師忽連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數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潔而食。垢面不類。頰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暑色不變。支不摧。西陽雜俎。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爲凍餒所驅。元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饑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爲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園所產。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

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乃落髮。纂異記

僧畫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爲贄。韋殊不稱賞。晝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歎味不釋手。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卽入詣焉。詢寺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始疑異。默計鑒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乃有羣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出宣室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羣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傲吾而逞欲耳。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於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道遙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

百三十卷以寵之。

本朝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墨客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拳。間有異事。每出人羣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閒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真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履。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冷齋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爲詩。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饌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聞名。冷齋夜話



宗本圓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既至。宣見于延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贓勒停稅。導洛司舟。又江淮小航東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吳人。善謔。元聞亶事。笑曰。舒中丞賃客船歸鄉。恨未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馳驛。其徒隨譁於夸。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遞馬赴闕。為公得對矣。聞者絕倒。林希逸史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密殊。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標。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為僧。一日行惠應廟前。偶首觸柱。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煜然。全不自覺也。後為名僧。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關。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親軌。擊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驚神乘筆徒。擊響耀前關。從來送行詩。屢造忍類。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悶窮巷。未得窺劍剗。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剗。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掛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寧豁斷株。僧時不聽。若飲水救渴。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

髮·三年窳荒嶺·守縣坐深澗·徵租聚異物·詭製恒巾幘·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噉·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謁·況逢  
舊親識·無不比鶴蜃·長安多門戶·甲慶少休歇·而能動來過·重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掖狝·胡爲不自暇·  
瓢戾逐鷄鷩·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綱勦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  
筏·從茲宮妾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鋤·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狁·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搗·



# 吳郡志卷四十三

##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遂與俱見王僚。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鑿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鏃殖宮牆。流水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謂太宰嚭曰。子爲寡人占之。嚭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昭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朝服諸侯也。兩鏃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涕泣如雨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辟害。欲紹壽命。不意率約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

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偬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鑪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鏃。殞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代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遣下吏太宰。懿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稽首謝。勾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願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吳越春秋

吳人教魯班作木僂。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貨於班。班斷其手。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

魏末。有吳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高澄。召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德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聲。無語。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其後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殺。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實受禪。三國典略

梁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畫江陵天皇寺柏堂。作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圖法。獨此殿有宣尼像。得不毀。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存。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後。拆爲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得之。劉長卿爲之記甚詳。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污尊像。僧繇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鶴。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復敢入。畫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朝野僉載 又南史夷

貂傳張繇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瓦官寺造諸堂殿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竝張繇運手案此人卽僧繇也

梁顏協吳人學書於范懷約藝過其師荆楚碑碣皆協所書

大歷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幘絹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綵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擊鼓數十人齊聲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透絹幘十餘匝取墨汁瀉絹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迴環旣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爲峰巒鳥嶼之狀不可言封氏見聞錄

吳越時朱景環算術神妙貞明中廣陵王元瑒鎮吳景環居盤門驛上書元瑒云到任當三十年安寧元瑒命燭焚去謂其說尙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間忽記其事召景環問之曰算數定矣願公計後事及期果薨

顏規者本吳郡玉工廣陵王錢元璩常令於便廳解玉王每召術士朱景環訪問算術遁甲事規性穎悟熟聞其說盡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遂精算術忠獻王嘗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翼日利五鼓之前如用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翼日寅時王車出於南門鑊以鎗壞久之不能啓遂破鎗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爲軍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弈名世同時琅邪王抗第一品思莊與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

莊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對，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當，二人並至給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受訣於同郡紀朋，觀人顏色談笑，卽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宮人，每日晨則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仆於地而然。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苦，問之，乃言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主謳，欲其聲清長，食純蹄美，遂飽，當筵歌大曲，曲罷覺胸中甚憤，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卽病狂，自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卽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有疾否，對曰：臣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中堅痞如石，周以消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傾長數尺，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驚異，禮敬之，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中。水部員外郎劉復爲廣作傳，敘述甚備。

明皇雜錄

許至雍者，妻亡，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屏間，有嗟吁聲，良久聞語音，乃其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勿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言。數年薄遊蘇州，春時見少年十餘輩，盛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此皆趙生之後輩。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致人魂耳。至雍默會妻語，詣趙具陳懇切。趙曰：某所能致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此，不知

果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先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費之直。果爲錢三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香。施牀几西壁下。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令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庭際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乎。聞呀嗟應云。是。趙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逡巡如有。人揭簾見許妻淡服薄粧拜趙。徐入堂內。東向而坐。至雍涕泗嗚咽。與之語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也。安得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間事。往復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尙佛經。謂之功德。誠有否。妻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爲致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至雍曰。要功德否。妻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恐有譴謫。妻乃出。至雍隨而泣曰。願惠一物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授一事於地。至雍脫汗衫置地。上妻取挂庭樹枝。以汗衫蔽面大哭。良久。揮手別去。至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靈異事記。

崑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門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餘人。皆凜凜有生氣。塑工妙絕。相傳爲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當時。或又云張愛兒所作也。龍圖閣學士徐林嘗歎息其妙。而大殿三世佛已爲庸僧妄加塗飾。天王像采色亦已故暗。恐不免。乃題殿壁以志之。云慧聚寺重塑天王。予連日觀瞻徘徊不能去。二綵女尤勝絕。絕與顧愷之畫相類。按此寺成於大中年。爲此塑者得非楊惠之之流乎。今大殿龍象再加彩繪。古意已素然。予懼無知者。又將以脂澤汗圭壁。使唐人遺跡掃地。將歎恨莫及。故



書以告之。初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賢像并涅槃圖爲山中三絕。淳熙十一年寺焚。殿閣皆燼。惟普賢像一僧背負之而逃。得免。餘悉不存。



83
14
83451

吳郡志  
附校勘記  
六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吳 郡 志  
附 校 勘 記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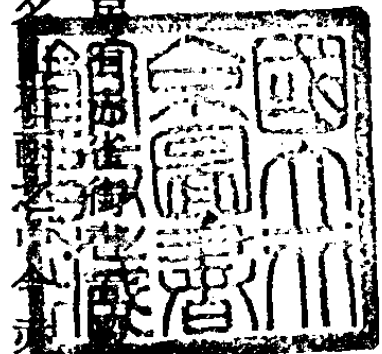
3 0646 4710 4

范 成 大 撰

吳郡志卷四十四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間見  
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  
銜之殆天授耶抱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妊母夢腸出繞吳闔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堅  
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闔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  
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  
精也王子年拾遺

漢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吳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煞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  
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竝作神魚

子英祠列傳

083  
112/  
2:3152

52375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人被髮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之暨至一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舉家無恙談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竝出省華之子堯咨與張君房

各賦詩推官崔端為詩序今見於下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撰蘇州四瑞聯句詩序云休祥之出必俟

臺四瑞其殆庶乎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壤賦繁劇里門雄盛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俾我良牧吏部員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政之壅伸民之無告挫猾吏之鋒削刑禁之濫靡勞餘刃厥功告成嘉瑞薦臻休祥雜沓花芳連萼竹登雙莖白龜見乎崑邱甘露降瑞光院斯乃我后重離繼照有開必先之靈感也歷數藩邸未有若斯之昭報焉以進士陳公名堯咨與南陽茂才張公名君房字尹方詩敵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會宿于郡齋酒酣樓席書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頌聖德縣是賢唱迭詠終宴為聯句律詩自十二韻止二十韻四章凡五百八十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晉河上得一白龜如錢大其色玉瑩朱眸電尾宮畫粲然婦愛之因授兒為戲又恐為所傷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雖怪之然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日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獻于官府禱之忽自鼠竇出精瑩愈於前乃具狀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今見于是豈天意俾予尸之以告新駿命耶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

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君房嘗爲之頌。省華尋徙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乘異記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選談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識。謂非有邑人應之。乃以告知縣葉自強。作問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爲狀元。黃衛相繼兩舉。天下傳以爲奇事。





# 吳郡志卷四十五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卽此。歷代紀異感應錄

唐大歷初。處士李蕤。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中見煙火。意爲漁家。漸近。卽朱門粉雉。嘉木修林。畫舟倚白蓮中。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蕤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狹體瓊質。衣如雲霓。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鐘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葍華之詞。俄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

之士不得游。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澤。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繒也。  
樹堂錄

大歷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才蔡霞者。精彩俊爽。便以兄呼貫詞。又攜羊酒來宴。曰：兄浮游江湖間。行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香閣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爲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渭橋下。瞑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應視之。惟見朱門甲第。貫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頃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具饌甚精。方對食。母忽眼赤。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口曰：兄憑來。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與百緡與貫詞。因命取鎮國椀授貫詞。女曰：此鬪賓國椀。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卽貨之。與母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行出。迴顧碧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黃銅椀。價直三五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此鬪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旣失此椀。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鬪賓守龍上許。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其母老。嚙或相啗。以其妹衛君耳。  
續元怪錄

大歷十三年。虎邱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壙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

曰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幽壙。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枯骨。王樂復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敕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榛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郡閣雅談。及山中碑刻。揚備幽獨君詩。金見書殘石壁雲。一名幽獨。彼何人。春深草沒松門路。泉下詩猶感鬼神。

正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悲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鑿形。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僊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盡雜。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鸞風迅雷。石

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商氏。兜口。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躡疾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遠。以千數。頸鑊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白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為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為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鎖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驚浪翻。觀者大駭。鑊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鬣。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光彩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鑊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攷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戎幕閑談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笠澤叢書

陸龜蒙視穫于甫里。夜有鳧鷖蔽天而下。若風雨所嘗之禾。竭穗而去。作禽暴篇。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傷于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其吐。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嘗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轉檣(上籠下四)塗枝。叢植于波。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錯。歲受於射鳥兒。盜與已來。蒙銜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糧。予曰。嘻。失取之民化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取者為。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慙慙。數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出北夢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爲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瘡。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二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絕。出北夢瑣言。



# 吳郡志卷四十六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嘗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卽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爲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甕瓶。自陽羨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嗷嗷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邱劍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樹堂錄

慶歷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地。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峽水濱。乘元以肩輿。款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居莫及也。一人



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濱土矣。元方記救她事，王願浚令百拜，且持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元從容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王，且使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脗合。旣捷，薦名遂登科。調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席苒苒不復見。朱她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爲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

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爲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審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涵湧震動窗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棊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弈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審案爲圖以視善弈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丞郭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勳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筒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頓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而足。選談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

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稿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而巽。意若懼感者。正彥使人爲其治椀。椀舊植船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巽。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詩。遂以女妻忠。汎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清隱集

# 吳郡志卷四十七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紀劍事頗怪。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劍於牀。召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辭燭。燭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鑌邪，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廬得其鑌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劍號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鄰闔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玉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

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款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傳又一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重入冢。三日三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壺贈之。重齋二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捨重。以子聳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羣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峰瓌偉。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卽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

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遠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卽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條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鼉鼉之屬。三吳記。論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法苑珠林。搜

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尙書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凄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云是文尙書家人。比去。解金纓留贈。文昭答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竝是僭來者。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圍繞周身。犬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

愈愛惜同於親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飢。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縹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苑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

亂吠無幾孫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逸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願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纖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家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噎至家號咷不復嫁。出錄異記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披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

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鑊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其繡枕。腕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臥具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并所贈答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

法苑珠林

虎邱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并吼三日。法苑珠林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邱二三里。雖見宮闕。唯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稽神異苑虎邱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籥。特賦妙聲。善唄弄。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



請至郡從受五戒。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紫芝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

# 吳郡志卷四十八

##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注曰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諸樊徙吳安卽今蘇州二說不同大抵泰伯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爾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爲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

古曰。暨音既。

秦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于檣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檣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誤。當云報檣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闔字。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蕃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酈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爲吳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與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攷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

指二湖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海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湖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淞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楊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灑澹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澹橫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滿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遠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之所滌。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攷耳。

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竝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竝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旣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章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旣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章昭曰三江爲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章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章昭爲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鄭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卽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五湖卽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揚州其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

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竝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卽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洮、滈、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爲五湖。竝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竝相連。五宗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爲是。則五湖爲太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闊三萬六千頃。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卽太湖。則江湖通爲笠澤矣。楊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駟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爲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卽宮亭湖爾。裴說殊爲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爲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正爲太湖而作。此一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或以太湖射貴湖、洮湖、一名是塘

湖：在 上湖、與隔湖爲五湖。尤繆。

葑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爲名。封禺。今屬吳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鱖。鱖字音浮又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鱖門。謂鱖門也。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鱖鱖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鱖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鱖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門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臉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卽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卽鄴善長注水經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斥此湖爾。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龜于岳陽樓上。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旣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爲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奔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



記正義解言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糜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尙在。案此卽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干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据此。則史記所云尙又疑。乾道中。胥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周路分者善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論衡亦論濤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悲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悲恨臨水爲濤者。虛也。衛蒧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吳地記。春申君嘗進蛇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爲嚙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地也。土人或訛爲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佩蘇印。實寶歷元年。記中目應物爲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敍。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學爲文者。豈其自敍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足攷其履歷。乃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又有出身天寶今幾年之記。則常逮事天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禹錫所舉。或別是一人也。韓駒蔡寬夫等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在閶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句雖佳。其奈三更非撞鍾時。歐公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謂之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邱仲孚。吳興人。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恨。阮景仲爲吳興守。詩云。半夜鍾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聽鍾聲。吳中半夜鍾。其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鍾。溫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王直方·石林·二詩話·詩眼·學林新篇。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惠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爲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楊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鄴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玢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撫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祜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瑊之別業。按畢瑊未嘗相。相者畢誠也。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菘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云。竝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遠絕。

織里橋。今訛爲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爲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爲甘漿巷。

# 吳郡志卷四十九

##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白居易吳中好風景詩二首〕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纔塵

景無朝暮。晚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邱路。況當豐熟歲。好是歡遊

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崔融次韻〕洛陽問吳潮。吳門想洛橋。夕煙楊柳岸。春水木蘭棹。城邑南橋近。星辰北

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飄。〔蘇子美過蘇州〕東出盤門刮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鶯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

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飄苦俗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旋棹區區暮亦行。〔杜牧經國聞城〕遠蹤委衰草。行客思悠

悠。昔日何人處。終年水自流。孤煙村戍遠。亂潮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劉禹錫憶春草〕

禹錫憶春草。館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擗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來。〔劉禹錫〕

二曰遊覽。〔蘇子美遊山〕上春遊南峯。出自閭門西。崎嶇綠田廬。時又涉板磯。午初至峯下。先讀爛石碑。僧廬頗新

巖列窗戶。玲瓏透斜暉。嶽然似釘釘。人力安可施。朝食下水濱。市物俗所宜。琴書皆習遊。回首憶舊恩。南向又庶

嶺。盤屈盤鹿蹊。擗身趨寶華。未到聞法擊。松澗見廣路。平如隱金鏈。寺懸兩山脚。三面張屏幃。夜閉宿虛堂。清甚

無夢思。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川不能浸。上有萬象樓。中道舍籃輿。從者亦汗衣。關陸巧步趨。健馬莫可追。

自傷幹輻大。兩股酸不隨。巖雨灑瓊滑。惟賴枯節枝。四顧物象殊。雖因強自持。竹木互支撐。小閣架險巖。凌晨過橫

山。蹴踏雲霞低。身如插翅翼。下見鴻鵠卑。却視衆壑林。密若薔薇齊。是皆樛樛材。昔登綠翠委。一方結碧瓦。樓殿

貼地飛。右顧萬頃湖。東與天相連。日炙白煙開。風颺銀山移。旁過折腰塔。鐵輪齋願寮。近爲震靈拔。火烈瓦毀棄。未

倒五湖春。安排詩律道強對。踴躍歸期為惡賓。隨耳遺香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回人。  
落日見孤塔。揚舡入空曠。煙樹散鷓鴣。山中老塵仙。萬頃纖芥納。乘風落珠唾。瞑色還相答。平生爾汝分。磁鐵契已  
狎。萬緣一笑空。箇處無剩法。方舟過谷隱。風雨寒雲裏。黎明帶星歸。  
尚及齋鼓踏。臨岐放後會。梅熟新秧插。期我散兼情。莫忘鷓鴣歌。

三曰書事。〔李紳過吳門〕煙水吳都郭。閭門架碧流。綠楊淺深巷。青翰往來舟。朱月千家室。丹楹百處樓。水光搖極  
浦。草色辨長洲。憶作麻衣翠。曾為旅棹遊。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貞元中。余以布衣多遊吳中。草

夏卿首為知遇。嘗陪宴席。段平仲李季何劉從周某母咸十餘輩。日同盃酒。及余以太和七年領鎮會稽。則當時賓客郡吏  
樂徒寺僧里客。無一人在者。至以章公子弟凋喪略盡。花寺聽鶯入。春湖看鷹留。里吟傳綺唱。鄉語認銀謳。橋轉攢  
虹飲。波通闕鶴浮。竹屏梅圃靜。水檻橋園幽。絕堵荒藥苑。穿窬破虎邱。舊風猶越鼓。餘俗尚吳鉤。故館曾閑訪。遺

基亦徧搜。吹壑山木盡。香徑佛宮秋。棋殿菰蒲掩。雲房霧露收。苧羅妖廢滅。荊棘鬼包羞。風月俄黃綬。經過半白  
頭。〔元和七年。余以校書郎從後再至蘇州時。范十五傳正為郡。而貞元中賓客散落。半已租謝。及宴而伶人酒徒。悉無往

日者。問客惟令起二人已疾。〕重來冠蓋客。非復別離愁。〔太和七年。余赴鎮會稽。劉禹錫為郡。則元和申蘇州相識。  
知與不知。索然皆盡。河柳衰謝。邑居更易。乃甚令感之歎也。〕候火分通陌。前旌駐外郵。水風搖綵旆。隄柳引鳴驄。

問吏兒孫隔。呼名禮敬修。顧占殊宿昔。語默過悲憂。義感心空在。容衰日易偷。還持滄海詔。從此布皇猷。〔韋廉物軍

中冬燕滄海。〕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偏恆秩。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  
竹謔初寄。英黃降上賓。旋罄周旋禮。媿無海陸珍。庭中丸劍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類。單隱昔所

感。大醜況同忻。願謂軍中士。報答何由申。〔賈松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勝異恣遊歷。未遍。路岐猶去幾時還。浪  
花湖闕虹蜺斷。柳線村深烏雀閑。千室綺羅浮畫戟。兩州絲竹會茶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王元之〕靈

怪吳蘇地。瓊花冷不銷。時賢臨水國。天氣似中朝。密逐江雲墮。輕隨海吹飄。影沈松塢亂。片響茶蓬焦。粉拂龍頭舫。  
綉鋪鴈齒橋。煮茶收歲計。宜稻採民謠。拔笋芽先出。欺梅藥自凋。誰言未盈尺。猶稱不封條。郡守齊黃帽。明君邁帝

堯。縣官惜歌詠。翻恐笑漁樵。〔李嘉祐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存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紆〕南浦蕪菁覆白蘋。東  
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一作岫〕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

火年年報虜塵。〔梅堯五日公宴〕虎符新合晚芳天。良會難并樂與賢。心愧白公求治切。下車三月始開筵。〔白公旬宴詩

云。下車三月已開筵。〕蘇軾閩邱汪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小園陰陰遍酒塵。方塘灑灑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道歌  
擊便駐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五紀歸來鬢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

喚船渡口迎秋女。駐馬橋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鬪吳王。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懸燕寢香。〔皮日休吳

中言情寄魯望〕吉來伯父愛吳鄉。一上青臺不可忘。愛酒有情如手足。除詩無計作膏肓。宴時不輟琅書味。寤日難判玉  
香。為說松江堪老處。滿船煙月滿莎裳。〔陸龜蒙〕孤煙蘆雪是儂鄉。釣線隨身好坐忘。徒愛右軍為點畫。閑披左氏得膏  
肓。無因月殿聞移櫂。祇有風汀去採香。莫問江邊魚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蘇子美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書呈黃尉〕紺袖  
繡見黃金鈎。珠璣磊落澄〔一作冷〕不流。紛紛媚景動波上。的的遠勢生〔一作橫〕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疎葦吟窮

秋。予方弭楫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遊。青娥蕩槩忽遠至。雖有雅約猶頓羞。綵舟鮮明四窗闢。蘭耐辛滑佳寶留。歌餘清例貫衆耳。笑動姿采生香幃。玉盤繪鱸光一色。鮪簇肴核隨所搜。河斜參倒氣愈浩。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得。邂逅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蘇子美邂逅劉公尤於平望之西聯舟夜語走筆敘意。昔別蘋初生。離譚發清商。契闊幾何時。遺囑猶在梁。我亦遊宦者。吳會非我鄉。三考一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語。弭棹水中央。淡影月照戶。遙音鴈南翔。憶意良未盡。詎及羅酒漿。子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欵崎憤所歷。無令馬元黃。林歎。寒食家家踏曉晴。好風吹我出重城。幾灣野水迎人白。數點家山刮眼明。已有鴿原聯乘樂。何須鷓尾並棧行。山前父老應相笑。爲我頻來學送迎。林希初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教授。夢寐家山忽五春。君恩乞與守符新。便推白傅爲前政。更得梁鴻作部民。入境喜逢餘乘曉。舉杯無復歎離尊。左司西拉誠非據。尤是詩情愧昔人。夢得與樂天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余從西省。故偶及之。

四日懷古。許渾宮館餘基棹棹過。黍苗無限獨悲歌。荒臺麋鹿爭新草。空苑鸞鷲占淺莎。江上雨來虛檻冷。海邊風起遠帆多。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月東流生白波。陸龜蒙。吳宮詞二首。廣倫吳郡。眷戀便殿宴。逡巡新春人。轉面見戰箭。紅龍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明兵盈城。棄置遂至地。皮日休。侵深尋嶽峯。勢厲衝時眼。荒王將鄉亡。細麗蔽秋逝。朽指管製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燼亡房廊香。杜牧。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塞荒藥跡多。茱萸垂曉露。菡萏落秋波。無遣君王醉。滿城嘔翠娥。香逕邊吳宮。千帆落照中。鷓鴣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帶晚莎綠。池連秋蕙紅。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劉商。懷古送李秀才下第歸江南。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倚。秋明雲白萬林空。低望吳田三百里。當時雄盛何如此。千仞無根立平地。臺前夾月吹玉鸞。臺上迎涼撼金翠。銀河倒瀉君王醉。灑酒蛾冠西子。宮娃酣態舞娉婷。香髓四風真珠墜。伍員結舌長歎歎。忠諫無因能到耳。城烏啼盡海霞銷。深掩金屏日高睡。王道潛隨伍員死。河斗中間瞻王氣。會稽勾踐擁長矛。萬里馬蹄掃空翠。瓦解冰消真可恥。凝豔妖芳安足恃。可憐荒苑雨冥濛。藥鹿呦呦逸遺趾。君懷逸氣還東吳。狂吟日日遊姑蘇。興來筆倒奇景。瑤盤迸灑蛟人珠。大鵬燼翼翻雲動。危峯雲後凌天孤。海潮秋打羅利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凝思萬慮無。霓幢鬢髮遊仙都。琳琅暗裏玉華殿。天香靜裏金芙蓉。君聲日下聞來久。清瞻何人堪獻手。我逃名迹遁西林。不得瀟陰傾別酒。其便五湖爲隱淪。年三十昇仙人。

五曰題贈。蘇舜欽答章傳。嚴官族吳門。迹與世俗掃。構亭滄波間。築室喬樹杪。窮經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圖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園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晨闌予門。疎寮見姿表。大舖隨自出。爛漫風力老。安敢當所褒。讀之欲驚倒。開軒延共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中。何故委衰草。秋風還故鄉。無或歎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當自保。王元之贈章禪師。陽山山下草菴深。陽山亦名餘杭。寂寂香燈對遠岑。莫怪相看總無語。坐禪爲政一般心。梅製酬張無夢。一夢浮生無夢身。先生真是古之真。莊子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藥函裁得瑤章秘。還寄吳門吏隱人。天禧初。先生嘗有

吳郡志 卷四十九 四〇五

詩寄前牧。宗人學士石刻今存廳右。相去三十年。手領郡。復承佳惠。有以見先生之長年。即南昌之遠派乎。

六曰寄贈。樂天重登劉和州。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鬪百草。不知誰一作應。是欠西施。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探香徑臨館娃。張籍寄白二十二使君詩。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老身。登第早年同坐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閨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吾忘却曲江春。皮日休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萬家無事鑠蘭燒。鄉味腥多厭紫羅。江文通集云。紫鷺石劫也。水似甚文交度郭。柳如行障儼遮橋。青梅帶重初迎雨。白鳥羣高欲避潮。唯望舊知憐此意。得為仙鬼也逍遙。陸龜蒙。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老寂寥。三節涼波漁蘓動。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以三節涼波。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雲藏野寺分金利。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王禹偁隱舊遊寄致仕了僧寺丞。楊映家家柳。逕通處處蓮。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天。草沒湖泥上。沙明蟹火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美荆暉求詩。全吳氣象。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將趨古淡。先可鎮浮鷲。好是長吟處。霜天看怒潮。

王禹偁除夜寄羅許事同年。歲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曉色盡。人枕夜清眠。移棹登樓浪。閑聽雪滿天。無因一乘與。同醉太湖船。胡宿寄蘇州知府蔣密學。清德臨藩第一回。東南時望滯鹽梅。武林間處移星座。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逸思。吳王風月屬高才。空傳宴寢疑香句。公吳中前後題詠。好事者多摘佳句。傳誦都下。文酒無因得仰陪。又寄子美學士。阜橋欄旂有梁鴻。洛下嚶嚶信未通。金谷經為年少客。滄浪翻作主人翁。山川勝氣生吟次。風月高情寄飲中。身外不須論得喪。儒來軒冕古今同。蔣之奇賀兄之翰。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闈。欲求茂苑得州藩。却尋舊日池臺勝。蘇臺有池隔之勝。之奇與太尉日遊此。猶憶當年几杖隨。入里下車修敬日。過家上冢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邊沙遠御熙。之奇兩乞東南一麾。以遂拜掃。皆不允。早同侍宦向長洲。今擁旌麾訪舊遊。自古風流詩酒地。章蘇州後蔣蘇州。蔣之翰。恥向承平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投老猶疑筆硯隨。伯考太尉。凡有撰述。翰與頴叔。必預檢閱。或口授書之。忠義一門均計國。箕裘萬石亦遺時。太尉之後。帥邊與郡者。五人矣。朝廷慮日方圖任。功業當看帝載熙。謂頴叔也。從來疎拙懶身謀。擬帶登車已倦遊。幸有醉鄉為樂地。何妨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報白君。報白君。別來已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宮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夾柳條。丫頭小兒盪飛檣。長袂女郎簪翠翹。郡齋北軒卷羅幕。碧池迤邐逸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鋪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點。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髮脫飛逸韻。至今停在人人口。報白君。相思空望嵩邱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白君有妓。近自洛歸錢塘。劉禹錫自舍人曹長寄新詩有游宴之盛。因以酬戲。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劍戟隨。若共吳王鬪百草。不知誰一作誰。是欠西施。

七曰留別。白居易別蘇州。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慙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斑白列黎甿。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筮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恨望虎邱路。沈吟滄水亭。還



信有與。去郡能無情。〔崔璞蒙恩除替〕兩載求人瘼。三春受代歸。務繁多簿籍。才短乏恩威。共里乖天獎。分憂值歲  
儀。連蒙交郡紱。〔到郡十二箇月。除替未及二年。〕安敢整朝衣。作牧慙爲政。思鄉念式微。儻容留故里。高臥掩柴  
扉。〔賈島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人過梅嶺上。歲歲北風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  
生涯事。只應持釣竿。〔賀力牧別蘇州人〕徘徊睇閩園。恨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子常終覆鼎。宰詔遂  
亡吳。宮毀無巢燕。城空有樂烏。茲邦號端委。多士自相趨。照臨同燕石。光車等魏珠。音離已惆悵。急別更踟蹰。若  
訪任公子。求魚東海隅。〔林希將之宣城吳門教自樂天體〕被詔守東吳。夜渡揚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洛塵。此邦多  
賢豪。況復平生親。初欲循故事。公宴月三旬。庶以叙契闊。豈徒樂吾身。臨州未閱月。吏牘方紛紜。避嫌俄得請。主  
地翻爲賓。樽酒未重持。行樂知何因。物理可勝歎。俯仰迹已陳。趣整震澤帆。遙指敬亭春。五月而報政。遠哉彼齊  
人。今我若置郵。何德於吳民。舉手謝吳民。自笑行役頻。使君不能詩。煩如迎送勤。來慙白太守。去愧謝宣城。〔登嶧  
樓有懷吳門朱伯原〕虎邱換得敬亭山。句水松陵數舍間。天下難如兩州好。君恩乞與一身閒。漸無屢訴煩敲扑。喜有林泉  
數往還。猶想朋雲隱君  
子。思婦時時見發毛斑。

### 八日贈別

〔獨孤及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蠶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政。能使綱不紊。吏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續未書也而謗及之。臧倉之徒。得勝其媒孽。子於是竟詢爲南巴尉。而

吾子直爲子已仕慍不見色。於其胸臆未嘗帶芥。會同譴。有叫關者。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辨其濫。故有後命。俾除館  
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熾船吳門。將泝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機。飛不搏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知去南巴之  
不爲大來之機括乎。由闔南而致九萬。吾唯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奈遠別何。同乎道者。盡借賦  
詩。以貶吾子。〔歐陽詹送許少府之任序〕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繁。銓衡評才若地而命之。至於繁無得幸而  
處。而繁中之美者。尤難其人。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繁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  
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月。隨牒之官。玉貌  
青春。芬芳有荷。望棠陰而委質。鬱蘭該以辭親。征車轉瞬。所往在目。異時九仞。由茲一篲。在邦由家。不出於忠信。  
許君常以爲己任。夫何恤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爲士也。行乎。〔權德輿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  
序〕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德麻蔭。而奉清廟齋祠者。及夫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其於  
獎人爲善之義深矣。從兄承寫奕簪纓之後。荷葳蕤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官名。乃今調於天官。署崑山主簿。以  
姑符之通色。士衡之佳句。僑舊耕植。多依是間。上有良二千石爲東諸侯表率。其飭躬敬事。夙夜勤敏。惟檢積水。或  
在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由。俾羣從借賦。〔劉禹錫〕三載爲吳郡。臨歧祖帳開。雖非謝榮點。且爲一徘徊。  
流水閭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送客處。今日自魂銷。〔白樂天代諸妓贈送周判官〕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  
湖。莫汎扁舟尋范蠡。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回否。娃館秋涼却到無。好與使君爲老伴。歸來休染白髭鬚。〔皮  
日休和崔諫議歸以六韻賜示因佇酬獻〕欲下持衡詔。先容解印歸。露濃春後澤。霜薄霽來威。舊化堪治疾。餘思可療飢。  
隔花學去棹。穿柳挽行衣。佐理能無取。酬知力甚微。空將千感淚。異日拜黃扉。〔陸龜蒙謹和諫議罷郡敘懷六韻〕已報



東吳政。初捐左契歸。天應酬苦節。人不犯寒威。江上思重借。朝端望載帆。紫泥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遠。裁詩思極微。待升鎔造日。江海問漁扉。〔李白送客歸吳〕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唯坐臥歸。島花開灼灼。汀柳細依依。別後無餘事。還應掃釣磯。〔張兼甫送李司直使吳〕使臣方擁傳。王事速辭家。震澤逢殘雨。新豐過落花。水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有離恨。春江無限沙。〔杜牧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馬此送君。高歌爲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鹿豕挂德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己。舉酒屬吳門。今朝爲君起。懸弓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爲吏即爲吏。盡我所有無。惟公之相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當思掄羣材。一爲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爲十圍。小者細一指。榻檝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爲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廢爲大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適。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刺史材。當坐巖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嶺多名寺。疎煙壓層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或憶姓名。爲說都憔悴。〔杜牧懷吳中馮秀才〕長洲苑外草蕭蕭。却憶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許渾送張尊師歸洞庭〕能琴道士洞庭歸。風滿歸帆路不迷。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果雨來低。杉松近晚移花晚。巖谷初寒蓋藥畦。他日相思兩行字。誰人知處武陵溪。〔又送元畫上人歸蘇州〕三年無事客吳鄉。南宅春深淺碧草長。共醉入門迴畫舸。獨還三徑掩書堂。前山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經歲別離心楚苦。何堪紅葉下清漳。〔李頎送顧朝陽還吳〕寂寞俱不偶。裏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臥包山春。舊國指飛鳥。滄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花新。〔顧非熊送僧歸洞庭〕江山萬萬里。歸去指何峯。未入連雲寺。先齋越浪鐘。風香道棧橋。秋色出菴松。若教吳人病。須降震澤龍。〔殷璠落送客還吳〕吳園水中央。波濤白渺茫。衣逢梅雨漬。船入稻花香。海底通鹽鐵。山村帶蜜房。欲如蘇小小。君始到錢塘。〔李頎送劉山人歸洞庭〕去意無人命。唯應道是從。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鐘。秋盡戶盡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將隱者。分得幾株松。〔卽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兄〕梅雨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邱煙。到時自見成行雁。別處休聽滿樹蟬。寶劍爲除吳市酒。攜家猶借洞庭船。待看春榜來江外。名占蓬萊第幾仙。〔蘇州寒食日送人歸觀〕江城寒食下。花木慘離魂。幾宿投山寺。孤帆過海門。蓬聲激火雨。柳色禁煙村。定看高堂後。斑衣減淚痕。〔送羅著作兩浙按獄〕著作常宰蘇州吳縣。使印星車適舊遊。陶潛今日在瀟洲。科條熟曉三千罪。囹圄應空十二州。荷綬有香籠驛馬。皇華無暇狎沙鷗。歸來重過姑蘇郡。莫妄題名向虎邱。〔蘇子美送人還吳〕江雲春重雨垂垂。素窠情懷送客歸。不慣東流促退棹。羨他雙燕逆風飛。〔胡宿送揚中允宰常熟〕丹舸傍江潯。嗚咽還離音。新科持片玉。能政引孤琴。美進宮坊秩。榮歸里閭心。名參天下儔。歌著邑中黔。地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吳山幾屏秀。楚水一篙深。晚鼓停餘疊。秋帆臥半陰。平時按方曠。後夜望參。陶菊何妨醉。江寒且剩吟。悠悠河上別。千里鬱朋簪。〔胡宿送顯忠上人歸吳郡〕秋風隨處起。振錫不留行。却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通少林默。詩得翠山清。幾夕嚴窗下。忘眠聽瀑聲。〔梅堯臣送唐紫微知蘇臺〕洞庭五月水生寒。虛橋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驂鸞。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辭拜上官。曾過揚州能憶否。劉郎底底勸須寬。〔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槿。梗香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薑。飽食不爲費。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鼈明鏡裂。誰能與子同。去若秋鷹擊。〔黃鑑送李殿書赴任常熟〕卽都尉元

昆·吳山紫翠倚晴空·潘令風流向此中·雨飽公田方稼稔·春生香逕雜葩紅·探鱸銜尾凌波駛·頽鯉駢頭寫俎豐·王季  
情深重賤索·南雲延雁極飛鴻·郭祥正姑蘇行送胡唐臣入幕·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惟荒墟·使  
君誰何好平恕·寬則脂韋猛則虎·只今臥治聞黃公·更得高才歸帳府·願令里巷歌召南·風化流行成樂土·昔年引對大  
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持使節臨朔方·威靈秋霜愛春雨·玉上青蠅誰強指·鼻端有壘寧傷斧·升沈偶爾非吾嗟·不  
用東方且爲鼠·豈聞絕代無佳人·何必西施妙歌舞·盛傾綠酒贖肥鱸·承詔還從大梁去·又送朱伯原秘校·冷泠曉溪水·  
悠悠天柱雲·雲行水光動·水洗雲影分·幽人坐臥吟·孤絕迥出羣·資彼雲水香·釋此塵垢紛·胡爲候言別·扁舟連夜  
發·往登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却尋史遷迹·但見蒼煙滅·覽古竟論今·治吳校工拙·有才不得施·著書貽後世·何必  
腰黃金·自享千載貴·鱸魚秋正熟·雲泉味尤美·若逢吳市門·更訪長生理·胡宿送太守晏大夫·畫角城頭向晚悲·鄧  
侯歸旆已臨岐·西郊祖帳傾簪紱·南國離聲動管絃·千里去思歌邵父·三年遺愛泣吳兒·甘棠寂寞江邊路·正是清陰蔽  
芾時·程俱送葉善卷致仕歸吳·衡尉新除蓋次公·便拋簪紱向江東·秋鱸正興尊絲美·夜鷓休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  
試·會心林壑與誰同·自憐華髮無歸處·慚愧冥冥物外鴻·許渾吳門送客·吳歌咽深思·楚客怨歸程·寺曉樓臺迥·一  
作鐘聲遠·江秋官吹清·早潮低水檻·殘月下山城·惆悵回舟日·湘南春草生·劉效送裴二知蘇州·著書元尚白·送客鬼  
脚榆·積水望江海·秋風吹軸輻·貴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明南國·驥聲接舊吳·曉霜繁橘柚·過雨熱菰蒲·安  
得如吾子·從君飛隻鷁·蔡肇送錢齋明倅蘇州·一尉東南屈指中·雍容車騎舊兒童·耶君扇枕家山晚·侍史焚香賓月  
空·十里浮梁晴臥竦·一江春水淨磨銅·三年官滿東吳去·爲具扁舟破浪風·洞庭飛雨打湘絃·燕寢凝香思窈然·  
四者難并知我老·七言俱賦爲君妍·雜花遶徑迎籃輿·春鳥喧洲起畫船·聞道山公方啓事·重看一鶴在秋天·



# 吳郡志卷五十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卑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扎。季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入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案此。夫差君臣。皆爲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既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覆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

解綬以悞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晉安北將軍范汪爲桓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桓溫矯太后詔，令廢帝爲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里，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太元十一年，殂于吳，與庾后合葬吳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破亡。吳國內史桓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陝口，轉寇扈瀆，害山松，浮海而北。劉裕等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遁，赴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虞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

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一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慙，慙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宏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戰於高菴，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菴，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潭前鋒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

勸衆率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守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宏爲吳令。衆軍至路邱，卽斬宏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己之力，俱表相遜。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闡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速起義軍。闡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又與吳郡內史蔡謨等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微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桓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廞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爲聲援。廞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己，乃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與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苻堅將寇晉，引羣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遷失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滿欲。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中沙門竺法瑤財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啓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重斂。人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汙垣墉而去。

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諭之。裴乃納款。

光啓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擾其地。劫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銖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剽。中箭死。鏐以海昌鎮破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旣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孺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錢鏐旣平孫儒。命從弟銖爲蘇州招緝使。乾寧五年。平臺濠。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

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鏐、帥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閔邱真等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鏐遂親巡姑蘇。淮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瑛號孫百萬。專製守禦之具。淮人以洞屋攻城。瑛設高竿。竿上着大輪盤。載大鐵渴烏。引半繩連出城外。而反其洞屋。鼓噪而揭去之。賊兵盡露。因加矢石。淮人退舍。尋復縱巨石擊城。聲如雷。城中大懼。瑛乃盡取公私繩結網。用巨木張之。蔽于城屋。石之墜者。悉着網中。賊計遂沮。備史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吳興太守張嶷舉兵討景。嶷稷之子也。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陳亡。吳人推瓛爲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文述討之。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擊破之。瓛匿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悉平。本傳。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元感。將渡江。而元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



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雙節度。崇隱居常熟。美姿容。少不藉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雙戰死。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殺。劫魁帥先降。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爲誓。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有信誓。一旬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爲負誓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毗陵犇吳。杜伏威遣輔公祐攻子通。子通大敗。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暉白潤州犇宣城。副使李莊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爲蘇州刺史。明年展敗。餘黨悉平。展驍將王恆引兵東走。至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畱爲吏部郎中元和二年錡果反以其腹心姚志安處蘇州蘇州刺史李素爲志安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虎邱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遊虎邱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因黃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不以爲怪古今時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今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略

〔白居易憶舊遊〕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樓春酒一杯。閨門曉殿旗鼓出。阜橋夕閣船舫迴。修娥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瀾漫。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媧張態一春夢。周五股三歸夜臺。虎邱月色爲誰好。娃宮花枝應夜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媧態蘇州妓名。周殷蘇州從事。〕又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揚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哀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乾德丙寅卒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災異有成都卒楊恭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

帛入於道宮。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雪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慶歷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它藩爲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縉，爲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疇蕭服姚其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道遙，沈道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盪巷，淳化中，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詣郁居，拜之堂下。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款密，且云：謂少年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榷楚，使

得成立。皆先生賜也。郁沒。公遣吏治後事甚嚴。

本朝陳文惠公。

堯佐

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

風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善爲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臯橋客死

世同悲。用事甚精當。

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族。申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

甲於郡城。人號爲南北章。今其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趨曲。甚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

橫塘。嘗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有賀方回。卽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強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筍歸期畫到

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

是蘇州。句甚工。

石林詩話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簾櫳風急送扁舟。夕

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意極嘉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

從陳無已學云。

石林詩話

朱冲本以常賣爲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徒。後乃變業賣藥。家浸溫。能以錢米衣藥。賙給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子勔。因中貴人。遂以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一花一木之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并鑿太湖石同載。以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拆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建節鉞。卽其家作雙節堂。又畫徽廟御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勔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靖康初元。勔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人得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爲張循王宅。

閩間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州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遍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鰲字。今從尖。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曰石。號爲石首魚。吳地記。

# 吳郡志校勘記

曩讀昭文張氏所刻吳郡志。嘗以毛刻本、士禮居校宋本、文瀾閣本略加訂正付梓。然凡所徵引。頗與原書不合。在宋槧已然。蓋譌闕久矣。偶檢鄭虎臣吳郡文粹。訝其篇目。不出范志所錄。因取以相校。刪節處若合符節。乃知文粹全書。並從范氏刺取。今雖不敢執彼議此。要不妨互證也。為綜諸本。覆閱一周。作校勘記繫諸後。以詢來哲。己亥春日錢熙祚志。

## 原序

訂其悅譌悅當作脫。文瀾閣本不誤。與郡士龔頤膝茂周南厚文粹。頤下有正字。茂作晟。文瀾閣本。晟字不誤。

## 卷一

又敗之於姑蘇左氏無此文。曰須女又曰星紀須女星名。星紀次名。不得合為一也。檢此條。本續漢書郡國志注所引之次。本謂髮女。一名須女。而范氏率意刪改。遂不可通。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此二句應連。上另起。六典又有紅綸巾閣本毛本。綸並作偏。

## 卷二

樂府解題云解題二字。依下注應乙轉。閣本不誤。行經趨市也文粹。經作徑。吳王闔閭起昌門當作闔門。文粹不誤。泠泠鮮風過鮮當作  
辨不誤。邦彥應興運二字應乙轉。文粹不誤。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此有脫誤。其原文云。耒耜農耨之言也。通謂之犂。前高而後庫所此下脫三十字。原文云。前高而後庫。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冬寒即牛入欄文粹。即牛二字倒。築宮納而造之文粹

遺作 老農物物二字誤·文粹作拘拘·三衢滕英傑德秀宋本滕作鄭

文明再會知何日宋本明作盟

卷三

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誤據此知上下文昌字並當作閭吳越春秋亦作閭

閭門四壁鬱蒼蒼宋本壁作望與文粹合·錢塘嫌茂苑文粹嫌作兼

齊門此條引吳地記文視今本為詳蓋今本為後人刪節非全書也後有引吳地記而今本無其文者做此·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八之說相迂陸門當作水門

蛇門有陸無水則水門止七故云相迂也·魴解門今吳地記解作鱖

卷四

創謹堂謹當作講宋本不誤

而鴻儒碩生文粹生作士·才逾二十人文粹三十人·多致顯近近當作遠文粹不誤·持使者節文粹持作擁·後之久不葺

之當作人·前守戶部劉公瑾文粹公瑾·總百南五十楹南當作有文粹不誤·君子為兵部公為當作謂文粹不誤·吏民

威其德威當作感文粹不誤·惟教之積文粹積·而今年六經閣又建文粹無今年二字中吳紀聞而下空二格與毛本合·不可得而亂矣則

天地之極致中吳紀聞矣作大則作抵·蓋郡戴其書郡當作羣文粹不誤·迺別敝一齋曰小學口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

一月文粹小學下無空格·三五帝王之謂乎文粹三五·無位天使之立教文粹無位下有者字與上文一例·四凶之

罪也文粹字·與上文一例·同僚悅隨文粹·隨俾述斯文文粹·俾又曰又當作人·名告於我名當作明·竊嘗以謂學者文粹·謂高自標致致當作置·公生其間文粹·無則其與之之意文粹·則字·

卷五

猥以亡庸亡當作凡·知平江軍府事文粹·軍府二字倒·

卷六

避酒幾浮輕舴艦艦當作舫·但有修行功用深有當作要·始覺方歲晚文粹·方直廊榭曲房榭當作

兩重元是一重身身字誤·閣本·毛本·

揭于木蘭堂之新閣上閣當作閣·

吳人儻其威名儻當作憚·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空格應依宋本補且字·唐左司郎中空格應依宋本補惟字·有十萬戶

嬰兒啼之句文粹·千門萬戶嬰兒啼·築室以祠之文粹·室堙蕪滌涂涂當作除·歲無大侵當作侵·萬寶瓚

范成大瞻儀堂此下脫又和公權登齊雲文粹·此詩但題又字·下首題可憐假日好天色文粹·假萬寶瓚

瓊瑤寶當作室·徒道人生都是夢文粹·徒劉禹錫登西樓見樂天題詩文粹·作登西樓

並存府倉內宋本存

黃茵誕邱園宋本茵作困·時髦秉筆君當作者·爲我列詳編文粹詳

卷七



沈度文粹·沈文度和前韻·欣同歲有秋同當作聞·恭聞真宗龍帝龍當作皇·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赴字原缺

依閣本補

旁曰壺中林壑旁·當依宋本作榜·有宸翰閣閣本·毛本·宸並作寶

嘗遺廷臣遺當作遣·行之則夷關夷當作事·為不失重輕之所哉閣本·毛本·所並作術

卷八

文殊法海寺文殊二字誤·當依宋本作今為·流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今吳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此脫亭字·當補入·闔閭作春秋遊焉

文粹·秋作夏·與下文合

臺盡人不回文粹·盡作荒·臺今遺跡此下文粹有平蕪二字·姤月嬌娥恣妖惑姤當作姤

闔閭城西有山闔閭二字誤·文粹作闔閭·與本書十五卷引此文合

芙蓉死般死當作恥·并洪濤而不返宋本并作奔·攪涕問遺老攪當作攪

卷九

皮日休稱其死奇節文粹死下有抱字

向夕約譚微文粹向作何·燒米靜論玄米當作朮·煙蘿僅欲交文粹僅作近·誰看宦甌玄宦當作甌·閒來對

曲肱當依文粹作肱

卷十

九爲盛事九當作尤。開本不誤。

文石延登彰順美二字文粹倒。卿名藩出莅文粹鎮。雖輟凝嚴任文粹二字倒。凝嚴

列於九卿開本。毛本。並有焉字。郡侯挽不留宋本挽作拖。按文粹亦作挽。

卷十一

舉兵拒吳郡拒字誤。開本。毛本。並作據。嘗攜蟬滿容點茶十妓此句費解。文粹點作煎。茶作等。牧守題名范志止紹熙三年。汪穰至紹定二年。而此卷題名。訖於淳祐

賣祐。不知何人所補。

大觀二年五月到八月到字原缺。依開本補。

卷十二

鍾福爲院巡此下原空四格。文粹不空。

願采材而改造之采材。文粹作悉力。觀繪之容文粹作望。誰敢教他莽卓紛紛當作聞。文粹不誤。千古墓江橫文粹作碧。暮

隋陳杲仁也開本。杲作果。與文粹合。下並同。況堅墓吳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毛本吳作西。與文粹合。然不可通。墨海本後漢破處將軍孫堅墳。蓋謂此也。今從之。

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毛本。安作妥。與文粹合。是子胥嘗能安吾民也文粹。嘗作常。下同。王久無似文粹。似作嗣。二字古通。歎垂後

昆之裕文粹歎下空。

今每一日沐浴一日二字。當依文粹乙轉。靈祐廟文粹。祐作姑。寺祀夫人爲伽藍神寺下。文粹有僧字。

卷十三

縣令趙伯廋毛本虛。按文粹當作廋。下並同。

祝鑑三高記三高下脫祠字。文粹有。涵泳星日月文粹學非不挾也文粹。挾或死憂而辱。而下文粹有受字。奈何乎識之卑也文粹。水仙續粉。□執位無

識之卑也。嘗以倚楹而望以當作試。毛本不誤。水雲得意兮文粹。水雲二字倒。水仙續兮胥命文粹。水仙續粉。此誤。□執位無

加也宋本執位上。有視字。終見□於賊巢見下宋本。有汙字。其於輕重□思重下宋本。有之字。□可以訓可上宋本。有固字。吳江□立三子者

像江下宋本。有既字。令□僚佐令下宋本。有與字。某謂□奔競久矣謂下宋本有俗字。按文粹。此上與宋本並同。無望之而未見文粹。無赫赫其歸

此韻與上重。文粹空一格。先生傳之文粹。傳且為鱸魚也。自賢。文粹。且夫常熟澤國也。閣本夫作矣。屬上讀。與文粹合。以土木

肖其象閣本肖作介。與文粹合。歲則大穫文粹。熟。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宋本三十六里。與文粹合。

卷十四

晉辟疆園文粹。疆作疆。與圃經續記合。下同。危亭幽物物字誤。文粹作翔。

雖將祿代耕文粹將作得。忽逢醒狂翁宋本醒作醒。

常攜客醉飲文粹。此下無空格。舊有三閣八亭二臺宋本三臺誤。圖經續記。亦作二臺。百花樂堂圖經續記。作樂豐。

水石心逾遠文粹合。

香巖峯閣本巖作巖。與文粹合。

其諸狗其所好諸下脫子字。堂家有廡家當作旁。命之曰見山岡文粹。重岡字。屬下讀。松檜梧柏文粹。梧作括。將扁

舟桴海桴當作湖。文粹不誤。

水青等七詠水當作冬。文粹不誤。及山堂文粹作草堂。與注合。錄其尤著于此文粹著者。

徐作開菴作字。戶門開層軒戶當作啓。文粹不誤。清江繞檻白鷗飛繞當作繞。毛本不誤。世之人都三公位都當作居。文粹不誤。

卷十五

爛漫松石古一本石作竹。與文粹合。子方棄塵中子方。文粹作子才。閣本予字不誤。

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此二十七字在下文。復衍於此。當依文粹刪。潛通天岳

文粹。天作五。與上文合。哀公九年事在哀元年。九字誤。越敗吳夫差于夫椒當云吳夫差敗越于夫椒。文粹不誤。卽此是有也字。句曲上聞有

靈府文粹聞作開。古人謂爲天壇之靈區文粹。天作仙。

曉映雷雲作畫圖雷雲。文粹作雲霞。喬露涵而馨文粹。喬作瓠。勺之必延齡勺當作酌。文粹不誤。卻怪造物者一本怪作憎。與文粹合。

前後植佳檜文粹佳作桂。錢氏建圭社文粹圭作生。

卷十六

穿土爲山本書三十九卷。引吳越春秋同。藝文類聚九。引作穿土爲川。今吳越春秋無此文。

雲涯一里千里曲文粹。作千萬曲。吳苑秋風月落頻月當作葉。文粹不誤。夫君卽歲時夫當作使。文粹不誤。淵深四海推文粹深作源。路轉夕陰邊文粹陰作陽。冥搜旣窈窕當作窈窕。文粹不誤。答不知孰氏之作答當作蓋。文粹不誤。諸蘿幄幕暗文粹陰。相

贊重興贊毛本相贊作相從。文粹作相與。存于篇中一本作編中。與文粹合。遂裁八章文粹。遂裁一律。跪屐若可教履當作屐。文粹不誤。幽獨詩  
 成白日閒文粹。日作石。重事飄然付一舟文粹。重作生。景虛雲可凌文粹。虛作高。山娥忌危文粹。忌作忘。磔其石也磔當作傑。文粹不誤。

卷十七

又吳地記名疑云字之譌。新橋在盤門分爲三橋者此不可解。按圖經續記云。新橋在盤門外。橫絕沒流。分爲三洞。往來便之。此盤門下似脫外字。三橋當作三洞。者字衍。安民橋在新涇中圖經續記云。吳江三橋。南曰安民。在新涇。中曰利民。在七里涇。北曰濟民。在吳涇。中字本屬下讀。與上下文相配。此中字疑衍文。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中海內絕景今圖經續記云。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河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景也。文與此異。已不復立此下文粹無空格。

卷十八

清輝蕩拋擲此字誤。當從文粹作擲。周迴二十里文粹。十作千。波殿鄭姐醉按吳越春秋。越絕書。並作鄭旦。至今釣鏃殘釣當作鈞。文粹不誤。

冰色澄徹冰當作水。文粹不誤。解巾敵涼颺文粹。巾作涼。敵當作踐。謂句踐空。閻本及。殘忍鳥喙也。文粹不誤。見吳軍江北一本見作則。與文粹合。夕鳥獨遠來獨當作自。文粹不誤。人笑年來三黜設字毛本

慣年來。文粹作老年。

事具冢墓門注皮陸二詩。見後三十九卷吳女墓條下。複衍於此。應刪。

卷十九

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今當作鳴呼爲民者民下脫牧字。文粹有。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之字衍。當依文粹刪。循古今

遺跡今當作人。文粹不誤。深之二三丈文粹。之作者。與上下句一例。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早當作高。文粹不誤。三論自來議

者只知治水治當依正文作決。關本。毛本。並不誤。緣民間所以工力不多以當作鳩。關本。毛本。並不誤。又有司馬涇季涇文粹季。作李。

南湖涇湖涇南湖涇下脫北字。文粹有。則更不通舟船更當作便。文粹不誤。灌溉之意也。灌溉上脫取字。文粹有。夏之書甚多此下似正文。混入

注。要以三年當依前文作五年。文粹不誤。

更不候保明保當作報。文粹不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文粹六。作一。限一季了當文粹季。作年。

### 卷二十

不愛其所近吳越春秋。不上有誰字。此脫。專功擅殺性吳越春秋。擅殺下有之字。此脫。我爲勇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爲字誤。吳越春秋作辱。

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妻下當有子字。觀上下文自明。臣故袷體濡履焉大王笑曰吳越春秋云。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此焉字誤。當作爲。請

待之此下有脫文。哀十三年傳云。彌廡不可處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語似不了。關本下有過江二字。祖父續在獨行傳此自謝承語耳。

本書無獨行傳。何以仍襲其文。

### 卷二十一

梁杲煦梁字誤。依下文當作孫。

時爲孝感所致爲當作謂。

### 卷二十二

及踐昨乃至

昨當作昨。文粹不誤。

今火澤易位

火疑天字。誤。

蟲篆字無所不通

雲間志。蟲篆下。有奇字。此脫。

及伏戈被甲

伏字誤。當作伏。

允永徽中修國史

允上脫嗣字。閣本有。

閉意榮宦

文粹。無。意名利。

奉初之朝

文粹。奉。初朝請。

卷二十三

爲鄱陽太守

閣本。下。有時字。

以軍期召衆

閣本。期。作司。

何能羈官數千里

閣本。官作宮。與宋本合。

輒爲鐵瑣鎗

當作。

卷二十四

桓元徒誕於廣川

閣本。毛本。徒並作徒。

事捷以告張冲

宋本無以字。毛本並無。事捷二字。空兩格。

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守

毛本無矣字。卽字。空二

格。閣本。作論功。

屢啓還吳

閣本。屢。作累。

鎡暴忠王室

暴字。誤。

卷二十五

鐵鈴過之必覺

閣本。鐵。作鐵。

本朝襲唐製

當作制。宋本不誤。

此必川兵按邊回耳

宋本兵。作將。

師孟居南國側

國字誤。當依宋本作圖。

才刃有餘刃之誤

才刃疑游。嘗爲左言。閣本有。左下脫正字。

象先以古舉進勉

一本勉。作侍。

王安石以謂精詣警絕

謂當。作爲。

以謂吾

先人有後足矣

謂當作爲。

卷二十六

喜爲之佐佑

當作左右。文粹不誤。

褒賢之碑

文粹。賢。作忠。

里閭田里之人

文粹。里閭。作閭邑。

解山陵盟器之煩費

解當作減。宋本不誤。

文

正公第五子

五當作四。宋本不誤。

卷二十七

計口七十萬閣本計下  
有工字。

卷二十八

天聖二年鄭戩二十五卷本傳云。天聖三年進士。疑三字誤。天聖五年二十五卷元絳傳。二十六卷范琪傳。並云天聖五年進士。今元絳在天聖八年榜。而范琪不載。未詳其故。天聖八年

范師道二十六卷本傳。云天聖九年進士。疑九字誤。崇甯二年潘兌二十七卷本傳。云崇甯三年進士。疑三字誤。政和五年唐輝錢當時葉薤閣本無。宣

和三年鄭作肅閣本此下有唐輝呂熾王尙志。又二十七卷宣和六年王葆。二十七卷本傳。云宣和八年進士。紹興五年二十七卷魏憲傳。

云紹興四年進士。此脫去。嘉泰二年趙汝神閣本。汝初。吳埽宋本埽。嘉定十年趙汝禱注云。汝神兄。閣本。汝初。

卷二十九

密房萬穿文粹密作蜜。差難得而剖悉文粹差作蓋。又何帝力之知哉文粹知作有。乃命如之毛本如作知。與文粹合。走獨知之

者文粹昔屬下讀。先是公之僚史文粹吏。有端儼廷立儼當作嚴。文粹不誤。池堂初展見文粹堂作塘。巖峨勢欲摧文粹巖作巖。

深沈亦有媒深當作升。文粹不誤。聖賢之於寓文粹無於字。仁稟泉之勇文粹湧。

上人亦當白石脂用上當作土。毛本不誤。

迴疑返鶴不合韻。當依文粹作鶴。

吳人射鳥文粹鶴。羣鳥見鶴。文粹羣見之。

徘徊未忍道南塘道當作過。文粹不誤。

吳王聞三師將至師字誤。吳越春秋作帥。三師。謂孫武伍胥白喜也。吳王孫權今博物志。無孫權二字。諸書所引。有以吳王為闔閭者。所少吳江鱸魚耳宋本江作。



松與文粹合。按後漢書左慈傳。吳下有松字。章懷太子止注松江二字。則吳指郡名。不連松江為文。

卷三十

乾膾十四瓶圖經續記。無十字。鯉腴鯪圖經續記。腴作魚。

唐可頻瑜文粹作草。應物。口土所宜兮文粹。土上。有沃字。

乎雲夢文粹主。作阻。悟此世于泡幻于當作之。文粹不誤。

飄可玩至上海語。有風字。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梅譜云。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發。皆皆剝落殆盡。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即不變移。不變二字。即對上文皆

皆剝落而言。今刪去上文。則此句不可解矣。添在輕紅也自宜在字誤。按文。粹是作字。

瀨史。文粹作懶吏。閣本。毛本。懶字並不誤。

數目則歧出兩枝目字誤。文粹作日。亦為之屢變亦上文粹。有花字。

一名金餹子文粹餹作。餹。下同。近花本名錦帶近當作是。文粹不誤。

怒忿鴻鷺文粹忿。作盼。待笑者青琴時號文粹。待作。侍。時作。

百鎰先寒一徑深先當作光。文粹不誤。豈知陰晴互出

應還細麗文粹應還。二字倒。

重作西廊毛本西作兩。與文粹合。

民編益劬於耕農民編二字。應依文粹乙轉。

觀中有靈寶牌毛本連上。不誤。

嶽臨幽墟天文粹紫永啼金鼎啼當作滴醒發如吹簾閣本、毛本、醒並作感豈非人之難能歟之下脫所

有道風猶此殘猶即由字紹興十三年四月此下疑正文聖嗣帝胄閣本、毛本、胃並假同紹美同字

上座靈琬都維那靈此下毛本止空一格梁簡文浮海石像銘應連正文霜淺乾鳴入

古林宋本淺作棧帥常經營文粹、師十八界宋本無十字為妙為果閣本下為字作天台國清玉泉寺

宋本清作靖按上下遠近宋本遠近二字為亦在乎辨興廢文粹、為作焉、屬上讀

卷三十二

雲屋比盛此字誤當依目規口嘆文粹、規其來有事當作自文寂寂香魂宋本香魂下有招不得字牛耳

爭齋鳴鳴字誤當依綠陰正青酣宋本青作清席于先師之精蘊蘊當作慮

卷三十三

居常游吳門宋本吳作吾即有尺虛空有當作百蓬壺墮莽蒼二字應乙轉諸藩據數州空文粹無

洞織苦空織字誤毛本作其曠月之月字誤增庫為閣本殿之類宋本增庫為高變陋成

同文粹淳熙宋本淳熙年三年溪渚或棲彭澤雁文粹或啓孤秀之名園文粹秀西子台容來作餌合當作治閣本、予已酉歲夏四

月閣本、毛本並作乙此所謂縹緲峯下也文粹無晉天福辛酉歲西字誤宋本作辛巳亦誤晉高祖天福

同文粹吳郡志校勘記四三三

依文粹作 辛丑歲 修敝徒廢 文粹徒作復

卷三十四

爾當七地大王 文粹當下有作字

卷三十五

非其力能 其當作某 文粹不誤 磨肩投禮 文粹 仲夏二日乃畢工 文粹無乃字 毛 皆我同有 同當作固 文粹不誤 東常熟

縣七十里 東字應在縣下 文粹不誤 昭然若揭 月日 二字文 捐厚貨 文粹

卷三十六

初日朗高林 文粹朗作照 淳化二年曉師苾莠建 似正文混入注下 如 教化隆侈 宋本教作也 屬上說 然化 上必有缺文 文粹空一格 年

禩綿涉 文粹涉

卷三十七

繇太原府鄴縣令爲之 閣本鄴作祁 與文粹合 獄市雜擾 獄字誤 當依 圩漫訖功 圩漫當作朽漫 文粹不誤 當時皇室雖微

皇經未絕 兩皇字並當作王 經營 使今聖人求理于上 然也二字 太湖東西卽長洲 閣本西作面

卷三十八

宣德郎劉拯 宋本極 與 知夫儒之効 文粹夫作大 常語予其始終 文粹常作嘗 君退而自惟 君當作吾 文粹不誤 上腴沃壤

文粹上 真過六百石 文粹真作直 故北地翕然趨於文 北當作此 文粹不誤

卷三十九

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捷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櫛三重瀆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

珠玉為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御覽五百五十八引吳越春秋云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雁玉鳧魚腸之劍以送焉取土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與

此文異今吳越春秋無此文盤邱魚腸之劍在焉邱字誤當依文粹作鄆

秦帝常開破常當作醬文粹不誤力秧反秧字誤當依宋本作和干遂遂名一作隧遂名二字有誤

紹興辛亥文粹與作熙與注合

又曰孫氏文粹孫王

在餘杭山東二里以今吳地記校之疑東二里三字因下條誤衍

不懷志於將沒閣本、毛本、志並作王按文粹是志字客他之字下不得文粹他下有人字此脫去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今吳地記無公字侍中朱桓墳今吳地記桓作墳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橫山下脫東字今吳地記有在橫山別隅平

地不起墳今吳地記云在橫山東平陸地遠言不起墳

卷四十

其後十數年宋本十數二字倒服水玉得真仙今吳地記云經後漢人有道術練大丹服葛蒲得仙與此文大異服胡麻元得道元字誤當依真語作丸李崇

真語作韓崇必簡帝帝躬毛本簡帝二字空依真語當作侍晨互察陰陽互字誤依真語當作主尊制東蕃尊字誤依真語當作專

疑神遐想文粹疑作疑

曹老耳廣記四十三。耳作見。老無解廣記。老下有某字。有某夫人尼廣記。尼上有某字。□□□中見一姬者毛本亦空三格。按廣記云。濟因指薛芸香姬者。

疑中見一三字。亦後人臆補。此卽曹的休博士也廣記無的。字。下同。或處或顯於朝列廣記無或顯於三字。於文爲順。

卷四十一

以釣耕自業宋本釣耕二字倒。溼其以表聞具其當作。

教用當陸根當字誤。粹作商。

卷四十二

佯垢汗而詩絕清婉佯字誤。粹作體。饌客罷俱來客罷二字倒。依文粹乙轉。又江淮小航東歸聞本、毛本、又並作及。號之曰密

殊密當作蜜。毛本不誤。

下開迷感胸感當作惑。文粹不誤。

卷四十三

四夷朝服諸侯也此有脫誤。吳越春秋云。四夷已服朝諸侯也。欲紹壽命紹字誤。吳越春秋作終。不意率約急召率約二字誤。吳越春秋作卒得。去昭就冥

冥也昭字應重。吳越春秋不誤。代宗廟代當作伐。吳越春秋不誤。吳人教魯班此有脫誤。依西陽雜俎。當云吳人殺魯班父。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月作日。嘗歎

息其妙宋本嘗作常。毛本此五字空。

卷四十四

吳孫堅世仕吳此三字疑衍。天授以芳茅一莖天字誤。今拾遺記作又。童女語云曰云疑當作之。今拾遺記無此字。

靡勞餘刃文粹作於力

謂非有邑人應之非當作應

卷四十五

金見書殘石壁雲文粹作檢

兜口盧氏閣本無空格與廣徙淮陰之白龜山之足老本自字空接廣記亦無白字

行賣貨錯文粹作買反侵人之稻糧當作粟文化為盜文粹作化下

卷四十六

有涯挈壺登岸文粹壺作瓶與上下文合狂來但薄嘯文粹作狂

卷四十七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此條注與廣記二百十六合今見搜神記十六卷中下條明法搜神而今本反無其文蓋今之搜神記又屬後人採輯非宋時所見之本矣南山有鳥搜神記亦作鳥

曰無後見後字誤吳越春秋作所

卷四十八

諸樊徙吳安安字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檢史記五宗世家無此謂具洸瀟彭蠡青草也史記索隱青草下有洸瀟二字

游莫貢陵為五湖檢上文當章蘇州門皮陸唱和之所檢本至會稽太守麋豹史記正義下

山太湖遠當依史正義作邊春申君於楚於字誤

卷四十九

晚色萬家烟文粹。晚何人二字。昔日何人處依文粹乙轉。丹青晃朝曦此下空格。上觀石屋危文粹。惟賴枯筇枝文粹。

文粹。枝是皆樗櫟材。樗櫟樗櫟當作樂。春登綠翠姿登當作發。予履閱奇怪文粹。憶作麻衣翠文粹。至文粹。

以韋公子弟以字誤。當依宋本作子。余以校書郎從後文粹。惟令起二人已疾二當作一。顧占殊宿昔占當作。

粹不因寄從弟紆。應刪去。畫戟空疑燕寢香毛本、疑作凝。除詩無計作膏旨粹作似。宮館餘基輟粹不。

棹過文粹。輟紅隴通東風。隴隴當作櫳。並不誤。秋明雲白萬林空文粹。月魄夜當彭蠡湖彭蠡當作范。

不梅製酬張無夢。擊是。即南昌之遠派乎宋本即作卽。按來篇云云。此注中注。原在致有文章粹不。遺粹不。

事紛紛老寂寥文粹。老王禹偁隱舊遊。隱別來已度江南春。已當作幾。吳娃足情言語點足當作。

文粹不思婦時見鬢毛斑。婦婦當作歸。閣本。念君苞材能苞當作抱。殘虜為大豕當作大豕。能琴文粹不。

道士洞庭歸當依文粹。南宅春深碧草長文粹。宅欲如蘇小小。文粹。如著作常宰蘇州吳縣。常當作管。

莫妄題名向虎郡妄當作志。後夜望口參閣本、毛本。資彼雲水香文粹。江秋官吹清官字誤。

毛本、並作管。

卷五十

興楚之邊邑卑梁之女卑梁毛本作脾梁。與吳越春秋合。倚專諸胸斷臆開依吳越春秋。子苟能放越之罪當重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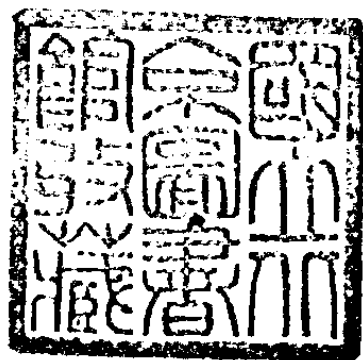
放字誤。當依國語作放。又此事在樓會稽時。潛圖一舉一字誤。閣本。海昌鎮破沈璨破字誤。閣本、而西施之獻。在勾踐十二年。范敘事誤。

一句之間當作白潤州奔宣城白字誤閣本毛本並作自

娃宮花枝應夜開夜宋本作自與文粹合

腦中有骨如曰石白當作





三十年四月五日  
駁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志 郡 吳  
記勘校附  
册 六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范 成 大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本齋校對者 鮑嘉祥 章德宣)

G 一七九二上



83
14
:3152